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峽傳

第三回 五龍二俠二打蓮花湖 老劍客出首力解重圍

卻說老趙子手聞聽於藍報告，蕭銀龍在蓮花湖遇難，遂將蕭銀龍之事，對傻小子孟金龍學說了一遍。金龍聞聽說道：「蕭銀龍是我兄弟，我非將蓮花湖的賊都摔死不可。」說著話向外就跑，誰要阻攔他，碰上就倒。孟金龍跑出鏢局子，不知東南西北，跑出一里多地，復又返回，向眾人問道：「蓮花湖在哪裡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金龍不許胡鬧，跟老夫一同前去。」孟金龍答應一聲，說道：「就跟三大爺一同去，非將蓮花湖的賊腦袋摔下來不可。」大眾一看孟金龍這樣，沒有不笑的。列位，孟金龍這樣渾濁猛愣，他怎麼來到的大清國呢？孟二俠對於這樣的兒子，為什麼還打發出來呢？這裡面尚有一段事情，未能說出。

皆因為孟金龍這一日由家中出來閒遊，走到鄰村趙家峪，正碰上趙家峪的地方伙計趙三，跟他妻子打架，鄉親們勸解不開，都站在一旁看熱鬧。孟金龍一看，乃是男女二人打架，遂上前勸道：「好男不跟女鬥，好雞不跟狗鬥。」趙三一看是孟大少爺，本來認識，說道：「大少爺您別管，這是我的妻子。她罵我，我才打她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不行，妻子也不許打。」

趙三不聽，金龍一著急，照定趙三嘴巴子打去，金龍乃是金鍾罩的功夫，這一掌震動了腦海，趙三立刻身死。金龍一看趙三倒在塵埃，回頭往家中就跑。眾鄉親們一看，孟金龍將人打死，遂在後頭跟著他，金龍回頭一看有人跟著，遂說道：「誰要跟著我，我將他摔死。」大眾一聽，誰也不敢在後頭跟著他，回到莊中，報告了地方保甲，地方保甲遂來到孟家寨。見了孟二俠，將金龍打死人之事說了一遍。二俠聞聽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叫老家人快將大少爺找來。老家人說道：「大少爺有話，員外要是找他，就說他上外祖母家去啦，不叫招呼他。若是招呼他，就拎起來摔死。」員外一聽，又氣又樂：「打死人啦，上姥姥家去就完了嗎？」員外遂說道：「就說員外招呼，要是不來，我架火燒他。」金鍾罩鐵布衫不怕槍刀，就怕火燒。老家人去到後花園，將金龍喚出來，一說員外生氣啦，要是不去，就用火燒。金龍沒有法子，這才跟隨家人來到客廳。一見趙家峪的紳耆，傻小子金龍心中就明白了，叫道：「爸爸，永遠我也不打人了！我沒使勁，地方伙計就死了。」員外說道：「胡說！打死人償命。永遠不打人就算完了嗎？」叫道：「家人！將逆子捆上！」傻英雄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怕二俠的家法，叫怎麼著就怎麼著，向來不敢違背。金龍聞聽，自己將胳膊向後一背，說道：「捆吧。」若不是二俠在跟前，誰也不敢捆他，就是捆上他，他一用力繩子就得斷。因為有二俠的話，老家人不敢不捆，這才過來將少爺繩縛二背。二俠將少爺交與眾紳耆，叫道：「金龍，到衙門裡你不許無法無天，你若是無法無天，跑到家來，我將你用火燒死，然後我自己一死。」傻小子哭著說道：「我給您磕一個頭，報報您的養兒子的恩吧。」二俠聞聽此言，不覺動了愛子之情，兩行淚下。此時老安人也來到了客廳，叫道：「兒呀，但願上蒼憐佑，保我母子還有見面之日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孩兒若有靈，半夜三更給您托夢。」母子痛哭，眾紳耆莫不淚下，母子痛哭一場，這才將金龍送到本地衙門。本地衙門過堂，傳屍主趙三之妻，趙三之妻與趙三夫妻終日吵鬧，趙三被人打死，他的妻子並不追求抵償，在本地衙門供的只求官准嫁人，別的事滿不過問。趙三又無有家屬。本地方官向上司衙門詳文，說兇手與趙三本無仇隙，因勸架誤傷人命，屍主只求官准改嫁等語，上司衙門也是原詞，送到了王爺府。王子張奇善，無論大小案件，都是親自審理，接到了這件公事，一問傻英雄，傻小子乃是一個渾人，看公文並無仇隙，遂與大帥石朗說道：「此案本應抵償，無奈屍主不追求抵償。人都向著活的，還有向著死人的嗎？二千歲辛苦一趟，到鄉里調查調查，想法子叫他們私下瞭解，若是官斷不償命，於國法不合。」二千歲聞聽，遂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帶了幾名差官，遂說著就來到趙家峪私訪，均改扮商人模樣。就聽百姓們三三兩兩坐在一處，談論趙三，有一個老者說道：「火神爺趙三死啦，咱這一方從此得少著幾把火呀。」又一個年輕的說道：「孤墳也得刨的少哇。前些日子非跟我借十吊錢不可，我說現在沒有錢，等麥子收下來再給，他也答應啦，當日夜間我的柴禾園子就著火啦，您看夠多萬惡滔天啊。孟大少爺可給咱們除害了。」又一位老者說道：「孟大少爺這場官司可不好打，可惜孟二俠就一位少爺，還是傻老小子。若是給這宗惡人償命才冤哪。」石朗將此話聽畢，心中暗說：「這宗萬惡之人，無怪乎他妻子都不追求抵償。」帶差官回到王府，將私訪之事，對王子張奇善說了一遍。王爺聞聽，叫道：「二千歲，既然如此，還得二千歲從中私自約出鄉老，協同趙家峪紳耆了結此事。」二千歲私自拿出一千兩紋銀，約出趙家峪的鄉老，給少爺孟金龍了結官司。

列位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若不然石家後世子孫昌盛，世代簪纓？這就是祖上之德，天之厚報也。了完官司，將傻小子打了一百板子，去了凶氣，放回家來。孟二俠從此可就不敢叫孟金龍出門了，將他鎖在屋中。

這一日蕭三俠父子看望孟二俠，聞聽金龍鎖在屋中，三俠勸孟二俠放出少爺，不然恐其鎖壞了，豈不成為廢人？淨鎖著不成，總得慢慢的感化。孟二俠也恐怕日久鎖壞，遂將金龍放出了，金龍見了三俠與銀龍，說了一句：「謝謝三叔。」又叫道：「銀龍兄弟，咱們出去玩去！」二俠與三俠兩人一聽，也樂啦，二俠說道：「蕭賢弟，你看這傻東西，將來怎麼辦呢？」

三俠說道：「咱們哥倆沒有勝三哥德行大，您看人家勝奎，又精明，又強幹，少年老成，一看就是大器之子。您的兒子太傻啦，我的兒子太精鬼啦，倆人若攙合攙合都好了。」老哥倆在客廳閒談，金龍跟銀龍二人到了後花園，銀龍可就給孟金龍出了壞主意啦。銀龍跟孟金龍說道：「大哥，二大爺從這兒總不叫你出院，前後門都鎖著，那夠多難受呀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沒有法子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給你出一個好法子，你可誰也別告訴。您偷點銀子，上大清國十三省總鏢局子找咱勝三大爺，到那裡跟黃三哥在一塊兒有多好哇。省得您一個人在家裡，就好像坐獄一樣，連一個人跟你作伴都沒有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大清國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您多偷點銀子，先坐船，船到了陸地就下來。有人就打聽千佛山真武頂十三省總鏢局子神鏢將勝三大爺，到了大清國沒有不知道的。您先去，隨後我還上鏢局去呢。」孟金龍聽罷，說道：「對啦，若不是兄弟你教給我這好法子，我總在家裡，生生的就將我悶死啦。」蕭銀龍將主意給孟金龍說完了，二人仍然來到客廳，大家用完了酒飯，蕭三俠辭別二俠，回歸了蕭家鎮。

再說傻小子孟金龍，到了夜晚，二俠與安人睡著了，傻小子遂暗暗將箱子打開，偷了不少散碎銀兩。偷的可是小塊的，孟金龍有一個心眼，小塊的花著省事。孟金龍平常買東西，無論該多少錢，全都是小塊銀子，不懂得合，所以偷銀子專偷小塊的，為是花著方便。將散碎銀兩裝了一兜囊，又用手巾包了一包，拿了兩身衣服，孟金龍偷著開開房門，來到後花園。一看後花園鎖著呢，有心將門劈開，恐怕叫家人聽見，報告他的天倫，皆因為孟金龍不會高來高去。孟金龍看了半天，想了一個急法子，拿了三條板凳，兩條在底下，一條放在上頭，登著板凳上了牆頭。裡邊登板凳上來啦，外面可下不去了，孟金龍沒有法子，一歪身軀，「咕咚」一聲，掉在牆外，將地砸了一個坑。站起身形，將身上塵土擲了下去，也不管東西南北，往前就走，自己說道：「走得離著家越遠越好，不然追上用火燒了。」孟金龍走到東方發亮，來到水旱關口。台灣的兵有認識他的，叫道：「大少爺！您上哪裡去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上大清國玩去。」台灣兵說道：「台灣人許私自上大清國，少爺你有公文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懂得什麼叫公文。」台灣兵一想，他是一個愚人，叫他去吧，管他呢。那兵卒於是並不答理他。孟金龍走到船上，船家問道：「你上哪裡去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咱上大清國找三大爺去。給你船錢。」將手中小包裏銀子完全遞給了船家。船家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傻子，將銀子收下十餘兩，剩下又給了孟金龍。趕巧啦，船家已經夠載了，當時開船。船到大清國岸口，孟金龍下了船，逢人便問找三大爺，行路的看他是一個傻子，用手一指道：「三大爺在那邊。」孟金龍就走，餓了就吃，吃完飯不管多少，就是一塊銀子，到了夜間不住店，在山坡荒草裡就睡。這一日孟金龍來到一個鎮店上，將銀已經花沒了，餓了兩天，實在餓得沒法子，遂走進一個新開市的飯館子，進屋就吃，吃完了沒錢，站起就走。這個飯館子是一個武舉開的，他吃完就走，武舉上前將他攔住，說道：「你為什麼吃飯不給錢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餓急了，沒有錢啦。」武舉叫道：「伙計們，給我打這個傻東西！」

伙計們聞聽，如狼似虎，棍棒交加，孟金龍向地下一躺，將頭一抱，呼呼睡著啦。打完了翻身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都沒吃飯，打不動人。」武舉沒有法子，打死人得償命，不照致命處打不動他，武舉遂說道：「你不用賣味兒，你要是敢搶人家的褥套，飯算

你白吃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敢搶，搶完了你別要錢。」

武舉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正在說著話，就見正南上來了一位老者，身上披著皮襖馬褂，手中提著一個小包裹，孟金龍走到老者跟前說道：「給我將小包裹放下，將皮襖脫下來。」老頭說道：「要小包裹倒行，別脫皮襖，受了風了不的。朋友，是線上的嗎？吾也是合字的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不懂，脫皮襖吧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我小包裹裡有好東西，珍珠、貓眼、璧玉。」說著話放下了小包裹。孟金龍一下腰解小包裹，老頭一伸手指，照定孟金龍點去，只見孟金龍隨手而倒，瞪著眼睛不能動轉，上氣不接下氣。老頭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吃到我這兒來了。我是賊魔，我還不知道吃誰呢？」提起小包裹，踢啦踢啦走去，孟金龍躺在地下不能動轉，眾人看著莫不咋舌。這老者走出不遠，復又返回來，向孟金龍肩頭上拍了一下子，孟金龍翻身爬起，也不敢要皮襖小包裹。老頭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為什麼在此劫道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姓孟叫金龍，還叫混海金鯨。」老頭問道：「你天倫叫什麼名字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咱爸爸叫孟鏗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混帳！你爸爸，怎麼是咱爸爸呢？你再要這樣說，我還用手指點你。你的師傅是誰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師傅是夏侯商元。」

老頭聞聽說道：「臭豆腐的徒弟，好沒出息，原來是我的盟姪。你因為什麼劫道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吃飯沒錢，他們叫我搶襖套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，大白天叫我姪子劫道，犯了罪就是殺。放火燒這王八羔子！」老頭又一想，吃飯不給錢，為什麼燒人家？回思一想，饒了他吧。遂問道：「你上大清國幹什麼來了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找三大爺來了。」老頭問道：「你找哪個三大爺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忘了姓什麼啦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還記得是幹什麼的嗎？」孟金龍想起來蕭銀龍告訴他神鏢將三個字，但是還沒記清楚，又說道：「我記得是鏢神三大爺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若不遇我，一輩子你也找不著。走吧，跟著我走，到了那裡不許提我；若是提我，我還用手指點你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說。」老頭領著孟金龍來到鏢局門口，用手指給金龍，孟金龍這才來到鏢局子，要不然孟金龍見人就問三大爺，一輩子也來不到鏢局子。這是孟金龍來到鏢局子一段倒插筆。勝爺本打算順便將他送回台灣，不想今日又遇見蕭銀龍蓮花湖遇難，下在水牢，於藍報信，師徒暗探蓮花湖。勝爺、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邱成等，收拾好了零碎，勝爺並與高恒起了名字，叫高俊龍，從此大家俱以高俊龍呼之，不許叫高恒。高恒跪倒身軀，謝過勝爺賜號，爺兒十一位起身直奔蓮花湖。

來到蓮花湖河坡，勝爺大眾舉目觀看，山上懸旗弔門，山下荷花盛開。勝爺說道：「咱們前者到蓮花湖時，天光已黑，這次到蓮花湖，天光大亮；前者是竊探，此次要來明去白。但不知你兄弟吉凶禍福如何。」楊香五在旁叫道：「恩師，那邊來了一隻小船。」這船是看守稻田的船，只見那船划動槳櫓，由東向西而來。此時高恒已將勝爺等背過漩渦之水，送在稻田地內。看看小船來至切近，金頭虎叫道：「高俊龍，孟金龍，咱們下水抓船！」三人覺水過去，混海金龜孟金龍，伸出虎掌將小船捋住，船上嘍卒一看，嚇了一跳。有一個嘍卒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們的瓢把子，東北風。」東北風即黑話之韓字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們賊頭韓秀。你將船攏到稻田岸吧，你看見那邊白鬍子老頭沒有？那是我勝三大爺神鏢將勝英。我們也不殺害你們，借你們的船用，我們進蓮花湖。」水手聞聽，不敢怠慢，金頭虎、高俊龍、混海金龜孟金龍三人站在船上，水手將船攏至東岸，勝爺率大眾上了船，勝爺遂問船上的水手道：「貴姓啊？」這一個水手答道：「在下姓王叫王命。」那一個水手答道：「在下姓吳叫吳生。」勝爺道：

「王、吳二位壯士，愚下勝英跟你二位打探一件事，二位可不許隱瞞。現在在下聽說蓮花湖水牢內困住一位少年，姓蕭名叫銀龍，二位本是蓮花湖的人，必然知道的。」嘍卒說道：「您若問此事，提起來話可就長啦，蓮花湖自殘骨肉。我們韓寨主前日將蕭銀龍拿住，下在水牢，老寨主於豐恒暗將蕭銀龍救出，欲要棄山而逃。事被總轄寨主聞知，調隊把住清江湖口。老寨主叔姪父女跟蕭家父子，一隻大船，五隻小船，正向清江湖口出發，偏被韓寨主攔住，老寨主於豐恒與總轄寨主僵了火，在清江湖口動手，蕭杰父子也加入助戰，現在殺得難解難分。」勝爺聞聽蕭杰蕭三俠也來到戰場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個事情可鬧大啦。怎麼蕭三俠也來到了呢？」列位，韓秀乃是仁人君子，讀書知禮之士，雖然是佔山為寇，頗知尊卑長上。韓秀之父臨死之時，曾對於豐恒托孤，並告訴韓秀說道：「我死之後，汝親於叔父如汝父，千萬不許慢待，凡事聽汝於叔父指教，不許自暴自棄。如要違背汝於叔父之命，即是違背汝父之命。」韓秀站在床前，哭泣著說道：「父親千秋之後，孩兒必當奉於叔父如父，不敢違天倫之囑。」語畢，銀槍手韓殿興老寨主遂歿。韓秀葬了父親，承父遺業，為蓮花湖總轄寨主。老寨主於豐恒乃是第一位老寨主，是事不問，在山中享其幸福。閒暇無事，教授兩個女兒、兩個姪子的武藝。韓秀對於老寨主於豐恒，敬重真如乃父一般，不敢怠慢，韓秀豈敢跟老寨主於豐恒動手呢？有一句俗語，不怕鄉黨無好事，就怕當鄉無好人。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。皆因為林士佩住在蓮花湖內，知道了於老寨主救了蕭銀龍，欲暗自棄山而逃。遂在韓秀跟前搬弄是非，言說勝英遣蕭家父子暗探蓮花湖，事情敗露，蕭銀龍被獲，老寨主故此棄山而遁。老寨主走與不走沒有問題，絕不能叫蕭家父子走去，縱虎歸山，必定傷人。況且蕭家父子果然平安出了蓮花湖，豈不叫天下英雄藐視蓮花湖沒有能人？韓秀聰明反被聰明誤，一時間被林士佩愚弄，又加以眾寨主俱都不服老寨主之所為，韓秀實出於無法，遂調齊大隊趕奔清江湖口，截住於豐恒去路。韓秀焉敢與老寨主交手？林士佩出頭作惡人，不叫老寨主出清江湖口，老寨主焉能容林士佩呢？遂大罵林士佩搬弄是非，故此在清江湖口擺開戰船，蕭家父子、於豐恒叔姪父女與林士佩遂動起手來。

幸虧於藍報信，勝爺趕到，要不然蕭三俠與於家父女必為林士佩所困。

且說勝爺問明嘍卒，遂叫嘍卒將船奔戰場駛去，魚眼高恒高俊龍與於藍藏在水底保護小船，孟金龍藏在船艙裡面，上面用船板蓋滿。您道，大熱的天孟金龍為何藏在船艙裡呢？這是金頭虎教給孟金龍的，不叫孟金龍在船上站立。賈明是假裝傻，其實更伶俐，專會出壞主意，孟金龍是真傻，可有一宗，他專聽金頭虎的話，賈明叫他怎辦，他就怎麼辦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要是在船上站著，蓮花湖的賊一看見你，就都嚇壞啦。你在艙裡藏著，聽我的信，等到打仗的時候，我喊你，你就鑽出來。」孟金龍真聽他的話，就藏在艙內了。見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金頭虎賈明、邱成等站在船後，勝爺站在船頭，船奔清江湖口而來。來至清江湖口，就見大小船桅，猶如高粱地一般，旌旗招展，繡帶飄揚。水手停船不敢前進，勝爺說道：「向戰船近處開船。」水手不敢怠慢，向大戰船近處開船。來至戰船切近，只聽得人聲吶喊，裡三層外三層的船隻，圍著當中的戰船。站在小船上，向裡看不清楚，勝爺甩了大槳，攀援上了船桅，向當中戰船上觀看。只見三層大船前面，是韓秀的彩蓮大船，壓著陣角。韓秀左有水八寨八隻戰船，右有旱八寨八隻戰船，後有中平八寨八隻戰船。左右站立著四員猛將，人稱四猛，左有韓忠、韓孝，右有韓勇、韓猛，抱著金銀鋼鐵八隻大錘。

韓秀身後有寶刀將韓殿魁。能打的英雄，懷抱著兵刃有一百多位，不到二百位。韓秀船前，四隻大船聯在一處，下著錨。

這四隻大船聯在一處，方圓二十來丈寬闊，蕭三俠與林士佩正殺在難解難分之處。韓秀之船在南，蕭三俠、於豐恒之船在北面，當中四隻大船就是戰場，蕭三俠銀鬚亂飄，熱汗直流。林士佩耀武揚威，手使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鑽，此兵刃九尺九寸長，當中三尺三寸的桿，兩頭有纂，纂下鋸齒狼牙，在蓮花湖請高等技師所造，為的是專敵上年紀的老英雄，刀槍劍戟碰上就飛。

此人真是生來的狠毒，林士佩正在閃、砍、劈、剝，將狼牙鑽按三尖兩刃槍招數使用，但見得，一點眉纒，二擦陰，三紮盤肘，四分心。蕭三俠摘、截、撕、捋，接架相還。林士佩按棍的招數潑風八打，莊家十六棍，又換大槍的招數，滑、拿、繃、把、握、劈、砸、蓋、挑、紮，若是別人，刀早就撒手啦。蕭三俠刀雖未撒手，怎奈年邁之人，熱汗往下直流，衣衫濕透，老英雄氣力不敵，喘息不止。勝三爺心中暗道：「我盟弟雖然年邁，刀法精奇，然而氣力不敵，倘若刀一撒手，就有性命之憂。」兩條腿一鬆，下了船桅，叫道：「水手向彩蓮船前開船。」水手說道：「勝三爺，再向前開船，小船頭就要撞在大船尾上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離大船近了，我自有主意。」遂亮出魚鱗紫金刀，勝三爺丹田叫勁，痰嗽一聲。勝爺年紀雖大，血氣甚足，遂大聲喊道：「蓮花湖的寨主嘍卒眾位聽真，現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來也！」眾寨主與嘍卒張目觀看勝三爺，只見頭戴一頂鴨尾巾，齊下襪鏢囊，懷抱魚鱗紫金刀，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刀似藍汪汪的藍魚，一身紫微微的魚鱗，老英雄一團精神，不怒而自威。蓮花湖的嘍

卒吶喊：「勝三爺來啦！快把船閃開當子啊！船聯在一處，摘不開呀！用解手刀將繩割斷吧！」嘍卒們將船的鐵鉤摘開，繩子割斷，閃開有六尺餘寬，勝三爺兵不血刃，船進重圍，由東向西趕奔大戰船而來。

來至戰船切近，勝翁叫道：「三弟罷戰，林寨主不要得理不讓人，勝英來也！」蕭三俠虛晃一刀，向北一縱，一看勝三爺，心中暗道：「您若晚來一時，我們男女老少俱都喪於此矣。」林士佩向東一看，果然是勝英到了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怎麼如此之巧？老勝英來了。我平生只輸與此人反背轉環八卦刀下。」林士佩也收了招，縱到小船上，回到韓秀彩蓮船去了。蕭三俠由北面縱到小戰船上，回北面於豐恒船上去了。金頭虎向北邊一看，看見了他親娘舅於豐恒之船，二老背後有蕭銀龍、於化龍，後面小船上兩個姑娘扶著小孩的死屍，鮮血淋淋。金頭虎一看，正是表弟於化虎死了，金頭虎用杵照定吳生頭上就是一杵，將死屍一脚踹下船去。王命一看，大吃一驚，翻身跳下水去。勝翁說道：「明兒，他們受了半天累，為何打死人家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後邊小船死的那個小孩，是叫林士佩用鑽穿死的。我宰不了大賊，杵死小賊，為是給我表弟報仇。」林士佩若不用鑽穿死於化虎，焉有吳生、王命死的死，逃的逃呢？韓秀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我的船，我的人，將他們送到地方，將人打死。」韓秀想到此處，遂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您莫非派蕭家父子暗地勾串我家於寨主嗎？」勝翁擺手叫道：「寨主！聰明反被聰明誤。我勝英殘年之人，我跟寨主素無仇隙，我又不是官人，又不是文武衙門，我打蓮花湖有何好處！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；要叫人不聞，除非己莫說。我聽朋友談論，我盟姪在蓮花湖受水牢之苦，我前來拜求寨主高抬貴手，蕭銀龍乃是十三四歲之孩童，請寨主勿為宵小所愚，放了蕭銀龍。現有跟我勝某為仇作對的，給你挑撥是非。但聽君子話，莫聞小人言。跟我姓勝的有過節，開鏢局子有地點，住家有門戶，愚下住家直隸莫州古城村，座南的大門，鬆棚英雄會在江蘇，一年三百六十日都開著門經營。他不敢鬥勝英，借刀殺人，寨主乃當世的英雄，為何給小人利用？寨主請看，我盟弟蕭家父子困在蓮花湖這份可憐，於家父女，老的老少的少，爺兒五人死了一人。請寨主施惻隱之心，撤了隊伍，放於家父女、蕭家父子，不獨蕭、於兩家感激，勝英也感德非淺。就是寨主拿住於家父女，怎樣處治呢？不如寨主開一線之恩，兩全其美，何必自殘骨肉呢？」韓秀一聽，真是金石良言。韓秀心中暗說：「我早想結交勝英，豈不是天假其便？好事不如無，勝老者替天行道，我若交了這個朋友，增光不少。再說勝英並不強暴。」林士佩在韓秀背後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老勝英老奸巨猾，以口舌之才，要說出蓮花湖去，叫他恥笑蓮花湖沒有高人。老勝英就是一人，身背後那七位都是學而未成，咱能戰的英雄二三百位，老勝英知道打不出去蓮花湖，故以口舌之才。蓮花湖的英雄能戰的有二百餘位，把勝英困死於蓮花湖。他背後那七個我都認識，狼牙鑽一掃，結果他們的性命。寨主請看，小船隻有八人。」韓秀一看，果然是八個人，懷抱令字旗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意欲跟您和平辦理，皆因我的手下人他們不服。久聞明公三隻金鏢壓倒綠林，甩頭一子縱橫天下，一口魚鱗紫金刀鎮住十三省，我的手下人都要會會您的高藝。明公若能戰勝了蓮花湖眾群雄，我將蕭家父子、於家姪放行，眾位願欲往哪走，隨眾位之意。」勝翁說道：「韓寨主要講好朋友，咱哈哈一笑，兩罷干戈；欲要鬥輸贏，我勝某也只好奉陪。寨主若能和平辦理，我勝英感激盛情；如以武力對待，我也不能說不可。寨主與蓮花湖的賓朋，短打長拳，馬上步下，我姓勝的不含糊。如若群毆，一擁齊上，要將在下勝英亂刀分了屍，我也就管不了盟弟與盟姪了。要將勝英捉住，碎屍萬段，那是勝英藝業不高，不怨寨主意狠心毒。韓寨主可派能戰的動手，在下奉陪。」

勝翁語至此，飄銀髻要握魚鱗紫金刀。賈明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！將船裡藏貨弄出來吧！」賈明向船內喊道：「大小子出來吧！」就聽船艙裡面喊道：「好熱呀！」將蓋艙的板子撞在水內，猛英雄出一頭露面，吶喊一聲，驚天動地，跺一脚房倒屋塌。大英雄一看，南面上人多，北面上人少，叫道：「三大爺！我先打那邊？」南面上人多，又一看北面有蕭三俠，大英雄叫了一聲：「三叔您來啦！銀龍兄弟你也來啦！」北面於寨主遂打發水手，將勝翁的船撐在大船切近，勝翁上了大船，蕭三俠說道：「老哥哥晚來一會，我們眾人俱都喪於此處了。」

此時黃三太太等也上了大船，站在三老背後。孟金龍打一小船上一跳，將大船砸得直晃蕩，幾乎翻了船。勝翁說道：「金龍，你認識於老寨主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。」勝翁說道：「這是您於叔父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他是我叔父？我是他大爺！」勝翁說道：「不許胡說！於叔父與你父乃是結義弟兄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您給我引見，我就磕頭吧。」孟金龍一磕頭，將船砸得當當山響，勝翁說道：「別磕頭啦。」韓秀此時舉目觀看金龍，心中一怔，暗說道：「羊群裡出了駱駝啦？」身長八尺有餘，頭如麥鬥，項短而粗，豹眉虎眼，虎背熊腰。

頭戴絳紫六輪抽口壯帽，身穿絳紫綢子短靠，皮帶繫腰。三層皮子縫在一處，若是一層皮子，金龍用力一繫腰就折啦。兩條大腿如同房柱，青緞靴子，一尺六七長，黃中透亮的臉面，背後背著降魔寶杵，如意柄一掐粗細，平常人的手攢不過來，後腰下墜一個大皮囊。只聽金龍厲聲叫道：「我打南邊的！」勝翁道：「不許混戰，單打獨鬥，抱令字旗的是寨主。你上小船，送到戰船上去打戰。」小船貼在三老的船東面，孟金龍向小船上跳，金頭虎叫道：「大小子！打仗的時候，見一個打死一個，一個也別留！」水手叫道：「大少爺，你慢著點，船要翻！」

孟金龍說道：「我沒有使勁。」水手搖開花櫓，到了戰船北面，離戰船約有三四尺遠，大英雄不會縱遠，小船貼在大船幫，大英雄向船上跳，猶如砸地腳一般。大英雄跳在船上，用目觀看韓秀身後，四猛將捧定金銀銅鐵八隻大錘。大英雄叫道：「四個使錘的小子過來！咱們滾滾！」勝翁在北面上說道：「金龍說話，愚魯之甚。韓寨主乃當世的英雄，焉能兩人打一人？單打獨鬥。」韓秀令字旗三展，說道：「水八寨、旱八寨、中平八寨，二十四位寨主，哪一位臨敵？」由韓秀大船東邊，有人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我弟兄要捉拿鏢行的大漢。」這二位，一位是旱八寨的三寨主花槍將柳士永，一位是旱八寨的四寨主花刀將柳士猛：「我弟兄願往。」韓秀一看，說道：「可不許壞蓮花湖的規矩，單打獨鬥，違令者斬。」二位寨主答應一聲：「知道了。」柳家弟兄由打大船上上了小船，柳士永顛花槍，柳士猛抽出大刀，弟兄在一隻小船並肩而站。小船由南向北而去，距戰船相隔六七尺遠，柳士永叫道：「賢弟與愚兄觀敵助陣，我拿鏢行猛漢！」說罷此言，一抖花槍，縱到大戰船之上。大英雄叫道：「小子！你叫什麼玩藝？怎麼不叫使錘的來，弄一個小破槍幹什麼來啦？」柳士永叫道：「傻小子！某家乃旱八寨三寨主柳士永，人稱花槍將是也！三寨主槍下不死無名之鬼，大漢姓什名誰？」孟金龍答道：「姓孟名叫金龍，別號人稱混海金龍。」大英雄並不亮降魔寶杵，自己向自己胸前一拍，叫道：「紮吧！小子！」大英雄一拍胸脯，向前一撞，柳士永的槍正刺在肚臍左邊。大英雄向前一凸肚子，將花槍繃彎，柳士永向後倒退了好幾步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大漢不奸則傻，原來是賣弄十三道橫練呢。」柳士永知道大個金鍾罩橫練，前把一高，後把一低，奔唵唵咽喉刺去。孟金龍伸手捋出降魔寶杵，左手指著自己咽喉，說道：「小子，向這兒紮。」槍臨切近，就聽噹啷一聲響，賊人的槍猶如一條活龍一般，出去好幾丈遠。柳士永直甩手，順著十指流紫血，甩著手向南跑。大英雄腿長步兒大，追在賊人背後就是一杵，只聽撲的一聲，杵紮入背後五寸來深，賊人吼了一聲，大英雄虎爪一使勁，把賊人死屍托起有四五尺高，賊人顏色白似雪霜，大英雄托在南船幫，伸左手向下一擄死屍，扔在水內，說道：「這個小孩有四兩重。」勝翁叫道：「金龍！蓮花湖朋友甚多，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，不許傷人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沒使勁，他背後原來的窟窿。」勝翁說道：「胡說。」韓秀抱著令旗觀看，水中一股紅水。韓秀叫道：「水手們！快用撈鉤將死屍打撈上來，不許衝出湖口去。」

柳士猛一看，哥哥死在大個猛漢的手下，柳士猛提刀縱到戰船說道：「蠢漢你為何傷了我兄之命？旱八寨四寨主柳士猛要替兄長報仇雪恨！」柳士猛夠上大英雄，摘刀頭立刀纂。大英雄用左手指指自己腦袋說道：「小子，向這兒刺，要是不刺是匹夫。」用手指著一低頭，孟金龍將機靈鬼給愚弄啦，柳士猛果然迎頭刺去。刀臨切近，大英雄一抬杵，將刀磕出三四丈高。柳士猛開腿就跑，勝翁說：「不許害命，拿活的。」孟金龍答道：「捉活的。」一伸手摘皮套，取出龜背駝龍爪，將杵扔在船上。此爪龜背有茶盤大小，上面有碗大的一個鋼環子，鋼環子上頭有五六尺長的鐵練，鐵練接著一丈五六尺長的絨繩，龜背下有五把鋼鉤，共有二丈餘長。抖手一抓，將柳士猛頭巾絹帕抓住，大英雄一帶絨繩，五把鋼鉤向肉內鉤去。大英雄一晃肩膀，將柳士猛懸在空中，離船板七八尺高，柳士猛在空中亂轉，脖頸伸出來有一尺多長。勝翁叫道：「金龍快放下！」

孟金龍聞聽，往後倒退，一鬆絨繩，「嘍嘍」一聲，摔在船板之上，柳士猛哼了一聲，七竅流血而亡。大英雄說道：「三大爺，這個可不怨我，他長的太糟了。」老英雄一飄銀須說道：「蓮花湖英雄豪傑，都是朋友，連傷二命，為何不聽老夫之話？」孟金龍答道：「三大爺，小小子賈明告訴我啦，一個也不留，見一個打死一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許聽賈明之話，再要傷人，老夫不許。」

韓秀令字旗一晃，說道：「若像柳家弟兄，不要臨敵。英雄不盡愚義。」水八寨大寨主鐵棍無敵將朱甘棠、二寨主神抓將張林，黑白二英雄。神抓將張林白素素的臉面，紫灰色的短靠，身材不足六尺，手使五鈎如意亮銀抓；朱甘棠身高七尺，黑臉面，黑中發亮，猛勇非常，掌中虎尾三節鎮鐵棍，兩膀一晃有四五百斤膂力，蓮花湖的打手。二人並肩上了小船，小船距離大戰船不足一丈，朱甘棠說道：「張賢弟，你給我觀敵助陣。」一飄身軀，縱上大船，一晃虎尾三節棍，金龍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呀？」朱甘棠答道：「愚下水八寨大寨主朱甘棠是也。」

神鏢將勝三爺又叫道：「金龍！蓮花湖俱都是朋友，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，不許傷人。」孟金龍答道：「知道啦，三大爺。」語畢，將降魔杵插在背後，叫道：「棠兒，拿棍向頭上打，要躲你就是匹夫。」朱甘棠縱身形抖虎尾三節棍向金龍頭上砸去，勝爺一怔，心中暗道：「金鍾罩閉不住虎尾三節棍。」大英雄孟金龍眼看著虎尾三節棍到了腦門，傻英雄說道：「金鍾罩閉不了這個傢伙。」向下一下腰，矮下有二尺多去，一伸左手，將棍梢子擡住，連人帶棍俱都提起，說道：「你看這條腿。」

一腿踢去，踢在朱甘棠軟肋梢上，震動了五腑六臟，一鬆手將朱甘棠摔在船上。朱甘棠咬著牙，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，在東南角一聲跳下水去。神抓將張林，一見朱甘棠落水，縱身形躍上船去，報了名姓，亮出五鈎如意亮銀抓，六尺六寸亮銀鏈子，一摔手向傻英雄而來。傻英雄一笑：「小抓將啊。要跟我的抓比較，你是孫子輩。」張林說道：「你算什麼人物？張口罵街。」一抖五鈎如意神抓，奔傻英雄面門抓去。孟金龍伸虎爪一抓，說道：「小子，迎面抓啊？」張林未等孟金龍將抓抓住，又向左肩頭抓去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左穿花呀？」又用虎爪抓五鈎如意抓。張林乃是久臨大敵之人，豈容他將抓抓住？

黑狗鑽襠，又奔下身抓去。孟英雄閃身軀仍用虎爪去抓，張林的抓也抓不著孟金龍，孟金龍也得不著張林的抓。勝爺背後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有勇無謀，終無大用。怎活那麼大個子？生生世界上無用，他也抓不著你，你也得不著抓。你是金鍾罩，抓一下子怕什麼？抓上你，你就得著抓。怎麼活著來呢？」神抓將張林也聽不出賈明說的是什麼，孟金龍可聽明白了，伸出來大腿，說道：「別抓大腿呀，別抓大腿呀。」列位，他伸出大腿不叫人家抓，豈有此理呢？神抓將一抖五鈎如意抓，又奔孟金龍大腿抓去，正抓在褲子上。這一抓上，可就撒不回去抓啦，孟金龍伸手將抓得住，說道：「小子，將抓拿過來吧。」

神抓將張林豈捨得傢伙呢？孟金龍一用力，神抓將張林身形可就站不住了，再想撒手也來不及啦，竟將張林舉起六尺餘高。張林趕緊一甩手腕，皮套將手背上的肉皮摳下，鮮血淋漓，奔命的逃跑，跑到南船幫，跳下水去。孟金龍道：「三大爺，怎麼得活的？小崩豆跳下水去啦。」神抓將張林借水遁逃回韓秀彩蓮大船，張林此時疼得直咧嘴。韓秀叫道：「張寨主快去敷上藥調治！想不到連輸四陣，死的死傷的傷。」大英雄暗中埋怨林士佩，英雄惟有牙落了咽在腹中，胳膊折在袖內而已。自己暗道：「人家勝老者闖入重圍，恭而敬之，以仁義待人，我當時欲與勝老者相和，你言說勝老者只背後七人，除去勝老者俱是學而未成之輩，不足憂慮，誰知船艙內藏著如此的人物？憑我韓秀，若與勝老者和平辦理，兩全其美，你言說勝英孤掌難鳴，想不到連敗四陣。」韓秀此時愈思想，心中愈不好過，大有悔意。

林士佩蠱惑之事，皆因為蕭銀龍來到蓮花湖，林士佩得施其蠱惑之伎倆。其實銀龍來到蓮花湖，並不是另有作用，皆因為在台灣，俠客獻寶刀解重圍後，銀龍與三太不忍相離，欲同三太同到大清國。蕭三俠只此一子，豈能遠離？遂將蕭銀龍攔阻，蕭銀龍當時未能與三太同到大清國。後來銀龍終日與父要求，非上大清國不可，晝夜思念三太等，累次央求老太太。孩子磨母親乃世上常有之事，銀龍每逢吃飯的時候，都舉著碗叫黃三哥，日子長了，老太太恐怕銀龍想三太成病，遂對蕭三俠說道：「你看銀龍終日思想三太，將來若是想出病來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叫他到大清國一趟。」蕭三俠遂說道：「若叫銀龍去大清國，我還有一件心事。前者我去過蓮花湖，拜望於豐恒老寨主，我二人在酒席上敘起家常，於老寨主說道：『蕭三哥，你移居在台灣多年，未請教三哥有幾位令郎？』我遂告訴於老寨主道：『就有一個犬子，今年才十一歲。我跟你嫂嫂很放心不下，此子長的女相，瓜子臉，細鸞眉，元寶耳。唸書可稱得起過目成誦；武學的功夫，傳教兩三回，永遠不忘，無論什麼一看就會。我跟你嫂嫂恐怕此子才高命短。』於賢弟說道：『我嫂嫂吃齋念佛，哥哥你行俠作義，積福積壽積兒女，絕沒有短命之理，不用兄嫂放心不下，養兒女是父母的德行。三哥，我的賢姪叫什麼名字呢？』我遂告訴於賢弟：『此子乳名叫銀龍，眾鄉親送給的外號賽北觀音蕭銀龍。』我又問道：『賢弟，你有幾位令郎？』咱盟弟說道：『我實不如哥哥您哪，我只有兩個姪子，我哥嫂已經棄世。我哥嫂臨死時囑咐我，將來承繼我膝下一子，一子與我哥嫂扛幡架靈。』我遂答道：『賢弟說的那裡話來？姪兒何異親生？兩個女兒將來出了閣，姑爺有半子之勞，也可娛樂晚年。』於賢弟遂將姑娘叫到桌前。大姑娘穩重莊嚴，向我道了一個萬福，我給了姑娘一錠銀子，說道：『我是窮盟伯，這一錠銀子留你買點心吃吧。』大姑娘又道了謝，回歸東裡屋了。二姑娘又過來拜見我，我一看二姑娘年在十二三歲，面上不施脂粉，姿容秀麗，穩重端莊，也道了一個萬福，我問道：『二姪女叫何名字？』二姪女答道：『我叫銀鳳。』我喝著酒可就樂了，於賢弟問道：『三哥您樂什麼？』我答道：『你小姪叫銀龍，令媛叫銀鳳，此二人一龍一鳳。』於賢弟遂說道：『我有兩句話，可難以啟齒，求三哥原諒。』我遂說道：『賢弟，有話講在當面，何須客氣？』於賢弟說道：『我有心與兄結為秦晉之好，但是我出身太低。』我說道：『好漢不言出身低，身貧不言曾祖貴。何必客氣？賢弟此言，正合吾意，咱弟兄就此換杯。我可沒帶定禮。』於賢弟說道：『咱們是一言為定，候至三年二年，咱再過大禮不遲。』因此我在蓮花湖又多住了幾天，才回的台灣，我也跟安人提過幾次。這孩子一心要上大清國去，乘此六月，湖海江河之水漲發，坐船甚便，由台灣奔福建，由福建奔浙江，由浙江奔蘇杭，至清江湖口到蓮花湖，叫於賢弟也看看咱孩兒的品貌和聰明。叫他在蓮花湖住幾日，蓮花湖離鏢局子幾十里地，叫於賢弟遣人將孩兒再送到鏢局子，便中再將定禮帶回來。」

您道，老倆口子說話，少俠在窗外聽著呢。心中暗說：「允許我上大清國，可先叫我上蓮花湖看媳婦去。我也遵父母之命，我到蓮花湖先攏岸，然後我再行上鏢局子。」那知道小俠客到了蓮花湖，竟惹出了一場是非。老兩口子說著話，遂叫妻子去喚少爺。少爺蕭銀龍聞聽，假裝由後院向前院跑，妻子一出房門，正迎著少爺，將少爺喚至居內，三俠遂對少爺說道：「你欲去大清國，必須叫老家人蕭福跟你同去。你可以先到蓮花湖你於叔父那裡住上幾天，於叔父與勝三大爺也是磕頭弟兄，在那住上幾天，再叫於叔父遣人將你送到鏢局子。」少爺點頭答道：「謹遵天倫之命。孩兒打算明天早晨起程。」蕭三俠又說道：「老家人與我共患難多年，你可不許以僕人相待。老家人忠心耿耿，你必須言聽計從。」蕭三俠當日遂派了十名水手，連老家人共合十二人，一隻大船，第二日遂由台灣起身，直奔大清國。少爺臨行之時，老安人放心不下，蕭三俠說道：「銀龍，你此去必須諸事小心，不可招惹是非，以免你母放心不下。」

語畢，將金背折鐵寶刀由牆上摘下，遂說道：「為父數十年創業，全憑此刀。今將寶物交於你手。千萬謹慎，切記切記。」

少爺答道：「只要有孩兒命在，就失不了寶刀。」蕭三俠一聽銀龍說話不祥，有心再將寶刀要回，又恐怕少俠心中難過。安人與妻子等俱都囑咐少爺小心謹慎。少俠諾諾連聲叫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記下了。」安人又說道：「銀龍，你若在大清國日期多了，有順便之人，可千萬與為娘帶信，以免為娘掛念。」

母子分別，銀龍與家人上船，真是風順船快如馬。

這日正向前而走，大江中有一道山，十數里之山洞。水手一見十幾里之山洞，俱都害怕。老家人說道：「從此處奔大清國，路途甚近，若是沒走過此路的，可不敢走，我與員外向來上大清國都由此路經過。」正行走間，忽聽水聲滔滔，水手齊心努力，將船闖進清江湖口。進了清江湖口半里多地，風平浪靜。老家人叫道：「少爺！您久欲上大清國，咱此時已經到了蓮花湖啦。」少爺出

了大船，站在船頭，一看蓮花湖山青水秀，山上懸旗弔門，山下綠水清流，荷花鮮色，有水竹，有稻田，有江葦，青紅滿目，景致異常好看。少爺看得心曠神怡，不由得贊美說道：「蓮花湖佔山為王，勝似督府提鎮。若將船攏在山坡，遊玩這樣真山真水，也倒是真有興趣。」少爺遂叫道：「老管家！咱暫將船攏岸，我欲遊山望景如何？」水手將船攏到山坡，少爺帶好兵刃暗器，披上大氅，老家人說道：「您可千萬留神，倘若遇見查山之人，恐其不便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此事無妨。」少爺梳著抓髻，揸著寶刀，自己嫌不好看，遂將寶刀插在背後，這才下了大船。老家人說道：「老奴跟隨少爺遊玩如何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您腿腳遲慢，還是我自己去倒方便。」

少爺自己順步走到樹木交雜之處，青草萋萋，少爺行走之處，都用粉石在樹上畫好暗記。銀龍游得甚是高興，山風一吹，甚是清涼。忽聽有婦女喊嚷之聲：「拿呀！拿呀！」少爺一聽，心中甚為納悶：「蓮花湖後山，何以有婦女之行蹤呢？」少爺轉過一個山環，向西一看，有七八個婆子丫環，各執兵刃，俱都綳帕繡頭，圍著一隻野獸。銀龍一看，並不知此獸叫什麼名兒，只見一身黑毛，長五尺有餘，銀龍自幼慣走圍場，在台灣沒見過此物。蕭家鎮的人二百多家，全都以打獵為生，蕭銀龍在六七歲上，冬天蕭三俠帶領本村的眾獵人，年年放火焚林，銀龍對於各樣飛禽走獸見過無數，就是沒看見過這種野獸。丫環婆子槍刀齊上，也就是剝下幾根黑毛來。銀龍偶然想起此獸，常聞人言有一種狗熊，此物能與虎鬥，變戲法的將此物牙打落，將爪用火烙了，故能馴順。此物專與虎鬥，虎若是敗了就走，這狗熊他不走，他仍在山坡等候。丫環婆子圍繞著狗熊，那狗熊橫衝豎撞。又聽一婆子說道：「二姑娘快來吧。」就聽那姑娘說道：「你們都是廢物，若遇著虎應當怎辦？那還不嚇死呢？」銀龍扭頭向北觀看，只見此女子銀灰綳帕包頭，銀灰汗巾紮腰，外罩銀灰斗篷，金蓮窄小，銀灰緞子軟底鞋，在旁立著素袍亮銀槍。伸手脫下斗篷，搭在松樹枝上，伸玉腕將槍提起，由北向南奔黑熊而去。丫環婆子向兩旁一閃，黑熊叫丫環婆子打得向前一撞，前爪繃，後腳蹬，姑娘亮銀槍奔熊項上刺去，刺下一縷黑毛，黑熊兩條前腿奔姑娘撲去，姑娘用槍桿照定黑熊後腿打去；黑熊又奔姑娘撲去，姑娘甩槍向熊頭上砸去；黑熊向上一躍，槍桿正打在黑熊脖頸之上。婆子在旁喊道：「咱們走吧，此物皮粗肉厚，打不了的。常言說得卻好，為人不跟畜類生氣。」姑娘用槍照定黑熊頭上刺了一槍，向後倒退。先是人趕熊，到了此時黑熊趕人，有一丫環十三四歲，金蓮窄小，走得慢點，黑熊向上一撲，將丫環左臂咬住。丫環哭叫：「眾位姐姐孀子大娘救命！」內中有一個大腳的婆子，掌中一口大樸刀，照著黑熊頭上一連就是三刀，熊頭略微見點血跡。此時黑熊又奔大腳婆子撲來，那婆子撒腿就跑，黑熊在後面追趕不捨。正走在山坡下，銀龍在山坡上看的真真切切，心中暗想：我可不當出頭，我是出外的人，再說他們又是婦女們。又一思想，丫環、婆子又要被害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我今年才十四歲，還有什麼嫌疑嗎？思索至此，少爺是俠肝義膽，遂將大氅脫下，擰成繩向腰間一圍，一聲吶喊：「黑熊不要傷人，少爺在此！」黑熊由南向北追人，銀龍由山坡東面過來，正將黑熊擋住。伸手握寶刀，無奈刀長抽不出來，抽出半尺有餘，仍然又將折鐵寶刀還鞘，由繡花囊中取出毒藥亮銀叉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丈二的絨繩，六尺的銀練子，套好了挽手藏在背後。黑熊前腿一繃，後腿一蹬，餓虎撲食，直奔少爺撲來。

少爺雙手背著，抖手放出雙叉，照定黑熊雙睛打去，將叉抖回，摘下雙叉，向繡花囊中而裝。當時少爺也是忙啦，裝在繡花囊內一隻，那一隻只將又翅裝入一個，翻手由背後撤出金背折鐵寶刀，照定黑熊脖頸刺去，只聽哧的一聲，將黑熊刺為兩段。

少爺向外縱身，抬腿用靴底擦刀，將寶刀擦畢，向背後插刀時，一歪身軀，繡花囊中的叉掉落塵埃。少爺也是斬了黑熊高興，亮銀叉落地並未留神，轉身向南而去，又向東走去，不見少爺形影。

北面上姑娘與丫環看少爺失落了一宗暗器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不好明說告訴人家。丫環將叉拾起，叫道：「姑娘，您看這宗暗器真好看！拿到後寨，咱們練去吧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人家男子的物件，咱們不能要。」丫環說道：「您要吧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我不要。」丫環說著話，將叉裝在姑娘兜囊之內。

且說小俠客低頭一看，亮銀叉丟了一隻，想起方才斬熊向背後插刀時，許是掉在那裡。小俠客復又返回原路尋找亮銀叉。

姑娘見少爺蕭銀龍走來，遂對丫環說道：「你快將那亮銀叉給人家送去吧。」丫環說道：「您怎麼不給人家送去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是個姑娘，焉能在山內跟外來男子說話呢？」丫環說道：「您是姑娘，我也是姑娘。」說著話轉身走去。姑娘無法，將叉由兜囊中掏出，影著身子遞叉，小俠客用手提著大氅接叉。姑娘背著臉舉著叉，說道：「你哪，接叉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你就鬆手吧。」姑娘一鬆手，將叉扔在塵埃。姑娘站在下山坡，銀叉向下滾，正滾在姑娘腳面上。銀龍一看窄小的金蓮，銀灰緞子小鞋，上繡萬字不到頭。小俠客心中暗道：「姑娘你走，我好拾啊。」姑娘心裡的意思，打算小俠客拾起叉來，姑娘好走。正在此時，忽由樹林中縱出一人，說道：「你們兩人好約會？別將我忘了。」小俠客此時可就顧不得嫌疑啦，由姑娘腳面上將亮銀叉拾起，轉身走去。惡淫賊見小俠客走開，對姑娘說道：「那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的，你怎麼單看上他了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不認識他，你不要胡說。」淫賊說道：「你不認識他，你為何叫他摸你的手，摸你的腳？我都看見啦，姑娘你不用害羞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惡賊趁早走去，別找無趣。我是蓮花湖於豐恒老寨主的二姑娘。」淫賊說道：「我不是蓮花湖的人，我是來給朋友辦事來啦。你若從了我，我必秘密不言，要什麼樣的首飾衣服都有。」說話伸手要持姑娘玉腕，姑娘向後退著，甩了斗篷，提起亮銀槍，照定賊人當心就刺。賊人說道：「啊，姑娘凸盤啦？就愛小孩，他也得明白人事啊。」

賊人一用大氅，亮出戰窠皮。戰窠皮這宗刀是圓頂的，沒有尖，無論什麼傢伙，都不容易捋刀。姑娘因打熊身體已經乏了，見賊人接架相迎，恐其不是賊人的敵手，虛晃一槍向北而跑。姑娘一上了北山坡，腳底下一滑，摔倒塵埃。淫賊打算調戲姑娘，並沒有跟姑娘動手的心，戰窠皮還鞘，伸手奔姑娘而去，意欲將姑娘抱起調情，忽聽腦後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賊人向南一閃。

原來，蕭銀龍在山環內看見賊人調戲姑娘，小俠客以為是湖寨的姑娘，必不是好人。後來一看姑娘與賊人動手，小俠客這才明白賊人是調戲姑娘，趕奔進前，向賊人腦後劈去。賊人聞聽金刀劈風的聲音，面朝東南橫著往外一縱。此時小俠客的刀劈空，姑娘在地下躺著，小俠客這一刀若落下去，必將姑娘砍為兩段，小俠客此時收招不住，惟有向前探身，這一探身軀，向前走了兩步，就從姑娘身上邁過去。姑娘站起身軀，斗篷也顧不得拾啦，亮銀槍也不要了，蓬頭散發跑去，直奔寨中去了。賊人說道：「小孩，你將穿灰的姑娘霸佔了，你是色慾薰心。」

少爺說道：「胡說！我並不認識這位姑娘。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賊人說道：「我姓張名德壽，綽號人稱玉面小銀蝶。我是到蓮花湖拜望朋友的。」賊人說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我是遊山玩景的。」賊人亮兵刃向前就刺，少爺金背折鐵寶刀接架相還。惡賊心中說道：「小孩怎麼使這大的樸刀呢？我有心與他久戰，恐怕姑娘走遠了。」此時賊人的戰窠皮一碰少爺的金背折鐵寶刀，二刃向一塊一碰，火光冒出多高。各跳出圈子外看自己的兵刃，金背折鐵寶刀並無傷損，賊人戰窠皮碰了一指寬的一個裂紋。賊人此時假裝敗了，向東跑去，賊人並不是落敗，還是追趕姑娘的心勝。少爺一看，賊人向正東而逃，少爺心中暗道：「賊人必然還是追趕姑娘。」小俠客遂在後面緊緊追趕淫賊，賊人回頭觀看，小孩在後面追趕，賊人將戰窠皮交於左手，右手暗暗由兜囊中登鏢，故意的跑得慢啦。少爺追至賊人背後約有一丈來遠，賊人一反臂，就聽嘩啦一聲響，鮮血淋漓。原來少爺早看出賊人暗中登鏢，少爺在後面將寶刀交於左手，摘下亮銀叉，及至賊人切近之時，賊人方一反臂，少爺抖手一叉，正叉在賊人左肩頭上，三個大窟窿。賊人就覺著好似火燒的一般，心中發麻。列位，賊人的鏢可並沒撒手，反受了毒藥叉，賊人此時色心全無，向南而逃，趕緊由兜囊中掏出一粒止毒丸放在口中嚼了。少爺在後面並不追趕，心中暗道：「你就是吃藥哇，你就是有仙丹也不成。三日准得毒氣歸心而死。」賊人跑到蓮花湖寨內，自己又敷上了止毒散。少爺以為賊人沒有活路，哪知道賊人專用毒藥暗器，將藥敷上，當時止住了疼痛麻木。

且說小俠客抬頭一看，天光將晚，自己說道：「我淨顧與賊人動手，天光到有時，豈不叫老家人放心不下？」少爺心思至此，遂由原路而歸。老家人蕭福正在山頭張望，見少爺回來，問道：「少爺，為何去了半天才回來？叫老奴好不甘心。」

少爺答道：「蓮花湖的山景真好，我只顧看景致啦，可就耽誤工夫了。」老家人蕭福說道：「少爺遊山的工夫，我們打了六七

條金色鯉魚，給少爺做好飯多時了。」說著話主僕上船，老家人說道：「咱的船就在此處下錨吧。」少爺說道：「不能在此下錨。方才咱來的時候，由此向西去，有一片荷花江葦，那兒的景致極好，咱將船在那裡攏岸。」老家人遂吩咐水手將船靠到水竹江葦之處，真是又清雅，又涼爽。少爺叫道：「老管家的，將船頭向南，船尾向北，下了底錨，我在船上喝酒。」

老管家的又給少爺鋪好涼蓆，又將蚊帳支起，茶桌竹椅子俱都擺好，擦抹桌案，擺好了小菜，將酒熱好，菜蔬上齊。老家人給少爺斟好了一杯酒，少爺喜悅，賞月觀花，看竹飲酒。少爺飲酒想起沒酒的事，心中想起蓮花湖的姑娘，又穩重又端莊，蓮花湖山大王的姑娘真有這樣的人品。少爺想到這裡，自己歎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父言說於老寨主之次女許與我蕭銀龍為妻，於老寨主之次女若有此女之品貌端莊穩重，我蕭銀龍也不枉人生一世。」自己又笑道：「別胡思亂想，喝酒喝酒。」嘴裡雖然是這麼說，心中仍想在山內幾乎將姑娘腰斷兩節，由姑娘身上邁過去的事。此時老家人站在少爺身旁叫道：「少爺！這一瓶酒不少啦，您還喝嗎？」少爺說道：「你豈不聞人生朝露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寸金失去還能覓，光陰過去何處尋？老管家您再給我熱一瓶酒來。天也不早啦，您也該休息去了。」老管家無法，又給少爺熱上一瓶酒，把蒸食端上兩碟，老家人遂安歇去了。少爺杯杯淨，盞盞乾，背後折鐵寶刀背著覺著甚重，遂取下放在桌上。喝完酒，吃了幾個蒸食，站起身形，覺著腹內發熱，遂伏幾而臥。似睡非睡之時，就覺著左頰微疼，好似有人用手掐的一般，遂招呼水手家人，又聽船艙內的人沉睡不醒，少爺見眾人不醒，可就不招呼了。又一轉想，左頰疼痛，必是有邪魔來擾。思索至此，自己又說道：「我父折鐵寶刀能避邪，絕沒有妖魔鬼怪之事。」

正在此時，抬頭一看，折鐵寶刀蹤跡不見，少爺嚇得三魂皆冒。

定了定神，心中暗想：這一定是蓮花湖的賊人前來盜我的寶刀。

我白天在蓮花湖後山斬熊救姑娘，與淫賊動手，有人看見我的寶刀啦。既然是丟了，我喊叫也是白費，更栽筋斗。少爺尋思至此，復又伏在桌子上竊看湖水，就見船近水花一轉，上來一個小孩，年在十三四歲，背後背著這口金背折鐵寶刀，伸手奔蕭銀龍左頰，又要掐蕭銀龍的嘴巴子。蕭銀龍心中明白，方才我左頰疼痛，一定是這孩子的把戲。這回他掐我，我將他抓住，拿著才算賊呢。他仍然眯著雙眼，假裝沒看見，那小孩的手看看伸到銀龍左頰，銀龍一伸右手，向那小孩手腕上捋去，遂大聲喊道：「哪裡跑！」您道，水衣水靠是滑的，蕭銀龍一伸手未曾捋住，只見那小孩「撲咚」一聲，躍入水中，潑風踏浪奔南邊竹林而去。蕭銀龍心中暗說：「只要看著你，你就跑不了。」銀龍一拍船板，叫道：「老管家，有賊了！我去追賊。」

語畢，下水追去。只見那小孩奔竹林近處，銀龍心中暗想，竹子有四五寸粗，一根挨著一根，他決鑽不進去。哪知道小孩來到竹子前，雙手一分竹子，進了竹林。銀龍心中納悶：竹子一根挨著一根，他怎麼進去的呢？來到竹林前一看，原來裡邊有一條水道，二尺多寬。銀龍打算也由這水道去追，又恐怕這條水道中有埋伏，遂由竹林旁邊，繞道迎頭去追。來到北口一看，白汪汪一片大水，連個人影兒都沒有了。

銀龍心中暗想：我將寶刀失去，我絕不能回家，豁出我這條命去，我去早寨去尋此賊。覺到山下，將身上水摔了摔，奔山裡走去。走出不遠，就見前面有一片松林，少爺就聽松林外有人說道：「這孩子的刀可真有點來歷，將我戰窠皮損壞。小冤家這一叉又了我三個窟窿。」又一人說道：「你太不對啦，兔兒不吃窩邊草。蓮花湖的姑娘還有外人嗎？」少爺以為寶刀必是此人得去啦，出了樹林，夠奔這三人面前叫道：「山賊快獻金背折鐵寶刀！」張德壽一看少爺，分外紅眼，說道：「你要什麼刀？」少爺說道：「金背折鐵寶刀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你要贏了張寨主，什麼刀都有。」此時柳玉春亮出鬼頭刀，張德壽亮出戰窠皮，崔通亮出樸刀，小俠客亮出判官雙筆，與三寇在樹林前動手，摘戳撕捋，接架相還。張德壽一撤刀，縱出圈子外，口中叫道：「二位兄長別動手啦。」復又叫道：「小冤家，咱們別在此處動手啦，咱們找一個寬闊之地，單打獨鬥，你若是贏了張寨主，可就有你的刀。」說罷此話，張德壽遂奔西南而去。小俠客說道：「龍潭虎穴，你家少爺也不懼。」跟隨三寇奔西南而來，出去半里多地，只見前面有一片菜園子，有一二百畦菜，可是空畦，並沒種著菜，畦內青草長得約有一寸多高，有人走的鞋底印，馬路的蹄印。張德壽來到菜園前與蕭銀龍又動手，二人戰了五六個回合，張德壽被小俠客點了一筆，張德壽敗陣而逃。蕭銀龍在後面緊緊的跟隨，張德壽跑過了一個菜畦，假意摔倒。張德壽由第一個菜畦背上，假裝絆了腿啦，向前用力一撲，就撲到第三個菜畦去了。小俠客不知是計，在後面追趕，及至到了第二個菜畦，只聽咚的一聲，落在陷坑，扔了雙筆，將眼一閉。一丈六尺的深坑，坑底滿鋪石灰，少爺緊閉雙睛。上面張德壽一看，哈哈一陣冷笑，叫道：「崔賢弟！柳賢弟！還不將小冤家用飛爪搭上來。」崔通不言不語，也不動手，柳玉春由腰中摸出飛爪，將少爺英雄帶抓住，二人用力將少爺提出坑來，寒鴨覺水，四馬倒攢蹄，將少爺捆好。張德壽說道：「我與小冤家仇深似海，煮熟的鴨子他給弄飛啦。」惡狠狠舉起手中兵刃就要往下落。小英雄話未出口，心中暗想：悔不聽父母之言。由家中起身之時，父母告訴我拜見五十二寨老寨主，明是拜望盟叔，暗是拜望岳父。若先到在那裡，焉有此禍？只為遊山觀景，多管閒事，夜間在船上失去金背折鐵寶刀，不想又身逢絕地。少爺思索至此，遂杏眼一閉，等死而已。列位，張德壽刀落之時，被崔通用手將腕子托住，說道：「你知道秦尤與韓秀寨主因為什麼割袍斷義，斷桌一角嗎？皆因為秦尤盜來國寶意欲奉送韓寨主，韓寨主不要，秦尤面上不掛，競絕交而去。韓秀為人只是公正自居，無論什麼高朋貴友，不許破壞他的山規。你若是在蓮花湖殺人，韓秀豈能輕饒？」正在說話之際，來了查山的嘍卒，叫道：「眾位在此何干？」打開火折一照，原來捆著一個小孩，張德壽舉刀欲殺，崔通攔阻不讓殺。嘍卒說道：「蓮花湖不許殺人。這個少年是幹什麼的？」張德壽無言可答，順口說道：「他是探蓮花湖的。」

嘍卒說道：「若是探蓮花湖的，將他搭到大寨，交與寨主發落。在此殺人，我們擔待不起。」張德壽無法，遂將刀還入了鞘內，嘍卒用槓子將少爺搭起，直奔中平大寨而來。

來至大寨前將少爺由槓子上向下一捋，將少爺摔在平地，少爺恐怕摔了桃花臉，將頭向上一揚。旁邊一個頭目說道：「你們何必故意摔他？慢慢放在地下多好。若是摔破臉面，叫寨主看見，豈不被申斥？蓮花湖的規矩，拿著人不許傷損，你們怎麼更不知道守規矩了？」語畢，嘍卒頭目走到韓秀座前，單腿打千，說道：「現有張寨主、柳寨主、崔寨主，三位寨主拿一個探蓮花湖的。」韓秀問道：「怎樣拿住的？」張德壽答道：「在菜畦前動手，將他引到陷坑，落在陷坑之內拿獲。」

今日乃是山中嘍卒頭目比武之日，大家正在大寨比武。韓秀說道：「大家不要比賽了，將他足下綁繩挑開，不准動他身上的東西。」嘍卒頭目將少爺的判官筆仍然插在背後，打開足下綁繩，又給少爺將身上灰塵揮淨，露出了本來面目：五色線網子繡頭，面似桃花，荷花色短靠，玫瑰紫的絨繩十字絆，荷花色的褲子，福字履緞鑲緞鞋，一看好似女相，年在十四五歲。這位嘍卒頭目姓崔行三，在此山多年，人極正大光明，一看少爺蕭銀龍如此美貌，心中暗想：張德壽、柳玉春二人最下賤不過，這是由哪兒弄來的小學生？崔頭目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學生，你見了我們總轄寨主，不要害怕。你別看刀槍劍戟好似樹林，可並不傷人。你是幹什麼來的，只管說實話，總轄寨主不能責備你。」蕭銀龍點頭說道：「多承長者美意。」跟隨崔頭目邁步進了中平大寨。少爺杏子眼一轉，向東廊下觀看，只見十六個大柵欄，每一個柵欄有一間屋子大，上面懸著黑地金字匾，匾上頭均有三個小字（前八寨），三個大字（第一寨、第二寨、第三寨、第四寨、第五寨、第六寨、第七寨、第八寨），八塊大匾。再看西面十六個柵欄，是早八寨，第一寨至第八寨。向南一看，東面上四個柵欄，西面上四個柵欄，乃是中平八寨，正當中掛著一架座鐘，名叫聚眾鐘，有水缸大小，蓮花湖若有大事，一敲此鐘，合山寨主俱到。再向北看，有一人獨坐金交椅，荷花色老虎帽，正當中荷花一朵，身披桂州綢坐墊，那張臉面真好似荷花放蕊一般，劍眉朗目，三山得稱，背後背著亮銀雙刀，此人乃萬丈翻波浪韓秀是也。在韓秀身後站著四個大漢，左邊兩個大漢，懷抱八楞亮金錘，八楞亮銀錘；右邊兩個大漢，懷抱八楞青銅錘，八楞鑲鐵錘。在韓秀桌前兩張金交椅，左邊坐定一位老者，白面長髯，背後背折鐵寶刀，乃是韓秀之叔，寶刀將韓殿魁；右邊金交椅上坐的是震八方林士佩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相襯烈火苗，繡花囊內別定三雙點穴鏢，在一旁龍頭鳳尾架子上，戳著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鑽。聚眾廳下站立四十八位削刀手，韓秀佯裝不理的樣子，連頭都不抬。削刀手說道：「小孩給總轄寨主爺跪下。」蕭銀龍佯作未聞，削刀手又喊道：「你響啊！怎麼裝聽不見？」韓秀說道：「你等不要大呼小叫。」蕭銀龍觀看韓秀，韓秀觀看蕭銀龍，猛一看好似姑娘的樣子，細看原來是一

個小學生。韓秀心中暗說：這一小孩，男長女相，好似陳塘關的三太子。韓秀遂問道：「小童子姓什名誰，因何至此？」蕭銀龍答道：「我乃無名氏。被你們拿獲，何必多問？殺剛存留，任憑於你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原來是少姓無名的小孩子。將綁繩鬆開。」韓秀口中可說解開綁繩，並沒有人給解繩。少爺桃花臉一紅，說道：「少爺名姓資重格高，你這是用話擠兌我。你家少爺姓蕭名叫銀龍。子不言父名，吾之家嚴震三江蕭。」韓秀一怔，問道：「勝英是你何人？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勝三爺與我天倫八拜結交，他老人家是我勝三伯父。」韓秀聞聽說道：「不問可知，你是勝英所使。勝英前者探蓮花湖，我曾率眾追趕，他渡過漩渦之水，我不欲結仇，未曾窮追。你既是蕭杰之子，勝英之盟姪，你就該跪倒求饒，本寨主有惻隱之心，不傷你的性命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久聞你是精明強幹之人，原來聞名不如見面，連一句知道羞恥的話都不會說。你們本是一群賊，少爺乃是俠義之子，焉能跪你們賊人？像你們蓮花湖之人，寨主、嘍卒之名，不過比賊好聽點。你們本來是搶劫之徒，若能搶富人濟貧人，那還算有點良心，像你們這群賊，就知道肥己的，都不是好人，賊父、賊母、賊子、賊孫、賊妻。」少爺這幾句話，說得群賊大怒。韓秀桃花臉通紅，說道：「小老子嘴尖舌巧，綠林道不得一樣。豈不聞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寒門生貴子，茅屋出公卿；鹽車困良驥，深潭隱蛟龍；沙子裡邊澄黃金，綠林道中出英雄。本寨主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財色分明。小娃娃口出不遜，你說綠林身價輕，我能幸活人，我一句話將你剁成肉泥。」少爺聞聽，微然冷笑，遂說道：「韓秀，少爺若有半字哼哈，不是蕭門之後。你要是敢傷了少爺，此處離鏢局子幾十里地，我勝三伯父如要知道，必然殺到蓮花湖，將眾賊殺得乾乾淨淨。少爺那時雖死在九泉下，也心平氣和。量你們不敢傷少爺。」總轄寨主韓秀鬧得騎虎難下，說道：「乳臭小兒，竟敢開口傷人。」遂吩咐道：「群寨主亮傢伙，將此子亂刀分屍！」

少爺冷笑兩聲，叫道：「韓秀！你看少爺臉面改色沒有？你空有韓小帥之名，不曉得用兵之策。你是賢愚不分，不稱韓小帥三個字。聞名不如見面，你完全是山大王野蠻脾氣，何足為英雄？」韓秀一看少爺坦然自若，談笑如常，遂叫道：「眾寨主且停刀槍！」又叫道：「娃娃，你說我人多勢重，我將你放開，咱倆遞手如何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滅高人有罪，遞手我不是你的敵手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咱倆作篇文章如何？」少爺說道：「作文章，我沒有才學。」韓秀說道：「為何你說寨主不稱韓小帥，不曉得用兵之策呢？」少爺說道：「你本來少才無智，不分賢愚好歹。十三省總鏢局什麼人才都有，怎麼就單用少爺探蓮花湖呢？少爺本是游蓮花湖來的，現在山外有船為憑。少爺游湖觀景，多貪了幾杯酒，你們山裡賊人看見少爺金背折鐵寶刀，將少爺的寶刀偷來啦。」韓秀問道：「你那寶刀什麼樣？」銀龍答道：「我那寶刀乃是金背折鐵，刀柄上有字：震三江蕭。」

韓秀吩咐查山寨主，趕緊到各寨查看，若隱匿不獻，當時號令斬首不貸。查山嘍卒到各寨查找寶刀，四十寨俱都未見此刀。蓮花湖的規矩，無論誰得著東西，都得交到總寨，不許隱藏。

韓秀問林士佩道：「此事應當怎樣辦理？」林士佩欲要公報私仇，遂答道：「這孩子殺也殺不得，放也放不得。」韓秀問道：「如何辦呢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他若不是探蓮花湖來的，將他殺了，叫人談論起來，蓮花湖寨主跟小孩子一般見識；若是放了，他要真是探蓮花湖來的，蓮花湖的事叫他探去一半去。依我之意，將他暫且幽囚起來，若是勝英打發他來的，三日內必有動靜。」林、韓二人商議完畢，遂將少爺下在梅花亭下水牢之內，外人無論有多少人也找不著。韓秀遂說道：「林大哥與朱大哥朱甘棠大寨主辛苦一趟吧。」林士佩站起身軀，手中執定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，朱甘棠執定水叉，林士佩一拍少爺的肩膀：「有一個幽雅的地方，你歇息歇息去。你是走著去，還是用繩捆上搭著去呢？按說你是俠客的兒子，不用費事。」

少爺說道：「憑少爺還用你們搭著嗎？龍潭虎穴，少爺也不懼，少爺有幾句話，總得說完了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有什麼話你說吧。」少爺說道：「我好比猛虎離山被犬欺，蛟龍出水被蝦戲。得時狸貓雄似虎，退毛的鳳凰不如雞。可恨可惱我那心慈面軟的勝伯父，三月間蓮花峪南北英雄會，反臂轉環八卦刀，那時節反臂轉環八卦刀，要將林士佩一刀殺死，焉有後患？」林士佩一聽，心中暗說：「就敗與勝英一次，他都說出來了。」羞惱變成怒，摘鑽頭，立鑽纂，按三尖二刃的大砍刀，照定少爺脖頸砍去。少爺面不更色說道：「這都是我伯父爺給我們後人遺留後患。」林士佩狼牙鑽向下一落，就聽撲的一聲。原來，林士佩將鑽揚起，寶刀將韓殿魁，一把將林士佩的腕子托住說道：「慢動手，先將他押在水牢，等候勝英探山，再作道理。此時若傷了孩子的性命，豈不弄得真假難明？」朱甘棠執定水叉在前，少爺蕭銀龍在後，林士佩手擎狼牙鑽在少爺背後跟隨，真是小人得志不讓人，押著少爺奔水師營而來。

少爺一看，水面船桅雅賽高粱地一般，朱甘棠由兜囊中取出呼嘯吹了三聲，水師營的嘍卒由戰船下來，叫道：「大寨主有何吩咐？」朱甘棠說道：「現在拿住了探蓮花湖的奸細，押往水牢，你撐兩隻小船來。」少爺由旱寨奔水寨，下山坡倒縛著二臂，少爺縱身形上了小船，眾嘍卒如狼似虎，開船狗奔西南。銀龍心中暗道：「既然被獲，只可任這群賊蹂躪而已。」

不表銀龍心中亂想，再說兩隻小船奔西南出去約有一里餘地，見正當中有座涼亭，座西向東，南面是欄杆，北面也是欄杆，西面是石牆，東面是石頭門。朱甘棠叫道：「小俠客請到裡面吧。」少爺縱身形登階腳石上亭子。少爺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好闊的一座亭子。」漢白玉磯石頭的柱子，亭子當中，大石頭的月牙桌，西面放兩張青石的椅子，南北兩張青石板凳，幽雅清潔，連一個塵土星兒都沒有。四外觀看，波浪滔滔，惟有東南角有一片大葦塘，葦子有一丈餘高，西北角有一片小葦塘子，除去這兩片葦子，一望無際，俱都是水。少爺又聽林士佩說道：「將水牢打開請他進去吧。」少爺聞聽，心中說道：「我以為就在此亭內呢，死了也落一個幽雅乾淨。原來水牢在亭子底下呢。」嘍卒將大月牙桌抬在一旁，月牙桌底下有一塊大青石板，上有鐵環子。將青石板撬開，用鐵棍支好，嘍卒換好水衣，打着燈籠在前，倒上台階，先進了水牢。林士佩也換上水衣，下了水牢，然後將少爺推入水牢。那水牢內的水約有二尺多深，少爺用腳一踢，四週圍俱都是巨石，如同石頭屋子一樣。二尺多高的水，是由石壁的四角，有二寸多寬的縫兒，水由四外流入。雖然不見天日，可是活水。當中有木樁子，木樁子上下有鐵環，上邊有鐵環，為的是弔頭髮的，下邊的鐵環是捆腳腕子的。林士佩吩咐，先將少爺的腿腕子捆在木樁上，又吩咐嘍卒將少爺髮髻打開，弔在上邊鐵環之上。老嘍卒頭目說道：「叫少爺多活兩天吧。咱們這輩子當嘍卒，下輩子還當嘍卒嗎？」

列位，嘍卒這明明是罵林士佩呢，無奈林士佩是客情，不好意思答話，於是只捆了二足，沒吊起髮髻。嘍卒們與朱甘棠等出了水牢，說道：「咱們兩隻船共來了十二位，此處留下六名嘍卒，每日換班看守。」林士佩與朱甘棠等回歸大寨。嘍卒們見林士佩、朱甘棠走後，大家遂將小船撐到葦叢中賭博去了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少爺下在水牢之內，到了第二日午刻，就聽水牢上面青石板掀開。少爺抬頭向上觀看，見一位白鬍子老頭，穿著一身青衣服，外罩水衣，托定一個四方托盤。水牢內黑暗，少爺看不甚真。老者背後有個十五六歲之人，也是一身青衣服，外罩水衣，手提一個小錫壺，端著一瓷杯。一老一少順著階腳石而下，二人下得水來，老者說道：「我們總轄寨主說，沒有餓死之罪。」用手一指少爺說道：「你看我們給你送吃食來啦。我可不敢放開你，我用筷子喂你。」少爺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老者答道：「我是瓢把子的老家人韓福是也。」又一指後面少年說道：「他是書童韓喜。」少爺一笑說道：「原來是兩個賊奴呀。少爺不吃，快滾出吧。不吃賊飯，怕污了少爺的五臟。」

韓福說道：「你不要開口罵人啊。餓你三天，看看你有本事沒有？」遂說道：「喜兒咱走，真不識好人呀。」一老一少上了亭子，將托盤放在月牙桌上，將青石板放好，少爺仍在水牢受罪，並未飲食。少爺方下水牢的時候，有火氣助著，不覺水涼，後半日火兒消下去啦，可就覺著涼啦，筋骨皮肉痛麻，少爺也不知黑天白日。天有定更來天，少爺自己思索：「想我有生以來，父母何等的疼愛？婆子下人，終日伺候著，還嫌不自由。悔不該在蓮花湖貪玩，失去寶刀，被人拿住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身在水牢之內。」杏子眼一轉，淚如雨下。「我若死在水牢之內，若被我父母知道了，豈不疼死？久後蕭氏門中絕了香煙，誰是後代根苗？可惜我今年才十四歲，生有處，死有地。」少爺自己正在歎息之時，就聽上面青石板鋼環子響，咔嚓一聲，將青石板掀開。少爺抬頭一看，一道綠火光，借火光一看，有一人青臉紅髮，壓耳紅毫半尺餘長，火筒繃在左肩頭上，紅鬚鬚紫紫，好似赤線一般。蕭銀龍

歎道：「命強人欺鬼，時衰鬼摸人。蓮花湖果有妖魔鬼怪，叫妖怪吃了倒好，省得受水牢之罪。」就聽階腳石登登登，下了水牢，來到近前。少爺思索：「妖怪若是吃人，必先吃臉面。」遂閉目等死。那人在少爺背後輕輕拍了一掌說道：「你閉眼幹什麼？我前來救你來了。」

少爺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睜目一看，嚇得少爺又將眼當時閉上，暗道：「壓耳紅毫，令人可畏。」只聽答道：「我是你二大爺。非自己爺們，誰來救你？」少爺心中暗想：我們原是大清國的人，遷居台灣只有十餘年耳。我父結交天下英雄，大清國我父朋友甚多，未聽有這麼一位藍臉紅須的二大爺。少爺尋思至此，遂對那人問道：「您既是我二大爺，您可知道我是何人嗎？」藍臉之人說道：「你不是龍兒嗎？大名叫銀龍。自幼看著你長起來的，焉能不知呢？」少爺聞聽，叫道：「二大爺，不錯，不錯，我是您小姪龍兒。」只見那紅鬍鬚人亮出匕首刀，把樁上繩子挑斷，胳膊上繩兒解開，叫道：「銀龍，你活動活動吧，大概被泉水浸壞了。」說著話，向前攙扶著銀龍，來回活動了一會，銀龍這才覺著身體輕爽。那人說道：「趕緊出水牢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的腿有點麻木不仁，請二大爺將我抱出水牢吧。」那藍面之人說道：「少時可抱著，如今這大年歲怎麼抱呢？我用飛抓將你英雄帶抓住，將你提出水牢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那更好啦。」遂將英雄帶用飛抓抓好，那藍面之人將銀龍向上一提，提到剛見天時候，銀龍向上一直腰，將藍面人的鬼臉鬚子撞落。少爺仔細一看，嚇了一跳，原來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大姑娘。銀龍忙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前來救我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也不必瞞著啦。我前來救你可是偷著來的，你若到了大寨，千萬可不許說咱倆人在此接談。我本是五十二寨頭寨老寨主踏雪於豐恒的二姑娘。」銀龍聞聽，原來是自己未過門的妻子，不由得臉兒一紅。又聽姑娘說道：「咱們既是夫妻，又是家長愛好結親，早晚你別鬧小脾氣就好啦。可有一宗，在此處咱能說話，若是到了大寨，我可絕不能跟你接談。咱們快逃走吧，我扶你走幾步兒，現在小葦塘有我的小船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我的四肢無力，不能晃水呀，一步兒都走不了。」

姑娘無法，說道：「那麼待我呼喚水手。」由兜囊中掏出呼嘯一吹，哪知道水手孫三在船上睡著啦，愈吹呼嘯，愈不見孫三到來。原來孫三有個外號，叫睡不醒，他是有空兒就睡。姑娘來的時候，還囑咐他你可千萬別睡，他見姑娘向水牢晃去，當時他躺在小船上就睡著啦。姑娘吹著呼嘯，不見孫三到來，姑娘遂對蕭銀龍說道：「那個水手孫三本是睡不醒，想必他又睡著啦。咱不可在此耽誤，倘若出了是非，可不是鬧著玩的。你雖未受重傷，在水牢內被水泡的當時不能動轉，如果查山壘卒前來，他們人多勢眾，咱們是自受其苦。況且我是偷著來的，傳說出去，於名譽上很不好看。你既然不能晃水，那可沒有法子。孫三該死的睡著啦，只好我背你奔蘆葦內小船吧，好在十幾丈遠，我也許背得了你。」少爺蕭銀龍處在這個光景，真是英雄氣短，不由得打了一個唉聲。姑娘一下腰，少爺臥伏在姑娘背後，姑娘兩手將少爺兩腿一攏，躍入水中，少爺兩手將姑娘的粉頸摟了一個結實。姑娘說道：「銀龍你要將我勒死？我喘不出氣來啦。我背後有雞爪雙鏢，你兩手摟住雞爪鏢，可別勒我的脖子啦，我實在喘不出氣來啦。」少爺聞聽，這才鬆了手，摟住雞爪鏢。但是姑娘的水性本來平常，年幼的時候跟於老寨主學的一點水性，自己在水裡晃著還費勁呢，如今身後又背一個人，哪有前進的力量呢？在水內扎掙著晃了三五丈遠，就覺著渾身無力，骨軟筋麻，不能前進。姑娘回頭叫道：「銀龍，你能夠慢慢晃兩步嗎？我在水裡攙扶著你行不行啊？我實在晃不動啦，您看我都要累死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此時我覺著稍微有點力氣，大概你扶著我許能行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只要你上身晃悠著不沉底就行，我就能拉著你走。」語畢，銀龍由姑娘背後下來，姑娘用手攙著，銀龍尚能支持著晃，不至於沉底。

正在此時，就見前面一隻戰船破浪而來，鼓聲喧天，鑼音震耳，船頭上站立一人，手擎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鑽。姑娘抬頭一看，只嚇得渾身立抖，少爺蕭銀龍此時惟有聽天由命，一語全無。

看看林士佩戰船趕到，姑娘叫道：「銀龍！事已至此，只可拚命而已。寧可死於賊人之手，絕不能生還。你是不能動手了，我迎上前去與賊人動手，殺一個我夠本，殺兩個咱倆人全都不白死，殺三個咱們賺一個。林士佩這樣惡賊，是跟咱們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對頭。」語畢，姑娘撤出雞爪雙鏢，直奔林士佩的戰船迎來。此時，蕭銀龍在水內必定得淹死了。列位，蕭銀龍在水牢內，被水浸得筋骨麻木不仁，此時由水牢內出來，稍微活動活動，在水內可以勉強支持，晃悠著上身，也就是不能沉底而已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姑娘迎到林士佩大船切近，看看兩下兵刃相接，正在此時，就聽見東南方上一聲咳嗽，叫道：「林寨主不要動手！蕭銀龍不是外人，乃是老夫的表姪。姑娘不要造次，老夫於豐恒來也！」姑娘一見天倫到了，忙轉身向葦叢中晃去，並用手點著蕭銀龍道：「你看看，這都是為你，有多不好看哪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誰叫你來的？」不表未過門的夫妻互相埋怨，再說於老寨主對水八寨寨主說道：「蕭銀龍是我之表姪，他是來到蓮花湖遊山觀景來啦，並沒有什麼作用。皆因為丟了寶力，一時的情急，故此在山內與綠林道的人動手。」水八寨八位寨主俱各低頭不語。林士佩說道：「昨天將蕭銀龍拿獲的時候，他也沒提您一句。蓮花湖乃是銅幫鐵底的山寨，就怕有裡應外合的人，鬧出是非來。」老寨主於豐恒一聽，林士佩說話有點藐視老寨主，老寨主心中大為不悅，叫道：「林士佩！蓮花湖是我的山寨，我是老寨主，你在蓮花湖是客情，你管得著蓮花湖的事嗎？想當初你父辛萬苦創造的蓮花峪，你子承父業，不能率眾，蓮花峪冰消瓦解，你棄山而遁，苟延殘喘，逃奔蓮花湖。你若是識時務的君子，你就當隱姓埋名。世界上還有你這樣的英雄？在蓮花湖要住著，住一個仁義水甜，也不枉是朋友，何必挑撥是非，多管閒事？終久落一個小人。蓮花湖都是正人君子，規規矩矩，沒有你這樣不仁不義、不忠不孝的朋友。何必多管閒事呢？蕭銀龍乃是個十四歲的孩子，探蓮花湖還打發孩子來嗎？你不必借刀殺人，有本事自己報仇雪恨，上能對你亡故的父親，下能對你蓮花湖的賓朋。要想借刀殺人，可以不在蓮花湖。蓮花湖以你是好朋友，我以為你是當時的英雄，知禮知義的君子，原來你是不知尊敬長上、任性胡為的小人。」

水八寨八位寨主一見老寨主大罵林士佩，俱各低頭不語。林士佩有心要與老寨主翻臉，無奈又恐怕韓秀不依，況且自己是避難的時候，倘若弄僵了火，更不方便了。林士佩思索至此，臉上一陣紅，一語全無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西北上鑼音響亮，一隻彩蓮大船破浪而來，船桅上旌旗飄擺，上書門大一個韓字，只見韓秀站在彩蓮大船頭上，懷抱令字旗。林士佩正在無地可容之際，見韓秀到來，返身直奔韓秀彩蓮船晃去，來到彩蓮船頭，用狼牙鑽一點船岸，縱上船去。來到韓秀的大船上。韓秀問道：「林大哥，是保鏢的前來搭救蕭銀龍嗎？」林士佩答道：「非也。鏢局子就是來了千軍萬馬也不足為慮，就恐怕你蓮花湖的人裡應外合，勾謀外人，蓮花湖難免危險。你看，現在老寨主於豐恒來了。並且是姑娘搭救蕭銀龍，姑娘背著蕭銀龍由水牢內出來的時候，我正趕上，要不然人不知鬼不覺，已將蕭銀龍盜走多時了。況且姑娘背蕭銀龍，恐怕於你蓮花湖的名譽不好聽啊。此事關乎你蓮花湖的內事，愚兄不便多言，賢弟可不要受了裡應外合之計。」

韓秀聞聽，微然一笑，叫道：「兄長且請船後休息。老寨主與我父親生死之交，我父親臨終之時，曾托付於老寨主，老寨主與我是自己爺們，絕無他意。兄長不要過慮，小弟自有辦法。」

林士佩羞慚退到彩蓮大船後面去了。

於老寨主見林士佩在韓秀耳旁說了半天話，心中明白，這小子必定是挑撥是非。跟著也奔彩蓮大船而來。來到船旁，韓秀雙手一拉老寨主的手腕，將於豐恒拉上大船，叫道：「於叔父！您這是何必呢？蓮花湖您怎麼還帶著傢伙出來呢？」老寨主叫道：「韓秀！你不用和我動生意口。有事但聽君子講，是非休聽小人言。要說近可是咱爺們近，林士佩方才在你耳旁說些什麼？蕭銀龍本是我的表姪，他是前來望看我來啦。他沒直接到老後寨去，他貪玩蓮花湖的景致，在後山上遊玩，夜晚在船上多吃了幾杯酒，你兄弟於化龍與他玩笑，將他金背折鐵寶刀盜去，他醒來不見寶刀，遂追下船來，他沒追著你兄弟，誤落陷坑被獲。也是他年幼無知，未提我是他表叔，被你將他下在水牢，現在寶刀在我的後寨呢。昨天是十五日，你在中平大寨演武，今日休息很早，故此我未驚動你。我本意先將銀龍救出水牢，明天我再到中平大寨給你一個信，又因為我這幾日眼睛上點火，所以我叫你妹妹跟我來的。正在救蕭銀龍的時候，水八寨八位寨主趕到，我那小船上的水手害怕，將船藏在葦叢之內，我去找船去啦，你妹妹此時就要與林士佩動

手，幸虧我當時趕到啦，你妹妹未遭毒手。韓秀，我且問你，蕭銀龍是我的表姪，被你下在水牢，我若是今天將他救走，明日我到中平大寨給你送信，行不行呢？」韓秀叫道：「叔父！事從兩來，莫怪一人。他並沒提您是他表叔，他若提您是他表叔，姪兒焉敢將他下水牢？姪兒應當以上賓相待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姪兒的親朋，若是誤入後寨，被您拿獲，他要不提便罷，他要提起與姪兒是親朋，您也不能加害呀。蕭銀龍本是一個小孩子，皆因為他父與勝英是盟兄弟，前者鏢行竊探蓮花湖，姪兒曾追到漩渦水處，他們已經渡過河去。若是沒有勝英前次竊探蓮花湖，姪兒今日也不能多這個心哪。既然是您的表姪，我小姪當到後寨賠禮，那就沒有別的問題啦。但是不知道就是蕭銀龍一人前來，還是另有別位？或是有鏢行之人呢？」於老寨主答道：「現有一隻大船，還在山坡上停著呢。十名水手，一位管家，並無別物。」韓秀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您就請回吧。我用船將您送回如何？」老寨主答道：「我現在有一隻小船在葦叢之內，倒不用你送我啦。」語畢，於爺由彩蓮大船上縱下，破風踏浪，奔蕭銀龍而來。

再說，姑娘方要與林士佩拚命，只見父親到了，姑娘遂奔葦塘中覺去。到葦塘子裡一看，孫三睡得正在甜蜜之際，還直打呼聲呢。姑娘氣得杏眼圓睜，揚起玉腕照孫三嘴巴子打去，一個嘴巴子將孫三打醒。孫三揉了揉眼睛，說道：「什麼事呀？」

姑娘說道：「我還囑咐你別睡覺，你這一會兒工夫就睡著啦。」

你看鬧出多大是非來？韓秀的大船也來啦，水八寨八隻大船也來啦，你看鬧得天翻地覆，幾乎鬧出幾條人命來。得啦，你快救那個小孩去吧。」語至此，姑娘用手向水面上指蕭銀龍。蕭銀龍此時在水內晃悠著身軀，只可不能沉底，可不能向前進。

孫三將船搖搖晃晃的跟前，將蕭銀龍拉上船來。蕭銀龍心中明白，姑娘方覺到葦塘之內，就由裡面出來一隻雙橈小船，不問可知，一定是來救自己的。上了船問道：「姑娘呢？」水手孫三答道：「覺水回歸大寨去了。」孫三一看少爺長得真漂亮，心內說道：「無怪乎姑娘偷著來救呢，長的這樣好，真愛人兒，連我都愛看。」

不表孫三心中胡思亂想，且說於老寨主此時已經到了小船切近，上了小船。蕭銀龍叫道：「於叔父！小姪給你老人家行禮。」說著話，趴在船上磕頭。於老寨主看著銀龍被水浸得臉兒粉白，可是眉清目秀，真不亞如處女一般。於豐恒趕緊用手相攙叫道：「姪兒免禮！」接著說道：「賢姪，你來到蓮花湖，為何不先到老夫的後寨？你若先到老夫的後寨，見了我，然後你再往各處遊玩，你用鏢將荷花都給打了也沒有說的。你這一來，幾乎斷送了性命。你父親不放心你來，昨日你父親來到啦。」

蕭銀龍一聽，心中一怔，說道：「我父在台灣，怎麼來到這裡呢？」於寨主說道：「皆因你走後，你母親放心不下，終日啼哭，你的父親無法，遂用一隻小船，四名水手，星夜追趕，恐怕你有差錯。不料想，果然不出你的母親所料，竟鬧出這樣的大事情來。」銀龍叫道：「叔父！我父親若是不來，什麼事都好辦啦，我父親這一來，可就不好辦啦。明天韓秀若是到後寨送酒席，明著是給您賠禮，暗著是竊探有鏢行之人沒有。明天他到後寨，見了我父親，他必然得問，您必得給介紹，皆因為我父是成名的俠客，絕沒有隱藏的道理。他若知道了我父前來，這裡頭可就了是非啦。」於爺說道：「咱先回到後寨再作定奪。你父此時心中不定有多麼不放心呢。」說著話，來到了後寨。蕭三俠聞聽銀龍與於老寨主來到，趕緊從屋中向外跑。列位，為老人的疼兒子，全都是這樣。蕭三俠迎出來，一見銀龍被水浸得臉上雪白，嘴唇是黃色的啦，心中不由得難過，打算要數說兒子幾句，又恐怕兒子心中不好過。來到上房，銀龍換好了衣服，於爺叔姪與蕭三俠父子爺兒五位擺好酒席，入座飲酒，銀龍獻策，於爺要棄山而走。銀龍叫道：「二位老人家，韓秀所講到後寨賠禮壓驚者，一定是暗查老寨主後寨。那時節要查出我父在此，韓秀不跟您直接反對，必叫別人跟您反對，咱們爺兒幾位，打不出蓮花湖去。」少爺這一席話，正對於爺的心意。前十餘年，賈七爺就勸於爺棄山歸正，教子讀書，當時於爺不捨山寨，致與賈七爺僵了火，十餘年兩家未通音信，骨肉之親，竟因此斷絕來往。今日銀龍又說話，於爺深為贊成。

飯畢，於爺與二位姑娘相商，惟獨大姑娘不願意，大姑娘說道：「我們俱都生於此處，若是搬到別處去，沒有在蓮花湖便利。」

二姑娘銀鳳對姐姐說道：「咱們搬到大地去，與蕭大爺一宅分兩院，住在一處有多好哇。在山上怎麼好也是山大王，終久不能出頭露面。」爺兒倆勸了大姑娘多時，大姑娘這才點頭。

丫環婆子搬運東西，五條小船，一隻大船，天到五更來天，才將物件搬運完畢。蕭家父子與於家叔姪在大船上，後面小船姑娘丫環婆子，直奔清江湖口而來。船行一里餘地，就聽高山上的鐘響如雷。蕭爺問道：「於賢弟，這是什麼響亮？」於爺說道：「這是高山上聚眾鐘，此鐘在中平大寨，蓮花湖有緊要之事，鳴此鐘時，五十二寨寨主俱都到中平大寨。沒有緊要之事，不可鳴此鐘。」於爺叫道：「水手！諸位趕緊用力開船！出去六七里地，撞出清江湖口，就沒有事了。」向西又去一里多地，前面有一片水竹，過了水竹可以直往清江湖口。方過了水竹，就見清江湖口內，大小船桅雅賽高粱地一般，戰船一隻挨著一隻，用大繩聯在一處，排了兩層戰船。韓秀彩蓮大船船頭向北，桅上掛著大旗：「蓮花湖韓」，門大之字，韓秀獨坐金交椅，懷抱令字旗。水八寨八隻戰船列於韓秀大船西，早八寨八隻大船列於韓秀大船東，中平八寨八隻大船列於韓秀大船後。韓秀左右站著四位大漢，懷抱金銀鋼鐵八隻大錘。韓秀背後站定寶刀將韓殿魁，背定折鐵寶刀，白面長鬚，威風凜凜。韓殿魁背後站立綠林英雄二百多位，俱是黑白兩道、水旱兩面江洋大盜。

這個戰場大小戰船約有二百餘只，嘍卒各執分水青銅刺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有兩千餘人。

再說，於寨主收拾細軟的時候，韓秀早派人竊探老後寨，探子見老後寨搬運東西，遂回歸中平大寨報告韓秀。韓秀又遣林士佩打探虛實，林士佩回中平寨，對韓秀道：「老後寨現有一個戴鴨尾巾的老頭，大概許是勝英。必然是裡應外合，前來攻打蓮花湖，見事不佳，他們棄山而逃。韓賢弟早作準備。」

韓小帥說道：「林大哥，我怎能與我叔父反目呢？」林士佩叫道：「韓賢弟，這有何難！不必與老寨主變臉，他們打清江湖口走，咱們只要戴鴨尾巾的老頭與蕭銀龍，不與老寨主相干啊。」韓秀說道：「此計甚好。」遂傳出號令，叫二十四寨寨主奔清江湖口，由打四更多天，就到了清江湖口。於爺到湖口的時候，已經日上三竿，正向前走之際，只見刀槍如麥穗，劍戟似密林，撐船的水手不敢前進。於爺說道：「船向前進，都有我呢。」於爺大船來至韓秀彩蓮船切近，韓秀叫道：「叔父！意欲何往？」老英雄手捻黑鬚，叫道：「韓秀！你率領眾寨主，要去哪裡？」韓秀說道：「您欲何往？」於寨主說道：「我回歸故里，要為民去了。船上的東西都是老後寨的，別位東西，一草一木都沒有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叔父不欲佔山為王，您要是給我一信，我必然送您走；您不給我信，我也不敢攔阻。您並肩那位老頭是何人？」於爺答道：「你問此公啊？震三江蕭三俠，他乃是我的盟兄。我弟兄背後這三個小孩你都認識，蕭銀龍與化龍、化虎。」韓秀笑答道：「您乃是我之叔父，雖然異姓，您與我父情同手足，我不敢慢待長者。您老人家走與不走，我不加可否，你老人家得將蕭家父子給我留下。三月間勝英探蓮花湖，我沒追上，震三江蕭三俠與勝英乃是金蘭兄弟。」於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也與勝三哥是盟兄弟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叔父，你老人家就將蕭家父子留下吧。」於爺不大歡悅，說道：「實對你說吧，蕭三俠與我是盟兄弟，又是兒女親，蕭銀龍是我小婿。慢說是給你留下他們父子，你就是動一動他們衣服都不行。」韓秀和顏悅色叫道：「叔父！我可不敢跟您如何，恐怕眾人不忍啊。」於寨主道：「哪一個不服，與老夫較量短長。」

韓秀說道：「叔父若如此，小姪無法了。」令字旗三展，由東面來兩隻大船，每船八名水手，將四隻大船並在一處，方圓二十丈寬闊，四個鐵錨下在東西南北。於爺之船在北面，韓秀之船在南面，韓秀吩咐四條小船，將三十二名水手接下大船。韓秀又叫道：「眾寨主，哪一位臨陣？」林士佩此時正在韓秀背後，說道：「愚兄臨陣，捉拿蕭家父子、於家叔姪。」此時林士佩正要公報私仇，轉過船頭，將狼牙鑽戳在護船木上，甩了粉蓮色大鑿，十字絆英雄帶繫了緊，問了問背後十二顆鏢槍，囊中三隻點穴鏢，正了正粉蓮色壯帽，銀灰色短靠，藍繩十字絆，胸前折疊蝴蝶扣，吉祥白的腰圍子，銀灰的底衣，足登燕雲快靴，細腰窄背，劍眉朗目，不亞如三國的呂奉先，列國的子都，真有三國周郎的毒狠。北面船上蕭、於二位老者身後，就是三位小爺，俱都十四歲，後面船上兩個姑娘。林士佩這明明是以強壓弱，欺負老的老小的小。早有一隻小船橫在韓秀大船頭前，林士佩起下狼牙鑽，縱到小船，由南向北送。小船離大船相隔一丈來往，縱到大戰船之上。林士佩應當站在戰場當中，他直接就縱到戰船的北面，抖丹田一聲吶

喊：「蕭家父子、於家父女，哪個不怕死，前來戰船迎戰？」蕭三爺聞聽此言，忙將大驚一脫，摸了摸紫金毒藥又紫金鏢，伸手握刀。原來，於化龍盜去寶刀，在老後寨已經還歸故主。於爺說道：「老兄長你要何為？不論在哪裡打仗都是您先動手，惟獨在蓮花湖得叫小弟臨敵。」五隻載家具的小船，騰了一隻，於爺上了小船，四個水手送到大船，離戰船一丈遠，於爺一縱身上了戰船，一聲吶喊：「鼠輩小兒林士佩！你敢在蓮花湖逞能。」韓秀在南面大船上壓住陣角，高聲吶喊：「林士佩，可不許傷我於叔父！」

於爺行龍過步，點鋼鏢奔林士佩就打，林士佩閃身形並未還招。

於爺第二招二龍吐須，奔林士佩二目，林士佩向東一閃身躲過。

於爺又雙鋒貫耳點去，林士佩向西又一縱身，說道：「老兒，我讓你三招。」於爺第四招連肩帶背又點去，林士佩一橫鑽，用盡平生膂力，向上一繃，緊跟著一推，就聽噹啞啞聲音響亮，於爺點鋼雙鏢出手，繃出一丈多遠，點鋼鏢落水，於爺虎口震破，臂膀發麻。林士佩摘鑽頭立鑽纂，奔於爺脖頸打去。於爺將頭一伸說道：「林士佩小兒打來。」韓秀一看於爺要有性命之憂，遂叫道：「林士佩，不許傷他老人家的性命！」鑽到脖頸，林士佩將鑽停住，用鑽桿推於爺說道：「老兒逃命去吧！」

於爺由大船上縱入水去，將鏢摸起，破風踏浪，奔北面覓來。

蕭爺一捋於爺的手腕說道：「賢弟如何？」於爺說道：「略帶微傷，虎口震破。」蕭爺聞聽，勒十字絆，緊英雄帶，要奔小船。

此時於化虎早縱到小船之上，水手送到大戰船去了，及至於爺看見，化虎早到戰場啦，對林士佩罵道：「林士佩小兒，敢戰敗我的爸爸，於化虎要與爸爸報仇！」手中拿著藤子雙蛇。

此兵刀二尺多長，兩頭三寸長的尖子。林士佩一看是小孩，臉上還點著紅點呢，林士佩向後退了幾步，將狼牙鑽一橫，並不答應。化虎直奔林士佩面前，藤子雙蛇奔面點去，林士佩狼牙鑽往上一橫，將雙蛇崩飛。化虎翻身奔北而逃，林士佩隨後趕上，狼牙鑽奔後心刺去，嘍的一聲，將化虎由後心鑽到前心，舉起來走到船邊，說道：「有不怕死的，前來應敵，別打發小孩來現世。」說著話將手腕一抖，死屍落下水去。蕭銀龍叫道：「水手，趕緊打撈上來！」水手將死屍打撈上來，送到姑娘的船上，姐倆扶定死屍痛哭。銀龍叫道：「於叔父，您告訴他們姐倆別哭。這樣的戰場，死生不定，何必哭呢？」於爺吩咐姑娘不許哭泣，姑娘眼淚汪汪，扶屍嗚咽而泣，不敢出聲。

蕭三俠上了小船，送至戰船。林士佩向後退了幾步，見三俠上來，陰陽把一扣狼牙鑽，按三尖兩刃槍，紮胸前掛二肋，蕭三俠一閃身形，躲過狼牙鑽，剪林士佩的腕子帶攔腰斬。這一刀非常的厲害，順著狼牙鑽先剪林士佩的腕子，若是剪不著腕子，還可以斬腰。林士佩狼牙鑽向上一繃，蕭三俠撒刀。林士佩是一力降十會，二人大戰五六十個回合，蕭三爺這大年紀，心懸兩地，鼻窪鬚角見汗。紅日當空，萬里無雲，林士佩得勢不讓人，一鑽緊似一鑽，一勢強愈一勢，蕭爺熱汗直流，衣襟濕透。林士佩抖威風，要賣弄武藝，狼牙鑽先按三尖兩刃刀，後又換槍的招數，又換棍的招數，又按本鑽用招，巨齒狼牙，摘劫撕掙，蕭三俠喘息不止。非是蕭三爺藝業不濟，實乃氣力不敵。正在此時，一陣大亂，勝三爺趕到。勝三爺船頭站立，背後七位年輕的英雄。勝爺進了重圍，先禮而後兵。要依韓秀是與勝英和平辦理，怎奈震八方林士佩蠱惑，勝爺方要上戰船動手，金頭虎喊道：「將藏貨弄出來吧！」大漢上船戰了四位英雄，前文書已經表過，茲不再敘。

且說韓秀令字旗三展，遂說道：「哪位寨主去戰大漢？」

蓮花湖英雄俱各低頭不語。天到晌午，蓮花湖又來第二撥戰船，三十隻戰船，三十位寨主，又送來鮮貨點心茶食，又隨來了三位朋友：蕭金台老寨主派大徒弟桑燕彪、桑燕豹，叫秦尤給陪來啦。原來，柳玉春、崔通、張德壽先來到蓮花湖，就是給秦尤與韓秀疏通。韓秀已然點頭，故此蕭金台老寨主閃士瓊，派來二桑，叫秦尤送來入伙。到了蓮花湖，知道韓秀在戰場，直接來到戰場。秦尤見了韓秀，賠了禮，彼此說些客氣場面話。

韓秀說道：「秦大哥，咱是盟兄弟，不過言語不合，一時的誤會。」彼此哈哈一笑，言歸於好。韓秀趁無人答話之際，就將連敗四陣之話，對秦尤說了一遍。秦尤說道：「賢弟，放著真佛你不禮拜，現有高明在此。」總轄寨主叫道：「賢弟，何人也？」秦尤用手一指說道：「此位捉猛漢猶如探囊取物。」秦尤指的是後面中平八寨第三隻戰船上的一位道人。韓秀一看，原來是一位道人，背後背定七口寶劍：左右二肩頭兩口長劍，當中五口短劍，楊木道冠，赤金簪別頂，黑真真髮髻，豆青的道服，白襪雲履，領下四寸長的黑髻，黃白臉面。總轄寨主韓秀說道：「那是蓮花湖中平八寨三寨主的朋友，我焉能奉煩他人呢？」秦尤叫道：「韓賢弟，那有何難？此人，和我至厚，我去請他。」秦尤說著話，來到後邊船上，叫聲：「道爺，您過彩蓮船上去。」老道遂與秦尤同到了韓秀的船上。秦尤說道：「趙道爺，咱們一筆寫不出兩個綠林道來。勝英帶來的大個力大無窮，道爺能仗義相助嗎？」老道微微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我拿猛漢與勝英，易如反掌，不費吹灰之力。恐怕總轄寨主不能見用耳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？我們都是自己人哪。」韓秀吩咐小戰船送道爺上大戰船，捉拿猛漢。一看老道上船，勝爺叫道：「於賢弟！此老道在蓮花湖何如人也？」於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蓮花湖沒有老道。這是中平八寨第三寨主的朋友。」

勝爺又問三俠，三俠也不認識此人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此人乃下五門第三門掌門徒弟，七星真人趙昆福。先者發賣薰香蒙汗藥，姦淫劫盜，後來耳聞他取童子紫河車，有身懷六甲的孕婦，他將孕婦開膛。萬惡滔天，慣使薰香蒙汗藥之賊。我尋拿他幾次，未曾找著此人。傻小子連贏四陣，怕受惡道的暗算，將金龍喚回，愚兄臨敵。」遂叫道：「金龍連贏四陣，快回來吧！老夫臨敵！」孟金龍遂喊道：「剛戰得高興！我打三天兩天再說吧！」

勝爺說道：「胡說！快回來，老夫臨敵。」大英雄心中暗想：「連我父親都聽勝三大爺的話，沒法子，回去吧。」於是遂轉身形來到北岸，由大船往小船一縱，離著有一丈多遠，沒縱到小船上去，嘍咚一聲，落在水裡啦。傻英雄破風踏浪晃至三老船上，在水內猶如快馬一般，就是沒有飛簷走壁的能耐。晃至船頭前，不能向上縱，勝爺伸手將他拉上船去。大英雄到在船上一站，將勝爺與蕭三俠二人俱都引笑啦。勝爺說道：「金龍，你累不累呢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不累，勁兒沒使開呢。」勝爺說：「你要不累，再去戰去。」說著話，勝爺由兜囊中取出寶馬平安散，倒在手心中，叫金龍聞藥。金龍說道：「我怕打嚏噴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打嚏噴。」傻英雄用手指沾點，聞至鼻內。傻英雄說道：「麻木涼香，真好！我再聞點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再回去可坐船，可別晃水，別將聞藥洗去。」此時老道來至戰船上。傻英雄可就回去啦。候了一候，金龍坐船又回來了。大英雄來到戰船，老道說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認識貧道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雜毛。」老道說：「你死在眼前，你還不知？」說著話，惡道一伸手由鹿皮囊中取出一對錘來，七寸長，錘頭有雞卵大小，上有七個小孔，如人的七竅一般。

金龍說道：「老道，給我一個搗蒜去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死在眼前，還裝傻充愣呢？」說著話，兩個錘頭一碰，一股黃煙奔金龍而來，老道說道：「倒下吧。」大英雄笑道：「小子，不倒下。」老道心中思想：這藥是母子所配，無論什麼金鍾罩也得倒下。大概蓮花湖的湖風硬，猛漢未曾聞去，離近點再碰錘。老道遂向前一伏腰，又對大英雄一碰雙錘說道：「看你倒下不倒下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還是不倒下。」老道又向前走幾步，離金龍四五尺遠，叭叭叭，一連碰了幾下錘頭，打到金龍臉上黃煙不少。金龍說道：「老道你還有多大的能耐？你將黃煙給我點當聞藥聞吧，三大爺早給白面聞啦。」老道心中一想，無怪老勝英將他喚回呢，還是老勝英經的多見的廣。帶上雙錘，抽出雙劍，大英雄抽出降魔寶杵，口中說道：「碰飛了你這鐵片劍。」惡道撒步亮雙劍。惡道武藝超群，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老道虛晃一劍，一個敗勢，奔東南而去。傻英雄隨後緊追，方要用杵去打老道，老道一反身，將背後的小寶劍抽出，照定傻英雄面門打去。傻英雄趕緊閃躲，正中在肩頭之上，衣服破了，黃肉皮白了一道。就聽勝爺背後有人喊叫，蓮花湖的人聽不明白，勝爺與三俠、於爺也都不知道說的是什麼。原來是金頭虎喊叫，金頭虎說話，就是金龍明白，老道連一個字也沒聽明白。金頭虎喊的是：「傻小子你真傻，小寶劍釘在眼上就得瞎，釘在胸口窩就得死，金鍾罩蔽不住。你不會用飛爪抓他呀？」孟金龍一聽明白啦，將杵向背後一插，將飛爪掏出，一伸虎爪，套好了皮套，向外帶絨繩糾開一丈五六長，有核桃

粗細，鋼練子也有核桃粗細，龜背駝龍抓真有冰盤大小，龜背下面五把鋼鉤，上面一個大鋼環子，如飯碗大小，鋼練在環子上纏著，一抖手喊叫：「雜毛！你腦袋戴個鐵帽子吧！」老道一看來了一物，一縱身軀，躲開飛抓。金龍又帶回飛抓，一抖鋼環子，奔老道襠裡而去，說道：「小雜毛！看抓！」大英雄的抓招招有法，仙人踢毬、黑狗躡襠、左右串花。劍客的傳授，一百單八抓抓不著，另外還有二十抓。七星真人閃轉騰挪，五六十抓未曾抓著，老道累得通身是汗。又聽勝爺背後有人喊：「大小子活個什麼勁！無用之物。沒有見個兵書戰策？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，指上抓下，指東抓西呀。」老道聽不明白，孟金龍可聽得明白，大英雄一晃飛抓叫道：「小雜毛看抓！」老道一縱身，金龍沒鬆手，等老道腳方一落地，直奔道冠抓去：「大雜毛喲！」這一抓可將老道給抓住啦，惡道縮項藏頭。列位，龜背駝龍抓，越抓越向裡入。大英雄將絨繩向背後一背，拉著絨繩，口內直哇哇，學著山東號子拉船。老道這個樂子可大啦，鼻子臉被船擦得都破啦。金龍拉出去五六丈遠，老道的金簪也掉啦，頭髮也出來啦。幸虧老道頭髮是假的，真頭髮四寸來長，拉的工夫一大，將頭髮可就拉掉下來啦。傻英雄正向前拉呢，老道頭髮一掉下來，傻英雄鬧了一個大爬虎。老道就地十八滾，鼻子臉流血，滾到水內，逃命去了，回到彩蓮大船，韓秀加以安慰，嘍卒將老道攙扶到後邊戰船敷藥調養去了，暫且不在話下。

韓秀令字旗三展，遂說道：「哪一位臨敵？」無人答言。

韓秀心中思索：勝老者欲和平辦理，林大哥你非打不可，到如今你臨陣退縮，若不叫你臨敵，韓秀非為英雄。回頭看著林士佩說道：「哪一位臨敵？」林士佩面上一紅，叫道：「韓賢弟，愚兄臨敵。」韓秀說道：「非大哥不能戰猛漢。」林士佩挺身而出，勝爺背後有人喊道：「大小子留神哪！這個小子可厲害，跟勝三大爺戰過一百二十八個回合。」小船送林士佩到了大戰船切近，林士佩一縱身形，縱到大船上，狼牙鑽斜插柳擊著，大英雄連跑帶跳來到林士佩切近，揚起降魔杵，運動平生的膂力向下就砸，林士佩向西閃身，用鑽向上一擋，就聽「噹啷」一聲響亮，林士佩心中說道：「好大的膂力。」孟金龍一跟步，橫著又是一杵，林士佩一閃身形，向外一磕。孟金龍緊跟著泰山壓頂，照定林士佩頭上又是一杵，口內喊道：「杵上就完！」林士佩運動平生的膂力，用狼牙鑽向外磕去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好傢伙，小子，三杵真沒倒的呀。」林士佩心中說：「反正我不跟你碰傢伙啦，我的臂膀虎口都發麻啦。」您道，林士佩以為他狼牙鑽六十二斤半重，在南七省可以壓倒群雄，哪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又來了一位比他胳膊根還粗的，林士佩可就不敢碰傢伙啦。但是林士佩鑽法純熟，上下翻飛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好小子，淨使花招不敢碰啦？上中下三十六杵，都打不倒你，咱師傅教給的以外還有二十杵呢。」韓秀回頭對綠林眾人說道：「可千萬別拿猛漢當笨漢，杵法精奇，招數受過高人的傳授。」二人正在戰得熱鬧之時，林士佩虛晃一鑽，縱出圈子外，一個敗勢，大英雄喊道：「別走哇！好容易遇上對手。」

大英雄照定林士佩就是一杵。林士佩此時將鑽交於左手，反臂照定金龍面門上一鏢槍，孟金龍閃身不及，就聽嘩的一聲，鏢槍打在井肩穴下。孟金龍喊道：「怎麼你扔開零碎啦！賣冰的兒子扔冰鑽，中！」孟金龍衣服損傷，肉上落一個白印。林士佩一看鏢槍不中用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這有點穴鏢呀，專破金鍾罩。」此時勝爺背後有人吶喊：「大小子！留神點穴鏢呀，專破金鍾罩，點穴鏢打上可就沒了命啦！」林士佩又返身用鑽交戰，二人又戰了三四十個回合，林士佩又一個敗勢，向南一縱，摸出點穴鏢，奔大英雄點來。大英雄一看點穴鏢奔面門而來，一低頭蹲在船上，點穴鏢離金龍頭上二尺高，打在船板上三寸餘深。勝爺背後又有人喊：「大小子！點穴鏢打上啦就歸位！你怎麼不拿大抓抓他呢？」列位，賈明說話團著舌頭，別位聽不明白，孟金龍可聽得明白。大英雄遂由兜囊中掏出龜背駝龍飛抓，降魔寶杵向身後一插，用皮卡子卡住，對林士佩說道：「你來戴個帽子吧。」林士佩一閃身形，大英雄又將抓帶回，又一反手，說道：「小林士佩看抓吧！」林士佩聞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東西真可惡，奔我襠裡抓來，還叫我小林士佩。」孟金龍的抓，黑狗躡襠，浪子踢毬，左串花，右串花，一抓跟著一抓，得勢不讓人，一百單八抓抓不著，外有二十抓絕藝。林士佩被抓抓得熱汗直流，狼牙鑽不敢碰飛抓，恐怕被抓抓住兵刃，林士佩沒有猛漢的膂力大，惟有閃展騰挪。

此時天光已然平西，飛天鼠秦尤叫道：「總轄寨主韓賢弟，蓮花湖的英雄，至勇莫過於林大哥，勝老英雄能戰之人，莫如孟金龍，這就如同兩根台柱子碰在一塊似的，林寨主的衣襟濕透，若叫猛漢給抓倒下，蓮花湖可就栽筋斗啦。我有一策，將大漢置於死地，筋骨皮肉化為灰塵。等到掌燈之時，總轄寨主先將林大哥替下來，您的藝業高強，與金龍可以延遲工夫，叫水八寨的寨主暗中率領嘍卒，將戰船南、東、西，三面撒下銅鐵網。總轄寨主將他誘到水中，先留下一口，你鑽於水底，用銅鐵網將猛漢卷住，別出水，將他拉到西南山頭上，用乾柴架起他來，點著烈火，將他燒成飛灰。勝英等自然恐懼，再拿他們那十餘人不遲。」韓寨主聞聽，搖頭叫道：「秦大哥，英雄單打獨鬥。若將金龍用陰謀置於死地，我於心不忍。」秦尤說道：「當斷不斷，必然生亂。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蓮花湖的朋友寨主叫他傷了多少啦？你豈不聞殷紂王不殺西伯侯，後來出了個武王伐紂；鴻門宴霸王不殺劉邦，然後楚項羽自刎於烏江。」韓秀被小人這一蠱惑，遂將令字旗交與韓殿魁之手，叫道：「叔父，你給壓住陣角！」遂叫水六寨寨主挑選精明嘍卒三十六名，將銅鐵網下在戰船南、東、西三面。水有四丈多深，將網下在兩丈當中，在西北角留了一孔，襯上假菱的牌子。

韓秀將諸事吩咐已畢，口中叫道：「叔父壓住陣角，若有亂山規者，斬首！」韓秀扶了扶背後的亮角雙刀，右肩頭上繃了繃千斤屯。千斤屯乃是低頭錦背花裝弩。又問了問亮銀鏢、墨雨飛蝗石，抬胳膊遞腿，靈便異常。四名水手，趕緊搖動花櫓，只見那彩蓮小船向北送去，工夫不大，離大船相隔切近。韓秀高聲吶喊：「林大哥退下來，將猛漢讓與小弟吧，您且退下。」

林士佩正在熱汗直流，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有心要敗下去，怕蓮花湖眾人恥笑，總轄寨主這一臨敵，正對林士佩心意，心中想道：六略三韜的學問，我可不如韓秀；講武學的工夫，韓秀可不如我。韓寨主這一臨敵，必有捉拿猛漢之法。林士佩趁勢虛晃一鑽，趕緊跳出圈子外，回歸小船去了。大英雄問道：「你這小白臉叫什麼？」韓秀答道：「猛漢，我乃總轄寨主韓秀是也。」勝爺在北面大船上喊道：「金龍！可不准傷韓寨主寸皮，你要傷了韓寨主，我可依你！林士佩與韓寨主這二位可不許傷損，他們二位都是當世的英雄。」大英雄叫道：「小韓秀你聽，咱大爺那說啦，我不能傷你。來吧，我將你捆上吧，你乾不乾？」韓秀說道：「猛漢你不必裝傻，本寨主前來拿你。」雙刀離鞘，明亮亮透膽寒。韓秀一晃刀，孟金龍用杵向上一碰，韓秀的刀早回去啦，韓秀的刀繃紮窩挑，淨使巧招，孟金龍仗著膂力大，用降魔杵遮前擋後。韓秀動著手，叫道：「各寨嘍卒，速點燈籠火把伺候！」船桅上係起號燈，船上點起燈籠火把。燈籠火把這一照，再向水裡看，什麼也看不見啦。大戰船船頭之上站立一個水手，通身水靠，手中拿一個鐵絲罩籬，有冰盤大小，一個藤桿子，有二尺多長。韓秀正在與金龍戰得不可開交之處，就見那名水手揚起鐵絲罩籬，對著韓秀一晃，韓秀一看，心中明白。原來，韓秀方才在彩蓮船上吩咐水六寨六位寨主，三十六名有能為的水手，下在水內，圍著戰船三面撒開了銅鐵網。將水內銅鐵網放好，上來一名水手，對著韓秀晃悠罩籬，那罩籬是暗號，就是告訴韓秀埋伏已畢。

韓秀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子外，叫道：「孟金龍，你且住手！你叫混海金龜，本寨主叫萬丈翻波浪，你敢在水內與本寨主動手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哪兒都敢去。你們蓮花湖湖眼在哪兒？小子，咱倆上海裡打三天去，誰要含糊，誰不是英雄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好好好，你算英雄，與本寨主水中去戰吧。」語畢，亮銀雙刀還鞘，撲咚一聲躍入水內。傻小子就要下水，勝爺在北面上看的明白，勝爺一見韓秀臨下水的時候，雙刀還鞘，勝爺心中疑惑，為什麼在水裡動手，韓秀怎麼他將雙刀還鞘呢？

勝爺遂叫道：「金龍不要入水去戰，水內必有埋伏！」傻英雄說道：「要是不下水，咱們爺們就栽啦。龍宮裡面也敢跟他去動手。」說著話將身一橫，一縱身躍入水內，一按水縮入水底。

韓秀一看傻英雄躍入水中，奔假菱角牌子晃去，那假菱角牌子是用綠緞子作的，與真菱角牌子一樣。韓秀覺到菱角牌子處，底下有一個網口，由網口鑽出去，將網合在一處。網上有鐵環鐵鉤，將網合在一處，由水底晃走。傻小子正碰在第八塊網上，向下縮了一丈多深，就撞在網上啦。嘍卒將左右的網趕緊向上一蓋，用鐵環鉤子卡好。三十六塊網將傻英雄層層圍住，由打水底下將孟金龍拉走，拉到東南坡下，出了水面，用青水刺，將孟金龍身上的網釘在山坡下。

孟金龍一出水面，大聲喊道：「小子們，你們將窮網打開，咱們出來乾乾！」嘍卒們說道：「沒聽那麼說過，出來你就跑啦。候等總轄寨主來到，再將你發落。」工夫不大，由西北來了一隻船，其行甚快，船頭上站立一人，來到山坡跳下船來，大眾一看，原來是秦尤。其中有認識的，叫道：「秦爺，給您道驚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多承掛懷，多承掛懷。」秦尤又說道：「這是愚下出的主意，你們寨主乃是婦人之慈，若非我出主意，蓮花湖的人就得跟大漢都拚了命。將他向東面山頂上拉吧。」

孟金龍此時頭朝東腳朝西，大聲喊道：「拉到哪兒也不怕你們，隨你們治吧！」秦尤說道：「此處離水師營甚近，你們去幾位，找三顆毛練大繩，六顆川釘，一把大錘。」嘍卒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扛著大錘、毛練大繩而來。頭一條大繩橫在腰間，那兩條大繩，頭一根，腳上一根，兩頭用大鐵釘釘在地內。三條大繩俱都繃緊完畢，秦尤遂派嘍卒搬運柴草。一層樹枝子，一層蘆葦，堆了一人多高，雅賽一堆柴禾一般。又派人將硫磺火硝取來，去了兩名嘍卒，將硫磺火硝取來有五六斤，俱都拋在柴禾堆上。秦尤說道：「你可曾將引火之物取來？」嘍卒答道：「你沒告訴我們，未曾取來。」秦尤笑道：「為兵卒者不能為帥，小人辦不了大人的事。不取引火之物，焉能點著火呢？」

列位，當嘍卒的那有好人呢？一看秦尤說話不恭，遂有一嘍卒說道：「三月間割袍斷義走啦，這時又回來當少寨主來啦？誰不知道自愛。」秦尤明知道嘍卒是藐視他，無奈客情的關係不好還口，只可忍在肚子裡而已。內中有一名老實的嘍卒說道：「我去取火種吧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此時再取火種，來回好幾里地，勝英餘黨甚多，若來人救走，豈不晚了？我這兒有火折子。」語畢，掏出火折子，對著金龍說道：「小太爺姓秦名叫秦尤，祖居太倉州。小太爺與勝英有殺父之仇，跟你可沒有仇隙，誰叫你替勝英充光棍呢？」說著話將火折子搖著。孟金龍隔著柴禾堆的縫兒向外一看，紅綠火苗甚亮，孟金龍一看，暗道：「這回可乾啦，就怕這一手兒，我可不能活啦。」英雄淚如雨下：「我一死不要緊，我父母只生我一人，若叫我父母知道了，豈不活活痛死？再說我若一死，我勝三大爺與蕭三叔、龍兒他們都出不了蓮花湖。沒有別的能力，我若死後真有魂靈，我必保護著我勝三大爺出蓮花湖。」列位，大英雄是血氣男兒，臨到將死，還不忘保護勝爺他們呢。忠臣義士有危難，必有救星，正在此時，秦尤見悠著火折奔柴禾堆走去，秦尤離著柴禾堆一丈來遠，就聽西面樹上有人喊道：「秦尤小兒，不要傷害我的門下，老朽來也！」忽見樹枝一顫，腦袋朝下，向下一落，離地有尺來遠，一疊腰站住身軀，奔秦尤而來。秦尤一看大腦袋如斗一般，秦尤此時可就急啦，再要想夠奔柴禾堆去點火，恐怕來不及啦。距離柴禾堆兩丈來遠，秦尤將火折奔柴禾堆用力拋去。劍客一看，可真著了急了，沒想到秦尤扔火折，劍客也是急勁，一縱身軀，夠奔火折而去，竟將火折伸手接住。列位，秦尤拋火折是頂風，要是順風，劍客可抓不回來。這二三十位一看這人長得奇怪，俱都下水而逃。秦尤喊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劍客答道：「震三山撼五嶽大頭鬼王鬼見愁，水中別號叫趕浪無絲。」秦尤用匕首刀奔面門就刺。劍客思索：此小冤家是秦八爺之子，八弟婦苦守冰霜二十餘載，我若不看我死去兄弟的面上，我就將小冤家損壞了。劍客思索至此，一閃身軀，手掌立著照定秦尤手背上就是一掌，秦尤疼痛難當，撒手扔刀，翻身就跑，跑出約有六七丈遠，劍客追上，一抬腿將秦尤踢倒，秦尤腰節一發麻，趴伏在地。劍客取出秦尤的飛爪，將秦尤寒鴨晃水捆上，提著離柴禾堆切近，咕咕扔在塵埃。

大英雄此時叫喊：「老師救人吧！」劍客一伸兩手將柴禾堆分開，劍客鷹爪力的工夫，樹枝柴禾等不能扎手，將柴禾分為兩堆，露出銅鐵網，三道繩子將大英雄繃在地上，劍客將大川釘晃悠活動了，拔下大釘，拉著鎖練大繩向西去，旁邊有秦尤匕首刀，拿過匕首刀，將大繩挑開，銅鐵網的鉤環摘開，一層一層的網，連人帶網六七百斤，若不是劍客的力量，還辦不了。猛金龍由網內出來，拿起降魔寶杵，奔秦尤而來，叫道：「秦尤小子！我若不將你釘在山裡去，我不是英雄是狗熊。小冤家，這就是你葬身之地！」雙手執定降魔寶杵就要動手。劍客捻鬚觀看，心中暗想：秦尤是寡母孤兒，金龍是殺人不閉眼的手兒，這一杵必將秦尤鑽個透心。劍客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金龍，且慢動手！」孟金龍將杵停住，劍客說道：「秦尤你閉眼睛幹什麼？你睜開眼睛看看我，我有話對你說。你不認識老夫？我與你父秦八爺乃是聯盟弟兄，老朽複姓夏侯名商元。你從此必須改邪歸正，老朽不忍觀看你與你勝三大爺結仇，你得在老朽面前對天起誓，一不許你擾亂官面，二不許你與你勝三大爺結仇，三不許你為盜。你若不作賊，不擾官面，你不犯王法。你若不與你勝三大爺結仇，你勝三大爺必照管你，你娶妻子子接續香煙。你若不對天起誓，我不放你。」秦尤心中暗想：我若不起誓，他們不能放我。不擾官面也成，不作賊也成，惟獨不與勝英結仇那不成。我起個誓，外號叫牙疼咒。秦尤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我若再作賊擾亂官面及與我勝三大爺為仇作對，久後我走在三岔路口，一鏢將我打死，中我嘎嚨咽喉。」

劍客說道：「金龍將他放開。」金龍道：「不能放他，久後是何時？走到三岔路口，一鏢打死，哪有那麼巧的？哪裡來的鏢呢？我不放他。」劍客道：「秦尤呀，離地三尺有神知，未曾起意神必知。你可記得當初你讀書時候，夜間你打著燈籠往後院去，你曾在後院拾得一個包袱，內有紋銀五十兩，你母子欣幸，就是老夫暗中與你母子送去的。你須知道老夫是好心好意，絕沒有不好的道兒給你走，你今天起誓，可不許口是心非。你可知道昔日周紂交兵，殷紂王殺妻誅子，次行無道，將大太子殷郊綁出午門，欲要斬首，真人施行佛法，一陣黑風，天際烏雲遮日，待至天晴雲散，不見太子殷郊。真人將殷郊救出，傳與法術，後來真人命殷郊下山，投姜子牙麾下，保武王立國。真人說道：『殷紂天下將亡，你不許逆天而行，你下山若真誠去保武王，我賜你天下無敵的法寶。但是我恐怕你口是心非，下山仍然扶保你父殷紂王，你必須對天起誓，不然我不賜你法寶，任你自由。』殷郊當時聞聽真人之言，心中猶疑：我師傅為何叫我與父皇作對，下山時跟我父皇打仗，保人家坐天下？殷郊尋思至此，計上心來：我起一個牙疼咒，絕不能中誓，遂對真人說道：『我下山若不扶保武王，叫二山將我夾住，木犁將我的三頭耕下。』真人念了一聲：『無量佛，善哉！』遂將叩天鍾、晃魂幡賜與殷郊。殷郊下得山來，心中尚在猶豫，不知保誰為對，有心要保殷紂王，又恐怕真中了誓。正在此時，適逢機會，申公豹由打山下路過，抬頭看見太子殷郊，問道：『太子意欲何往？』殷郊答道：『我欲投姜尚麾下，扶保武王。』申公豹問道：『你為何與你父為仇作對？』太子備言真人賜寶起誓之事。申公豹說：『豈有此理？你師傅不是真人，是假人，你為什麼聽他的話？我請來各路的散仙，還給你家打天下呢，你反向別人去，豈不落個不孝之名？』殷郊聞聽申公豹之言，遂投了紂王，到姜子牙營中罵陣。頭陣金叱、木叱，殷郊一搖晃魂幡，金叱、木叱昏迷倒在塵埃；二陣黃臉大漢手使三尖兩刃刀，乃是二郎楊戩，太子一搖晃魂幡，二郎楊戩借火遁而逃；三陣哪吒上陣，太子一搖晃魂幡，哪吒乃是蓮花化身，沒有魂靈，二人一場大戰。太子累得通身是汗，敗走一座高山，正在山上休息，忽聽咕咚一聲，二山崩地裂，將太子夾在當中，只露三頭。正趕上老祖木犁青牛耕山，太子喊道：『老師別耕，這裡有人。』老祖答道：『特來耕人。』咔嚓一聲，三頭俱落。這就是起誓應誓，絲毫不爽。秦尤你可不要口是心非。」

語至此，劍客下腰，給秦尤解開繩子，匕首刀仍還與秦尤，秦尤反身爬起，對著劍客磕了一個頭，轉身形夠奔大寨去了。劍客以為秦尤必然回奔太倉州，哪知道秦尤又到太倉送信，搬取嘍卒，前去戰場打接應去了。

再說，劍客何以來到蓮花湖呢？原來，蕭金台老寨主，打發三寇送秦尤到蓮花湖與韓秀見面，坐的是大車，正趕上在路途行走，三寇在車上說話，桑燕彪叫道：「秦賢弟，你到蓮花湖與韓秀賠個不是。雖然是盟兄弟，你歲數大些，究竟這場事情，不是韓秀對不過你，是你脾氣太暴了，以後做事不要這樣剛愎。」秦尤諾諾連聲。劍客一聽三寇要上蓮花湖，劍客心中一動，我為什麼不隨著他們到蓮花湖看看呢？劍客遂打樹林中出來，鑽在大車底下橫木上，仰著身形，繃在車底下。來到蓮花湖橋口，桑燕彪、桑燕豹道了辛苦，叫嘍卒們給回稟，嘍卒們說道：「你們哥三位還用回稟嗎？現在寨主沒在中平大寨，在清江湖口呢，此時正在與勝英的那邊大漢交鋒呢。死了兩位寨主，敗了四陣，你們三位就此到戰場觀看去吧。」劍客在車底下聞聽，心中一怔：大漢莫非說是我徒兒金龍嗎？我必要到戰場看看。大車走到清靜地方，劍客遂由橫木鑽出來，奔了樹林去啦。劍客在樹林內隱藏著，就聽嘍卒們來回的傳說：「勝英那邊有一個大漢，手使降魔寶杵，龜背駝龍抓，蓮花湖的人都不是大漢的敵手。」劍客聞聽，心中納悶：我徒兒在太倉，怎樣來到這兒呢？使降魔寶杵、龜背駝龍抓，絕沒有第二人，那必是我徒兒無疑。劍客在樹林中工夫大啦，嘍卒來回報告，劍客聽了個明白。然後劍客聽到韓秀用計，下銅鐵網要捉拿猛漢。劍客心中暗想：金龍是傻小子，必然受了暗算。劍客由打樹

林內出來，方要下水，就見水面上露出二十餘人，向山坡拉網，劍客趕緊回到樹林內，上了大樹觀看。工夫不大，就見從水內將金龍拉出，金龍喊叫，秦尤道名姓，罵金龍，派嘍卒搬運柴禾。劍客有心當時下來搭救金龍，劍客心中暗說：「叫傻小子受一回驚險，然後再遇著事，也叫他長心眼。」故此劍客遂在樹上隱藏著，觀看秦尤指揮。比及秦尤派人取硫磺硫磺引火之物，方才將硫磺硫磺灑在柴禾堆上，秦尤就晃火折子，劍客可就嚇壞啦，不想秦尤腰裡帶著火折呢，故此趕緊縱下樹來，正趕上秦尤向柴禾堆走，劍客遂喊道：「老朽來也！」秦尤一拋火折，劍客一時急勁，又是頂風，故此將火折抓回。

再說劍客放了秦尤，金龍遂趴在地下與劍客磕了一個頭，

叫道：「師傅您快跟著我到戰場救我三大爺與蕭家父子、於家叔姪去吧！我拿杵給他們來個亂打，將他們蓮花湖的賊都平了就完啦。」劍客遂說道：「金龍，老夫我已經八十多歲啦，我救人還來不及呢，我還能夠殺人嗎？你先回去，你三大爺若出得去蓮花湖更好，若出不去蓮花湖時，我再露面給你們解圍。你認得戰場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認識。您可別偷著走了，我們出不去蓮花湖。」劍客說道：「有你三大爺受困，我焉能走呢？你回去吧。」孟金龍將杵插在背後皮卡子裡，雙手一分水，跳入水中，破風踏浪，奔戰場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韓秀由水內三層船底逃到後寨，由水中出來，在後寨休息飲酒。天至二更多天，大約金龍已經被焚，遂整好衣襟，乘坐小船夠奔彩蓮大船，寶刀將韓殿魁將令字旗交與韓秀之手。

勝爺見韓秀一人回來，遂問道：「韓寨主，你與我金龍姪兒水戰，勝負如何？」韓秀答道：「勝老者，你今生休想見猛漢之面。我施一小計，將猛漢用銅鐵網拉到樹林之內，用乾柴架起，已經燒作飛灰了，你今生今世休想見你姪兒金龍了。」韓秀語至此，臉上發紅。勝爺說道：「韓秀，你不算英雄。你若是英雄，一槍一刀的殺，你將我姪子千刀萬剮，我勝某不能紅臉；你用陰謀傷人，你不配稱韓小帥三字。勝某請的是仁人君子，不講暗算。」語至此，勝爺回頭叫道：「於賢弟，蕭三弟，咱們怎見孟二俠？不想金龍偷來大清國，將性命送與蓮花湖。還不齊集與他們群毆，決一死戰！」老道對韓秀說道：「他們群毆，沒有他們的便宜。叫林士佩敵住老勝英，其餘不足為慮。」眾寨主齊上，林士佩坐定小船，來到大戰船上，叫道：「勝英，這條狼牙鑽就是為你打的！」勝爺的大船在先，於爺、蕭爺的船在後，韓秀的戰船方要前進，就見當中一個水花，帶起多高的水來，由水中冒出一人，一聲吶喊，聲如巨雷：「勝三大爺，小姪男來也！」勝爺一看，孟金龍破風踏浪，毫無傷損。勝爺叫道：「水手，將船退回！不必前進，仍回本位。」金龍喊道：「蓮花湖的群賊，我紮猛子到水底下，將你們的船都紮漏了！」

韓秀一看，也是一怔，將戰船也退歸本位。林士佩在當中船上站立著說道：「大漢又回來啦。」金龍喊道：「小子你別逞能，這回咱打沒有完！再水戰我就將船杵沉底！」林士佩雙眉緊皺，心中暗道：「若容他上了船，我絕不是他的對手，一連三杵，我的膀子必定發麻。」此時孟金龍虎目瞪圓，向船上爬，林士佩照定面門就是一鑽，傻英雄伸虎爪，將狼牙鑽掙著，大英雄若不掙住狼牙鑽，這一鑽戳個鼻碎腮塌。林士佩一看，大英雄大把抓鑽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我若下水去戰，我這樣六個也不是大漢的敵手。」孟金龍趁勢兩腳蹬著船幫，向下揪林士佩，林士佩向下一隨，向上一拉，孟金龍腳底下一滑，落在水中，鼻孔一發辣，喝了一口水。若在船上，或在地上，可是金龍力量大，林士佩掙定鑽杵，大英雄持的是三尖兩刃鑽尖，故此大英雄滑落水。大英雄冒上來，大聲喊道：「你不叫我上賊船，咱們倆怎麼打呀？頭一次小韓秀冤我，用銅鐵網將我拉走，在山坡上架火燒我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你怎麼回來的呢？」

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我師傅將我救回來啦。一會我師傅就來，我師傅比我高一半，腦袋有車輪大小，大蒲扇巴掌三尺六寸長，兩隻腳四尺八寸長。我師傅回頭就到。」說著話，大英雄用手向東點叫：「師傅來吧！」林士佩向東觀看，孟金龍一扶船頭，躡上大船，叫道：「小子，哪有我師傅？上來吧！」韓秀用令旗一遮臉，嘍唻一樂：「林大哥叫傻小子給冤啦。」勝爺也樂啦，心中說道：「傻孩子，你真上了船啦。」林士佩狼牙鑽陰陽把一扣，三尖二刃，紮胸前，掛二脅，大英雄閃身軀用降魔寶杵用力向下一砸，噹啷一聲磕出。林士佩狼牙鑽鳳凰單展翅攔腰斬，大英雄狼牙鑽一推，就聽「噹啷」一聲，火光直冒。

大英雄斜插兜跟著就是一杵，林士佩向外一推，噹啷啷響亮。

孟金龍喊道：「還是三砸啊！」林士佩又覺虎口發酸，膀子發麻，林士佩只可用巧招抵擋。孟金龍施展三十六杵完了，又跟著一百二十八杵，在戰船上鬥了三十餘個回合。正在此時，忽聽勝爺戰船上三老背後，有人喊叫，林士佩聽不明白，又是金頭虎說話：「大小子有勇無謀。他有點穴鏢，戰工夫大了，眼也花啦，一點穴鏢就算完事。先下手的為強，你忘了你有抓啦？」

金龍心中說道：「可不是忘了抓啦。」想罷，向圈外一縱，遂把降魔寶杵往背後一插，由囊中取出龜背駝龍抓，一抖手奔壯帽而去，叫道：「大林士佩，看好東西！」林士佩忙向旁一躲，孟金龍將抓帶回，抓著龜背鋼環子，一反臂叫道：「小林士佩，看黑狗鑽襠！」震八方林士佩不敢用鑽抵抗，恐怕被抓鑽抓住，不是他的敵手，只可閃展騰挪，大英雄一力降十會，林士佩熱汗直流。

工夫一大，蓮花湖第三撥的接應已到，飛天鼠秦尤又帶來三十隻戰船，在三層戰船後扎住，二十位寨主，五百名嘍卒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韓秀背後有人叫道：「韓賢弟，又是對台柱相爭！林大哥若輸與猛漢，蓮花湖洩氣。為何不用人將林大哥換下來？」韓秀說道：「誰能力敵猛漢呢？」秦尤說道：「現在就有。」遂用手一指桑氏兄弟說道：「誰不知道閔士瓊老寨主的大徒弟呢？」韓秀叫道：「秦大哥，咱們蓮花湖好幾百位寨主，怎能煩別人呢？」秦尤說道：「與我有交情，我能奉煩。」秦尤叫道：「桑家二位兄長能仗義相助嗎？咱都是聯盟弟兄。」

桑氏兄弟本是渾濁猛悍，遂說道：「我弟兄有心相助，無奈沒帶傢伙來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已經將您的傢伙帶來啦。」叫道：「嘍卒！將兩條五色覽雲幡取來。」此兵刃十分厲害，比白蠟桿長，把有鴨卵粗細，鋼尖子有一尺半長，有鑷金擋八個，分八輪，見八角，上有烏金紅綢子套二尺多長，無論大桿子、大槍，若被套住就得鬆手，若套住敵人的腦袋，立刻趴下。兩名嘍卒提著兩條覽雲幡，桑家兄弟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！我弟兄將林大哥替下來，先拿猛漢，後拿勝英！」甩大鑿，勒皮帶，一個凶如瘟神，一個猛如太歲；身材魁偉，力大無窮；一個面似生羊肝，一個面如熟蟹蓋。接過覽雲幡，韓秀預備採蓮小船送戰。韓秀叫道：「二位桑寨主兄長，單打獨鬥！」二人並肩縱到彩蓮小船上，大聲叫道：「林寨主！我拿猛漢吧！請暫退下，讓給我弟兄捉拿猛漢。」林士佩是精明強幹的人，本來不是大漢的敵手，無奈不好意思落敗，恐怕被眾人恥笑，一見二桑彩蓮小船來到，縱出圈子外，直接縱到二桑彩蓮小船上。神鏢將勝爺問道：「於賢弟，這兩家寨主何如人也？」於爺說道：「這不是我們蓮花湖的人，這是蕭金台閔士瓊老寨主的大徒弟、二徒弟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咱盟姪戰了一天一夜啦，久戰必敗，將他喚回，愚兄臨敵。」遂叫道：「金龍回來，久戰必乏，老夫戰船迎敵！」

孟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您戰幾陣，我一會兒就休息過來啦，咱爺倆輪流著戰。」大漢金龍轉身跳在小船送回來，勝爺候金龍回來，再坐小戰船去赴大戰船。您道，後面小弟兄們還是鬧玩笑，楊五爺說道：「歐陽德，你看人家有多露臉哪，戰了一天一夜，淨打勝仗。你看有一個人跟金龍一樣，他不敢臨敵。」

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我師弟不吃僵，罵他他也不敢臨敵，就是跟你我有能為。」金頭虎賈明聞聽，可就火兒啦，遂說道：「小子，我若不敢臨敵我不姓賈。」此時接戰小船將金龍接回，勝爺甩大鑿，按魚鱗紫金刀。賈明背後喊道：「三大爺，殺雞焉用宰狗刀？有事小姪男服其勞。」勝爺回頭一看，叫道：「明兒，這是大敵呀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，咱爺們有造化，我有金鍾罩。我要不行，您再臨敵呀。」金頭虎說著話縱上小船，小船送戰。桑燕彪此時上了大戰船，桑燕彪手執五色覽雲幡，與勝爺戰還不高興，一心要拿猛漢金龍，一看北面送來一個小姪子，梳沖天杵小辮，三尺多高，其貌不揚。為何勝英不前來迎敵？桑燕彪說道：「來人姓什名誰？你敢前來送死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站穩了，提起我名字，嚇破你的膽。祖居黃柳村黑驢寨，姓賈名明，

人稱地無環鐵霸王。有一個兄弟叫賈亮，你怕不怕，小子？」桑燕彪的五色覽雲幡，陰陽把扣著，金頭虎冷不防跑到跟前，跳起來就是一杵，桑燕彪一反手，覽雲幡向上一繃，金頭虎向後倒退三四步。金頭虎要惹殺身之禍，五色覽雲幡吞吐撒放，靈妙無窮，賈明身體笨，躲之不及，腦袋被覽雲幡鎖住。桑燕彪說道：「躺下！」金頭虎賈明倒也聽說，「撲咚」一聲，爬在船板之上。五色覽雲幡向右一擰，照定賈明背後紮去，一尺長一道白印，幡尖子紮在船板之上。金頭虎連爬帶躍來到北船乾，趕緊縱入水中，小船方要去接，賈明說道：「不用接啦，我會水。」說著話晃到勝爺船頭，勝爺問道：「賢姪，受傷沒有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沒受傷，咱爺們有金鍾罩。」隨著爬上船去。賈明罵楊香五、歐陽德：「你們兩個小子解恨了吧？敗回來啦，筋斗也栽啦，稱你們倆小子的心了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打鹿打豹那個事沒有啦？這算栽什麼筋斗？子午混元砂，打了一個大爬虎。若不是和尚給療治，金鍾罩早就破啦，小命早就見閻王爺了。栽筋斗是常事，並不是一次。」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，遂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謝鹿人家走好好的道，你教我罵人家，這回又是你僵我的火臨敵。咱倆離開蓮花湖，有死有活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是敗兵之將，一打就倒，跟我幹什麼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那是人家長技。」

歐陽德、楊香五二人將賈明耍笑一回。

不表賈明暗中生氣，此時大漢金龍在艙裡，狼吞虎嚥吃了四五斤點心，由大艙內鑽出來，喊道：「小小子賈明別現世啦！活個什麼勁啊！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你去給我報仇去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可給他們留命。」孟金龍跳到小船送戰，金龍大聲喊道：「弄幡的小子們快來受死！」桑燕彪一看大漢來啦，心中歡悅：拿著大漢，在蓮花湖算露臉啦。金龍上了大戰船，叫道：「小子！你姓什麼？」桑燕彪答道：「某家蕭金台大寨主桑燕彪是也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叫大桑啊？這個名字不好。你使的那個玩藝，大桿子帶套，前頭還帶鐵尖，那叫什麼玩藝呀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此名五色覽雲幡。」大英雄道：「小子，你倒了霉啦，大桑扛幡出殯吧。」您道，桑家寨主身高七尺，凶若瘟神，金龍身高八尺有餘，覽雲幡奔金龍胸前華蓋穴刺去，大英雄叫了勁說道：「我將你這窮棍子砸折了吧。」賊人覽雲幡一裹手，攔腰就打，大英雄將杵豎著向橫推去，覽雲幡打去三四尺遠。桑燕彪又用幡奔大英雄頭上套去，紅網套核桃粗，豎著幡桿，直接套來。金龍將杵橫著放在腦袋上，桿長套兒小，套不進去。又橫著幡桿套去，金龍又豎著杵頂在頭上，還是套不進去。一連好幾次沒套上去，北邊勝爺背後有人喊嚷：「大小子，真渾！你拿杵橫著豎著，他老套不上你，一輩子你得不著幡啊，你叫他套上就將他的幡奪過來啦。他將我套上，我摔倒啦，那是我力氣沒他的大，你力氣比他大得多。」孟金龍聞聽，伸出脖子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套吧。」五色覽雲幡將腦袋套住，桑燕彪向下一按道：「躺下！」孟金龍一挺脖子，力大無窮，桑燕彪力氣不敵，按不倒下，大英雄脖子好似柏木椿一般。金龍身體向前一探，推不動拉不動，按也按不倒下。金龍一轉身，帶著覽雲幡向後一拉，將桑燕彪拉出五六丈遠，兩人一較勁，將綢子繃開了一頭，覽雲幡可真成了幡啦，綢子條搭落著二尺多長。覽雲幡按大槍使，吐放吞撒，大英雄上繃下砸，桑燕彪就是不叫砸上傢伙，閃躲靈便。北面戰船上勝爺背後又有人喊道：「大小子，還不拿大抓抓覽雲幡？大抓若是抓在幡上，哪裡逃走？」大英雄聞聽，遂向圈外一縱，亮出龜背駝龍抓，口中說道：「大桑！」桑燕彪忙閃身軀，連中下一百單八招，左串花，桑燕彪沒閃開，用大桿子一橫，駝龍抓將大桿子纏上，有錮金鏢擋著，愈拉愈結實。孟金龍一使勁，桑燕彪就鬆手了，若不然孟金龍就成了耍人的啦。桑燕彪的大桿子一鬆手，大英雄就將大桿子悠起來了，離地一丈來高，悠得風聲直響。桑燕彪方要向南跑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悠矮著點，打太陽穴！」孟金龍向下一矮胳膊，大桿子直奔桑燕彪頭上打去，撲的一聲，萬朵桃花開，桑燕彪死於非命。韓秀一看，歎道：「秦大哥你看，我怎對得起閔老寨主哇？蓮花湖有的是人，何必叫桑家弟兄臨敵呢？」

且說桑燕豹見兄長死於金龍之手，一縱身軀上了戰船，說道：「你敢戰死我兄？」大英雄說道：「你先別忙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桑燕豹答道：「我是二寨主桑燕豹。」金龍道：「你們倆人，一樣的名字。」桑燕豹答道：「胡說，我兄長叫桑燕彪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你也得扛幡啊。」北面上勝爺說道：「金龍為何又傷人命？蓮花湖朋友甚多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叫我都打死他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許聽他的話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別生氣，這個得活的。」二寨主桑燕豹覽雲幡斜插柳擊著，大英雄連躍帶跳，趕奔近前，運動平生的膂力，照定桑燕豹頭上就是一杵，桑燕豹一橫白蠟桿，將白蠟桿子砸得猶如響弓一般，桑燕豹向後退了三五步，身軀亂晃。金龍向前一進身，攔腰裹手一杵，白蠟桿子一豎，砸得「噹啷」一聲，白蠟桿子一彎，桑燕豹橫著走三四步出去，身軀幾乎栽倒。金龍又反腕子一杵，桑燕豹又用蠟桿子立起來一搪，只聽「撲咚」一聲，連人帶桿，全都倒在船上。頭一杵桑燕豹的虎口就破啦，第二杵五臟六腑就震動了，第三杵筋骨皮肉發麻，躺在船上不能站起。金龍一進身，照定腦袋上打去。勝爺高聲喊道：「金龍，不許打腦袋，留命！」金龍道：「三大爺的面子，不傷你這條命吧。」說著話，用杵照眉頭上一擦，桑燕豹扶著蠟桿子站起，面向南看韓秀不能說話，忽然口吐鮮血。韓秀思索半天說道：「秦大哥，你可害了我啦，這是閔伯父的大徒弟、二徒弟，俱都傷死在蓮花湖，叫我怎麼交代呀？」大寨主只好將桑燕彪成殮起來，送至後山去了，二寨主用軟床搭到小彩蓮船上，送到韓秀的彩蓮大船。韓秀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別專用猛漢臨敵，你我可以比賽輸贏。」勝爺聞聽，正對勝爺的心意，若將韓秀一人戰敗，勝似戰敗蓮花湖群賊。勝爺遂答道：「久仰大名，正要領教。」遂叫道：「金龍，你且罷戰，老夫臨敵！」

金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您先打兩仗，我歇息歇息，吃點東西，回頭我再打他們！」說罷，金龍轉身奔北船幫。金頭虎叫道：「大小子，將我的杵帶回來，我的鑲鐵杵還在船上呢！」孟金龍將金頭虎的杵拾起來，向腋下一夾，跳上小船，回歸北面大船。

韓秀此時甩了大驚，問了問錦背花裝弩，墨兩飛蝗石。韓秀方要登彩蓮小船臨敵，鬥戰勝三爺，忽聽後面有人喊道：「韓寨主！殺雞焉用牛刀？我兄弟二人，願將勝英白髮蒼蒼的人頭，獻到彩蓮大船前。」韓秀回頭一看，乃是老道七星真人的弟子。美英雄一思索，久仰勝英刀法絕倫，先用他二人先探探道。韓秀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二位寨主，蓮花湖的規矩，乃是單打獨鬥，不許雙上。」此時勝爺上了大船，等候韓秀決戰，不想韓秀又不臨敵，送戰小船送來了兩家賊寇，夠奔大戰船而來。相隔切近，借燈光觀看，甚為真切，一個穿吉祥白緞子短靠，頭戴吉祥白壯帽，壯帽上正頂中一朵桃花，花上落著一個白蜜蜂，面如瓦灰。下垂手一家賊寇，穿一身青，青壯帽，正當頂桃花上落著一個螞蜂，背後肯定一對短柄鋼斧。勝爺一看，心中不悅，暗說道：「韓秀，你為何用下五門淫賊前來會戰我勝某呢？」

勝爺此時面沉似水。二賊寇小船離大船相近，穿白的賊人叫道：「賢弟，你給我觀敵，我捉拿勝英老兒！」黑臉面的賊人叫道：「師兄，留神小心！」穿白的賊人伸手背後握刀，舉目觀看勝爺，不怒自威，賊人不覺先有懼怕之心，這就是一正避三邪。

勝爺叫道：「來者寨主姓甚名誰？」賊人說：「本寨主要與恩師報仇雪恨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汝師何人？」賊人答道：「七星真人趙道爺乃是吾之恩師。」勝爺一聽，更大不悅，說道：「下五門的賊人，報上名姓，勝三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列位，勝爺為何說出此言呢？皆因為心恨淫賊，已非一日了。賊人說道：「本寨主姓韓。」老英雄一聽，問道：「你與總轄寨主當族嗎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我與總轄寨主同姓不同宗，你家寨主叫玉蜜蜂韓福雲。」賊人說著話，向前一進身，照定勝爺鴨尾巾就是一刀，勝爺一閃身，遂用裹腦纏頭勢，還了一刀。賊人一看紫窪窪藍魚幾乎將壯帽掃去，賊人心中一想：我絕不是勝英的敵手。沒敢還招，向南敗去。勝爺在後追去，追到賊人背後，刀在賊人脖項，使了一個順風掃敗葉，咔嚓一聲，賊人頭屍兩開。勝爺向東一縱，縱出一丈有餘，抬腿擦魚鱗紫金刀。勝爺本是逞威，刀並不沾血，勝爺抱刀當胸，叫道：「韓寨主，我给你清理蓮花湖！」韓秀聞聽，遂把令字旗一遮臉，一語全無。

正在此時，南邊小船穿黑的那個賊人一縱身，縱到大戰船，撤出短柄夾鋼斧，一聲吶喊：「白天猛漢將我師傅道冠抓落，把臉面擦破，你又殺我師兄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報上名來，與你師兄一同奔黃泉路上去吧。」黑臉面賊人說道：「勝英你少要胡言，我乃是賽李魁黑螞蜂薛鳳歧是也。」說罷此話，黑賊行龍過步，夠奔近前。他一看勝爺偌大年紀，精神百倍，不由得心中亂顫，有心不動手，已經上了戰船啦，又怕眾人恥笑。想到這裡，照面就是幾斧子，不是勝爺敵手，抹頭就跑，跑出去三四丈遠，回頭又照勝

爺面門劈來，勝爺躲開雙斧，魚鱗紫金刀起處，寒光閃爍，一剪賊人腕子，賊人右手躲過，左手一遲，就聽「噹啷」一聲響，夾鋼斧落地，左胳膊已斷，半截胳膊在船板直哆嗦。賊人不叫賽李魁啦，好似武松單臂擒方蠟了。賊人抹頭又向南跑，勝爺隨後追上，照定後腰橫著一刀，腰斷兩節，勝爺向東橫著一縱，身上連一個血點都不濺。

勝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勝某不是以殺人為能事，這是給閣下清理湖寨。好朋友臨敵，咱是以武會友，絕不傷害。」韓秀聞聽勝爺之言，遂吩咐再去一隻小船，將死屍兵器俱都取回，兩個賊人屍首共合五塊，俱搭在小船之上。韓秀縱上彩蓮小船，四名水手都在二十幾歲，船上有兩對彩蓮燈，明亮異常。彩蓮小船距大船相隔切近，韓秀縱到大戰船上，這就是勝三爺蓮花湖會戰萬丈翻波浪。韓秀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我本是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我是為朋友，您也是為朋友，我不能不與您動手。蓮花湖的親朋，全都替我犧牲性命，我要不與您動手，於理不合。但是我絕不能贏您，就是我能贏您，也是點到而已，大概勝老達官您也不能傷我。如果我能贏了您，您將蕭家父子給我留下；我若是輸與老達官，咱是哈哈一笑，我放蕭家父子出蓮花湖。在下韓秀敢說是公正自恃，所為不放蕭家父子者，乃是蓮花湖親朋的意見。」勝爺觀看韓秀荷花色老虎帽，荷花色短靠，正當頂有荷花一朵，一寸多長荷花梗，蓮花瓢倒有二三寸來長，黑真真寶劍眉，抱在桃花臉上，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大耳垂輪，三山得配，五嶽相勻，一張桃花臉，美玉一般。勝爺叫道：「韓寨主！在下久慕寨主，素知閣下是財色分明真君子，今日觀看寨主相貌，還是童子之身。俗語雲，有麝自然香，何必迎風站？我與寨主比賽輸贏，在下勝英一口魚鱗紫金刀，三隻紫金鏢，甩頭一子外，並無他物，兵刃暗器點到而已，要傷寨主寸皮，勝英非為人也。寨主的兵刃暗器，只管向勝英要害處打，勝英死於非命，怨勝英學藝未到，經師不高。寨主只管上招。」韓秀套挽手，抽出亮銀雙刀，此刀耀眼錚光，夾鋼打造，利刃鋒快，與別位的刀大不相同，別位的刀把有絲絨纏的，有藤子纏的，韓秀刀柄鑲細白銀字：「天地君親師。」韓秀雖然蓮花湖為寨主，頗知三綱五常，孝悌忠信，故此後來會門俠客義士，因為刀柄上有「天地君親師」，都不能傷他的雙刀。韓秀抽雙刀，遂將雙刀一晃，奔勝爺鴨尾巾上，勝爺一閃身，腳尖滑船板。勝爺閃開三次，韓秀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何不還招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會英雄，先讓三招。綠林道內，我所敬重的，就是二位。」韓秀問道：「俱都是誰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第一位就是閣下，第二位震八方林士佩林寨主。你二位雖然佔山為綠林，好比明珠一顆土內埋，浮雲遮蔽棟樑材。你我三人，好比大宋朝三位古人。」韓秀問道：「明公，咱三人比作何人？」勝爺答道：「我勝英不敢比岳元帥，你二位好比勇將楊再興、陸文龍。」韓秀又道：「老明公不敢比岳元帥，我二人焉敢比楊再興、陸文龍？」韓秀道：「明公請上招。」勝爺答道：「韓寨主請上招。」第四招韓秀迎頭就是一刀，勝爺這才還招，魚鱗紫金刀遮前擋後，護住身體。韓秀閃砍劈刺，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骨。勝爺心中思索：「小白臉真辣，不傷你寸皮，也能贏你。你少年的英雄，四十寨總轄，栽了筋斗怪可惜的，二十有零的歲數。」遂將刀更改路數，勝家獨傳追魂八卦刀，將韓秀引得眼花繚亂，上下左右俱是魚鱗紫金刀，雙刀避不住勝爺的刀啦，桃花臉熱汗直流。勝爺用回燈反照絕命三刀，勝爺第一刀刺韓秀胸前，韓秀用雙刀一砸勝爺的刀背，勝爺將刀往回一抽，韓秀的刀沒碰上魚鱗紫金刀，勝爺一偏刀，在韓秀桃花臉上一擦，韓秀覺臉上發涼，總轄寨主雙目一閉，心中暗驚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勝爺撒魚鱗紫金刀，叫道：「韓寨主請看。」韓秀舉目觀看，只見飄飄一物，落於船板之上，乃是戒淫花墜落於船板，伸手一摸頭上，不見荷花。韓秀說道：「勝老明公刀下留情，我韓某甘拜下風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？這是總轄寨主讓老朽一招。」勝爺復又說道：「請總轄寨主鳴金收隊，你我兩下結好。」韓秀低頭思索：我與勝英未戰之時，有言在先，現如今怎能強詞奪理？就在勝老者方到時，兩下一和，哈哈一笑，省得傷了若干寨主與朋友，憑我二十多歲之人，若與勝老者結為朋友，豈不三全其美？林大哥煽惑，說勝老者船上只有七八位少年學而未成的人，哪知艙中尚有藏貨孟金龍，打得蓮花湖寨主與親朋等死的死，亡的亡。秦尤又薦舉桑家弟兄，一個死於非命，一個口吐鮮血。到如今和平辦理，哪如先前勝英來時和平辦理為美？但是我有言在先，不然，與勝老者和了吧。

此時韓殿魁壓陣角，抱令字旗，背後林士佩、老道七星真人、朱甘棠等齊說道：「老寨主您看，總轄寨主要與勝英言歸於好。老寨主，令字旗在您手呢，你老人家是主事之人，您拿令字旗將總轄寨主喚回。」韓殿魁說道：「我姪乃是言而有信之人，勝英以仁義待人，我怎能將韓秀喚回呢？」七星真人與林士佩說道：「老兒勝英嘴甜心苦，假仁假義。您忘卻蓮花峪之事了？與老寨主呼兄喚弟，老寨主與他比賽，老寨主寶刀能敵勝英，與老勝英戰至六十餘個回合，老兒敗中取勝，甩頭一子，滑破老寨主眉金一道血槽，那事老寨主豈須與忘記？」這幾句話說得韓殿魁心如刀攪，平生栽了一回筋斗，韓殿魁臉面通紅，遂把令字旗三展，口中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和與不和，回來大家商議！」令字旗三展，韓秀臉上一紅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蓮花湖人眾讓我與大家商議，老明公略候片時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總轄寨主如其不和，派能打的來，勝某奉陪。」韓秀羞慘慘，縱上彩蓮小船，回歸彩蓮大船，叫道：「我若不和，何以對勝英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彼寡我眾，蓮花湖能戰的英雄二三百位，嘍卒數千，將勝英老少男女困死在蓮花湖。」老道又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您的四猛八大錘何用？您就說蓮花湖人眾，我四位哥哥要鬥勝老者。勝英的魚鱗紫金刀，焉能是八大錘的敵手？叫八大錘車輪戰，換著輪戰勝英。」韓秀臉面通紅說道：「蓮花湖人眾，他們不欲講和，我四位哥哥要會鬥勝老明公。」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四人齊聲說道：「老勝英要與總轄寨主和平辦理，我們四人不願和平辦理。」

勝爺一看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四人，並肩縱上兩隻小船，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我一口刀，怎敵八隻錘？」勝爺此時可說不好來，握刀要會戰八大錘，就聽北面蕭三俠船上一聲喊叫，如同巨雷，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您回來，我戰八大錘去！我正願意跟這四個小子乾乾呢。」勝爺微然一笑，心中說道：「韓秀你有八大錘，我有孟金龍。」勝爺連贏三陣，轉身軀縱上小船，回北邊大船而去。

孟金龍縱到小船上，手擎降魔寶杵，水手將金龍送到大戰船上，大英雄高聲吶喊：「你們小子一塊過來！」勝爺在北面大船咳嗽一聲：「金龍乳子，胡言亂語！韓家寨主乃是君子之戰，單打獨鬥；若兩打一個，豈不是小人之戰，滅了韓氏英名？」

勝三爺老人物，明是抬舉韓家，暗中怕兩打一個。南邊兩隻小船，韓家四猛，渾濁猛愣，聽了群小的煽惑，用車輪戰，換撥打法。韓忠叫道：「三位賢弟，與愚兄觀敵助陣，我會鬥猛漢！」

雙錘向兩下一分，縱上打仗的大船，要會鬥猛英雄孟金龍。北面船上三老觀看，韓忠頭上茶青色六楞袖口壯帽，茶青色短靠，面似淡金，黃中透亮，兩道濃眉，一雙闊目，亮金錘分八楞，真是見楞見角，二尺六寸長亮金柄，茶青色挽手雙垂燈籠穗，茶青色的顏色黃澄澄，老年茶葉是黃顏色。錘是雙插花的架勢，向前一縱，孟金龍降魔寶杵向下一迎，就聽噹啷一聲，火星亂爆，雙錘繃起有二三尺高。大英雄孟金龍喊道：「金杵破金錘！」韓忠身高七尺，要比金龍還短一尺來高，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韓忠力氣不敵，臉面見汗。二爺韓孝說道：「大寨主兄長氣力不敵，林大哥與七星真人有話，若見氣力不敵時，急速換撥。三弟，四弟，與我觀敵助陣，我將大寨主兄長替下來。我若是氣力不敵時，你二人想著將我替下來。」二爺韓孝喊道：「大寨主兄長拿金龍不下，請暫退回，讓與小弟！」韓忠虛晃兩錘，向圈外一縱，由戰船縱在小船之上。二爺韓孝一飄身，縱上戰船：「猛漢你認識二寨主韓孝嗎？」金龍答道：「你跟抱小旗子那個小孩是一個名字？」韓孝答道：「那是我兄弟總轄寨主韓秀，我叫韓孝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字，你過來吧，小子。」韓孝亮銀錘照定金龍面門打去，金龍用降魔寶杵向外一推，就聽噹的一聲，二爺韓孝退出好幾步去。亮銀錘上下飛舞，銀花閃爍。列位，韓家兄弟四位，就是二寨主姪，身體六尺多高，為人稍明白一點事故，弟兄四人之中，就是二寨主娶妻生子了，韓忠、韓勇、韓猛弟兄三位，俱都童身，未曾娶妻生子，後來三打蓮花湖，韓孝後人出世，暫且不表。

二寨主長得面似銀盆，俊美異常，勝爺與三俠、黃三太等，看著莫不愛惜。頭上銀灰色壯帽，身穿銀灰色短靠，短衣中生小生打扮，要是頂盔貫甲，一身灰白，不亞如大唐家鍾震四平山的裴元慶。怎奈韓孝戰了幾十個回合，仍然不是金龍的敵手。傻英雄高聲喊道：「金杵破銀錘！」三四十個回合以後，銀粉臉熱汗直流。三寨主韓勇叫道：「四弟，二哥熱汗直流，不是金龍敵手，我去將他替下來。我若不是猛漢敵手，四弟你再將我替下來。」三爺遂喊叫道：「二哥退下，將猛漢讓與小弟吧！」

三寨主古銅色壯帽，古銅色短靠，青虛虛臉面，手中八楞青銅錘，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。二爺虛晃雙錘，縱下戰船。三爺縱上

大船，青銅錘一晃，挾肩帶背。傻英雄降魔寶杵向外一擋，三寨主向外退了三四步。金龍喊道：「小子，金杵破銅錘！」

三爺與金龍又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金龍戰了一天零半夜，又會了三位大錘漢子，借著燈球火把觀看，金龍鼻窪也見了汗啦。

惡道七星真人在韓秀背後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請看，貧道之計成矣。三寨主已然見汗，猛漢也熱汗直流，四爺再替去，就贏啦。」林士佩遂叫道：「四寨主還不上戰船，等待何時？」三寨主韓勇虛晃兩錘，縱出圈子外。大英雄右手執杵，左手擦汗，說道：「怎麼不戰啦？小子。」三寨主說道：「我四弟前來拿你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你們還有多少人哪？」三寨主說道：「還有我四弟韓猛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走吧，叫他來。」韓勇遂縱下打仗戰船。四寨主韓猛哇呀怪叫，掌中鑲鐵錘「當當當」，自己先碰了三碰。大眾一看，半截黑塔相似，碰得火星子亂躡。萬丈翻波浪心中說道：「真渾，有那力氣留著打仗用多好？」就聽四寨主猛小子喊道：「猛漢吃我二百錘！」勝爺、三老及三太太等一看，賽似三國的張飛，唐朝的敬德，梁山上的李逵，頭頂上有白印一道，乃是油錘冠頂的功夫。喊聲洪亮，縱上大船，雙錘奔右肩頭打去。金龍用杵一橫，繃出錘三尺多遠。又攔腰兩錘，頭上兩錘，俱被金杵繃出，共合三杵，升出十二錘。金龍力敵四猛，工夫一大，覺著虎口發酸。四寨主韓猛自己思索：「錘柄怎麼熱了？」金龍心中說道：「我不跟他碰傢伙了。」真是麻桿打狼，兩頭害怕。二人各用純熟的招法，但是金龍熱汗直流，韓猛尚沒出汗。

北面戰船上三老與三太太等觀看真切，勝爺說道：「眾位，他們這是車輪戰法，工夫大了，金龍必輸無疑，或者受傷被擒。

然後再戰我，也用車輪戰法，將我戰敗，然後咱們老幼必然被獲遭擒。彼眾我寡，此必然之理，不如一擁齊上，咱弟兄與他們大殺一陣，也能傷他蓮花湖的寨主幾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你這車輪戰法，我們必輸。咱們不如群毆，我們也落得宰幾個。」勝爺對韓秀說罷，遂叫道：「水手，開船前進！三弟、於賢弟、三太太等，咱們一齊動手。韓秀這是以為我們不識數，用車輪戰暗算。」韓秀回頭說道：「眾位，人家看破啦，都說出來了，這如何是好？」老道說道：「群毆有何不可？彼寡我眾，貧道自有良謀。他們若是群毆，叫銅錘與鐵錘戰猛漢，金錘、銀錘敵住勝英，老勝英一口刀，怎敵兩錘？林士佩敵於豐恒與蕭杰，貧道率領大眾捉拿三太太等一千小兒。此必勝之理也，畏他群毆何來？蕭三俠已然是幾乎敗了之輩，准輸不能贏啊，貧道還拿不了三太太他們初出之牛犢嗎？男女老少，一個不留，連丫環婆子及水手，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。留下一個就是禍害，准叫清江湖，水染成紅。」老道遂高聲喊道：「銅錘、鐵錘戰猛漢，金、銀二錘戰勝英，林士佩敵於、蕭二老兒，貧道率眾捉三太太等小兒之輩。趕緊開船進攻！」韓秀令字旗一展，二十多只大戰船，由南向北；勝爺等一隻大船，二姑娘一隻小船，由北向南，就要群毆。

蓮花湖二十多只大船各向前進一船之遠，忽然就聽東南三層船上一陣大亂，嘍卒齊聲吶喊：「妖精來啦！快閃開呀！」

南面三層上之人，向第二層船上擁擠，二層船上的嘍卒向頭層船上擁擠，頭層船上的嘍卒打船上向水裡跳下有一二百人。就看船上有一人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大腦袋猶如麥門，身體矮小，穿著一件破棉袍，踢啦踢啦，掌中四把鉤連槍，打透三層船。勝爺看得明白，大師兄劍客已到。震三山怎麼個來由呢？前文已經表過，劍客曾對金龍說道：「你們若打不出去時，我與你們解圍。」金龍回歸大戰船，劍客遂破風踏浪，晃到三層船後面竊聽。忽聽人聲吶喊，要與勝爺群毆，劍客一想：若群毆，像黃三太太他們必難保性命，勝三爺與於爺、蕭爺，他三人當然是不要緊，本事小的必然俱都死於非命。劍客遂由水內鑽出，高聲吶喊：「老朽來也！不可群毆！」扶著舵要上船。

撓鉤手一看，劍客要上船，撓鉤遂奔大腦袋二肩頭。劍客一伸手捋住了四把鉤連槍。這宗兵刃是蓮花湖的出產，鉤桿藤子比核桃粗細，六尺長的藤子桿，六寸長的鐵尖，帶鋼鉤，襯赤袍血點紅。劍客要上船時，捋住四桿鉤連槍，借著勁就上了三層戰船啦，四個人將鉤連槍鬆手，鉤連槍的尖子在手裡捋著，用槍桿亂打。嘍卒、寨主夏天都穿的是單衣服，打上就是兩道肉槓子。嘍卒、寨主不知是人是鬼，他們全都是亂躡，三層的向二層船上跳，二層的向頭層船上跳，頭層船上沒有地方跳，遂向水裡擁擠。劍客進了重圍，也跳下水去，喊道：「孟兒別動手啦，老朽來也！」金龍一看師傅到了，將杵虛晃一招道：「不打啦，我師傅來了。」遂縱出圈子外。列位，劍客要獻絕藝，力解重圍。此時震三山直奔韓秀彩蓮大船而來，在水內身體不動，露著磕膝蓋而行。韓秀水性絕倫，觀看劍客在水內如此情形，實在莫明其妙，忽然在水內又露出腰來。劍客來到彩蓮大船且近，在水內一抱拳叫道：「寨主請了！」秦尤叫道：「韓賢弟，此人就是孟金龍的師傅，勝英的大師兄。」語畢，躲在眾人叢中去了。韓秀叫道：「老義士莫非是前來攻打蓮花湖嗎？」劍客道：「韓寨主，非也。老朽今年八十四歲了，我打蓮花湖有什麼用處？殘年之人，難道說還要當寨主嗎？我看你與我兄弟勝英要群毆，決一死戰，勝英、蕭杰雖然學而未成，那兩口刀若是混殺起來，請問得傷多少條人命？總轄寨主人多，必然傷的多；蓮花湖的寨主、嘍卒，多有帶家眷的，那時節死屍堆滿戰船，蓮花湖水染成紅水，老朽看著於心何忍？老朽前來拜求寨主，好事不如無，堂前生瑞草。懇求寨主罷戰，以免殺人流血。寨主若欲群毆，兩下俱都不利。我兄弟勝英與蕭杰乃是外場的朋友，寨主鳴金收隊，兩下哈哈一笑。」韓秀聞聽，低頭思索：此時講和，哪有勝英方來時講和為美？蓮花湖少傷了多少寨主及外來的朋友？林大哥害了多少人啊，飛天鼠秦尤將桑氏送了性命，叫我怎麼回復閔老伯父？韓秀叫道：「老義士！我有心和平辦理，怎奈蓮花湖傷人甚眾，我恐怕大眾不服。我聽說老義士有二十餘招絕藝，我蓮花湖眾寨主賓朋等，都要看看老義士的絕藝。如果大眾不是敵手，我情願兩罷干戈，哈哈一笑，言歸於好。」夏侯商元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聰明反被聰明誤。老朽一廢人耳，自五六歲上學藝，現今八十餘歲。自出世以來，終朝每日尋茶討飯，大都在險廟裡睡，吃飽了練藝。要像老朽這宗功夫，世上人多有不能犧牲的，世人多喜貪妻財子祿，我老朽將這些事情俱都置之度外。總轄寨主請看。」

說著話將嘴一張，滿口牙齒，一個未落。說道：「終朝每日，兜囊中連二百錢都不存。我老師說我修煉未到家，還好點氣，酒色財都拋開啦。老朽所學的二十多手技藝，別位誰也捨不得這宗工夫，我學藝學得已經成了無用之人了。若講短打長拳，老朽練的年頭比別位多點，先別說短打長拳，老朽若是動手，那叫倚老賣老。躡高縱遠，老朽能一疊腰縱一丈六七；若講硬功夫，一塊柱腳石放在地下，一掌能碰碎了；講軟功夫，將雞卵放在地上，老朽在雞卵上走，雞卵不能碎破。還有一件玩笑的功夫，歐陽德的父親與老朽玩笑，用一個指頭摳老朽，老朽一運氣，他那手指回不去了。若將老朽雙腎子用繩拴上，拉出半尺長，還能自己縮回去；黑夜之間，不點燈火，老朽能寫楷書；無論春夏秋冬，老朽能日行千里。我要施展這個本事，還算我倚老賣老。我施展一件賤藝。」說著話遂奔韓秀船頭而來，不見身體動搖，如同駕雲一般。彩蓮大船頭有護船木，木頭上有銅環子，一揪銅環子，飄身上了韓秀彩蓮大船。林士佩乃是妒嫉之見，怕劍客暗算韓秀，其實劍客焉能作出無禮之事呢？

劍客來到船上，將破棉袍一提，棉袍上連一個水珠都沒有，皆因為油泥太厚啦。腰中圍著一個破皮囊子，下身是藍綢子底衣，打磕膝蓋下，破得一條一條的，足登草鞋，沒穿襪子，腳面顏色與泥皮一樣，粗繡線綁纏著腿肚子，借燈光火把，看得故此非常真切。韓秀船乾上掛著四對彩蓮燈，大船上落下一根針都看得見，兩船乾四對彩蓮燈，照得如同白晝一般。劍客說道：「老朽要暴殄天物，要用彩蓮燈，試試老朽的賤藝。」一提破棉袍，拿出兩個鋼鐵球，如同雞卵大小，都上了鏽啦，劍客兩個球一碰，當當直響，冒火星子。劍客說道：「老朽這兩個鐵球，帶了三十餘年啦，我若將鋼卵含在口內，可不能說話。」

劍客將鐵球放入口內一個，丹田一叫勁，一粒混元氣，說了一個吞字。未吞鐵卵之時說道：「我這招工夫蓮花湖若有能會的，我將勝英與蕭二俠陪到彩蓮大船，您收八十多歲一個徒弟，七十來歲的兩個徒弟，生死任憑寨主，到那時鏢行之人，自然依寨主處治。老朽這一手兒，蓮花湖的朋友寨主若是不行，請寨主鳴金收隊，哈哈一笑，兩罷干戈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夏侯老義士，在下雖然年輕，不能無情。」韓秀將話說明，老劍客遂將鐵球吞入腹中，老劍客七七四十九轉，外有十三道橫練。人生在世，吃七口飯，換一粒血水；七粒血水，換一粒膽水；七粒膽水，換一粒清水；七粒清水換一氣；七氣換一神。劍客十三道橫練，金沙掌、銀沙掌、鐵沙掌、擊石法、重手法、棉沙掌，兩隻腳馬前一掌金，馬後一掌銀，西方金剛經，達摩老祖易筋經，踢柏木樁子的工夫，大腦袋一晃，油錘冠頂，兩太陽砸磚，鐵尺排肪。一運一粒混元氣，離彩蓮燈四五尺遠，將鐵卵吐出，正打向彩蓮燈，只聽「叭叉」一聲，彩蓮燈粉碎。老劍客五臟六腑，用一粒混元氣向下一壓，鐵卵落在船乾上，劍客撿在手中。劍客叫道：「總轄寨主請看，鐵卵

上一身血絲！」劍客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哪位若有此功夫，老朽這裡還有一個未用的鐵球，還有七個彩蓮燈呢。哪位若有此工夫，我和勝英拜他為師。」韓秀叫道：「列位寨主！有練過此功夫的嗎？」大眾俱各低頭不語。劍客鐵卵打碎彩蓮燈，鎮住兩下的英雄，群雄紛紛議論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吞鐵球我以為是變戲法耍錢呢，原來不是。這手功夫，我是老和尚看家妝，我是下世再見。」只見劍客躬身施禮，對韓秀說道：「憑總轄寨主少年英俊，交下我們這群老朋友，寨主豈不美哉？不是老朽逞能，請寨主鳴金收隊，兩下解和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以德愛人，這是成全我們兩方，德莫大焉。老義士將勝老明公及蕭老義士，您替我約請，到中平大寨，我要薄備水酒，咱們痛飲一回。」劍客說道：「韓寨主，你們兩下打得血染戰船，若到中平大寨飲宴，若有言語不週，反為不美。若打算交我師弟勝英，人長天也長，我兄弟是好交友的人，請改日再會吧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，您能保勝老者永遠不打蓮花湖嗎？」劍客說道：「這個我不敢保。我與勝英是弟兄，我最知道他，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難移。總轄寨主乃是正人君子，非禮勿視，我師弟勝英焉能再打蓮花湖呢？寨主朋友甚眾，若有不肖之徒，搶男霸女，我師弟就許打抱不平。那時我管不著。」韓秀思索：我不是老劍客的敵手，說話又甘又辣，真不愧劍客之名。思索至此，說道：「老義士，我鳴金收隊，將您送出蓮花湖吧。」劍客說道：「這倒不必，我會水，還是我自己打水中走吧。」說著話，遂一轉身跳入水中，仍然挺立身軀，不用破風踏浪，直向北面去了。韓秀吩咐鳴金收隊，有嘍卒將大戰船的鎖鏈毛繩打開，大小船隻風捲殘雲一般，俱歸水師營去了，惟有由稻田載過勝爺來的王命、吳生的小船不要了。

此時劍客已然到了勝爺大船頭，劍客身體矮小，蕭爺和勝爺在船頭上下腰，一人摀住劍客一隻胳膊，水花一冒，水中鑽出二位英雄，原來是魚眼高恒高俊龍、混江龍於藍。與劍客相見之後，暗中二人托著劍客的雙足，故此劍客在水中露出多半截身體來。二龍遂上了大船。賈明喊道：「怎麼我大爺在水中露磕膝蓋呢？原來水中有抱粗腿的！」勝爺給大家介紹了一回，於藍與大眾相見，勝爺叫道：「蕭三弟，於賢弟，若不是我徒弟於藍送信，我可到不了蓮花湖，全賴我這貧寒徒弟送信，才知此事。他在蓮花湖後山打柴，後山山神廟有他娘親居住，蓮花湖耳目甚多，久後若走漏風聲，我徒弟母子大有不便。蕭三弟，於賢弟，你們四隻大船一隻小船，都是飽載，你們可以周濟周濟我窮徒弟，叫他將他的老娘背出蓮花湖去，以免久後他母子受害。」於藍說道：「這是分所當然。若不是令徒，焉有我們全家的命在？」遂叫二位姑娘：「與你於藍兄打點細軟物件奉送。」又騰出一隻箱子，將化虎死屍成殮起來，在蓮花湖河坡掩埋。於爺又說道：「我與蕭三哥在蘇杭買地造房，蕭三哥也將家騰接回大清國。」勝三爺由蓮花湖東回鏢局子，老少男女眾英雄，分道出離蓮花湖，於爺的船出清江湖口，勝爺奔東去，沒有會使船的，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拉著船吧。」

勝爺叫道：「於藍，你由水中回山神廟，候三兩天將你娘背出蓮花湖去，住在西門外，別住大棧房，住一個單間房子，慢慢的將珠翠換成銀子，置幾間小房子，開一個小買賣，好好侍奉你的娘，候你娘百年後，你再到鏢局子。我乃殘年之人，倘若老夫不在世上，自有你黃三哥、楊五哥、張七哥等照應你。」

蕭銀龍道：「父親，我不出清江湖，我跟我三大爺回鏢局子。」

震三江蕭三俠並不阻攔，銀龍遂上了勝爺的船，蕭三俠、於爺的船也就出清江湖口去了。勝爺與劍客大眾，就用蓮花湖王命、吳生的船，夠奔東面而去。孟金龍下水拉著鎖鏈，其行甚快，將船拉到稻田地，高恒先將劍客背過漩渦水，然後又背勝爺、黃三太、孟金龍、蕭銀龍等，背到東河坡，俱都更換衣服。勝三爺遂請安叫道：「師兄，請您在鏢局子住幾天吧，二師兄、四師兄常常提念您，很想念您的。」劍客叫道：「勝三弟，我暫且不上鏢局子去，我有幾句良言勸你，你在直隸莫州古城村已經置了幾頃地，又在鎮上設立幾個小買賣，賢弟你夠過啦，就當急流勇退。豈不聞古人云：伍子胥不聽孫武之言，官至吳國大丞相，吳王夫差卒賜子胥湛盧劍自刎；越國大丞相不聽范蠡之言，越王勾踐亦賜劍自刎。官大則險，樹大招風，賢弟你名高天下，四海皆聞，你栽了筋斗就沒有小的。一家飽暖千家恨，自古冰火不同爐。賢弟你若有急難大事，愚兄若知道，一千里二千里，我必趕到，給你兄弟瞭解；我若不知呢，愚兄可就無法了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老恩兄金石良言，勝英非是不知，無奈三太等年輕，李四爺秉性剛愎，他們頂立不住十三省鏢局之事，我再給他們整理一二年，小弟回家，落一個無憂無慮的鄉下老兒。」劍客聞聽，長歎一口氣，叫道：「賢弟，你這千金擔子真放不下呀，三弟你諸事留神小心，大人物可要處處留神，你我改日再見吧！」破草鞋踢啦踢啦，霎時間蹤影皆無。

勝爺歎道：「真乃是高人也！」遂率領金龍、銀龍、高俊龍大眾等回鏢局子去了，分明是五龍二俠一位劍客，大鬧蓮花湖。

離鏢局子剩二三十里地，沿路上吆吆喝喝，不必細表。正向前行走，由東北來了二三十人，正是李剛率人前來接應，李剛將勝爺迎上，共同回返鏢局子，沿路上大概說說蓮花湖之事，工夫不大，大家來到鏢局子內。眾人進了鏢局子客廳，勝爺給大眾引見。聾啞仙師問蓮花湖之事，勝三爺細說劍客解重圍，鐵彈打碎彩蓮燈。勝爺叫道：「道兄，我從此閒事不管，公平交易做買賣！」

勝爺回鏢局子方才五六天，這日正然吃完早飯，忽然間鏢局子大門外一陣大亂，趙子手回報：「勝三爺，大事不好了，今有江寧府的守備李大老爺、院衙門千總王老爺，帶領江寧府的都頭馬快三班，有要緊的公事，見勝老達官。」老英雄聞聽，捻髯思索，勝爺心中說道：「我近來鬧惡聲氣甚大，閒居的朋友好幾十位，也許是官面前來查訪，查我的鏢局子。我不免借事為由，將親朋散去，留下三太等照管買賣。」勝爺遂站起身軀出門迎接，守備、千總俱各認識。見二位武官，勝爺向前請安行禮，說道：「二位大人有何公事？」守備、千總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這場官司夠你打的！這不是講話的所在。」勝爺遂請眾人來到鏢局子待客廳，路過東院，勝爺問道：「二位大人，但不知什麼人將我告下？」守備李廷仁叫道：「王老爺，拿出公事來給勝老達官看看！」李廷仁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州府縣的官司好打，此事事關重大。」王千總將背後包裹打開，取出公事，乃是黃紙一張，遞給勝爺觀看。上面的字體乃是半行半草的八句詩，寫得很純熟：「鐵膽賊官王助元，勾串鏢行太不堪。誣害良民無其數，死走逃亡真可憐。憤氣來到京城地，內院皇宮走一番。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閱者諸君，這首詩句是江洋大盜所為，並沒有平上去人。勝爺看罷，躬身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明言賜教，我不明白什麼是寶燈。」

守備說道：「頭一句是狀告欽差大人，大人的玉號就是助元，皆因君臣辦完朝事，談論治國安邦之策，萬歲聖主叫道：『卿家，我國第一大臣，開國元勳！』王大臣駕前謝過龍恩。第二句說是欽差大人勾串保鏢的，害的良民百姓太多啦，死逃甚眾，因此一憤到了北京，才夜入皇宮內院。就是第七句，勝老達官大有關係，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勝爺聞聽，顏色變更，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，渾身立抖，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是鎖拿小民勝英到院署嗎？」守備說道：「這道懿旨一下，擺香案接旨開讀，萬歲特派欽差大人辦理此案，一百天萬壽燈與賊人一併入都。若有盜燈，沒有盜燈的賊人，不必專折上奏；拿住盜燈的賊沒有燈，也不必專折上奏。寶燈與賊人解往京都，不是康熙萬歲審問，就是太后佛爺親審。此寶燈來歷甚重，皆因為吳三桂趕走闖王，李太罕老爺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，更年改月，厲大清國，一統華夷，口外四十八家達王進寶，大小寶珠有千餘顆。有大臣派能工巧匠，攢成傳國之寶，翠玉珠寶攢成，名曰『九鳳珍珠百寶燈』，價值連城，世間罕有。太后老佛爺辦萬壽，在萬壽宮懸掛此燈。今年老佛爺辦萬壽，頭日掛上此燈，第二日不見燈影了，萬壽宮的大監啟奏萬歲，萬歲母子御覽宮牆上題的這八句詩，萬歲下旨派翰林院將此詩套寫下來，康熙萬歲的聖旨，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加緊的公事，派欽差王大人辦理此案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情屈命不屈，小民只可聽審。」守備說道：「接到懿旨時，合城文武官俱都驚惶，惟有欽差大人談笑自若。大人派我二人來請勝老達官到院署，共議此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我勝英乃是百姓，這樣的重案，太后與聖主俱都知道小民勝英，若說請小民去院署，豈不是藐視國法嗎？二位大老爺，請與小民帶刑具，不然小民可不敢從命。」李廷仁說道：「勝老達官知禮君子。」

遂叫道：「頭目，給勝老達官掛上線吧！」府中都頭遂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屈尊點吧！」勝爺說道：「公事公辦。」一低頭，都頭取出鋼練子，耀眼錚光，一抖鋼練，鎖到脖項。勝老者一飄銀鬚，說道：「悶在鏢局坐，禍從天上來。未想到我勝英成了犯法之人了。」

正在此時，由東跨院門外，跑來二十餘人，頭一位身高八尺半有餘，第二位身量矮小，大聲喊叫：「將勝三爺鎖啦！打啊！」您道，來者二人是誰？頭位乃大漢金龍，第二位乃金頭虎賈明。班頭一看，默默發怔。勝爺一飄銀髯，用手點指：「你們哪一個向前進，雙腿砸折！你們俱都退去。」金龍、賈明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這都是你的壞主意。」二人諾諾而退。

勝爺躬身施禮，叫道：「二位大老爺恕過百姓無知，他們俱都是吃酒帶醉，素常奉公守法，驟然聽說立拘鎖拿，不知何事，故此唐突眾差官老爺。二位大老爺請暫坐一時，我將鏢行之人俱都喚至面前，將我的官司告訴他們大家，以免他們掛念猜疑。」

勝爺遂叫道：「三太，將你的叔叔大伯兄弟哥哥們，俱都請來，向眾差官行一個禮，不許多言，老夫有話說。」三太去不多時，先來了三位老者，一位道人，慈眉善目，道骨仙風，另有一分出塵逸世的表面，藍布的道服，向二位武官打了兩個稽首：「無量佛，貧道稽首過去。」語畢，遂向東邊站立。又一位赤紅臉的老和尚，向守備、千總打了兩個問訊，遂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問訊過去了。」語畢，向西邊站立。一個魁偉大個的老者，面帶不悅之容，向守備、千總作了一揖，遂說道：「在下李剛，拜見差官大老爺。」語畢，站立東面。其餘丑丑俊俊、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，俱都向二位千總、守備施禮，共有百十餘位，站在兩邊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，我與眾位高親貴友，將話說完，你將公事高聲誦念一遍。」黃三太遂將公事拿起，高聲誦道：「鐵膽臧官王……」念至此，不敢念欽差的名字，念了「大人」二字，「勾串鏢行太不堪。誣害良民無其數，死走逃亡真可憐。憤氣來到京城地，內院皇宮走一番。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三太念畢，勝爺叫道：「老少高親貴友，這不是江寧府的官司。現有大膽飛賊狀告於我，江寧府文武大老爺不能護庇我，因為是太后懿旨，康熙的御旨，我是情屈命不屈，誰人敢抗旨不遵王法？要將我打在木籠囚車，解在北京御審。大概康熙是明君，老太后是慈善的太后，大概不能罰我這樣年邁之人，不是殺就是絞罪。你們眾位都有武學的工夫，知道我勝英冤枉，若是擾鬧官方，叫旁人談論勝英打了官司，他的朋友不法，擾鬧文武衙門，我勝英擔此叛逆之名。眾位，我這大年紀，眾位不能幫我別的，真個幫我一個叛逆之名嗎？我若解往北京，無論老少親友，跟去三兩位，帶上一二百銀子，要是絞了，可就省事了；若是殺，懇求官人劊子手，四針縫上頭，你們給我買一口薄木的棺材，橫豎不要多花銀錢。或買兩匹驢馬，或僱兩匹驢車，將我搭在驢車上，將我壽木馱到直隸莫州古城村，交給我那苦命冤家勝奎，我死在九泉下，感眾位親友之盛情了。那時節鏢局子一關門，三太老少等眾位各歸故里，從今後安分守己，納享清福，道兄、弼昆賢弟，二位各歸廟去，從今後我與眾位老少親友永訣矣，再不能相見了。」勝爺語至此，一飄銀髯，淚如雨下。諸公，可不是勝爺畏死貪生，勝爺是捨命交友之人，如今他老人家這一落淚，可是捨不得眾位賓朋。勝爺遂叫道：「二位上差，請帶勝英院衙赴審去吧！」

勝老者與眾官人到了鏢局子大門外，大門外早有六車三輛，勝爺抱胸當胸，叫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小民要上車了！」勝爺一跨外轆，轉身向車當中一坐，叫道：「眾位上差，請上車來看守小民！二位大老爺請上尊驢。」守備與千總坐下馬，掌中槍，前後跟隨，府縣的馬快班頭，各抱單刀花槍、七節鞭、九節鞭，圍繞護著車。李廷仁坐下馬，掌中槍，在頭前引路；王千總坐下馬，掌中刀，後面跟隨，車行如飛。老少鏢頭站在鏢局門口張望，沒有敢多說一語的，惟有黃三太用右衣袖遮住了自己臉面，暗中擦淚。只見車輛被塵土遮住，由大路進城院署公廳去了，由西院門進院衙門，守備、千總二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請下車吧。」勝爺答道：「且慢，等提差的時候，我再下車。」回事處差官房出來了五六位，大家俱都叫勝爺下車，說道：「勝老義士請下車來，過堂提差再說。」勝爺下車，進差官房落座。大眾正在談話之際，由外面進來一人，年在四十來歲，差官對勝爺說道：「這是管家二爺。」勝爺站起身軀行禮道：「求管家老爺多多照拂。」管家說道：「勝老義士哪裡話來？」說著話管家看了看，遂出離了差官房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回來說道：「大人有話，不過堂，叫勝老義士書房相見。」勝爺心中暗想：不過堂，是什麼意思呢？不由得一陣發愣。大眾說道：「勝三爺請書房去吧。」管家二爺引路，眾人陪著來到書房門口外，差官說道：「這就是大人的書房。」管家二爺啟簾攏向裡回話，遂來到大人面前回稟道：「十三省總鏢局鏢頭勝英到啦。」就聽書房說話聲音洪亮，說道：「有請勝老達官！」

管家二爺趕緊掀著簾子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大人有請。」勝爺此時低頭暗想：大人有請，是何緣故？我焉能擔得請字？遂低頭不語。督府提轄在一旁跟著站立，大家說道：「勝老義士請吧。」勝爺伸手將鴨尾巾網帕撤下放於塵埃，將大氅整整，將發向後一推，眾差官看著莫不起敬。勝爺一進書房門口，匍匐在地，肘膝而行，口中叫道：「大人在上，草民勝英拜參虎駕！」忠良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一家飽暖千家怨，這場官司並非是告老義士一人，頭一句是告本督院。本督院未曾刮削地皮，貪贓受賄，此賊天良喪沒，膽大包天，誣告你我，雖然是誣告，也如同百姓起訴一樣。當今萬歲不重用本督院，焉能欽派我王義查辦南七省？臭賊就這樣告狀，難道本督院還丟官罷職不成？本督院專折上奉，折篇上多說幾句話，保鏢的公平交易，對於商民有莫大的關係，賊人不能得其逞，誣告良民，以便賊人朋伙搶劫，這都是我辦理不善，才有這江洋大盜，叫百姓受此不白之冤。勝老達官，你站起來，本督院與你有話說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小民斗膽也不敢。」忠良低頭一看，勝爺明煌煌鎖套脖頸，大人說：「我叫你們去請勝老達官，為何加刑？快打了去。」差官當面將刑具給勝爺撤去。欽差大人說道：「事到臨頭不得自由，本督院奉煩老義士為原辦，公事三兩天之內差官必送到鏢局子。府裡明文，縣裡批票，本督院堂諭，老達官找萬壽燈，捉拿盜燈之賊，鏢行人如不敷用，本督院派差官幫助勝老達官去辦理。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當今萬歲的聖旨，一百天賊燈一併入都，老義士急速辦理。老義士請到差官房，與眾差官們飲酒去吧。」勝爺磕頭謝恩，然後跪著倒退，到了書房門口。差官伸手相攙，勝爺不敢正面看忠良，回頭以白眼觀看，忠良雖然便衣，嚴肅正氣令人可畏。書房中陳列帥印，故此令人膽寒。眾差官陪著勝爺來到差官房，眾差官道：「老義士，大人吩咐，咱在差官房喝酒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敢不取，若不是眾位差官大人的維持，忠良爺怎麼知道我是好人？這都是眾位大人的維持，要不然勝英的老命堪虞。」此時院衙內人山人海，俱都來看熱鬧。早有紳耆等要遞連環保，眾紳耆也不知道是什麼官司，全都替勝爺擔憂。工夫不大，見眾差官老爺陪著勝爺出離書房，猶如眾星捧月一般，來到西院門，勝爺與差官施禮告辭。勝爺一看西院門外人群之中，早有黃三太、張茂龍蔽往西院門外，勝爺瞪了眾太一眼，三太等隨在勝爺背後，出離西院門不遠，歐陽德、邱成再向西去到西門沿，楊香五、賈明蔽往西門，勝爺說道：「你們快隨老夫回鏢局子。」

西門外侯華壁、高俊龍也來迎勝爺。走到西下關，勝爺對眾人道：「這是忠良爺為國為民，真是明鏡高懸。若不分賢愚好歹，打在木籠囚車，定有是非，小弟兄們必然拚命。」忠良爺這一派勝爺原辦之人，把勝爺性命保住。

勝爺回到鏢局子，老少鏢頭俱都一怔，這樣重大的案子，勝爺安然而歸，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善哉，善哉。」

又說道：「眾位都要去擾鬧院衙，又有預備砸木籠囚車的，你們看勝施主安然而歸。」諸葛道爺問道：「勝施主怎麼過的堂？」

勝爺說道：「並沒過堂，大人愛民如子，兩袖清風，以恩德待人，派我為原辦，捉拿盜燈之賊尋找萬壽燈。打探萬壽燈與賊人之時，倘若鏢局子人少，欽差大人派差官幫辦。」諸葛道爺又問道：「公事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大人三兩日內派差官送來，府裡縣裡都有公事，大人親下堂諭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事必須先派鏢行大眾出去訪察。」勝爺遂派了三人一撥，五人一伙，出去訪察，三五日回來報告，不許耽誤工夫，勝爺在鏢局子聽信。三日回來一撥，五日回來一伙，俱都不知賊人下落，寶燈何在，無影無形。勝爺聞聽，唉聲歎氣道：「為我一個百姓，大人若是丟官罷職，有多冤哪。勝英生不如死。」老英雄終日愁眉不展，聾啞仙師勸解說道：「事緩則圓，勝施主若受了急，此事更不能辦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公事已然送到，這幾天尚無下落，可哪裡去找？連一點蹤影沒有，豈不難死我也。」

大家正在談話之際，看門的趙子手慌慌張張向裡跑，叫道：「老達官爺，外邊有漢奸拜見你老人家！」勝爺說道：「鏢局子真是不能久長，你們這看門的連話都不會說了，什麼叫漢奸來拜望啊？」趙子手說道：「此人自稱漢奸，老達官爺您不信，您親自看去，真正是漢奸，錯了管換。」勝爺嘆道：「你們這叫怎麼說話？」老趙子手說道：「現在這熱的天氣，戴皮帽子，穿狐皮馬褂，棉鞋，白綾子棉襪子，掀開皮衫給我看看，老羊皮的桶子。」聾啞仙師在旁微微冷笑說道：「勝施主喜信來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道

兄，您也拿我取笑嗎？我都急得誓不欲生啦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不然。這不是歐陽天佐，就是歐陽天佑，不是歐陽德的父親，就是歐陽德的大伯。這二位專管南七北六十三省江洋大盜，不論什麼賊都瞞不過他二人去，別號叫賊魔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如此說來必須迎請，這都是我換命的朋友。」勝爺在前，三老及僧道俗在後，迎至鏢局子大門，就聽有人喊叫辱罵：「這個鏢局子人雜亂，這鏢局子有禿和尚，叫什麼紅蓮羅漢，法名叫弼昆嗎？還又叫長老，我看他是禿驢。有個老道嗎？叫什麼聾啞仙師裝聾啞，我看他是一個雜毛。有個胖子叫李剛，我看是大肚子四兒。除去我勝三哥，沒有好人，都是王八羔子。」勝爺在前一看，原來是大義士天佐。勝爺搶行幾步上前，說道：「大義士來也。」蠻子提起皮襖，跪在勝爺的面前：「唔呀，老哥哥可好？久違久違。」勝爺伸手相攙。

蠻子見了和尚、老道，說道：「雜毛，禿驢，我給你們磕頭不磕頭？」說著話，與勝爺拉著手，來到大廳。勝爺叫道：「歐陽賢弟請坐！」歐陽天佐說道：「不能，不能。有老哥哥，我不能上座。一邊老道，一邊和尚，那邊李四，這邊是我。」從人獻過茶水，李四爺性急，遂說道：「蠻子，休要取笑，勝三哥正在急難之間，你可曾知曉珍珠燈落在何人之手？」歐陽老爺說道：「怎麼我來就有病？我從此路過，探望哥哥，我知道什麼燈啊寶啊？」弼昆長老說道：「你別取笑啦，大眾都在焦急之間，皇上的萬壽燈被賊人盜去，狀告勝施主。」歐陽天佐答道：「我焉能知道什麼叫萬壽燈啊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你別飽漢不知餓漢饑，太后老佛爺的萬壽燈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你別擠兌我，我給打個金燈，金燈換銀燈，炮打襄陽城。」

勝爺站起身軀，捋住歐陽天佐的袖子道：「你若知道寶燈的下落，就救了愚兄殘年了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要不知道，我還不來呢。若提起盜燈之事，他們乃是三個人做的活，一個人盜燈，一個人巡風，一個人題詩，我沒有追上，現在落在蕭金台閔家父子之手。我追到蕭金台暗探，蕭金台閔土瓊老寨主乃是久經大事之人，兩日夜不提燈的事情，他們若提出一個燈的字，我就盜來啦，選用老哥哥你著急？千真萬真，珍珠萬壽燈落在蕭金台了。」勝爺聞聽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道兄，咱大眾亮傢伙，殺奔蕭金台！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且慢。勝施主，大家從長計議，和平辦理為是。閔老寨主年過六十，佔據高山四十餘年，自李闖王造反，佔據山林，原是好武之家大財主，因反亂不得已而為寇，如今成為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把子，十三省綠林道俱都屬他轄管。兩個虎狼之子，萬人不擋。徒弟四十餘名，俱是高來高去，陸地飛騰。山中寨主百十來位，嘍卒有三千餘眾。此人乃是綠林英雄，沙子裡的黃金。如沒有前次攻打蓮花湖之事，此事好辦；打蓮花湖時孟金龍打死他長門大弟子桑燕彪，打傷他二弟子桑燕豹，內中閔寨主必然懷恨在心。若沒有這二人死傷之事，自然好辦，如以武力對待，要講拚命，涼刀子碰熱肚子，山大王不懼；若以禮而敬之，此事倒好了結。勝施主名譽，大概閔土瓊早有耳聞，你們二位可稱天下英雄之魁，你要下帖拜望他，他許看在朋友的場面，你面見本人，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，好言安慰，他許將珍珠燈獻出來。經官面就不好辦啦，他還得獻出兩個徒弟來，他再求你，不叫官面嚴刑拷問，就說一個盜燈，一個巡風，解到北京，過堂之時，成了案以後，當堂抖傢伙一走，給原辦銷案。有金龍打死他大徒弟之事，可就不走這樣辦了的啦。先去拜望他，勝施主乃能言之人，不用貧道囑咐。再者，還得防患未然，倘若他翻了臉，勝施主孤身深入，多有不便，咱們必須去上三十位四十位，俱都衣帽齊整，暗帶兵刃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去多少人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去三十六位。黃三太與三大門的徒弟等都去，可別叫金龍去。」勝爺遂點了三十六位，各穿長大衣服，就沒有孟金龍。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也去。」

聾啞仙師、李四爺二人說道：「你去不得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去得。怎麼去不得？」歐陽大義士喊道：「不要你王八羔子去！」

金頭虎說：「大小子，你怎麼怕漢奸哪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你可別鬧，他用手一點，可就出不來氣。」

當時三十六位老少英雄去蕭金台下帖，五老當先，聾啞仙師在前，勝爺與弼昆、李剛等在後，來到蕭金台山口，三十六位一看，陡壁山崖。方要進山口，忽聽鑼音響亮，呼嘯一鳴，二十餘名嘍卒，每人執定雙手帶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人闖進山口？」

勝爺回頭叫：「三太，拿老夫的名帖投遞，可要規規矩矩。」

三太聞聽，手捧名帖，叫道：「哪位是報事的頭目？」嘍卒回頭叫道：「四頭目，有人來找。」由山口裡面出來一老者，年逾花甲，衣帽齊楚，見了三太，舉目觀看，不過二十餘歲。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十三省總鏢局子來的。」說著話，回頭指勝爺說道：「這是我老師神鏢將勝英，拜見閔老寨主，有緊要之事，與蕭金台有好處無損處。」老嘍卒頭問道：「您真姓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在下姓黃名叫三太。」嘍卒頭說道：「勝三爺的名帖給我，我就此進去回報。要是別人的，我還得壓一壓。」又叫道：「嘍卒們，將雙手帶橫起來，不許慢待！這是勝老達官，與老寨主俱都是朋友。」勝爺一看，嘍卒抱定雙手帶恭敬異常，勝爺心中甚喜。但是老頭目去了多時，不見回報，等下有一個時辰，勝爺心中未免著急。還好，山口外翠柏蒼松，遮蔽天日，要是太陽曬著，還真不好受。勝爺正在著急，忽聽山口裡馬踏鑾鈴響，猶如電轉星馳，撞出一隻紅毛獸來，高聲吶喊：「嘍卒們閃開，碰死不管！」兇惡非常。跳下馬來，虎體彪軀，身高八尺，頭戴枯龍骨的象牙冠；身穿真金線縫就的英雄氈，能工巧匠的手藝，上繡百鳥朝鳳；奶子皮的皮鞋，扣就亮金鍍。

臉面上看，兩道竹葉眉，藍汪汪一張臉面，連鬚帶腮的紅鬍子，半寸來長，壓耳紅毫倒有三寸來長，四個大牙露於唇外，一臉疙疸。高聲吶喊：「老勝英為何要見我家老寨主？」左手勒絲韁，右手擎定金鼎龍頭槓，四塊銅板做成，寬有八寸，長有一尺六，上邊打透眼，有十八個棗核釘，釘有一尺六寸長，有鴨卵粗細，兩頭是尖，三道金箍，頭上能工巧匠做的龍潤。此兵刃份量沉重，雖不能砸山崩山，砸地地裂，但刀槍劍戟，碰上去就飛。此人別號挾山太保，乃是本山的大少寨主，名叫閔德潤，又叫天門白玉虎。頂門上有一個白圓圈，南七省八大名山，頭一位力大絕倫的人，乃是山中的野人。嘍卒全都向後退，此人在五老身前馬打盤旋，高聲吶喊：「要能贏了大寨主手中這件兵刃，再見我家老寨主！若不是大寨主的敵手，要見老寨主，勢必登天還難！」說罷此話，馬走飛騰，真是人歡馬躍，人似猛虎，馬似蛟龍。五老背後怒惱了三太，三太厲聲說道：「我們下帖拜望閔老寨主，他們反以武力對待！」三太甩去大氈，打開小包裹，亮出樸刀，問了問三隻金鏢，握刀在五老背後，繞到前面，一聲吶喊：「呔！山野之賊，不講禮義！我們爺們下名帖來拜望，不知情理，以野蠻對待。」山賊一看，一扶判官頭，打馬上跳下來，有嘍卒將馬接過，拉到山口裡邊去了。

皆因為馬、步有別，故此賊人跳下馬來步戰，黃三太跳起來攔頭蓋頂就是一刀，山賊不慌不忙，刀離象牙冠，看看切近，賊人裹手一擋，將三太的刀磕出兩三丈去。三太回頭向南，敗中取勝，抖手一鏢，賊人向外閃身，未曾躲開，中於華蓋穴左邊，就看真金線一裂，已然打透貼身的短靠，肉皮上一個白點。賊人冷笑道：「你家寨主有金鍾罩，鐵布衫。」說著話，又夠奔黃三太打去。楊香五一晃透風巾，說道：「山賊莫要逞能。」

楊香五身體矮小，三尺多高，照定賊人下部就是一刀，遂叫道：「三哥快走！」賊人忙用手中兵刃一避，楊香五撒步抽身，忙向旁邊一躲，此時楊香五躡高縱矮，五六個照面，抽刀不及，被擗把刀鏟出去了。傻小子賈明在弼昆身後喊叫：「張茂龍表兄，該你啦！黃三太、楊香五完啦！」張茂龍躍眾爭先，掌中八楞練子亮銀錘，山賊一看暗暗喝采：「好俊的人品！」面如冠玉，五官清秀，八楞練子亮銀錘雪花白，行龍過步，錘打悠身勢，戰了三五個回合，練子錘繞於擗桿之上，張茂龍身不由己，向前一伏身軀，自知力量不行，將皮套扔了練子錘，敗陣而回。紅旗李煜李二爺躍眾當先，與賊人交手，三五個回合，將槍撒手，敗了回來。賈明喊道：「師兄歐陽德，該你啦！」「唔呀，你這個臭豆腐！都該我們啦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算數，他叫我我也不出去。你是我師兄，罵是先罵你，誰不曉得歐陽德呀？我是笨家子，沒人跟我一般見識。」蠻子躍眾當先，口中說道：「唔呀，山賊你不要逞能，有歐陽德在這杵裡！」歐陽德五官清秀，亮尖勢鋼刀上下飛翻，又挾肩帶背，跳起一刀，賊人用擗桿一繃，噹的一聲響，歐陽德的刀飛出一丈餘遠，敗歸五老背後。金頭虎又喊道：「老侯，你的能為大，你還不出去嗎？」侯華壁縱出來，抖九節練子槍。大少寨主一看，錚光明亮，侯爺與大少寨主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練子槍繞在擗桿之上，撒手敗回來了。侯爺與大少寨主

戰的工夫甚大，大眾已經將繃飛了的傢伙拾回。賽北觀音蕭銀龍露面，五色線網子繃頭，飄掛燈籠穗，荷花色短靠，男子女相，儼然少女一般，臉上點三個紅點。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小娃娃乳黃未退，不怕寨主將你碰死？」此時大少寨主橫著擗，少爺縱起身軀，雙筆直點二目，山賊用擗，向上一繃，少爺雙筆又奔下身點去，二人戰了五六個照面，雙筆繃飛，向南而跑。大少寨主一笑：「小娃娃，我不追你。」銀龍回頭一看不追，復又返回，將飛叉皮套套於手腕，照定大少寨主臉上又去，山賊躲之不及，叉於臉上，三個白印，飛叉落地。少爺檢回飛叉，返身而逃。

山賊大怒，叫道：「勝英！你淨用無能之輩，有何用處？沒有百十個回合，不用現丑！」勝爺無可奈何，甩大髦，三太接衣服，套挽手，攪魚鱗紫金刀。魚鱗紫金刀亮出一尺有餘，就聽山口外一聲吶喊，如同巨雷相似：「三大爺別動手，我來啦！」

眾英雄觀看，混海金龍孟金龍來了，聾啞仙師一笑說道：「勝施主淨做綿長事，遇到天不絕人。」列位，孟金龍怎麼來的呢？皆因為五老出鏢局子，就沒有管得了金龍的啦。勝爺方出鏢局子門，他就在背後跟上啦，鏢行人攔他，他說：「誰要攔我，摔死他。」誰也不敢攔他啦，故此他隨在勝爺背後而來。

俱都到了蕭金台時，孟金龍在口外樹底坐定觀看，工夫一大，大英雄站在高處張望，看見銀龍打了敗仗，看勝爺握刀方一離鞘，大英雄已經趕到，叫道：「三大爺我來啦！」勝爺刀仍還鞘，孟金龍躍躍當先，說道：「山賊好大個呀！咱倆比比你還矮一頭呢。你這身衣服真好，送給我吧，小子！」孟金龍福大造化大，山賊命小福薄，是魏文丑的挨刀的脖子。大個向前一撞，山賊一看，孟金龍好大身材。大少寨主問道：「你是那鬧蓮花湖的孟金龍嗎？」傻英雄答道：「對啦，就是我。你叫什麼？小子。」大少寨主答道：「你家寨主叫挾山太保閔德潤。你敢與大少寨主戰一百個回合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咱們戰三百個回合，沒有完。」列位，大少寨主向來沒遇見過敵手。

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咱背的這個，叫降魔寶杵，禁得住三下的都少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是樹大影遮山地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咱是根深不怕風搖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叫挾山太保。」

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叫混海金龍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有舉鼎挾山之力。」金龍說：「我眨眼地動山搖。地動就是我眨眼來著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是天門白玉虎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你是白玉虎，咱叫孟金龍啊。咱倆人是漢高祖平秦楚，龍爭虎鬥，你猛虎焉敢鬥蛟龍？」傻英雄降魔寶杵奔上前去，剛要動手，正在此時，就聽山口裡馬踏鑾鈴響，一匹茶葉青鬃豹，馬上老寨主閔士瓊，絳紫鴨尾巾上襯一朵藍絨花，頂門嵌定芙蓉花，絳紫的大髦，青緞子靴子，扣住亮金鐙。後面又一匹馬，馬上乃是二少寨主，真乃少年俊品人物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小白胖子，眯縫眼，此人就是越獄盜獄救了秦尤之人。老寨主在馬上一聲吶喊：「勝老達官下帖，是抬愛我父子，孺子太不知情理，何以用武力對待？如若不聽父命，按山規治罪！」大少爺諾諾而退，口中叫道：「金龍，我家老寨主不叫我與你打仗。」

孟金龍一聲吶喊：「好容易找了對，不打好不行！」語畢，在後追趕。勝爺叫道：「金龍，不許追趕！」金龍叫道：「三大爺，我脫他這身衣服！」勝爺說道：「胡說！」孟金龍止住腳步。老寨主棄鐙離鞍，一看五老當先，閔士瓊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抬愛我父子，來到小山敝寨下名帖，我父子擔待不起。不才的犬子搜查山寨，跟明公的朋友以武力對待，這都是養子不教父之過，愚下實是教子無方，明公多要原諒，勝老明公如不悅，我必當面責打犬子。」勝爺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我們來了三十餘人，多有年輕性暴的，兩造話不投機，雖然動手，均無損傷，老寨主看勝英面上，不要責備令郎。無事我也不敢造次來到高山峻嶺，皆因有綠林朋友，不知哪一位到北京城皇宮內院，在萬壽宮盜去老佛爺寶燈，在宮牆上題詩八句，上面詩寫的是：『鐵膽賊官王助元，勾串鏢行太不堪。誣害良民無其數，死走逃亡真可憐。憤氣來到京城地，內院皇宮走一番。』

龍恩若降勝英罪，盜去寶燈定然還。」太監啟奏聖上，康熙聖主、太后老佛爺母子御覽，康熙的聖旨，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派王大人辦理此案。欽差大人本應將我鎖拿解往京都，愛民如子的忠良，怕屈了小民，派我為原辦，尋找此燈，限百日燈、賊一併入都。欽差大人派勝英原辦，找著珍珠燈，獲住賊人，將功折罪。我有幾位朋友各處巡查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；要叫人聞，除非己莫說。聽說萬壽燈落在老寨主兄長之手，我斗膽來到高山峻嶺，請問自古皆信義，民無信不立。請問老兄長一言，憑老寨主南七北六省赫赫大名，大概不能有而無，無則言有。如萬壽燈落在老寨主之手，雖然價值連城，皇上家的寶燈，也不能善罷甘休。寨主乃無窮的富貴，何愛一萬壽燈呢？老兄若能獻出萬壽燈，救了勝英暮景之年，你我結為至交之友。」閔士瓊捻定花白鬚鬚，說道：「明公，紙裡包不住火，寶燈落於我手。這幾日我很為難，明知其禍不小，我有心聘請明公，將燈雙手奉上，要經官面時，我派兩個小徒弟到案，再拜托勝老明公，不要大刑拷問，一個盜燈正犯，一個幫犯，解往北京，北京過堂，無論在什麼地方拷問，我兩個小徒弟必然承認，成案之後，抖開刑具一走，給原辦銷案。但有一件，前次我派了兩個小徒弟到蓮花湖辦事，我的長門弟子桑燕彪，二徒弟桑燕豹，適逢勝老明公與我盟姪韓秀較量短長，我兩個徒弟碌碌庸才，不當幫蓮花湖與鏢行爭鬥，與鏢行大漢孟金龍比武，將我長門弟子一杵打得萬朵桃花開腦髓皆崩，我二弟子桑燕豹口吐鮮血。韓秀派人將我兩個門人，一個用壽木成殮，一個用軟床送到蕭金台，我打開棺材觀看，我的大弟子死得真可憐，二徒弟口吐鮮血，現在每日咯血兩茶杯有餘，命在旦夕。我若再獻珍珠燈，再派人打官司，豈不叫綠林道恥笑我軟弱無能？因此這幾天我左右為難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依老寨主該當怎樣辦理呢？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咱以珍珠燈為題，老達官鏢行的人獻絕藝。在下小山敝寨內，二道寨門裡，有一座五方飛蛇陣，陣內有一座飛蛇樓，將珍珠燈掛於樓上，十三省鏢局子高人甚多，咱定一個日期盜燈。在下明末清初佔山，改朝換帝，我得的奇珍異寶甚多，在樓下存放。在下有一個老朋友，妙手靈心，給我修造此樓，樓上樓下，俱是消息埋伏，有走輪轉弦、自行人、自行車、自行車、有窩弓勁弩，按金木水火土五行、天干地支，景死驚開，相生相剋，並沒有攻乎異端。你我定一個日期，如將珍珠燈盜去，我將盜燈之人擗出來奉獻與明公，我父子自縛其背，打場窩主官司，明公將我父子及正凶幫兇，一同送往官面。明公至期如盜不出珍珠燈，此事怎樣辦理呢？最好明公多定日期，或三個月，或五個月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萬歲限百日燈與賊人人都，不能久延日期。今天是六月十四，不論大小月，七月十四，若天光一亮，就算過期，將珍珠燈奉送老寨主，勝英到北京投案，殺副存留，不怨老寨主，怨勝英無能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君子一言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快馬一鞭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何以為憑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我二人三擊掌。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由今天起，我將頭道山口、二道山口嘍卒撤去，老明公願夜間就夜間來，願白天就白天來，無人攔擋。我可不能奉陪，我派四名嘍卒，將你陪到陣門外高阜處，觀看陣形。」勝爺與閔士瓊皆揮拳說個「好」字，閔士瓊吩咐查山嘍卒俱都撤去，就派了四名嘍卒同勝爺前往陣地。

四個嘍卒帶路，來到了二道山口，進二道山口，向西北去。

道長一察看便言道：「勝施主，此陣兇險之甚，四外高嶺，當中有十餘里平地。勝施主你向西北觀看，儼然煙霧相似，此處能屯兵幾萬，殺氣衝空。」勝爺點頭，聾啞仙師醫卜星相術理無一不曉，進了二道山口不遠，正西面橫山阻路，高有三十餘丈，山坡陡斜，車馬轎子上不去，若無武學的工夫也上不去。

四個嘍卒頭前帶路，勝爺三十七位，惟有金頭虎吶喊：「倒霉啦！這座窮山沒法上，我也笨。金龍，咱倆對付著上吧。」大眾上了山梁，平坦異常，山頂上翠柏蒼松，勝爺對嘍卒道：「四位多受累啦，四位請回吧。」五老在前面向西捻髯觀看，下山坡西，離著陣門不到一丈遠，就見高聳聳一道大牆，雙門關閉，裡面三道小藍門，如進到四層藍門，高聳聳三層樓了。

聾啞仙師道：「東方甲、乙、木，是藍門四道；北方壬、癸、水，是黑門四道；西方庚、辛、金，是白門四道；南方丙、丁、火，是朱門四道；中央戊、己、土，是黃旗一面。此為八卦一角，六十四門。這是一角，名為三絕陣。」勝爺問道：「道兄，何為三絕陣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三弟，你看陣的四週圍，連一棵青草皆無，俱都是白沙土，蜘蛛、螻蛄、飛蝗全都沒有，這是一塊絕地；此陣是絕陣，非死主要的人不可；擺陣之人，非是養兒養女之輩，不是和尚就是老道。絕人、絕地、絕陣，若不諳消息埋伏，輕者帶傷，重者必死，金鍾罩之體，打上骨肉翻飛。走到相生的陣內被獲遭擒，走到相剋之地必定死。樓上三十六天罡，三十六路消

息；七十二地煞，七十二路消息。不明埋伏消息，進陣出不來。」勝爺聞聽說道：「道兄，這燈不能盜啦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我觀看此陣，想起一位朋友來，此人跟您換命之交，賈柳村黑驢寨，去聘請賈七爺。他一世絕藝，專作走輪轉弦、精妙的消息；他一口寶劍『秋風落葉掃』，可以切金斷玉，金銀銅鐵全都能削。他知道哪是副弦，哪有正弦，由哪破陣，他全都明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道兄，明清八義我們七爺，忍了十數年啦，納享清福。倘若請他出世，他告病不出，我要派人請他，赴湯蹈火，他也得急速前來。此陣凶險之甚，倘若我盟弟踏踏失腳，我有何面目見人家老少？皇宮內院盜珍珠燈，是狀告小弟勝英，我何必又連累好朋友？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我何戀此餘生？」勝爺說到此處，用大驚，一伏腰下山坡，要頭探飛蛇陣，虎穴龍潭也要闖一遭。聾啞仙師一伏腰，追上勝爺，一把捋住十字絆，遂說道：「裡面要緊消息，你我不過略知一二。你捨命交友，有急難之事才用朋友呢，什麼鎖頭得用什麼鑰匙開，不投簧的鑰匙開炸簧。你與賈七爺換命之交，為何不請高明破陣？」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、大義士歐陽二爺、神刀將李剛等，全都來到山坡。二蠻子說道：「若沒有消息，他有一千人看著，我也能偷；有消息我不行。為何不請賈矮子王八羔子？」李四爺叫道：「兄長，咱七弟一世專作精妙消息，請七爺，他必然隨帖而到。」勝爺被大眾相勸，難以為情，一同大眾下山梁，有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三十七人出離了山口，回歸十三省總鏢局。

來到鏢局子，已經是掌燈之時，大眾擦臉漱口吃茶，諸事已畢，然後擺上酒席。單有一桌素齋，諸葛道爺、弼昆長老、一粒灑金錢胡景春，他們爺兒三個吃素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景春，你辛苦一趟，你拿名帖連夜夠奔黑驢寨賈柳村，聘請你賈七叔，見面務必同你前來鏢局。」景春答應一聲，帶著勝爺名帖當時起身，多帶盤費。到了天明，就是六月十五日，勝爺晨起，叫三太派人預備洗臉水、漱口水，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。

又叫道：「香五何在？」楊香五答道：「弟子在這裡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師兄黃三太哪裡去了？」香五說道：「天氣暑熱，山坡樹林休息去了。」遍找三太蹤跡不見，遂請大眾點查人數，少二人不在場，三太與銀龍不知哪裡去了。勝爺問道：「眾位可曾看見黃三太、蕭銀龍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知道他二人，昨天他二人吃飯吃的快，吃完飯他們二人就走了，到鏢局子外，見兩道影向北去了，我沒追上，回來我就睡覺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你為何不言呢？」賈明說：「他們盜出燈來好做官，不帶我去，我生氣睡覺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道兄，這二人都是千頃地一棵苗，黃三太他叔父神拳無敵將軍沒有後人，他是一門兩不絕，蕭銀龍就是他一人，倘有差錯如何是好？我就起身夠奔蕭金台追趕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他們昨天掌燈之後走的，今天日上三竿，追之何及？」勝爺愁眉不展，聾啞仙師叫邱成預備硃砂筆硯，用淨水研濃，提藍布道服取出青銅盒子，搖三搖，晃三晃，一連六次。黃三太二十六歲，年月日時；蕭銀龍十四歲，年月日時。諸葛道爺常常給他們算卦，故知他們生辰八字。將卦排成，道爺一笑，說道：「勝施主請看，黃三太逢凶化吉，蕭銀龍遇難呈祥。為有蕭銀龍，貧道與他批八字，與眾不同，他必要揚名聲顯父母，必有功名富貴在身，命內有武官的前程。凡人八個字造就，黃三太終成大器，他二人絕無妨礙。再說請賈七爺，今天不到明天准來。你印堂上有煞氣，能忍能耐方為真君子。」遂吩咐楊香五，叫廚下擺酒，叫李四爺解勸勝爺飲酒。酒至半酣，忽聽趙子手來報：「華家鎮的北路老鏢頭華四爺到。」勝爺吩咐將酒席一概撤去。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且慢，他一位到，焉能撤去酒席？好幾十位朋友的飯都耽誤啦。咱鏢局子有素鍋灶，可以吃素齋。」勝爺方要迎請，華老鏢頭性情急躁，沒等請就到了大廳啦，手提藍綢子包裹一個，棉綢的大驚，腰繫十字絆英雄帶。勝爺急速站起身軀道：「賢弟沒容迎接，愚兄當面謝過。前次在你貴宅，幫你徒姪拿燈前無影子華，連少爺姑娘多有受累。賢弟可稱的起俠肝義膽，給溧水縣黎民百姓除害。若非賢弟幫辦，焉能凌遲處死採花賊？我當面謝了。」華四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咱們孩提之交，說不著道謝。恩兄，皆因為二蠻子賊魔，昨晚定更來天，到咱鐵鋪之中面見小弟，言說我不知交友之大義：『勝三哥與蕭金台老寨主閔士瓊三擊掌，要給皇上家盜萬壽燈，你知而不問。』我說明天一早起身。蠻子不容，要在咱鋪中上吊放火。你姪女愛蓮打內宅出來，說道：『歐陽叔父，我父親明日即早起身，絕不失信。』哀求得蠻子無法，他才走了。他說南七省給您連我請朋友。他說：『為寨主的會請朋友，咱鏢行就不會請天下的英雄嗎？』三哥果有盜燈一事嗎？」勝爺道：「確實不假。昨晚吃完晚飯，三太、銀龍兩小冤家未與愚兄信，暗去盜燈，昨天一夜，今天快到巳分時啦，這兩個冤家凶多吉少，愚兄放心不下。道兄派胡景春去下帖請賈七爺滅久去了。大眾昨天觀陣，道兄言說此陣兇惡非常，帶翅膀的飛進陣去，都不能出來，金鍾罩、鐵布衫刀槍不懼，打在陣裡，骨肉翻飛，此陣十分兇惡。」華四爺聞聽不悅，說道：「三哥一世英名，年紀高邁太軟弱了，作賊的皇宮內院盜寶燈，敢與三哥擊掌，這乃藐視王法。我與老哥哥走北路鏢十餘年，全憑一口折鐵刀，全身的武學，我不懂什麼叫消息埋伏，那也就是冤人之法呀，我就知道有文武奇才，我不知道什麼叫消息埋伏。隔教不隔禮，我跟老哥哥換命之交，這件事情交小弟辦理，蕭金台離華家鎮幾十里，我知道路程，我進陣將珍珠燈盜出，獻與三哥面前，如若盜不來珍珠燈，至死不見恩兄之面。勝三哥，我就此起身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華賢弟，略坐片時，大家從長計議。」華四爺說道：「三哥，我若等著，就受了急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大眾千萬攔住四弟，別叫他去。」神刀將李剛在外邊將華四爺攔住，說道：「與道兄商議。」華四爺說道：「李剛你別攔我，你們畏刀避劍，我不怕那些個。你要攔著我，我說別的。」李四爺臉一紅，華四爺甩手而去。勝爺說：「我追趕華四弟一路同往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人怕久挨金怕煉，你愈勸他他愈急。他紮刀子拚命，你給他瞭解過多少次？你要跟隨他去，到陣門他一直向裡跑；你要不跟他，他倒加以小心。碰了釘子無臉面回鏢局子，他也許由陣內出來回家去。」前人就有這個理，一個街房，他要打吵子，人若勸他，他五天也完不了；要是不勸他，他自己也算完啦。華清泉也是這路脾氣，此次不聽大眾之言，前去探陣，好比長江水，一去不回還。

掌燈之後，勝爺愁眉不展，李四爺說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咱先擺酒吃飯。」吩咐下去，工夫不大，擺上酒席。李四爺給勝爺斟滿了一杯酒，勝爺端起酒杯，就覺心驚肉顫，淚灑杯中，不能下嚥，對大眾說道：「不是三太、銀龍，就是清泉四爺被害。我心驚肉顫，我暫且休息片時。」道爺說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也不叫你今天探陣。賈七爺今晚必到。」道長說著話，遂叫：「邱成，跟隨勝爺左右，不許離開。你勝三大爺要去探陣，你就告訴我。」邱成跟隨勝爺到鏢局子後院五間上房之內，勝爺在西暗間藤床上一倒，枕著竹子枕頭，邱成坐在床沿上。勝爺說道：「邱成，我心中煩悶，你到外屋去坐。」邱成來到西暗屋，西暗間掛著茶青單簾，勝爺蓋上袂被，邱成一會兒掀簾子看勝爺，勝爺心中說道：「這孩子真是實心任事。」邱成將單簾放下，勝爺由被隔上拿了一條棉被，打了一個卷蓋上，帶好鏢刀零碎，打床上下來，在後牆底條案下一避身。邱成又一掀簾一看，老頭睡著啦，放下簾子。勝爺遂由後窗戶出去，出離十三省鏢局。勝爺在鏢局子外大樹林中看蕭金台的方向，看了多時，一伏腰奔蕭金台而去。七十餘里之遙，天氣炎熱，一輪皓月當空，走了十里、二十里，緩緩氣歇歇，來到蕭金台已經二鼓之後。進山口，清靜異常，並無一人。勝爺又進了二道山口，向西北上了山梁，飄鬚向西觀看：東方甲、乙、木四道門大開，心中納悶：「三太、銀龍，能進得了四道陣門嗎？清泉不懂消息，焉能進四道陣門？」勝爺順東陣門大牆向南去，繞到南門丙、丁、火，借皓月細看，紅漆門上有三道刀印，橫豎刀印，每刀剝進三四寸，勝爺心中明白，這是華清泉寶刀沒劈開南門。勝爺遂又向西去，向北拐來到西門，西門雪霜白，白漆漆的。勝爺又一想，西方庚、辛、金，金能生水，勝爺遂用力推門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推之不開。忽然想起，帶藝投師的時候，聽老師提念過，是消息埋伏之門，消息繃簧俱在門的上限。遂亮出魚鱗紫金刀，用刀背磕門上限，一連好幾下，碰動繃簧，雙門大開。向裡一看，方磚鋪地，平坦異常。是行俠作義的，對於消息多半曉得。來至二道陣門，用刀背一磕，雙門大開，有十二塊麟板，十二塊淨板，十二塊梅花板，俱像是粗消息，勝爺略知一二。到三門用刀背磕上限，三道門又下開，勝爺由西向東走，看不清三道陣門的消息，東西十餘丈，正走在當中，登動走輪轉弦，腳底咕嚕嚕亂響。打三道門進來之時，一丈六確然是方磚鋪地，再向前去是假方磚鋪地，用刀一點，咚咚直響。腳尖找地，磕膝蓋著地，正向前走，「咯噠」一聲響，陽板一落，陰板一起，一塊木板四尺寬六尺長，板上有一匹藍馬，四蹄是四個走輪，藍馬由東向西正迎勝爺而來。老英雄遂向南一轉身，正南陰板一托，陽板一起，裡邊四尺寬六尺長，一聲轉弦板，板上紅馬，馬的四蹄四個鋼輪，由南向北而來。勝爺轉身向西去，西面上陰板一托陽板，出來一匹白馬，

四蹄四個銅輪，由西向東迎勝爺而來。勝爺抹頭向北，北方壬、癸、水，一匹黑馬，向南而來。勝爺旋身軀一打轉，中央戊、己、土，現出黃馬。勝爺左手捋鬚，右手握刀，老英雄思索：「人生如白駒，陽世之間混水魚。想當年三十餘歲，帶藝投師，自知學業不高，我大師兄夏侯商元，二師兄諸葛山真，四師弟弼昆，我老師對我們曾說過：『久後你弟兄若遇上陣勢埋伏，留神五馬陣。人進五馬陣，不死也遭殃，金木水火土五行。』那時節淨練武學，沒工夫學陣，沒向心裡去，惟我二師兄當時問道：『怎樣出入？』黃馬管接管送，我也試一試五方陣的厲害。」思索至此，遂取了一塊問路石，照定紅馬腰間擲去，只聽「咯吧」一響，馬的腰骨繃開半尺，向外冒燄火，先是微火，被風一吹，火苗上躡，向兩邊分有數丈，有核桃大小之火球。

勝爺相隔兩丈遠，將不能打到身上；若打到身上，愈燃火愈大，裡邊有硫磺松香之類，會金鍾罩者也能皮焦肉爛。勝爺等火過去之後，拾回問路石砸黑馬，也是先冒黑水，向東西幾丈餘遠，若濺到人身上一個黑點，此名為五毒水，子午不到頭准死。那三匹馬不問可知，必是毒藥箭、毒藥弩之類。勝爺遂奔黃馬前，長脖小耳朵，勝爺將刀一扣，一捋馬耳朵，馬頭一低，勝爺縱上馬背，咕隆隆一陣響，送到四道陣門。勝爺腳踏實地，一揪馬耳朵，那馬將頭一低，勝爺翻身下馬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擺陣之人真是妙手慧心也。」勝爺又用刀背磕陣門上限，四道陣門大開，勝爺用刀點地，再向裡去，兩三丈遠，已到樓口。三十餘層樓梯，座北向南，東西兩邊的欄杆，貼欄杆的扶手，勝爺用刀柄一點樓梯，「唧唧」一響，樓梯的顏色紅汪汪，直向北上十八道轉環劍刀，向南上也是十八道轉環劍刀，一共三十六口轉環劍刀。勝爺心中並不驚慌，然後用魚鱗紫金刀問了問樓欄杆，沒有動靜，遂腳登欄杆而上，上了一十八道樓梯。樓梯一拐彎，又是十八口轉環劍刀，勝爺仍腳登欄杆而上。來到樓口，有隱身板一塊，勝爺遂探身向裡觀看，樓不甚大，五角五方五間，正北面有大赤金佛龕一座，上達天花板，佛龕前邊，供桌一個，上邊鳳毛銅夾五金的蠟扦子、香爐等，不用擦拭，錚光明亮。南北一根架海，東西一根架海，架海當中有一銅鍋，內盛棉油，這一鍋油能點七日，棉花捻子。七天油也乾啦，捻子也燃完了，有人上去添油添捻。閱者問道，添油之人豈不被消息埋伏傷了嗎？您道，擺陣一事，必有出入之路，若是按圖出入，猶履平地一般，絕不能受消息埋伏之害。勝爺觀看完畢，暗暗點頭，翻身上了供桌，舉日向架海上面觀看，架海距天花板尚有三尺餘，燈的前面懸掛一物，真金鎖鏈吊著，鎖鏈核桃粗細，只見此物耀眼光，奪人二目，勝爺心中暗道：「不問可知，必是萬壽燈無疑。」您道，別說是勝爺，就是外方的官僚，平生也看不見萬壽燈，除非當內庭的差使，趕上聖上辦萬壽，能夠看見此物。並不是燈的樣子，乃是一個花籃，花籃外探出荷花，四外金線沿邊，荷花葉是一塊天然的綠翠作成，四外鳳凰口銜珍珠，都有核桃大小，真是價值連城，希世之寶。

勝爺看罷珍珠燈，遂向佛龕內觀看，供的乃是五祖之像，勝爺看罷，跪倒身軀，心中禱告道：「弟子草野愚民勝英，今因被人所告，前來盜聖上萬壽珍珠寶燈，叩求佛祖保佑弟子成功，將珍珠燈盜出完案，弟子從此回歸莫州為民，是事不問，若再行俠作義，叫弟子生不能還鄉，死作異域之鬼。」禱告已畢，縱上供桌，欲縱上佛龕，然後再由架海盜取寶燈。此時勝爺一看，蠟扦、五供佈滿桌面，恐怕碰下去損壞，遂將蠟扦香筒慢慢的取將下來。勝爺此時站在地下供桌前，取那供桌上的東西。

最後一搬香爐，那香爐兩面是耳子，用兩手一搬耳子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搬之不動。勝爺心中暗說道：「我在二郎山舉鼎，尚且沒費這樣的力氣。」又一較勁，香爐兩個耳子脫落，出來兩條鎖鏈，先將勝爺左手鎖上，勝爺右手扣著刀，鎖鏈未能套入，勝爺趕緊一抬右胳膊，左手較勁，抽不出來，遂用魚鱗紫金刀割香爐上的鎖鏈，將鎖鏈剝斷，香爐自己就落下去了。勝爺心中納悶，不明白何故，遂低頭向香爐落下之處觀看。正在此時，忽然一道黑氣瞇了勝爺二目，勝爺方用手揉眼，就聽鎖鏈聲音向上躡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條鎖鏈正套勝爺項頸，勝爺方要向後退時，這條鎖鏈向下墜去，勝爺力氣不敵，只可隨著同供桌前進，將頭拉到距香爐窟窿約有一尺餘遠，遂不向後墜了。

勝爺定了定神，用目細看，核桃粗的鏈子鎖在項頸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擺陣之人，你太不知時務了，就憑這樣的鎖鏈子，還擔得住刀刺嗎？」勝爺遂用魚鱗紫金刀，當當當，連剝了三刀，就見火星亂躡，鏈子上連一個刀印都沒有，勝爺沒法，復又將供桌剝了幾刀，仍然是火星亂冒，那供桌乃是生鐵鑄成的，上有二層鳳毛銅的葉子包著，刀不能入，寶刀寶劍俱都不怕。

勝爺正在急難之間，忽聽有人順欄杆而上，口中說道：「無量佛，你是什麼人大膽，竟敢上樓來盜燈。」勝爺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道人，楊木道冠，蒼白的髮髻，赤金簪別頂，領下蒼白鬍鬚，白襪雲履，背後背定寶劍。一看勝爺鴨尾巾，正當頂顛巍一朵黃菊花，老道看罷，問道：「你是神鏢將勝英嗎？」勝英答道：「然也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認識貧道嗎？我乃是擺陣之人，妙手真人許道成。」說罷，伸手亮寶劍要殺勝爺，勝爺面向北，在供桌佛龕前鎖著，鎖鏈鬆著一尺有餘。老道說道：「勝英，你跟我們下五門無故作對，在蓮花湖你殺我心愛的兩個徒弟，孟金龍抓去我師弟道冠，今天我給下五門之人報仇。蕭金台老寨主閔士瓊聘請天下英雄與八大名山寨主言說，誰要拿住勝英，坐頭把金交椅。貧道將你拿獲，我就坐頭把金交椅，我有心將你活捉，你的餘黨甚多，恐其睡多了夢長。」要解心頭恨，亮劍斬仇人。老道伸出寶劍，由西面奔勝爺脖頸砍去，手起劍落，就聽撲的一聲，紅光崩現。書中代言，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，見老道用劍砍來，老道的身軀，挨著勝爺二尺多遠，勝爺的刀由胳膊底下奔老道右肋刺去，老道向後一退，刀已刺進半尺有餘，老道一覺疼痛，退到樓口，碰了劍刀的消息，三十六口劍刀，將老道劍的如同肉泥一般。勝爺一看，長歎一口氣，心中暗道：「都說勝英吃虧讓人，看起來我非好人也，到了這個時候，我還刺死擺陣之人。老道是棋勝不顧家，要不然就是在平地上比武，我也紮不死老道哇。一會群賊上樓，一看老道的死屍，必然多上來人，他們若用鉤桿將我鉤住捆了，他們自有開鎖之法，將我拿下樓去，捆到聚義廳，我必開口大罵，群賊必然將我亂刀分屍。我這大年紀，還有多少年的活頭？身逢絕地，我一死倒也乾淨。」勝爺思索至此，遂要亮刀自刎。

勝爺目觀魚鱗紫金刀，自己心中暗說道：「此刀殺了多少亂臣賊子，救了多少忠臣義士、孝子節婦？不想我也喪於此刀。我就這樣收緣結果嗎？我自幼讀書，孝順雙親，懂得交朋友之時，我就吃虧讓人，平生未做過虧心之事。又想起眾位賓朋，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不如出家落清閑。我恩師已到百歲，尚且在世；我大師兄八十四歲，將功名富貴看破，無憂無慮，走遍天涯；我二師兄諸葛山真，慈心待我，屢屢相勸，派徒弟看守，不叫我進陣，金石良言，我不能從命，自找其禍，我要不請道爺弼昆，人家在千佛山真武頂修真養性。從今後再不能見明清八義眾弟兄，再不能見四大鏢頭，老盟兄王靈、三弟東路鏢頭石俊山、四弟西路鏢頭錢士忠。三太、銀龍、華賢弟，你們爺在陣中不知吉凶禍福？」勝爺又想起親生之子、嬌兒勝奎，父子欲要相見，除非鼓打三更，老父若有魂魄，回到直隸莫州夢中相見。想到此處，勝爺心似刀攪，英雄的眼淚不輕落。列位，每逢老年人若是有了病，平時總說，叫老少伺候，不如死了；及至病人膏肓，他自己就該叫人給請名醫了。先生診完脈說道：「您的病最好靜養，不用吃藥啦，就可以好啦。」您道，自己也知道病不能好啦，可就怕死了，於是臨死的時候，必落幾點傷心之淚。勝爺此時，就是這宗景況，身逢絕地，欲逃不能，惟有一死而已，想起平生所作所為，並沒有欺天害理之事，為何落得自刎而死？

正在此時，就聽樓下有人答道：「勝三哥，休行拙志，小弟救護來遲。」勝爺低頭一看，一道黑影順著樓欄杆扶手而上，跪在勝爺一旁。勝爺留神觀看，此人跪在地下，如同小兒一般，小臉好似燒餅一般。列位，康熙年的燒餅四兩半重。勝爺下腰相攙，原來是明清八義賈七爺。勝爺說道：「賢弟進陣，足盡明清八義歃血為盟之情，小兄感激了，請賢弟下樓回家去吧。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我連夜趕來，原為救兄長來的，小弟豈能回家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此鎖鏈堅固異常，寶刀寶劍不能切斷。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各物都有破法，勝三哥你看這道鎖鏈是什麼的？」

勝爺說道：「似銅非銅，似鐵非鐵，也不是金銀的顏色，非常沉重。」賈七爺道：「三哥，此乃五金之首，有製造專家，俱都是高明之輩所作。造此物時，彩天地之靈氣，日月之精華，金銀銅鐵錫，按五行陶熔，打成寶鏈，寶刀寶劍當然不能損壞的。小弟這口劍，兄長所知，善能斷堅固之物。這條鎖鏈，湛盧、巨闕、紫電諸劍等，全都不能斷，就怕魚腸劍與小弟這口劍。勝三哥請看。」說著話，由背後撤出削金斷玉斬鋼鏗鐵的寶劍，名叫「秋風落葉掃」，此劍在樹底下一晃搖，嗖嗖樹葉亂落。賈七爺說道：「三哥閉眼吧。」勝爺將眼一閉，就聽嗖的一劍，鎖鏈由胸口下斬斷。又一揪勝爺脖頸之鎖鏈，用手避著，嗖的一劍，就斬斷了。

勝爺脫離大難，叫道：「賈賢弟請上，受我一拜！」賈七爺向旁一閃，叫道：「恩兄，那有兄拜弟之理！恩兄救我之時，不勝枚舉，小弟不過略盡微勞耳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賈賢弟，可是你徒姪胡景春請你來的？」賈七爺答道：「非也，我未見徒姪胡景春。這是歐陽爺之約。」

賈七爺是怎樣來的呢？您道，賈七爺已十餘年不出世了，在賈柳村黑驢寨，已經納享清福，妻財子祿，乃是該村的首戶。

宅院之中有於氏安人，大賢德之人，二少爺賈亮，姑娘秀英。

閒暇無事，教子女武學與消息埋伏，老英雄享漁樵耕讀之樂。

有朋友聘約，俱都告病不出，學業愈高，愈不問世。六月間天氣炎熱，這日在書房看陣圖、消息譜，忽然家人慌慌張張向內而來，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外面有人找您。小人有事，不敢不報，無事焉敢亂稟？此人乃是前來索債，竟說您欠他數十萬銀子，二十餘年本利未歸，利錢不重，是大加六錢，也算不清本利多少啦。老當家的可別生氣，他言說房產事業，小姐少爺都給他也不夠。」賈七爺聞聽大怒：「我焉能還得清這樣的賬？這是個大生意，敲詐良善！」遂摘下鎮宅的寶劍，佩於脅下，此劍甚長，賈七爺身量姪，走道兒劍鞘嘩啦啦，划地直響。

賈七爺一聽，要賬之人口出不遜，罵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賈姪子，欠錢不還！你的房產與活人都還我也不夠。」賈七爺大怒，寶劍「嗆啞啞」一響，出匣尺餘，來到大門道一看，寶劍咯啞啞趕緊還匣，滿面笑容說道：「我當是何人？原來是歐陽賢弟。」只見他頭上戴氈帽，大紅絨球，藍緞飄帶，金線沿邊，狐皮馬褂翻穿著毛向外，青緞面皮襖肥大異常，足登棉鞋，白綾棉襪，紅嘴唇，臉上有皺紋，跟他哥哥歐陽天佐一樣長相，若認他非看臉上皺紋不可。大義士是整身的童子，這位二爺娶妻生子了，老哥倆，就是一位少爺歐陽德。賈七爺看罷，變怒為喜，控背躬身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歐陽二弟。哪一陣香風將賢弟吹到賈柳村？愚兄不知，未能遠迎。賢弟一向可好，別來無恙？」蠶子聞聽，說道：「賊偷，假斯文，文質彬彬，姓賈就叫假斯文。大明家未完之時，咱們兩人在揚州偷那賊官家寶珠十六顆，金條八根，散碎銀兩五百多兩，咱倆人勻分！」賈七爺一看，大眾眾親觀看，他將老底同眾人都抖出來啦！現在是本村首戶賈員外爺，誰不知道？蠶子喊開作賊之事了，賈七爺遂用話掩飾道：「歐陽二賢弟不要取笑，家裡坐吧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我沒帶著錢，怎麼家裡坐呢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蠶子，我這是讓你，你要是再作詭譎，我可不讓你啦。」二位老義士攜手進了大門，來到內宅。家人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們員外大概是短人家錢，不然我們老當家怎麼這樣柔和呢？」年輕的家人那知道，賈七爺與歐陽二爺是換命交情，歐陽爺一世頑皮耍笑。二位來到書房，分賓主落座，從人獻過香茗，賈七爺吩咐廚下擺酒，蠶子說道：「唔呀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給活人擺酒作什麼？我不是酒肉的賓朋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蠶子說：「我不是酒肉的賓朋，今天我請我吃飯，明天我請你下館，那叫換嘴頭子。賈姪子上炕認的老婆子，下炕認的搬尖大灑鞋，你還懂得交朋友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蠶子，我讓你好些個句話啦，要講義氣，你不行。我們弟兄人稱明清八義，你這還叫明清八義嗎？」蠶子說道：「姪子，我打探一個人你認識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何人？」蠶子說道：「就是神鏢將我哥哥勝英，你可認識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蠶子你不是東西。朋友有遠近，親戚有厚薄，那是我換命的朋友，我二人妻子不避，穿房過屋，可稱刎頸之交。」蠶子說道：「若勝三哥有事，非你不行，你去不去呢？你不是借口五癆七傷哪？就是咳嗽痰喘哪，你不是手眼遲鈍呀？你不是腦袋痛、肚子痛哪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蠶子你是找碴，你都說啦，我還說什麼？蠶子你別繞彎子，別人有事另議；若勝三哥有事，赴湯蹈火，捨命我也不怨煩。」蠶子遂將五方飛蛇陣之事，並那樓中的埋伏消息一說：「非你去不可，你要推諉，我就放火燒房，在你這吞見裡搬梯子上吊，叫你和尚不得睡，姑子不得安。」賈七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你我就此前往。」賈七爺這才收拾零碎物件起身，要探五方飛蛇陣。二位出離了賈柳村，賈七爺說道：「我同你一處行。」那蠶子二爺說道：「你去你的，王八羔子。我先到九江府去請大王八羔子去，我將大王八羔子請出來，我還去請別位呢，你別以為你自己到陣，就全辦啦。哪一位要是不去，我就放火燒他的宅子。」語畢，由兜囊中掏一打請帖，給賈七爺觀看，說道：「你去盜燈，我請朋友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兄弟。」歐陽二爺又說道：「勝三哥性子急，你快去罷。」

賈七爺遂奔江蘇省。賈七爺路途之上，餓了買兩個燒餅果子吃，渴了河沿捧點水喝，或是飲馬的馬槽喝水，一百餘里地，賈七爺來到鏢局子。賈七爺在前十幾年南幾省都走遍了，道路純熟，當日趕到千佛山，鏢局子門道有燈，一看有一塊匾，上書金字「鬆棚英雄會」。賈七爺進門房問道：「神鏢將勝三哥在家麼？」伙計說道：「在鏢局子呢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勞駕請給回稟一聲，就說賈斌久來到啦。」門房之人回稟進去，三老出來接迎，李剛與和尚、老道三位，賈七爺先給李剛行禮，後給和尚、老道行禮。老道說道：「七爺來的真快哪。」賈七爺問道：「三哥呢？」老道說道：「三爺今日愁悶，休息去了。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四哥快預備酒飯，我還沒吃飯呢。」又說道：「我勝三哥睡如何這樣早？盜燈之事怎樣了？」四爺答道：「昨天掌燈之後，蕭銀龍與三太暗去探陣；今天吃早飯，北路鏢頭華四爺進蕭金台五方飛蛇陣盜燈，也去而未返，勝三哥煩悶，非要自去盜燈不可，道爺不容他去，勸他吃飯喝酒，三哥淚灑於杯中，沒吃飯安歇去了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不是暗自走了？」

李四爺說道：「邱成看守著呢，決走不了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李四爺你去請勝三哥去吧，就說小弟來了，咱好商議盜燈之策。」

李四爺遂叫楊香五道：「去請你師傅，就說你賈七叔來啦。」

楊香五遂到後院勝爺安歇的屋子，邱成在西暗間屋外避住門口，楊香五說道：「邱成，我師傅睡了嗎？」邱成說道：「大概許睡著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七叔來啦，請我師傅到前院客廳，商議盜燈之計。」二位遂進了裡間屋，勝爺在藤床上蓋著袂被，橫著枕頭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老師，我賈七叔來啦。」叫之不應，楊香五一掀袂被，只見裡面蓋著一條棉被，一看恩師蹤跡不見；一看刀鏢零碎，也全都見；又見後窗戶敞開未關，勝爺必然後窗戶而走。二人遂奔前院客廳，邱成說道：「勝師叔由後窗戶走了。」道爺厲聲道：「我叫你看著，你怎麼不知道你師叔走呢？」邱成就將當時的情形，跟道爺說了一遍。賈七爺聞聽此言叫道：「四哥，我吃點心喝水就行啦，五方飛蛇樓太險惡，恐怕三哥受了害。」賈七爺吃了幾個點心，喝了幾口水，就起身奔蕭金台五方飛蛇樓。來到五方飛蛇樓門口，正趕上勝爺持刀自歎道：「想不到勝英落得自刎而死。」故此趕緊上樓，亮寶刀斷飛蛇。

勝爺說道：「一事不勞二駕，先將珍珠燈取下來吧。」賈七爺道：「三十六塊天花板有飛弩利刃，非會金鍾罩、鐵布衫不能取。大概三更後必有十位八位前來，會金鍾罩的必然來到。」

勝爺問道：「你怎曉得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從鏢局子來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定好約會。」二人正在樓上說話，就聽東方甲、乙、木方位上有人喊叫：「香五踩腳印走，登動了消息，你小子腿折胳膊斷！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您傻姪子來啦，看看他們來了多少人。」賈七爺由樓口探頭觀看，就見來了八位，會金鍾罩的有六位，不會金鍾罩的兩位。聾啞仙師、弼昆和尚，有達摩老祖易筋經橫練；年輕的，歐陽德、邱成、胡景春、賈明等，俱都有金鍾罩；李四爺、楊香五二人，不會金鍾罩；胡景春是請賈爺未遇，返身又追回來的。眾人到樓口下，一陣血氣味，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不好，傷了人啦。」遂叫楊香五打火折觀看，大眾看血餅子之中，有道冠赤金簪，蒼白鬚鬚。

金頭虎喊道：「死的是雜毛！」弼昆長老一推賈明，傻小子說道：「我說的是死雜毛，沒說我師爺。」賈七爺在樓上說道：「道兄，我久候多時了。」金頭虎下腰將老道頭上赤金簪拔下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這簪子是真的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是真的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要是真的，我分給你小子一半。」列位，賈七爺先上的樓，怎麼不知道是赤金的簪子呢？因為有勝爺在樓上歎氣欲自刎，所以賈七爺顧不得別的，這是賈七爺忠心於友。但是賈七爺不取，也沒到別人手裡，給少爺留著呢。賈七爺說道：「你們可走欄杆。」聾啞仙師行扶手，叫道：「你們大家跟著我的腳印走，千萬別踩樓梯！」大眾都跟著腳印上樓，惟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在後面還未上樓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香五小子，咱們為什麼不走樓梯呢？平平的樓梯多好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對啦，賈明非走樓梯不可。」傻小子邁步一上樓梯，就聽咯噠一聲，就在傻英雄迎面骨上鋸了一刀，傻小子雙褲腿俱傷，迎面骨上一邊一道白印。傻英雄

趕緊退回，說道：「沒有金鍾罩，腿折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非走樓梯不可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你才走樓梯呢，別挨罵啦。」二人遂登欄杆而上。

樓上十位英雄，聲啞仙師說道：「賈施主早到了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由鏢局子起身的時候，我打算將勝爺追回來，或者走在三哥前邊。我走的三十多里中路，來到蓮花湖湖岔子；又走的水路耍戲蓮花湖群賊一回，所以我來遲一點。」

原來賈七爺來到蓮花湖湖岔子，打開油綢子包袱，取出水衣水靠，撤去馬尾透風巾，魚鱗大灑鞋，穿好了水衣水靠，帶上月牙分水蓮子箍，三道鹿筋猴筋，卡好了脖領，係分水裙，繃分水套，在水裡半日，身上都不見一點水珠。分水裙下皮囊之中帶好暗器，背後分水套，繃住了秋風落葉掃，將零碎東西包好放在油布口袋之內，將口袋嘴係好，油綢子包皮外面一包，背後一背，胸前打蝴蝶扣，翻身形金蟬脫殼縱入水中，破風踏浪，夠奔西北角蕭金台。看見陡壁山崖，賈七爺在水中其行甚快，在水中聽見前邊撲隆一聲，距賈七爺有數丈遠，賈七爺一看，心中暗道：有六尺長來往，身上紅忽忽，莫非說是鯉魚嗎？

那有這大的鯉魚呢？賈七爺定睛細看，原來是一個人，本是荷花色水靠，蓮花瓣的水帽。賈七爺心中暗贊：「好俊的水量！也是奔西北蕭金台去的，我跟他一路同行，可不知此人是綠林道，還是鏢行之人？水流隨著他打轉，此人水量比我高得多，真乃是一輩新人換舊人。」賈七爺隨在此人背後而行，聽水的聲音嘩啦啦響聲，賈七爺一看，前面有一道大牆在水裡邊，波浪打牆磚，水響原是牆中龍溝的聲音。賈七爺借月色觀看，牆出水皮上三尺高，看見穿荷花色水靠的在前，在水中一低頭，遂進龍溝。賈七爺覺到跟前，心中暗想：牆在水內，怎麼立得穩呢？由牆下伸手一摸，底下乃是柏木樁，有七八寸粗，用夯砸進去的，柏木樁上半尺厚的石板，上有半尺厚的木板，木板上乾擺細磨，磨磚對縫砌的大牆。原來，每逢湖水漲時，水到牆根，不過就是三兩個月，就在六月湖水漲發的時候，到八九月白露後，水就落下去啦，一年之中大牆被兩三個月的水。

老英雄心中思索：「我也進水龍溝。」破風踏浪，承流而人，進牆內在牆根下隱住身軀。賈七爺一看，西北角有彩蓮船二十隻，船桅上有號燈，白紗燈紅字，四個大字：「蓮花湖轉。」

賈七爺納悶，蕭金台怎麼還有蓮花湖的號燈？眼看穿荷花水靠之人夠奔大船而去，二十隻船頭上站起若干人，大家齊聲問道：「總轄寨主爺回來啦？總轄寨主爺回來啦。你到湖岔子東邊探了嗎？到了東岸沒有？」此人說道：「我已到東岸探門，皆因為怕鏢行人有知這條道路的，大概保鏢的也許不知這條水道，他們可就走蕭金山山口了。」眾人說道：「往返二十多里地，你比船可快的多。」此人說道：「二十多里水路，不是猶如兒戲一般嗎？」賈七爺心中思索：「既要賣，頭朝外。」想到這裡，腳一蹬牆，雙手急忙一分水，此時這位總轄寨主還沒上船呢，分水轉身而向南，在水皮上露著三尺來高，皆因為賈七爺身體短小。賈七爺奔彩蓮船而來，叫道：「足下是哪裡來的寨主？」

此人答道：「我乃蓮花湖的四十寨總轄，萬丈翻波浪韓秀是也。」

韓秀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韓秀以為是一童子，細一看賈七爺左手捻燕尾鬚鬚，都蒼白了。賈七爺說道：「在下祖居江蘇賈柳村黑驢寨，少居逢虎山，破中指飲血酒，人抬舉明清八義，在下排行在七，姓賈雙名斌久。」韓秀一聽，心中思索：這也是明清八義之人，蓮花湖我輸與勝英，今天拿住賈七，以報打蓮花湖之仇。賈七爺說道：「我久聞你是當世的英雄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，原來你是抱粗腿的英雄。」韓秀問道：「在下怎樣抱粗腿了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與我勝三哥有過節，你可以找我勝三哥。計不出此，暗中幫著蕭金台，豈不是抱粗腿之輩呢？」韓秀聞聽，白臉一紅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賈七爺答道：「我前來探陣盜萬壽燈來啦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聽你之言，你也是捧臭腳來啦。萬壽燈本是有關勝英之事，於閣下何與？」賈七爺說道：

「寨主言之差矣，我們明清八義乃是八拜之交，金蘭之好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閣下乃是只知正人，而不知正己。我們乃是子一輩父一輩之交情，在下是奉紅白帖請來的，咱們各為朋友，不必套言。現在我這是五百二十人，老義士要能贏了我這五百二十人，你由東大牆過去，就看見五方飛蛇陣西陣門啦，你要贏不了群雄，你就打水溝出去，由別處行走，我不管你走道，此寨是我管轄。」賈七爺聞聽此言，笑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蓮花湖五百餘人，水戰旱戰，在下總奉陪，如要群戰，請閣下一齊擁上。久聞你善於排兵佈陣，不然你就擺一個陣勢，我站在當中，要將我衣服損傷一點，我打水溝出去，我再學本事去，我學好了能為，再來救我三哥盜萬壽燈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，你再向北晃一晃。」韓秀遂上了大船，傳下命令：二十隻大船之後，俱有小船一隻。眾人遂布了一個八卦陣勢，八隻小船，每只船上八個人，後邊四個水手，前邊四個嘍卒，四個嘍卒每人一把鉤鏟槍，六尺長的藤子杵，六寸長的尖子帶鋼鉤，襯赤袍。八隻小船排在正南、正北，東南、東北，將賈七爺團團圍住。賈七爺一看，乃是八卦陣，老英雄不慌不忙，此時水寨當中，四尺多深的水，賈七爺身體短小，可夠不著底。這八卦陣要叫勝爺碰上，衣服損傷，皮肉受刑；遇上聲啞仙師，多少也得帶點傷；單遇上擺陣的姥姥賈七爺，蓮花湖的寨主活該栽筋斗。韓秀令字旗一展，八隻小船齊上，四面八方鉤鏟槍，俱奔賈七爺而來，正東的船向西來，正西的船向東來，南面的奔北面，北面的奔南面，東南的船奔西北，西北的船奔東南。賈七爺寶刃出匣，水皮上一道霞光，寶劍遞入水內，直奔正北晃去，其餘的可就夠不上賈七爺了。正北面船上四個嘍卒奔賈七爺搭來，賈七爺寶劍在水中，由東向西，順風掃敗葉，四把鉤鏟槍的槍尖子，俱都嗵嗵嗵嗵落於水中，也有削去一半桿子的，四個嘍卒俱都拿著三尺多長的藤子桿。賈七爺用右胳膊一拷船頭，縱上船去，寶刃一晃道：「八個嘍卒，逃命去吧！」八個嘍卒俱都跳入水中，賈七爺手擎秋風落葉掃面向南，對韓秀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這是八卦陣啊，我們明清八義小時上學的時候，就拿這個陣玩耍，到了蓮花湖，就以這個陣為絕藝了。」韓秀心中暗道：「賈七爺這叫得便宜賣乖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你那口劍是寶刃吧？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正是寶刃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水戰我們甘拜下風。東牆根有旱路，我們與老義士陸地比賽輸贏。」

賈七爺聞聽此言，笑答道：「寨主，步戰正合我意。」

老英雄說罷，由船跳下來，夠奔正東，賈七爺來到東牆根，一看東牆根是三合土硬的，一丈多寬的旱岸，靠水俱都是木板柏木樁砸的，非常堅固，賈七爺一扶柏木樁縱上旱岸。剛上了岸，寶劍方要還匣，就聽一陣金風奔後腦海而來。賈七爺若是回頭，必然臉面受傷，況且也來不及，賈七爺趕緊縮頸藏頭，就見一隻亮銀鏢嗖的一聲，打在磚牆之上。賈七爺回頭一看，見韓秀的大小戰船，相距三十餘丈，要是打鏢也就是三四丈准，為何此鏢將方磚打落一塊？此鏢從何處而來呢？賈七爺正在疑惑之際，就看離河岸不到一丈，由水裡冒出一人，賈七爺心中明白，原來是由水裡打來的鏢。此人一身銀灰色的水靠，白臉面，二十歲數掛零，賈七爺說道：「就是你打的鏢嗎？」此人答道：「不錯，就是我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真乃人面獸心也。我與你何仇之有？你下此毒手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我乃蓮花湖水八寨的三寨主、分水獸張義龍是也。」賈七爺倒退身軀，說道：「你上來吧。」張義龍上了岸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張義龍伸手由背後撤出藤子蛇，此兵刃三尺多長，藤子棍兩頭鋼尖子，一抖二龍吐須，奔賈七爺的雙目刺來，賈七爺一縱身形，又雙插花夠奔頭上，第三招雙鋒貫耳，賈七爺縮項藏頭。張義龍說道：「老義士怎麼不還招呀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這是二次出世，對於雞頭魚刺，死貓死狗，小毛賊子們，我先讓他三招。」第四招賈七爺用劍將雙蛇削斷，張義龍拿著兩隻長管鐵尖筆，一隻筆奔面門，一隻筆奔胸前，又打將過來。奔面門的筆，賈七爺一低頭，奔胸前的筆，賈七爺用寶劍平著向下一壓，兩隻筆俱都點空。張義龍方要向水中跳，賈七爺兜後一劍，將衣服刺破，入皮肉五分餘深，賈七爺又向上一挑，斜插柳挑了半尺長一道血槽，說道：「張義龍，我給你留個記號，你別忘了我姓賈排行在七，人稱賈七爺。」

韓秀觀看，說道：「賈七爺的本事高強，非我不能敵。」

韓秀遂將令字旗交與寶刀將韓殿魁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我奉陪您走一趟吧。」韓秀遂破風踏浪，抖擻精神，直奔賈七爺而來。賈七爺觀看，心中歡喜，擒賊先擒王，能敲金鍾一下，不打破鑼千百聲，打敗韓秀勝似打敗蓮花湖群賊。韓秀遂縱上河坡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我要輸給您，您過此大牆就是陣門，咱二人素無仇隙，各為朋友，如果閔老寨主責備我，我也有話說，因為我甘拜下風，不能不假道於賈老義士也。彼此誰也不能傷誰，點到而已，哈哈一笑。」韓秀乃是欺人手段，此時賈七爺是滿聽不提，遂說道：「我要贏得了寨主，叫寨主受點微傷。」韓秀聞聽，遂亮出雙刀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請看我刀柄有五個字。」賈七爺一

看，乃是「天地君親師」。韓秀又說道：「在下向來不作非禮之事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素慕美名。有麝自然香，不必迎風站，請寨主上招。」韓秀將雙刀一晃，賈七爺閃身，並不還招，第二招點面門紮胸前，賈七爺又躲過，第三招刀貫雙肩，賈七爺一閃身向外一縱。韓秀問道：「老義士為何不還招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二次出世，每逢會英雄時，我先讓三招。」第四招第八刀，賈七爺寶劍還招，不過招招架架。韓秀雙刀上下翻飛，賈七爺一看，他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肉。賈七爺心中暗道：「你是找著人前現丑，我不肯傷你年少的英雄。」賈七爺遂將招數更改門路，遂用八仙陰陽劍，劍光一領韓秀，韓秀兩目迷離，上下前後，全都是寶刃，雙刀蔽不住寶劍，韓秀熱汗直流。賈七爺真是：「拐李先生劍法高，果老寨主削鳳毛。仙姑擺下絕命陣，湘子追魂不能逃。」此時賈七爺在韓秀臉上平著劍一滑，韓秀本打算將寶劍給砸飛了，雙刀砸下去之時，老義士寶劍向後一撤，雙刀砸空，抽劍翻手，劍奔脖項而來，韓秀心說道：「我命休矣。」老英雄撤劍，雙指一點韓秀胸口，說道：「我給你留一顆綠陽魁首。」韓秀桃花臉一紅，說道：「見過兵刃，我算輸啦。我跟你賴一賴，咱倆過一過暗器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寨主言之差矣，過暗器咱倆面對面，誰叫誰打著？」韓秀臉一紅說道：「咱們再過過兵刃吧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好好。」韓秀雙刀並舉，二人又戰了二十餘個回合。韓秀說道：「我甘拜下風。」語畢，向南敗走。

賈七爺心中說道：「我方才說打暗器，臉對臉打不著，他這就要敗中取勝發暗器。我追他！」韓秀見賈七爺一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回你可輸啦。」刀向左手一交，右手一隻手打了兩隻暗器。

韓秀成心跑得慢，賈七爺成心快追，及至相離一丈來往，韓秀一反臂，「咯吧」一聲，一隻花裝弩奔面門打去，賈七爺一低頭，方躲開花裝弩，韓秀二指一按繃簧，「咯吧」一隻袖箭，直取賈七爺的胸口窩。賈七爺寶劍交於左手，伸手一接，將袖箭接在手中，哈哈一笑，韓秀臉兒一紅。賈七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這不算你輸。你站穩了，我也不敗中取勝，我打你一下子，這是玩藝，也算不了暗器，打著你，我出大牆奔陣門；打不著你，我出水溝回家再學藝去。」韓秀一聽，這回鏗子要輸，我雙手打暗器，雙手接暗器，他面對面明著焉能打得著我呢？韓秀遂將雙刀歸鞘，賈七爺寶刀還匣，二位面對面相隔一丈來地。

賈七爺分水裙下一伸手，由兜囊中掏出一個鐵彈兒，檳榔大小，用鐵沙子與膠水黏在一處的，掏出來之後，藏在手心中，用最後的兩個手指扣著，說道：「韓秀招暗器！」韓秀一躲，又說道：「韓秀招暗器！」韓秀又一躲，還是不見暗器，一連三次，賈七爺俱都是先伸著兩個手指打的，並不見暗器，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不要取笑，那有暗器呀？」此時賈七爺暗將鐵彈扣到大拇指尖，說道：「再看！」韓秀冷不防以為賈七爺手中無物，驟然間一物打來，韓秀就覺眉鬚發燒，一退兩退，躺於塵埃，兩眉中間打了一個紫泡，直向下滴血珠兒。再看賈七爺，已越牆而過。

賈七爺向東一看，看見陣門不到半里地之遠，就是西陣門，一道大門三道小門俱都大開，老英雄心中納悶：三太、銀龍與華四爺、吾兄勝三哥乃是三探飛蛇陣，不知是那撥人進了西方庚、辛、金的陣門？老英雄遂打開油綢子小包裹，又打開油布口袋，取出衣服，坐在油綢子包裹上，脫下水靠，換好青短靠，穿好攀尖大灑鞋，短靠衣服俱穿好，青絹帕繃頭，帶好馬尾透風巾，伸胳膊遞腿，靈便異常，背後背好秋風落葉掃、火折子、問路石，零碎物件包好，放在兜囊之中。賈七爺進西陣門，如踏平川之地，進了二道陣門，賈七爺不踏走輪轉弦，消息不能動轉。進了三道陣門，賈七爺心中一怔：五馬陣全都在陣位。

奔黃馬而去，黃馬奔人而來，七爺一攏黃馬雙耳，黃馬脖子向下一低，賈七爺兩腿騎上馬脖子，馬一打轉向東而去，送到西道陣門，兩條腿向下一落，用手一推，馬回中央戊、己、土。

進了四道陣門三四丈遠，來到樓口下，賈七爺一聞，一陣血氣，賈七爺打著火折一照，一個血餅子在樓梯下，頭上楊木道冠，黃澄澄赤金簪，滿身是血跡，蒼白鬚鬚，手中捋住一口寶劍。

賈七爺以為是自己這邊的人呢，正在此時，賈七爺上樓梯救了勝三爺，諸葛山真、弼昆長老等，大家全都上樓。賈七爺遂問老道是何人，勝三爺備言老道上樓欲殺自己，如何用刀將老道冷不防刺死，及老道自言擺陣之事。勝爺遂說道：「就煩七弟盜燈吧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樓頂上三十六天罡，內藏弩箭埋伏，非會金鍾罩者，不能盜取寶燈。」

勝爺正在為難之時，諸葛道爺等大家上了樓來。賈七爺叫道：「道兄，盟兄弟近哪，還是師兄弟近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師兄弟與盟兄弟，全都形如一體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請您發慈悲，將燈盜下來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上有窩弓硬弩沒有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不但有窩弓硬弩，並且還有轉輪刀。皆因我沒有金鍾罩，故此煩您盜取寶燈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轉折上奏時，可得修造十節寶塔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，若將燈盜下，我必懇求欽差大人照辦。」老道仰面一看架海，距離天花板一尺餘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們眾位向西閃，恐怕弩箭打下來，傷了眾位。」老道解下身上藍布包裹，摘下寶劍，脫去白襪雲鞋，腿帶護膝全都解下，藍布褲肥大，向上一卷，卷到上面磕膝蓋，用腿帶一纏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老道大爺要脫光屁股。」老道叫道：「賈七爺！我的寶劍長，在架海上不得用，賈施主將秋風落葉掃借我一用。」賈七爺將三角眼一翻，說道：「這是第三層天，下邊還有第二層人，再向下就是地，要是打下去，連寶劍全完。為我勝三哥的事，腦袋都給你。」摘下寶劍遞與道爺，道爺接過寶劍插在背後，控好如意鉤，恐怕寶劍掉下去。諸葛道爺一看，架海距地板有一丈四高，架海是四楞的，向上一縱，兩手一分，手掌與頭平著，一粒混元氣，一挺身爬在架海上面。十字架海東面是萬壽燈，黃澄澄奪目，上有行龍臥龍彩鳳，珠寶大小一百餘粒，鳳口鳳尾上的寶珠有核桃大小，真金絲奪人的眼目。諸葛道爺細一看，有三個古鋼釘管住鎖鏈，道爺伸手一摘鎖鏈，背向上一起，碰了天花板，天花板上墜下一股鋼絲，有黃豆粒粗細，上頭是鋼輪子來回亂攪，金鍾罩攪上也得骨肉翻飛。老道用秋風落葉掃，將那鋼輪剝斷，立時亂弩齊發，老道上身用寶劍蔽住，下身亂箭打在腿上就是一個白點。工夫不大，將亂弩放盡，道爺伸手一捋鎖鏈，用劍將古鋼釘斬斷，鎖鏈向口中一含，一個倒掛，腳掛大梁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寶燈要摔！可了不的啦！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喊什麼？」金頭虎再一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是玩出手的呢。」就見老道向下一挺頭，向下一落，離地有四尺來高，一疊腰站起，用手一提珍珠燈。

此時就聽樓板下有聲音：「救人哪！救人哪！」聾啞仙師與大眾聽著全都納悶，不知是由何處來的聲音。賈明道：「許是鬧鬼吧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賈七爺，你看看是哪一塊板落下去了？」賈七爺一看，珍珠燈的北面，一塊樓板六尺寬一丈餘長，賈七爺一按這塊翻板繃簧，這塊板可就起來啦，邱成、歐陽德二人用兵刃支起樓板，大眾向下觀看，有一丈多深，下邊的板也翻著呢。這十位都有飛抓，將兩把飛抓接在一塊，抓住火折放下去一照，只見銅網角上，西北角繃住黃三太，西南繃住蕭銀龍。大眾一看，原來二人在這兒呢。金頭虎喊道：「二位相好！一塊住店來啦？」網上有銅鉤鐵鉤搭住，兩夜一天，他二人水米未下嚥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飛抓倒吊著係下人去。」

紅蓮羅漢說道：「賈七爺救勝三爺，道兄盜燈，貧僧無尺寸之功，將我係下去救他們二人吧。」紅蓮羅漢脫去僧袍，又將自己飛抓接在一塊，將紅蓮羅漢當腰纏好。紅蓮羅漢說道：「賈七爺，我也得借寶劍一用。」李四爺揪著飛抓，將和尚奔銀龍係下去，又係下兩把飛抓，為是救銀龍。弼昆長老用飛抓抓銀龍英雄帶，上面人向上一提，弼昆長老將銅鐵網已經斬斷了，上面人將銀龍提上來，將網上的倒須鉤摘下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大爺，餓倒好受，這渴可真難受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你渴啦？我打鏢局子帶來一瓶水，還有二斤點心。」銀龍說：「太好啦，快給我點水喝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打算要帶來，忘啦。」

又將三太同樣拉上來，李四爺又將和尚也拉上來，金頭虎喊道：「四大爺，別撒手將和尚師傅扔下去呀。」早有人將二人身上帶著的網給摘下來，黃三太還扎掙得了，銀龍可受不了啦，連腰都直不起來啦。共合十二位英雄，賈七爺、勝三爺在先，弼昆長老、李四爺在後，其餘聾啞仙師等在中，十二位魚貫而行，大家踩雙樓欄杆，到樓梯以下，樓上衣物全都取下，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指著擺陣的老道說道：「道友，你太絕啦，可惜你這樣妙手靈心，擺這樣絕陣，終歸送了你自己的性命。」

眾位出了東方甲、乙、木的陣門，十二位出了東陣門，勝爺說道：「道兄，你們眾位大家，沿路護燈回歸鏢局子去。」大眾問道：「您要何往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進南方丙、丁、火四道陣門，北方壬、癸、水，西方庚、辛、金，十二道陣門，我尋找我那剛

直的盟弟。一探飛蛇陣的三太、銀龍救出來啦，三探飛蛇陣的我勝某也救出來啦，惟有二探飛蛇陣我那盟弟還未見面，我要設法救我那二探飛蛇陣的盟弟華清泉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這十數餘人拚命捨死亡生，全都是為你盜珍珠燈，你要進陣找華四弟，大眾也得隨你進陣。再說他要盜不了燈，他就許回家去了，要受了害，一天一夜工夫，已經早受了害啦。」勝爺眼望飛蛇陣叫道：「華四弟，你要有了差錯，愚兄若不給你報仇非人也！」賈明喊道：「三大爺，您就華四爺一個朋友嗎？大眾就不是您的朋友嗎？」勝爺被大眾所勸。正在此時，陰雲密布，日被雲濛，大眾向東去奔山坡。三十來丈，剛到山坡，只見樹林中有一道黑影一晃，勝三爺說道：「樹林中有人，大概是山中的寨主前來暗探。眾位大家止住步，我進樹林觀看。」眼看黑影進了樹林，一看蹤跡皆無。勝爺恐怕賊人暗算，伸手登出一隻金鏢，就聽大樹後喊道：「唔呀，勝三哥，不要用冰鑽穿我！」大樹後歐陽大義士轉過身軀，毛毛烘烘，皮襖馬褂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珍珠燈怎樣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好難盜的珍珠燈啊！彎弓弩箭，轉輪消息，一言難盡了。大義士請到山坡吧，俱都是咱們人。」歐陽大義士問道：「勝三哥，誰拿著燈呢？」勝爺答道：「道兄拿著珍珠燈呢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在哪裡盜的？」勝爺將樓上盜燈情形，又說了一遍。大義士說道：「唔呀，我得要看看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回鏢局子再看吧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就要看。」勝爺這才打開包裹，解開絨繩，露出盛珍珠燈的龍盒。蠻子說道：「不對啦，這燈許是假的。」勝爺掀開盒蓋，提著花籃把兒與大義士觀看。大義士罵道：「雜毛，你是有眼無珠，賊婁子假高明，李剛是全都懂，這個寶珠要有一顆真的，挖了我的眼睛。白子玉的藕芽，翡翠的荷花葉，那都是琉璃的；那真金絲都是銅的鍍的金。大小寶石有一塊真的，我不姓歐陽。」勝爺聞聽大義士之言，仔細觀看，果然都是假的，勝三爺一抖手，將假燈摔了個粉碎。勝爺說道：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忘生捨死，落一個假燈。眾位仁兄賢弟三太等，咱們亮兵器殺奔聚義廳，不給珍珠燈，與他拚命爭持！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我受了一夜的辛苦，他既然懸掛假燈，你以武力對待，那是枉然。一個月限這才兩天，再想良策。」歐陽天佐大義士相勸道：「我等俱都勞乏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與黃三太二人，兩天一夜水米未曾沾唇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他既掛假燈，他必有預備。咱暫且回鏢局子再謀上策。」勝爺被大家相勸，遂下了東山坡，夠奔二道山口。

走出三二里地，就聽正北山嶺上鑼聲響亮，鼓聲如雷，鑼鼓不響，人聲靜寂，鑼鼓一響，喊殺連天，只見高阜閑士瓊乘跨艾葉青鬃豹，本山有千餘人，各執兵刃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；正南方鑼鼓大作，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號燈上寫著「黑水湖曹」，坐下馬，掌中槍，真是千人不擋，萬人不敵，嘍卒寨主，也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；正西方鑼聲響亮，燈籠火把，號燈上寫著「蓮花湖韓」，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，寶刀將韓殿魁、韓秀壓住陣角，嘍卒寨主五六百人；正東方喊殺連天，震八方林士佩率眾把住東方。東北角蕭玉台的袁龍、袁虎，率領嘍卒，把住東北角；西北方蕭鳳台的夏金輝、夏金彪，把住西北；東南角彭湖的王忠，把住東南；西南角巢湖的李豹，手執祖傳的護手紫金鈎，把住西南。八大名山的群雄，嘍卒寨主有三千餘人，喊殺連天，圍得水洩不通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果然他們有預備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眾位隨我來。四面八方都是長箭手，咱們就撞他東南的山口，山口不是本山的大少寨主，咱就撞得出去，幫拳的不能賣命。」語畢，勝爺握魚鱗紫金刀在先，走出有五里之遙，到了二道山口。剛打山口裡出來，二里之遙，迎頭來了一群人馬，三四十人，頭匹馬乃是紅沙獸撞將前來，正是本山大少寨主挾山太保閔德潤。勝爺說道：「太巧啦，單單碰上他了。」馬到十三位切近，馬打盤旋，在勝爺十三位眼前，左手扣絲韁，右手合著金鼎龍頭槌，一聲喊叫：「你們要識時務，束手被擒！如其不然，大太爺馬走擲飛，將你等碰成肉泥！」此時勝爺背後歐陽德、楊香五他們用話激金頭虎。楊香五說道：「這要是大小子在，必有一場鏖戰。有本事在這時露面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就是跟你我有本事，在這兒你他還敢露頭嗎？指名罵他，他也不敢言語。」傻小子一晃沖天杵小辮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兩個小子成心跟我過不去！我若不敢露面是匹夫！」勝三爺正在問鏢之時，傻小子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殺雞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小姪男服其勞！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這是大敵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咱爺們有造化。」傻小子哈巴著羅圈腿，越眾當先，翻開母狗眼一看，大少寨主人高馬大，人似猛虎，馬如蛟龍，這小子跳下馬來有八尺高。金頭虎看罷，哈吧著腿，心中暗道：「我遛到近前，照定馬腿上一杵，將馬弄倒了，他必摔下來，照他腦袋上三杵。」你道，大寨主身後還有三十多人，傻英雄到了切近，內中有人喊道：「大寨主爺留神！這小子沒羞沒臊。」皆因為內有林士佩手下兩名寨主，知道金頭虎壞。大少寨主聞聽，跳下馬來。金頭虎心中說道：「完了完了，打不著馬啦。」大少寨主一看，賈明三尺多高，大草包肚子，羅圈腿，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棚下不死無名之鬼，報上名來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不認識我？你站穩，別嚇躺下。」大少寨主閔德潤面向西北，單手執定龍頭槌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鞋要破了底兒偏，大海栽花根底深，高山點燈明而亮。祖居賈柳村黑驢寨，姓賈名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，金頭老虎。我有一個兄弟叫賈亮。提咱爸爸，姓賈排行在七，子不言父名，叫鑽雲太保賈七爺。咱在蓮花湖打死豹子，力劈梅花鹿，蓮花湖內叫過好，大鬧台灣省銀安殿。咱們師傅在千佛山真武頂，紅蓮羅漢弼長老。」用手一指老道：「你看那赤紅臉的便是咱們師傅。」

說著話，冷不防跳起來，照定大少寨主頂門上就是一杵，大少寨主裏手一抬，將杵給繃出兩丈多遠，賈明撒腿回向就跑。大少寨主隨後就追，說道：「你算什麼英雄？」傻小子腿短跑得慢，看看追上，用手拍著大肚子道：「招法寶！」大少寨主一怔神，金頭虎又跑。大少寨主道：「真無廉恥，給你爸爸現世。」

賈七爺面上有點掛不住，一晃透風巾，握寶刀，要臨敵會鬥挾山太保。聾啞仙師道：「賈施主要臨敵嗎？」賈七爺道：「你看你姪子，叫人家罵的不堪入耳。」聾啞仙師道：「賈施主，你的劍是無價之寶，賊的兵刃太笨重，他要損壞了你的寶劍，豈不可惜？你在鏢局子內告訴我們帶應手的傢伙，邱成、歐陽德他們二人背著虎尾三節棍呢。」歐陽德道：「我這有三節棍。」歐陽德由背後撤下藍布卷兒打開，現出虎尾三節棍，那三節棍有四十餘斤重，非有四五百斤力量，要不出花兒來。

道爺說道：「賈七爺在家十數年，恐怕使不動。如果使不動，貧道動手戰猛漢。」賈七爺接過虎尾三節棍，使了一個開山勢，一裹手順風掃敗葉，三節棍噹啞啞一響，聾啞仙師一看，就知道賈七爺的工夫沒擱下。賈七爺一伏腰，夠奔山賊，山賊仰面看勝爺與和尚老道，賈七爺已到大少寨主跟前。大少寨主低頭一看，方要說小孩你幹什麼來啦，賈七爺那一隻手拿著三節棍，一隻手捋鬚鬚呢。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你這個姪老頭，何必送死？」賈七爺哈哈冷笑兩聲，然後又報了姓名。大少寨主一笑說道：「你也是明清八義呀，婁地丁！你有什麼本領？」賈七爺一縱身形，離地六尺多高，棍打悠身勢。賊人一裹手噹啞啞一擡，把三節棍梢子還回來了。虎尾三節棍潑風八打，上下翻飛，金鼎龍頭槌一百單八招，將賈七爺連棍帶人，全都被龍頭圍住。天氣炎熱，賈七爺熱汗直流，鼻窪鬚角全都見汗，皆因為賈七爺腹內空空，累得業已疲乏，故此出汗了。勝爺看得真而切真，恐怕賈七爺失手被害。聾啞仙師看得明白，叫道：「勝施主你要替賈七爺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然也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的刀要叫賊人兵刃碰上就飛啦，貧道上陣吧。邱成你將鋼槍解下來。」邱成急忙撤去皮帶，解下鋼槍，此槍九節，每節八寸有餘，一節螺絲，一節卡口，共合是九節，第九節一尺來長的鴨子嘴，襯素袍，有雞卵粗細，像螺絲的口稍微有點空隙。

老道將九節鋼槍上好，這條槍是十三省總鏢局子頭一條傢伙，保鏢的護院的多有用不了此槍的，拿起頭不圓，大鐵板能紮進幾分去，專破金鐘罩，碰上骨斷筋折，金鐘罩蔽不住。

勝爺見老道將槍上好，伸手由老道手中拿過來，擰了三擰，鋼槍顯得猶如車輪。勝爺道：「還是我臨敵，我還能使這條槍。」勝爺緊了緊英雄帶，繃了繃十字絆，勝爺繃十字帶時候，槍插在地下，伸胳膊遞腿，沒有繃掉的地方，將槍拿起，勝爺叫道：「賈賢弟！你與閔大少寨主戰得不輸不贏，請暫退下，愚兄領教領教閔大少爺！」賈七爺翻眼珠心中暗道：「我實不能贏此山賊，道兄的點穴法也不准行，人家金鼎龍頭槌蔽住身軀啦。你的甩頭與鏢倒許能贏。」賈七爺思索至此，縱出圈子外，虛晃一棍。勝爺說道：「大少寨主，你要藐視鏢行的英雄，勝英來也。」山賊一笑道：「我正要會鬥你呢。」勝爺不答言，握前把長後把，運動平生之力，照定胸前就是一槍，大少寨主向外一繃，猶如地動山搖一般，勝爺的槍前把鬆了手啦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好大力量！」勝爺可就不敢跟他碰傢伙啦，勝爺用純熟的招數，一點眉續二擦陰，三紮盤肘四分心，吞吐撒放，撤步抽身，兩個人戰到四五十個回合，勝老老鼻窪鬚角見汗。

一來是勝爺盜燈勞乏，二來茶飯少用，這些老少賓朋全都累乏了，山賊故此占了上風。八大名山群雄，嚴加防範，各守汛地，不准亂動，四面八方俱都圍住。挾山太保心中有底，他早探明啦，盜燈的只十數人，他告奮勇捉拿盜燈之人，勝爺要東去有林士佩，向南去有曹榮，向西去有蓮花湖韓秀，向北去有本山老寨主，猶如鐵壁銅牆一樣，嚴肅異常，並無亂動者。勝爺熱汗直流，忽聽頭道山口一陣大亂，二道山口外也跟著亂啦，叫苦哀哉，兄不能顧弟，弟不能顧兄，只恨爹娘沒生出翅膀兒來。

一人打九層圍子手，撞到二道山口，高阜處一看，此人心中暗道：「我勝三大爺怎麼使槍呢？」一聲吶喊，如同巨雷：「勝三大爺，我來啦！」大眾一看，一個血人，滿身點桃花，降魔寶杵上鮮血淋漓。龔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天不絕勝英。」

遂說道：「勝施主且退，金龍來了。」大英雄跑到切近，勝三爺虛晃一槍，縱出圈子外，將槍插在山坡，手扶槍桿，老英雄直喘。山賊一看，金龍一身血跡。

列位，眾老者探陣盜燈，大英雄見眾人走後，在鏢局內吶喊：「頭一撥探陣的黃三哥、蕭銀龍沒回來，二次探陣的赤紅臉也沒回來，三探陣的我三大爺打窗戶走的，四探陣的小煙老頭也沒回來，五探飛蛇陣的去了八個人也沒回來，叫賊人全給得著啦？我去吧！」眾人說道：「你不會消息埋伏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不會消息，我給他砸了。誰要不叫我去，我把他摔死！」

眾位老者全都走啦，誰也不敢攔他。但是傻英雄不認識道兒，央求人送去，誰也不敢答話，高俊龍也是好奇心盛，說道：「我跟你去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好好，咱倆我是大龍，你是小龍。」倆人遂出了鏢局子，高恒玩耍傻大個，知道大個不會夜行術，高恒一伏腰，向北走出三里之遙，將大個落在後頭一里多地，高恒回頭一看，孟金龍在後面緊跑。高恒等了一會，大個好容易追上，大英雄趕上高恒說道：「我是大馬，你是小驢，你怎麼快，我也追的上。你就跑吧，不用等著我。」高恒一聽，心中暗說道：「你我二人都是畜類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來到蕭金台山口外，一看山口內燈籠火把，照如白晝。高俊龍說道：「我是不能臨大敵，兄長快去吧，裡邊打上啦，我隱在樹林子內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好好，我進山口。」孟金龍晃晃悠悠進了頭道山口。把守山口的嘍卒一看，好大個兒，遂互相說道：「這許是寨主爺請來的。」遂問道：「是老合嗎？外人不許進山。」孟金龍不懂黑話，不能答言，嘍卒們可就有明白的了，大概是鏢局子的大個吧，遂對大英雄說道：「不是老合，別向前走啦。」大英雄說：「什麼叫老合呀？」仍然奔山口而來。

山口梆子一響，亂箭齊發，大英雄降魔寶杵蔽住臉面，前身大腿上中了三隻箭，抹頭向回就跑，跑在樹林中，叫道：「小龍，不好辦，麻桿咬人！」將降魔寶杵向腋下一挾，拔下箭來，咔嚓就折了。高俊龍說道：「長箭手管遠不管近，你只管向前進，別管他。」英雄說道：「射在身上不要緊，也就是紮在衣服上；要射在眼上，不就成了獨眼龍了？」高俊龍說道：「用手將眼蓋住，就留著一個眼，用降魔寶杵再擋著。你一到嘍卒跟前，他們就都跑啦。」大英雄遂左手蓋著眼睛，右手用降魔寶杵打離翎，長箭手管遠不管近，撞到跟前，一杵砸倒五六個，打倒了兩個，碰倒了三個，大英雄打得長箭手東奔西逃。削刀手上來亂刺，刺到大英雄身上一道道白印，後面撓鉤手搭到大英雄身上也是一道道白印，大英雄杵到處，一倒下就是兩三個，骨斷筋折。長箭手先打散了，後邊的削刀手也跑了，撞飛了撓鉤手，大英雄降魔寶杵上下翻飛，真好似雪花流水一般，嘍卒們死的死亡的亡。頭道山口內，二道山口外，又來了接應的嘍卒，大英雄照舊的砸打，只打得嘍卒們叫苦哀哉，喊殺連天，九層圍子手，共合二百六十人，死傷了多一半，逃走了少一半。撞進二道山口，找高處一看，山賊挾山太保大少寨主與勝三爺殺得正在難分難解之處。孟金龍看著新鮮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怎麼使槍啊？」一聲吶喊，趕奔前來。

被困的十三位英雄一看，大英雄猶如血人一般，龔啞仙師叫勝爺退下，勝爺虛點一槍，縱出圈子外。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又逞威風哪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來者是孟金龍嗎？」金龍答道：「對啦。咱是君子打，還是小人打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北面是你們的老賊？」閔德潤說道：「不許胡說，那是老寨主。」傻英雄又用杵向西一指：「那不是韓家八大錘？東邊那個我們倆滾過，那小子叫林士佩。南邊那個好些騎馬使槍的，都是什麼東西？你們有能耐的賊有多少吧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連本山帶外請的有三百餘人。」

大英雄大聲說道：「我們保鏢的下請帖請來的七百餘位！要是君子打，咱們單打獨鬥；要是小人打，我將那七百多位都叫進來，咱是猛牛陣群毆！」大少寨主本是渾小子，認為真，心中說道：「許是有七百多人，勝三爺一下請單，保鏢的護院的都得來。」閔德潤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大少寨主跟你單打獨鬥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好朋友，咱是文打，咱是武打？」傻英雄此時愚弄了大少寨主啦。閔德潤問道：「怎樣文打，怎樣武打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文打有文打的招數，武打有武打的招數。你使的那是什麼傢伙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使的叫金鼎龍頭棚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有多少招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一百二十八招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們老頭是俠客，子不言父名，二俠。我師傅是劍俠客大腦袋。你不信，你打聽打聽，我師傅教給我一千八百六十四招。」山賊一聽，信以為真，遂說道：「文打怎樣？」金龍說道：「若是文打，咱倆一對三下的，看看咱倆誰氣力大。你不是叫挾山太保嗎？看看挾山太保有勁，還是混海金鯨有勁。」眾賊人都看得著，可聽不見孟金龍與挾山太保說話。閔德潤說道：「咱還是文打吧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好朋友，別看我們是外來的，行俠作義有容人之量，你先打我三下吧。」

閔德潤說道：「還是你先打我為對，外來的是朋友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好吧，那麼就先打你三下。」大少寨主將金鼎龍頭棚一橫，說道：「你打吧，小子。」金龍運動十三太保橫練，對準棚樑就是一杵，就見半空中冒起多高的火星子，閔德潤晃了兩晃。孟金龍向後退了兩退，口中喊道：「山賊這小子好大勁兒呀！」列位，孟金龍十三太保的橫練，閔德潤有金鐘罩。正在此時，就聽弼昆長老背後喊道：「大小子，少才無智！你打他棚樑當中，他是兩手的勁頭，一定擔得住；你打他左手那頭，他左手沒勁，必向下一塌，就打左腦袋上啦！打死他，還不知道怎麼死的呢。」金龍第二杵果然奔左胳膊那頭砸去的，大少寨主一看杵來不正，向後一退，就「噹啞」一聲。閔德潤胳膊可就麻啦，問道：「你這是怎麼打的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歪啦，再砸歪正了。」金頭虎又喊：「大小子渾蛋！你砸完了人家，不叫人家砸你，你多現世呀？拿杵一頓他眼神，給他一羊頭，將他撞死就完啦。」金龍第三杵一晃悠，閔德潤說道：「你倒砸呀。」金龍說道：「運勁呢。」金龍一晃悠杵，德潤一抬頭的工夫，噹啞一頭奔胸口撞去。這一頭足有一千五六百斤的力量，閔德潤一退兩退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金龍將閔德潤撞倒，將杵向背後一插，拿起金鼎龍頭棚，就要奔那閔德潤頭上砸去。

此時閔德潤可昏過去了。勝爺說道：「不可。」李四爺說道：「為什麼不打死他？」此時金龍一回頭，人家將大少寨主搶走。

勝爺叫道：「金龍，奔山口殺去吧！」金龍左手金鼎龍頭棚，右手降魔寶杵，勝爺左手魚鱗紫金刀，右手九節鋼槍；賈七爺右手秋風落葉掃，左手三節虎尾棍；其餘大眾都亮出傢伙。孟金龍在前無人敢當，從此提起金龍之名，星斗無光彩，三江水倒流，八大名山群賊聞名喪膽，後山的虎豹提起金龍魄散魂飛。

撞出二道山口，頭道山口無人阻攔，到樹林中，撞見高恒，老少十五人夠奔十三省總鏢局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

到了鏢局子，大眾更換衣巾，淨面漱口喝茶吃飯等事，不能細表。勝爺飽餐一頓，飯畢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們是明日上蕭金台，還是今日上蕭金台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歐陽二義士作了若干的假名帖聘請賓朋，勝爺且稍安勿躁，稍待兩日必有賓朋到來。」大眾也都以此言相勸，等到第四天，忽然趙子手報告：「鎮九江屠大爺到來，並帶領十二位弟子。」勝爺聞聽，不勝之喜，勝爺率領大眾迎接出來，一看屠大爺這匹馬，通身紅的，腦門上有一塊白點，此馬名為棗騮紅，又叫千里獨行一盞燈。

勝爺見面躬身施禮，屠大爺叫徒弟見勝三爺，過來三個徒弟，一個叫張錘，一個叫張豐，一個叫張鎮。屠大爺說道：「這三位雖然是我的弟子，另有點口技，他們會學雞鳴犬吠，如有用著之處，必定效勞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如有用處，必定奉煩。」

說著話，勝爺與屠大爺攜手進了大客廳。屠大爺上座，勝爺說道：「屠大爺怎麼來得這樣快？」屠大爺說道：「別提啦，二蠻子王八羔子逼我前來，如不前來，他就放火上吊。」勝爺派人預備了酒席。第二天，趙子手報告：「門外來了三老，一位少年的英雄。」勝爺率眾迎接，乃是孟錚孟二俠、鎮三江蕭杰蕭三俠、踏雪於豐恒，少年乃是於化龍。陸續又有俠義莊頭邱璉，帶領年青

的徒弟六七位。第四撥又有飛龍鎮的丁紳董，帶著二子丁龍、丁虎。一連來了十餘撥，都是蠻子請來的，共合二百來位。勝爺叫道：「道兄，咱上蕭金台去，人夠用的了。」

響啞仙師說道：「請人的還沒來呢，再等一兩天不遲。」正在此時，忽然有趙子手報告：「門外現有蕭金台姓趙的，奉閔老寨主之命前來。有名帖，還有一封信，必須面遞。」眾英雄聞聽一愕，齊聲說道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，給原辦案的下帖。」只見名帖上書「閔士瓊」。勝爺叫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等出去迎請。工夫不大，只見三太、香五等在前，茂龍、李煜後面相陪，進來一位寨主，此人身穿黑青色大氅，藍緞短靠，黃中透煞的臉面，二十以上的歲數。三太用手點指勝爺說道：「趙寨主，這是我的老師。」勝爺站起身形，此人向勝英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蕭金台閔老寨主派我前來，現有書信。」

語畢，由兜囊中取出。三太接信到手，轉遞與勝爺。勝爺拆開書皮一看，內寫道：「字奉十三省總鏢頭勝老明公台覽，弟不才閔士瓊頓首百拜：前因珍珠燈一事，致與明公擊掌。飛蛇樓上懸掛萬壽燈，弟士瓊確實掛的是寶燈，吾之道友許道成自逞奇才，做假燈懸掛，掉換真燈，弟實在不知，事後經小弟調查明白，始悉樓上乃是假燈。士瓊言而無信，有負勝老明公，今特遣小徒趙仁，奉帖聘請明公與眾位鏢行的老師，二十六日駕至小山敵寨，弟預備水酒恭候，珍珠燈之事面談。來者君子，不來者小人。年月日時。弟閔士瓊手啟。」

勝爺看畢，說道：「趙寨主，多承你們師徒美意，後日二十六日必到，如有失信，勝英非為人也。」勝爺叫三太下邊預備酒席，與趙寨主暢飲一番。此人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多承美意，我家老寨主與八大名山群雄，在小山內甚為盼望回音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如此請趙寨主即速回山，二十六日勝某必到。」

又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，你們送趙寨主。」趙仁剛一轉身，孟金龍一手揪住趙仁胸前，將趙仁提到三四尺高，趙仁唬的顏色更變。金龍說道：「我打算拋他牆外去，還叫他走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快放下，如不聽我話，雙腿砸折。」金龍說道：「若不是三大爺攔阻，我非摔死你不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好好將趙寨主送出鏢局子，不許造次。」此人出了鏢局子，抱頭鼠竄而去。鏢行大眾，有的說將趙仁刺了的，有的說送往官家的。勝爺說道：「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。二十六日，咱還要赴會呢，要將他斬了，怎見閔老寨主呢？」響啞仙師說道：「現在屠大爺在場，你也不與大眾商議商議，就應允他了。你曾看見八大名山群賊之勢嗎？酒無好酒，宴無好宴，分明是殺人的戰場。老弟兄十幾位，你都不相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他不請我，還要破他的山呢，他既請我，這豈不是天假之便嗎？」老道點了點頭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附耳過來，平常的本事不必赴會。」

響啞仙師遂低聲說道：「所去之人，依我之意，屠大爺與貧道，及你們三俠、李剛、賈七爺、邱鏈、丁桂芳、於豐恒、歐陽天佐、三大門的門人，共合八十四位。惟有孟金龍可得囑咐，別愈打愈成仇。」孟二俠叫道：「金龍，你若不聽話時，我將你活埋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明白啦，你們叫我摔死誰，我就摔死誰。」二俠囑咐完了金龍，勝爺遂催下邊擺酒席。四更多天，大眾吃喝已畢，由鏢局子起身，夠奔蕭金台赴會。八老在前，列位，哪八老？第一位勝三爺、第二位鎮九江屠祭、第三位諸葛道爺、第四位李四爺李剛、第五位弼昆長老、第六位孟二俠孟鎧、第七位蕭三俠蕭杰、第八位漢奸蠻子歐陽天佐。後面三大門徒弟，最後邱連、於豐恒等諸老者，八十四位浩浩蕩蕩出了鏢局子，真是高高矮矮，丑俊不齊。走出二十多里地，大眾熱汗直流，惟有蠻子大聲喊道：「冷得很哪！冷得很哪！」

眾英雄走到辰時已過，看見峻嶺高峰，山口外東首，高搭一座彩棚，紅、綠、藍、黃五彩綢，八個紅綢子彩燈，不亞如辦喜事的一般。賈明喊道：「香五你看，這別是誰娶媳婦吧？」

香五說道：「這哪是娶媳婦？傻小子，這是鬧喪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小子是怕打仗？要害怕，別來呀，本來就是鬧喪。」

只見由彩棚之中出來一位少年寨主，領著三十餘個老嘍卒，全都衣帽齊楚，這位寨主正是下帖的趙仁。迎到八老面前，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前日多蒙招待，我回到敵山，與我恩師學說明公的大仁大義，眾家寨主無不贊成，各位寨主歡悅非常。大眾問我鏢行的人眾有多少位，我對他們報告，不差二百來位。可不知老師傳來了多少人呢？我們小山請來的高親貴友三百餘位，明公與明公鏢行的師傅引見，當時沒有工夫喝茶用飯，你們各位暫在彩棚內稍微吃點點心喝點茶，打完茶尖，再請明公等進山不遲。眾位達官幸勿推卻。」勝爺道：「多承美意，難得你們師徒，這樣抬愛我等。」勝爺八十餘人遂進了彩棚。到裡邊一看，金漆八仙桌子三十餘張，預備二百來人的座位，勝爺等來了八十四位，連一半座兒也占不了。正北的首座，勝爺、蕭三俠、孟二俠、屠祭、李剛等六老一張桌，東邊第二張桌響啞仙師、弼昆和尚、歐陽義士天佐、賈七爺、胡景春、蕭銀龍等，其餘眾英雄坐在東南的一排桌。當時那位寨主派人擦抹桌面。列位要知道，康熙年間，細盜非常的講究，每桌上一個官窯瓷茶壺，六個茶碗。按桌滿了茶，大碗的醞茶，雖然不是揚子江心水，真是蒙山頂上茶，真是清香撲鼻。眾位起五更來的，走了一清早晨，正在思水之際，茶是最潔淨之物，眾英雄俱都喝茶，金龍要了三個大杯。工夫不大，喝了有三壺，大家心中甚為暢快。由彩棚東北角，後面有廚房，就聽煎炒烹炸，刀勺亂響。嘍卒將壺碗撤去，擦抹桌面，擺上杯筷，先上了乾鮮果品蘋果梨，全都去皮打成片，盤底鋪壺冰，鮮果上灑上白糖。每桌上一個廣錫酒壺，六個大酒杯，嘍卒們俱都給斟滿酒。眾英雄觀看，酒杯雪霜白，熱酒非常清亮，熱氣一冒，聞著是正氣味，這酒內若是有藥，色必發渾，或者熱氣發腥，令人嘔心。大家全都留神觀看，就是有一桌不喝酒的，都是誰呢？和尚老道與回回大爺胡景春。賈七爺與歐陽天佐二位雖然好喝，今天也不喝，其餘都愛喝酒的。惟有金頭虎一見乾鮮果品、熱酒香氣襲人，饞的直流哈拉子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先喝兩杯吧，這小子們真孝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哪有這樣忙的？你看前邊六位老前輩喝時，咱們再喝不遲。」說著話，只見六老者，左手捻髯，右手擎杯，杯方沾唇，蕭銀龍忽然站起身形喊道：「眾位叔叔大爺，千萬別喝酒。」六老聞聽，全都放下酒杯。銀龍說道：「俗云，主不飲，客不食。這位寨主既抬愛我們，必須陪著我們痛飲。趙寨主乃是老寨主的高徒，此席足可代表主人，趙寨主你替我喝了這一杯吧。」趙仁答道：「少鏢頭，我方才吃完飯，不勝酒力了。」銀龍又說道：「三十餘位不論哪位，請替我飲這一杯。」大眾說道：「我們都不會喝酒。」小俠客一笑，說道：「怎麼三十多人都不會喝酒呢？既為綠林道，都不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；再說趙寨主二十多歲，吃完飯也可以喝一杯。這裡邊無私也有弊，你若不喝此酒，便是酒中有毛病，我勝三大爺本不是真要喝，不過試試你們讓酒的喝不喝。別以為我們爺們當愚癡之輩，如若酒裡沒有意外之物，你是非喝這一杯不可。」銀龍杏子眼亂轉，上下打量趙仁，只見趙仁顏色更變，說道：「我們山裡有的會喝的，我給少俠客請幾位陪飲。」賊人遂轉身形出彩棚，向西走進山口，在山坡東又轉身向北去了。蕭銀龍一轉身，緊靠歐陽德那張桌，遂低言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歐陽德喊道：「我肚子疼，我要在彗兒裡大便！」老和尚說道：「去去去，外面去。」北面桌是胡景春，銀龍又低言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胡景春也出了彩棚。

銀龍又對孟金龍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金龍喊道：「誰伺候我這張桌？」一個長髯的老卒遂答道：「我伺候你這張桌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嘍卒答道：「我姓陰。」金龍又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小子。」老嘍卒說道：「我叫陰不搭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給我取一個大碗來，我是大塊吃肉，大碗喝酒。」

嘍卒遂答道：「我給你拿大碗盛酒去。」這位老嘍卒也是一個頭目，暗中他恨孟金龍，金龍撞山口之時，打死他一個姪子，叫陰顯，被金龍一杵砸得萬朵桃花開，暗中他要替他姪子報仇，熱騰騰的斟一大碗酒，給金龍端了來。孟金龍左手接酒，說道：「還是好酒哇？」老嘍卒說道：「這是我們老寨主用大車由燒鍋拉來的，在地窯子大缸中藏了二年，暴氣味都沒有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好哇，好酒你替我喝吧，小子。」語畢，一把將陰不搭下頷掐住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要不喝，我掐死你。」列位，金龍是多大的膂力？陰不搭如何禁得住這一把抓呢？陰不搭此時身不由己，仰著脖兒，咧著嘴，金龍端著碗向嘴裡一灌，陰不搭本來不願意喝，沒有法子，連喝帶灑，喝下有半碗去。喝完了之後，金龍抓著胸前的衣服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哪兒也別去，我看著你狗娘養的。這叫害人如害己，殺人不用刀。」說著話，只見陰不搭渾身立抖，顏色更變，叫道：「勝三爺！你叫你的鏢頭將我放開吧，叫我躺著死吧。」勝爺叫道：「你放開他吧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叫你小子倒下死，這是我勝三大爺恩典你。」語畢，將陰不搭鬆開，陰不搭倒在

就地，七竅流血，工夫不大，氣絕身亡。

勝爺說道：「銀龍，你看出破綻來，為何叫趙仁走了呢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趙仁走不了，我歐陽德哥哥假裝解手兒追出去啦，胡景春大哥也追出去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小小的歲數，怎麼看出酒中有毛病呢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非是小姪男的細心，乃是諸葛道爺叫我辦的。」勝爺控背躬身說道：「道兄真是見事多明，這酒怎麼這樣大的力量呢？請道兄明言賜教，叫三太他們也好長些見識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有一宗惡鳥，有一宗孝鳥，烏鴉反哺，乃是孝鳥。惡鳥就是梟鳥，小梟鳥能飛，大的就不能啦，小鳥雖能飛，它可不去打食吃，它吮大鳥之血，吮完了血，它便吃肉與肺腑，兩個小鳥將大鳥的毛皮架出窩去，掛在樹枝上。有一宗鳥名仙鶴，專吃五毒長蟲、蠍子等，蠍子、長蟲苦鑽在窩裡，它能用嘴刨出來食之，毒氣都歸在冠子上，若用針刺冠子一下，人要一舐，當時即死。有一宗鴛鳥，還有一宗鳩鳥，公鳥名運目，它專吃烏頭蛇，黑頭的長蟲，烏頭蛇被鳩吃下去，鳩鳥也不能活，他落在樹上，雙爪抓住樹枝，頭朝下流哈喇子，哈喇子沾在樹皮上，那樹就腐爛了，變成一種黑炭，人要得著那宗炭，價比黃金，向寶刀上一擦，就是毒藥刀，向鏢上一擦，就是毒藥鏢。那宗鳩鳥，他專吃五毒，他那翅膀管裡有毒，若是用他的翅膀翎毛向酒缸內一掃，這一缸就是毒酒了，人要吃下去立刻七竅流血而死。」老道正在談論藥酒之事，就看歐陽德由外面進來，扛著趙仁，胡景春在後面跟隨著。歐陽德問道：「三大爺，老嘍卒怎麼死的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用酒灌的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我要喝了酒，我也乾啦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怎麼拿住的趙仁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他出彩棚向東去，走的慌慌張張，他又看我在後面追趕，他遂緊跑，我大師兄繞到前面樹林子之中，將他截住，大師兄跟他要買路錢，他亮刀，被我大師兄拿住。」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！將趙寨主足下綁繩解開攙起來。」賊人面向勝爺一站。勝三爺叫道：「趙寨主！你於前日二十四，在鏢局子下帖，依我鏢行的朋友，有要將你碎屍萬段的，有要將你送到官面的。我姓勝的派人遠送，又與你預備酒席，你不擾，我姓勝的可對得起你。你下帖要我二十六日赴會，在下應約而至，未進山寨，先在彩棚中用毒藥酒之計，酒內藏毒藥殺人不用刀，我們若一大意，吃下酒去，立刻死於非命，老少八十餘人。你們居心太狠啦！」趙仁說道：「我家老寨主派我預備茶飯，我自知好茶好酒，我不知裡面有毒藥沒有，現在將我們頭目灌死，當然酒中有毛病。你等既然看出破綻，殺剛隨便，何必多問。」勝爺道：「足下年輕輕的，真是膽子大，面不更色。我若將你放了，你能學好嗎？」趙仁說道：「你如不殺我，我仍回蕭金台。我跟老寨主師生之誼，不忍背之，生死絕無二心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殺你者，恐怕負了你少年英材。」惡賊是耗子舐貓鼻，尋死。列位，他要是說兩句軟話，勝爺也就不殺他啦，他日後不是還能回蕭金台嗎？年輕的英雄全都亮出兵刃，將彩棚圍住，又有二十多位將趙仁圍住，就等勝爺發言，將趙仁亂刀分屍。勝爺捋銀鬚不語。蕭銀龍在趙仁背後，對勝爺一擺手，跟三太等又一擺手，說道：「趙寨主不愧硬漢。」當時將賊人二背解開，大漢孟金龍說道：「你要放他，我摔死你！」銀龍說道：「趙寨主，你真乃英雄，可佩可敬。我三大爺最愛硬漢，朋友，你請吧。」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我沒說放趙仁，銀龍敢放他，這孩子必有良謀。」銀龍語畢，向賊人背後一縱身，照定趙仁左肋梢，撲的一聲，紮進有七寸多深，賊人大喊一聲，少爺雙手托刀柄，兩條胳膊伸直，挑著向外走。金頭虎看了，說道：「我看看紮進多深去？」賈明爬在跟前觀看，少俠客一抽刀，向東南一縱七八尺遠，這股血，濺了傻小子一臉一身。傻英雄說道：「我真倒運，濺我一身血，好血腥味。」少少爺抬腿擦刀，身上血點不濺。勝爺叫道：「銀龍！這是何道理？為何暗算他呢？」少俠客笑道：「三大爺，你看賊人多橫啊，你要一說剝他，他必然破口大罵。你老人家是什麼資格，豈能叫他破口大罵？他藥酒沒用上，我的短刀可用上啦，這就是短刀對藥酒麼。」賈明喊道：「短命鬼！你可活長壽的？你沒濺一個血點，我可鬧了一身血一臉血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眾位弟兄，還不剝他？好解一解心頭之恨。」

黃三太等大家上前，將賊人剝得骨肉翻飛，一霎時剝成肉泥一般。此時眾人將西南的八仙桌都移開了，大眾說道：「將這伙老嘍卒也剝了吧。」三十多老嘍卒跪倒地下磕頭，如同雞啄碎米似的。勝爺動了惻隱之心，叫道：「大眾不許傷老嘍卒，叫他們逃命去吧。」三十多老嘍卒抱頭鼠竄，如同喪家之犬。勝爺說道：「咱們大眾殺進山口，跟閔士瓊要珍珠國寶萬壽燈。」

聾啞仙師阻攔道：「未進山寨先有藥酒一計，山內必更有奸謀。咱們大眾暫且回鏢局子，與他下書改日再會，我們也可以看看他的動作。」賈七爺、屠大爺等俱道：「此計為上。」勝爺被眾英雄所勸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眾英雄八十四位遂回鏢局子。

此時太陽平西，眾人漱口喝茶擺酒吃飯，酒至三杯，大家商議，明天下帖，哪位可去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貧道不敢派人，恐出差錯，勝施主可以問何人願去。」勝爺酒至五杯，抱腕當胸對大眾說道：「哪一位明日蕭金台下帖，另定日期赴會？哪位辛苦一趟？」當時不下二百餘位，俱各默默無言，連問兩次，無人答言。勝爺面帶難色，說道：「下名帖傳書，我本人實不能自去。」話言未了，閃出一位剛直的男兒三太道：「老師不必為難，弟子三太願往下書。」聾啞仙師站起身形說道：「三太，你去不得，你不稱其職。」三太聞聽，臉上一陣紅潮，叫道：「師伯！我怎麼去不得？莫非說小姪男畏刀避劍，怕死貪生麼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事秉性剛愎者不成。你乃世代簪纓，少爺脾氣，此事非性烈者所能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山大王難道見人就殺嗎？」聾啞仙師道：「作此事，得有勇有謀，能柔能剛。你性如火，焉能稱職？三太你不要多言。」聾啞仙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再向下問。」勝爺又向下問道：「哪位去蕭金台下書，替我勝英為力？」話言未了，閃出一位少俠客蕭銀龍來，叫道：「三大爺，愚小姪願往！」勝爺問諸葛道爺：「蕭銀龍可去嗎？」老道用袍袖一遮臉面，用手暗指蕭三俠。勝爺會意，問道：「蕭三弟，令郎願往可乎？」蕭三爺一笑說道：「老夫只此一子，猶如掌上明珠，千頃地一棵苗，要說我捨不的，桌面上我說不出來。他既願去，就叫他去吧。」銀龍一笑說道：「我去有三可，黃三太有三不可。黃三太性暴一不可也；不能言二不可也，能為武技不成三不可也。我若去，第一為的是萬壽燈；二則為勝三大爺；三則我見了閔老寨主，我不能強橫，我還不能軟弱，給眾位老英雄丟臉。話是開心的鑰匙，再者說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我在蓮花湖三天三夜，尚能未死，何況這一點小事呢？作事要是恐懼畏縮，怎能稱為俠客義士？我意已決，明天早晨，我狗奔蕭金台下書。勝三大爺你就寫信吧，將珍珠燈之事交代清楚，信後面留點地方，寫上我的名姓，塞北觀音蕭銀龍，書呈閔老寨主，好叫他們知道我的姓名。今天用毒藥酒灌死老嘍卒，拿趙仁是我將他紮死的，我叫眾兄長將趙仁亂刀分屍，放走的嘍卒，必與閔士瓊學說，老匹夫必然懷恨於我，他若見了我必然分外眼紅。到了那時，小姪男見機行事，絕不能墜入他的圈套中，我能安然回歸鏢局子。未思進，先思退，我若在蕭金台受了害，為皇上的寶燈，為三大爺的官司，也算千古留芳，死重於泰山。」當時差役取來文房四寶，勝爺與聾啞仙師相商，書目以上寫閔老寨主台覽，封好了之後，次日蕭金台下帖。吃完晚飯，少俠客早早安歇。

次日早晨，六月廿七，少爺梳洗喝茶吃點心，打開包裹，取出一身新衣服穿好，桃花臉滿面紅光。勝爺與大眾正在大廳吃茶，少爺來到大廳，與勝爺要名帖與書信，少爺由兜囊中取出綠皮子護書，將書信夾好，帶在腰間，叫道：「眾位叔父伯伯！」又叫道：「父親，孩兒下帖去了！」勝英、孟鏜、蕭杰等，俱都以袍袖遮面，不忍視看，惟有勝爺叫道：「賢姪，你可保重些！」銀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明天我若不回來，與三大爺就難以相見了。」語畢，笑嘻嘻出了鏢局子大門而去。黃三太叫道：「兄弟，我本願去下書信，怎奈長者不叫去，奈何奈何！兄弟你才一十四歲，愚兄放心不下。」語至此，三太眼淚圍眼圈直轉。銀龍說道：「哥哥不必放心不下，小弟此去，安如泰山。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你我兄弟乃是俠客的子弟。兄長豈不聞宋朝有一位岳元帥，忠君愛民，領兵徵討，與金兀術兩陣對圓，金兀術帶精兵二百餘萬，兵強勢大。外有強敵，內有奸臣，宋朝中的秦丞相，懸秤鬻官，非親不取，非財不用，當時有一位新科狀元張九成，無有金銀打點秦丞相，秦檜奏明聖天子，說徽、欽二帝被擄於金邦黃龍府，風傳在金邦坐井觀天，非有膽識過人之輩，不能到金邦請安問候，新科狀元張九成可稱其職。秦檜因為新科狀元不肯打點金銀以肥己，故說新狀元可稱其職，為的是送了新科狀元之命。秦檜將本奏上，宋天子不明真相，遂遣張九成狗奔黃龍府問安，張九成先過岳營，岳元帥接待欽差張九成，岳元帥問道：『欽差大人有何公幹？』欽差說道：『我奉旨到番邦黃龍府請問徽、欽二帝之安。』岳元帥說道：『這必是秦丞相之謀，皆因欽差無錢打點秦丞相。』欽差說道：『大師不知，我乃一介寒儒，焉有餘資孝敬秦丞相？』岳爺

問道：『欽差帶了多少隨從來？』欽差張九成答道：『二百餘人。我打算將隨從寄在元帥營中，我單人獨馬自闖番營。』岳爺說道：『欽差大人此去凶多吉少。』欽差說道：『君叫臣死，臣不死，則為不忠。』岳元帥歎道：『真忠臣也。』岳爺又言道：『帳前眾位將軍，哪一位保護欽差大人穿番營而過？』帳下一人厲聲曰：『末將願往！』岳爺舉目觀看，乃是勇將湯懷。岳元帥問道：『將軍帶多少人馬？』湯懷答道：『末將一人一騎，隨定欽差，我要闖番營。』二位來到金營，有八大路酋長、都督、太保，報與四殿下金兀術。金兀術問明來歷，親自出營觀看，果然是一文一武，問明情由，兀術暗中說道：『一文一武要穿營而過，真是好樣的。』兀術遂傳令：放二位一文一武穿營而過，如有放冷箭暗算者，必要軍法從事。二百萬大隊列於兩邊，一文一武穿營而過，湯懷將欽差送過了金營，有番兵番將接待欽差，湯懷撥馬而歸，金兀術暗傳號令，二百萬大隊要捉活湯懷，不要死湯懷，誰要將湯懷捉住，封他大大一個官爵。湯懷單人獨馬殺了一天一夜。列位，兵到十萬，無邊無沿，兵到二十萬，扯地連天。二百來萬大兵，如何殺得出去？湯懷只殺得力盡聲嘶，在馬上謝過了宋天子之恩，岳元帥保舉之德，遂亮佩劍自刎在二百萬大隊之中，宋元明五七百年後仍留美名。眾位兄長，小弟不能比先烈，咱也是俠義之後，豈能自暴自棄？我若死在蕭金台，美名亦可傳千載；小弟若命不當絕，再與眾位兄長聚會一處。眾位兄長請回吧。」語畢，小豪傑轉身形夠奔蕭金台去了，蕭銀龍頭也不回，黃三太唉聲歎氣。

少俠客由已分時到了蕭金台山口，一進山口，呼嘯一響，三五十名嘍卒，每人一口雙手帶一橫，擋住去路：「你這學生好大膽子，敢向山內亂闖？」美英雄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哪位是報事的頭目？」把山口的嘍卒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個孩子，長得真好看哪。」遂有一個嘍卒叫道：「頭目，外面有人找！」

只見由削刀手後面過來一名報事的嘍卒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嘍卒說道：「有一幼童來找您。」老頭目說道：「大家不要取笑。」遂問道：「這位小少爺進山何事？」小少爺掏出護書說道：「現有一名帖，請您轉呈老寨主，並有書信一封，必須當面呈遞。」老嘍卒接帖一看，原來是勝三爺的名帖，上書「勝英字子川。」老嘍卒問道：「小少爺貴姓？」銀龍答道：「在下姓蕭。」老嘍卒遂叫：「眾位兄弟們陪著少爺，我到裡面遞名帖去。」老嘍卒拿著名帖，來到聚義廳，單腿打千，口中說道：「報老寨主爺，外面來了一位下帖的，是一個小孩，先遞名帖，要緊書信面呈本人。」老寨主接帖一看，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咱下帖請他，他又下帖不知何事？」語至此，遂叫德俊帶領頭目迎請下書之人。這一迎請真是神仙接神仙，玉面小如來，迎接塞北觀音。報事的嘍卒帶路，來到山口，報事的嘍卒用手指點銀龍說道：「這就是下帖之人。」閔德俊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勝英，你這不是藐視我們山中無人吧？十三省鏢局子什麼人沒有，為何單派一個小孩來呢？」閔少爺又一轉念：「他既然敢來下書，必有點來歷。」銀龍抬頭一看，不問可知，曾聽黃三哥提過，此人必是在北京摔死五城都察院管家的閔二少爺，越獄救秦尤就是此人，此人藝業甚高，年齡較比我大三四歲。銀龍正在思索，老嘍卒給二位介紹，問道：「少爺台甫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姓蕭名銀龍。」老嘍卒又指德俊說道：「二位見見吧。」銀龍問道：「寨主貴姓？」閔德俊答道：「在下姓閔名叫德俊。在下年輕，禮貌不週，少鏢頭多要原諒。」銀龍答道：「豈敢豈敢。在下不明貴寨的規矩，還祈多加指導。」

德俊一聽，銀龍雖然年幼，言談不俗，遂答道：「哪裡話來？貴步踏賤地，多蒙抬愛我們父子。鏢頭這一來，蕭金台枯草生輝，增光不少。少鏢頭請。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寨主請。」二位並肩慢慢向前行走，他二人說著話，真是對答如流，如賓如友，各自暗中敬重。蕭銀龍走著道兒，杏子眼亂轉，只見頭道山口是削刀手，二道山口長箭手，一排排一行行，全都站立兩邊。

三道寨門撓鉤手，有四五十人，抱定撓鉤，俱都核桃粗的桿子，帶鋼鉤，赤袍血點紅。進了寨門，來到聚義廳的東跨院角門外，蕭銀龍止住腳步。二少寨主暗中佩服，口中說道：「嘍卒們，你們大家陪著鏢頭，請少鏢頭略待片刻，我到裡面回稟。」蕭銀龍連聲答應，杏子眼向裡偷看，聚義廳高搭天棚一座，天棚過房一尺有餘，銅鐵網罩著四週，銅鐵絲都有黃豆粒粗細，窟窿有鴨卵大小，東敞廳外，牆上俱釘的是茶碗大曲鋼環子，網在鋼環子上掛著，想要出入，非從東西角門不可，聚義廳好似天羅地網一般。二寨主到聚義廳內，回稟老寨主道：「孩兒已將十三省總鏢局的少鏢頭接到。」若是嘍卒們報事，可得單腿打千，因為他是少寨主，故此鞠躬報事。只聽上面說道：「來者必是一位說客。」吩咐一聲：「有請下帖之人。」少寨主遂翻身出來對銀龍說道：「少鏢頭，我家老寨主有請。」少爺抖了抖英雄鬚，大搖大擺，走到聚義廳，銀龍眼珠一轉，一看正北居中，五間大廳，明五暗七，老寨主閔士瓊當中正座；西廊下蕭金台、蕭玉台、蕭鳳台，三台的寨主；後邊是三山五嶽，黑白兩道，水旱兩面，有一百五六十位，俱各威風凜凜；東廊下蓮花湖、黑水湖、澎湖、巢湖，綠林道群雄百十餘位。東廊外有三五張桌，銀龍一看，不由得一怔，這一撥人是台灣省的，皆因銀龍是台灣省生人，故此認識。有二千歲石朗，有三千歲金鍾無敵將曹士彪，帶領著有招賢館、會賢庭的一千英雄，俱都是武學出眾，惟有這一撥人物，不屑大清國管轄的，就是勝爺見著，也得以禮相待，俱都是聞名的朋友。又看老寨主桌前有兩張金交椅，左有鎮八方林士佩，右有大少寨主挾山太保閔德潤，二人更是威風，裡面兵刃架子上，戳著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鑽。聚義廳下站立二十八隊削刀手，各抱樸刀，雄赳起氣昂昂。聚義廳的地方，足有大戲園子的大小，內中台灣省的二千歲石朗，乃是奉張奇善之命前來，石朗上知天文，下達地理，中曉人和，真有觀天下在掌中之才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，乃是台灣省第一的人物。雖然前來赴會，石朗暗暗囑咐台灣之人：「咱台灣的人是坐山看虎門的宗旨，可別逞能幫拳，咱看一看大清國的龍虎風雲會。」閒話不提，且說削刀手喊道：「來者跪下！跪下！上邊是老寨主爺，老寨主一怒，將你亂刀分屍！」削刀手喊著，銀龍佯作未聞，削刀手說道：「傻啦？怎麼不知道跪下呢？」此時老寨主站起身形觀看，細打量塞北觀音蕭銀龍，頭上五色絨線網子繡頭，裡邊黑漆漆的髮髻，梳著兩個小抓髻，荷花色絨繩，打著蝴蝶牌子，下面五色絲線垂燈籠穗，兩道細彎眉，一雙杏子眼，含著兩汪水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少，白白分明，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瓜子臉元寶耳，長得是女相，年紀也就在十三四歲，身披粉蓮色大氅，內襯荷花色短靠，十字絆英雄帶，下邊荷花色底衣，福字履鑲緞的鞋，白綾子襪子，面上滿繡花活，半遮蜂金絲繞銀絲的活翅膀，一走活翅膀一顫，儼然襪面上落著一個花蝴蝶，要說是陳塘關的哪吒沒登風火輪。

老寨主看畢，心中忖度：勝英為何單打發一個小孩前來下書呢？

遂問道：「你這下帖的有書信轉達麼？」銀龍略一抱拳道：「老寨主，下書人拜見。」遂一伸手取出綠皮子護書，打開護書取出書信，遞與二少寨主，二少寨主轉遞與閔士瓊。只見書皮上寫面呈閔士瓊老寨主啟，後面年、月、日，老寨主打開書皮，取出信箋，上寫：「字呈於蕭金台老寨主台覽，小弟不才勝英頓首百拜：皆因二十六日，多承美意，下帖來請，勝英六月二十六日應約而至，未進寶山，山口外彩棚之中，有藥酒一計，被吾等識破，寨主雖有毒計千條，我命由天，豈能奈我何？我們大家乘興而來，敗興而回，非是我等言而無信。故今遣人送信與老寨主，另改日期赴會。今日二十七日，明天二十八日，我等到寶山，當面議珍珠燈之事。如二十八日我等不到寶山，勝英則為言而無信之小人。別無他敘，一言為定。年月日時。」

後寫了「遣下書人塞北觀音蕭銀龍，呈閱老寨主台覽。」

老寨主特念兩遍，念畢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便將書信向桌上一拍，大聲說道：「昨天識破藥酒一計，你們用藥酒灌死陰頭目，然後又將我的徒弟趙仁拿住，用匕首刀紮死，三十多名嘍卒逃回山中，言說是蕭銀龍辦的此事。昨日壞我大事，今日還敢來下帖！」老寨主向蕭銀龍問道：「你就是蕭銀龍嗎？」

蕭銀龍答道：「然也。」老寨主又問道：「你們十三省總鏢局有幾個蕭銀龍？」小俠客杏眼一轉，說道：「大清國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就是一個十三省總鏢局，鏢行之中只有一個蕭銀龍，並無二個。」老寨主大怒：「昨日彩棚之事，都是小娃娃你所做的嗎？」銀龍微然笑道：「不錯，正是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莫非吃了熊心豹膽？昨天我恨不得將你當時拿獲，給我們被害之人報仇雪恨！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今日你來下帖，不畏死乎？」蕭銀龍微然一笑道：「老寨主，人講禮義為先，樹講根本為源，你們下帖是聘請我們赴會，在山口外先有藥酒一計，酒內藏毒藥，殺人不用刀，我們若中了詭計，喝了藥酒，豈不八十餘人全都喪命？幸被我們識破計策。不錯，是我將趙仁用刀紮死的。我們要是吃了藥酒，就是八十多條人命，雖然沒被害，猶如被

害一樣，你們的毒心，絕對是想不到我們識破的。一命抵一命，還得八十四條命呢，我們只灌死一個老嘍卒，剝了一個趙仁，沒將眾嘍卒俱都殺害，那是我們有好生之德，殺了趙仁是分所當然。」閔老寨主聞聽大怒，說道：「小娃娃敢當著天下英雄饒舌，我一句話將你剝成肉泥！你認母投胎！」小豪傑聞聽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前來下書，不是勝三大爺叫我來的，是我討著來的。來者不懼，懼者不來，現在來到你們山裡，渾身上下屬你們管，千刀萬剮隨你們便，要有半點懼怕，不是俠客的後人。」老寨主一聲吩咐：「大眾亮傢伙，將小娃娃亂刀分屍！」兵隨將令草隨風，眾寨主一聽吩咐，百十餘位，齊甩大鑿亮傢伙，要將銀龍亂刀分屍。銀龍冷笑兩聲，遂說道：「老寨主你看，我變顏色沒有？怕死我不來。但是老寨主你白活七十多歲，可惜老寨主這大年歲，不曉得兵書戰策，古聖軼事。」此時石朗哈哈一笑。石朗這一笑，老寨主面上有點掛不住，口中叫道：「娃娃，我怎不曉得兵書戰策，古聖軼事？你且道來。」銀龍答道：「你的寨主下書，我們鏢局款待來使，恭恭敬敬。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，沒有將送殯的埋墳裡的，龍爭虎鬥，沒有斬來使的，你沒看過兵書戰策嗎？在天下名帖，遞回書，你要將我亂刀分屍。老寨主你聘請天下英雄，就為的是蕭銀龍嗎？明天我三大爺來了，你跟他較量啊，跟我一個蕭銀龍何苦來呢？一刀一刀的就宰蕭銀龍，蕭銀龍若哼一聲，不是俠義的後代。」老寨主心中說道：「此子好伶俐的口才！」閔士瓊遂一聲冷笑，計上眉梢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夫焉能殺你？不過試試你膽子如何耳。」銀龍心中說道：「我身在蕭金台，性命在你掌握之中，咱們是誰也別愚弄誰。」此時老寨主問道：「明日赴會你來否？」銀龍答道：「若不赴會，不是蕭門之後。」銀龍話雖如此對答，心中思索：明天我若來了，護庇我的有八十多位，他再想害我，是辦不到的，三位俠客與我諸葛伯父、歐陽伯父及孟金龍大哥、黃三哥等，全都能為高強，我來了你們不過看看我。老寨主說道：「德俊帶幾個人，將銀龍送出山去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寨主別派人相送，我不走。」老寨主問道：「你為何不走呢？」銀龍說道：「你要殺我，必須係在明處。當著天下英雄，我雖被害，我亦瞑目於地下；你若暗中加害，我死得不明不白，我還不如正大光明死在天下英雄之前，也可以給眾英雄留作茶餘酒後的美談。況且為皇家的珍珠萬壽百寶燈，為我三大爺的官司，總算正大光明，我願死明處，不死暗處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藐視老夫了，我派人將你送出山寨，若有動你一點油皮的，我當時將他號令斬首。」銀龍聞聽，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如此，謝謝老寨主。老寨主是人物，不能失信。」那石朗心中說道：「這孩子他是怕外面山環裡有人暗算於他，他用話擠兌老寨主一下子。此子太精明瞭。」

正在此時，銀龍忽聽背後鋼風的聲音，擡頭蓋頂而來，銀龍急忙用雙手一扶桌面，橫著向西一縱，就聽「咯噔」一刀，剝入桌面內三四寸去。你道，為何剝進去三四寸深呢？皆因此賊是躍起身形向下刺的。少爺一笑，口中叫道：「老寨主，真是令出如山！」閔士瓊一看大怒，說道：「冤家趙義好生大膽！老夫剛吩咐，誰要暗算銀龍，號令斬首。你敢當著老夫面前無禮。來呀，將趙義推出去，人頭拿來見我！」過來一對刀斧手，手忙腳亂，將趙義繩縛二背，就要向聚義廳下推去。有蓮花湖的老寨主韓殿魁，澎湖、巢湖的寨主等，上前勸道：「老寨主息怒，雖然令徒違背號令，乃是要給兄長報仇。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老寨主看在我等面上，念師生之情，恕過趙寨主吧。」

列位，蕭銀龍是紙糊的燈籠心裡亮；他們大家給趙義劃的計策剝我，老寨主要怪下來，他們大家再求情，人情面子重，一定殺不了趙義。少俠客思索至此，遂抱拳說道：「這位是趙仁的弟兄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他與趙仁是同胞兄弟，他叫趙義。」

銀龍笑道：「那就奇怪了，與兄報仇，有何不可？看在我的面上，老寨主恕過趙義吧。」眾寨主求情，此時還未將趙義推下聚義廳呢，老寨主聞聽銀龍之言，遂說道：「將趙義推回來，撤去綁繩。」惡賊趙義遂謝過寨主不殺之恩。閔士瓊說道：「非是老夫不殺你，眾位寨主與你求情，蕭銀龍不究，他若究問，老夫非殺你不可。」惡賊趙義站在一旁，咬牙切齒，看著小俠客直喘大氣。蕭銀龍又抱腕說道：「老寨主，你令徒趙義有不服之色。當著天下英雄，我與趙義比賽比賽，他要將我一刀剝死，我死而無怨。在下也帶著兵刃呢，倘若傷了令徒呢？」語至此，復又說道：「我想起來啦，不比賽啦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這是怎麼說話呢？為何又不比賽啦？」銀龍說道：「並不是我反覆，我有點不上算，你的徒弟若將我剝了，那算完事；我若傷了你的徒弟，你若是一怒，就許將我剝了，給趙義抵命。」

閔士瓊聞聽此言，不由得怒道：「你這就多說了，老夫絕不能無情無理，誰要殺了誰都認命。」銀龍又說道：「我還有話要對老寨主說明，我的藝業不精，倘若令徒將我結果了性命，我拜求老寨主，我用的兵刃是判官雙筆、亮銀叉，老寨主存一分陰德，派人將我雙筆、亮銀叉送到鏢局子。吾之家嚴與勝三伯父，看見兵刃暗器，如見人一般，我死後也感老寨主之恩德非淺。」閔士瓊聽罷，遂說道：「你如果受傷，老夫必將你的兵刃暗，一定給你送回，絕不失信。」石朗聞聽，暗暗一笑：老頭兒上了小孩的當啦，送兵刃的人還能活得了？」銀龍遂將大衣脫下，背後的小包裹打開，亮出雙筆，繡花囊帶好了三隻毒藥叉、六隻亮銀鏢，又將小包裹包好，背後一背。此時三個嘍卒按住桌子，趙義將刀用力拔出來，二人在聚義廳向前一塊兒一湊，趙義的鬼頭刀用十足的力量奔銀龍刺去，少爺雙筆一晃躲開，趙義攔腰又是一刀，少爺向旁一閃，又躲過去了，第三刀又向胸前刺去，銀龍只是招架，閃展騰挪，笑笑嘻嘻並不用力。天下英雄觀看，內中有人道：「小孩膽小不敢動手。」

你道，少爺會大鬧蓮花湖，韓秀是知道的，韓秀遂對那人說道：「這孩子的膽子比人都大。他哪是膽小？他為的是將趙寨主累乏了，他好上招。我若讓小冤家逃出蕭金台去，他必說蕭金台沒有高人，藐視綠林道。要出聚義廳，非東西角門走不可，別處走插翅難飛，我絕不叫小冤家逃出蕭金台聚義廳。一會兒他看趙義累了，他該緊上招啦。他在我蓮花湖大鬧好幾天，我是知道的。」韓秀遂暗暗吩咐水八寨、旱八寨的寨主，水八寨寨主把住東角門，旱八寨寨主把住西角門。十六家寨主遂將東、西角門把住。果然不出韓秀所料，蕭銀龍等到趙義刺了二十多刀，趙義的熱汗可就流下來啦，判官雙筆摘解撕擄，一招跟著一招，可不放鬆了。眾人一看，好筆法，好身法，惡賊趙義衣襟濕透。此時少爺又且戰且退，老寨主心中納悶：「這孩子怎麼又且戰且退？」銀龍此時可是向東南退，杏子眼亂轉，一看東角門有人把守，小俠客認識，都是蓮花湖的人，心中說道：「韓秀你太惡啦，東西角門乃是出人的道路，被你全都把住啦。可惜你叫韓小帥，走馬觀碑，目視群羊，你絕人的道路啦。累代相傳，打仗沒有不給人留走路的，若是兵臨城下，圍城的時候都閃出一門來，好叫守城的戰將與兵卒百姓逃命，如將四門俱都圍住，守城的戰將與兵卒等，必然拚命。」銀龍心中暗道：「韓秀，就因你，我非將姓趙的紮死不可，我逃不了還落個夠本，得便我還許走。」此時賊人趙義力盡聲嘶，挾肩帶背給了少爺一刀，少爺用左手的判官筆倒須鉤，將鬼頭刀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右手的筆向趙義肚臍下一挑，趙義腸肚皆出。

少爺又向外一縱，抬腿擦筆，冷笑道：「這就是令徒哇，這不是現世嗎？還要與我勝三大爺比賽。」閔士瓊大怒，眼看趙義腸肚皆冒，老寨主說道：「你紮死我徒弟，我並未說別的，你為何誇口，藐視我手下無人？來呀，大眾亮兵器拿他！」銀龍笑道：「下海必有擒龍力，我必有走法。」遂用八卦趕著童子功，一擰身上了東敵廳。天棚離著敵廳五六尺高，天棚是竹桿子搭的，少爺兩隻手捋住兩根竹桿，兩隻腳登住兩根竹桿子，天棚上的網都是黃豆粗的銅鐵絲。少爺一聲吶喊：「我打銅鐵網內鑽出去了！」六月間天氣暑熱，天棚的席可拉開啦，只露著銅鐵網。群賊聽少爺喊要鑽出去，莫不心中納悶，東角門的賊人遂舍了東角門，奔東敵廳天棚上觀看。小英雄一看，八個賊人離了東角門，小英雄兩條腿一踹桿子，兩手一鬆，使了一個燕子掠水式，離地四五尺高，一疊腰站起身形。群雄一怔，小少爺已出了東角門，回頭說道：「眾位，明天再見！」韓秀嗔道：「你們八位是幹什麼的？」眾人說道：「他說他能打網窟窿鑽出去，我們在東角門看不見，所以繞到西面觀看。」韓秀說道：「此子若不剪除，綠林道無類矣。」韓秀語畢，遂亮刀追趕。為什麼韓秀要追趕呢？皆因為銀龍大鬧蓮花湖，記恨在心。韓秀這一追，飛天鼠秦尤、柳玉春等，隨後也就趕下來了。但是銀龍明知道由山口走不了，銀龍出了東角門，不向南去奔山口，轉向東方躡房越脊而逃，縱過大牆，乃是陡壁山崖，樹木叢雜，少爺腿雖然快，無奈四寇後面緊緊追趕。韓秀叫道：「秦大哥，小冤家路逢絕地，蕭金山台口裡向東去是死路。」

韓秀又追出二里餘地，美英雄抬頭向東一看，吃驚非小。山道坡有一山澗，有一二百丈深，寬有八九丈，掉在山澗裡，必得摔成肉泥。縱遠誰也遠不過兩三丈，就是劍客也就是縱一丈七八遠，小英雄無奈何，順著山坡又往南去，南面橫山阻路，直上直下，學業高的也就是上去三五丈，少爺無可如何，又順南山坡向西去。韓秀心中說道：「向西去就是二道山口，有弓箭手，到在那裡亂

箭齊發，向南去有橫山阻路，東去有深澗一條，北面有我韓秀追趕，看他向哪裡逃走？」張德壽大喊道：「拿住小冤家不殺他，先挖他眼睛，後剝他十指，看他含糊不含糊！」

少爺聞聽，心中說道：「群賊真狠哪，父母的遺體，為什麼叫群賊玩笑？」思索至此，一提腰圍子，亮出匕首刀，自己說道：「路逢絕地，不得自由，不如自刎一死。」少爺匕首刀方橫於項上，就見陡壁山崖五六丈高處，一聲罵道：「王八羔子不要自刎，有吾在此！真不愧俠客兒子。」韓秀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我若被歐陽氏戲耍，我栽不起筋斗。」韓秀回頭就跑，秦尤抱頭鼠竄，柳玉春雅賽喪家之犬，惡賊張德壽嚇得尿流滿褲。歐陽大義士嚇退群賊，搭救塞北觀音蕭銀龍。銀龍說道：「你早幹什麼來著？」歐陽大義士道：「我看熱鬧來著。」銀龍又問道：「你打哪過來的？此處山澗三四丈寬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就打這昏兒裡過來的，我會飛。皆因你下帖來的時候，勝三爺愁眉不展，因此吾隨下你來，探探吉凶禍福。」說著話，遂向南走了有三五丈遠，西山坡上有幾棵龍爪樹，東山坡上也有龍爪樹，有一細繩，上拴一物，比鏢長點，山澗東面龍爪樹上，拴著絨繩，西面用鐵鏢釘在樹上。大義士說道：「你揪著絨繩，一把一把拉著就過去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不行，那鐵鏢似要從樹上落下來，就將我摔死啦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我給你釘在樹裡，就落不下來啦。」蕭銀龍遂雙手拉絨繩而過，來到東坡，撒手絨繩，歐陽大義士一笑，說道：「小王八羔子，你還得學二十年。你看我。」踩絨繩而過，離東澗坡有五尺遠，腳一著勁，縱下絨繩，說道：「銀龍，你明白我怎麼能踩繩嗎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你皮馬褂兜風，故此能行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對啦，要沒有皮馬褂可不行，手裡得拿著桿子，或者是傘。」又叫道：「銀龍，你打這昏兒裡往東去，是南北大路，可以奔鏢局子而去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謝你活命之恩，叔父受我一拜。」

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不拜倒也罷了。」小俠客問道：「你絨繩上那宗物件叫作何物？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這是古人所傳，叫博浪錘，昔日張良曾用過這種兵刃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咱回鏢局子吧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選得過去，將博浪錘釘淺點，然後我再踩過來，抖絨繩取回博浪錘。吾有個外號，人稱瓷公雞。你歐陽二叔，外號叫翡翠貓。我二人一毛不拔，不能丟東西。我過山澗還要辦點事，你回去你三大爺要問你，就提我掌燈時必回鏢局子。你回去吧，恐怕你勝三大爺放心不下。」蕭銀龍下了山坡，回鏢局子去了，歐陽爺踩繩過山澗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單言蕭銀龍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想起此事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大鬧群英會，判官筆紮死趙義；驚的是四寇追趕，幾乎身逢絕地，歐陽叔父嚇退群賊，使我長了不少見識，才知道博浪錘。又思想道：「我怎麼沒聽說過博浪錘呢？我歐陽叔父真是高明之人。」心中思想，已經來到鏢局子切近。鏢局子外那片松林中，走出三五少年，原來是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等。三太說道：「兄弟你可回來了，我這一天就喝了點悶酒。」

銀龍將蕭金台之事，對大眾說了一遍。三太道：「你剛走工夫不大，歐陽叔父就出了鏢局子啦，也不知上哪去了。」小英雄眾人一同進了鏢局子，方走到大門道，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在大門道正談論銀龍下書之事呢，金頭虎一看銀龍，遂喊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冤魂不散，死去的銀龍回來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才是鬼呢。」銀龍又將蕭金台之事，又對楊香五與實明細說一回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吹牛腿啦，我方打蕭金台回來，我拿杵杵死六個，閔士瓊直哀求我，我才回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別是作夢吧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你真猜著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別挨罵啦。」銀龍到了大客廳，一見大眾，俱都一怔，勝爺說道：「銀龍你可回來了。」蕭銀龍將群英會之事，對眾老者說了一遍，並將怎樣打東角門逃出，韓秀怎樣追趕，未敢走山口，路逢絕地，小姪男方要自刎，幸有歐陽叔父前去搭救，嚇退群賊，用博浪錘紮在樹內，我攀絨繩而過。英雄將栽筋斗露臉之事，一句不留，全都說將出來。勝爺問道：「你歐陽叔父呢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我歐陽叔父掌燈就回來。」聾啞仙師打了一個稽首，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，我給銀龍袖占一卦，銀龍逢凶化吉，必有人解救。銀龍走後，歐陽爺出鏢局子，我就知道是暗中保護銀龍去了。」掌燈之後，歐陽爺果然回來。吃完晚飯，大家早早安歇，已然分派大眾，四更天叫起。

第二日叫起之後，酒席擺好，四更半天吃完了早飯，仍然八十四位，大眾起身。八老並肩頭前引路，傻小子賈明帶著兩包點心，並帶著水口袋，皆因為傻小子出門餓怕啦。天至巳分時，走近蕭金台山口一片樹林，就聽大樹林中有人喊道：「唔呀，久候多時！」眾人抬頭觀看，就見歐陽二義士出了樹林，說道：「勝三爺暫停貴步，我點一點人數夠不夠。唔呀，小弟我第一撥請的華四爺這老王八羔怎麼沒有來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當面謝過，兄弟多有受累，聘請南七省賓朋。華清泉頭一撥就到了，五探飛蛇陣盜了一個假燈，華清泉進陣，始終沒露面，在他臨探陣時，大家攔阻他，他不聽，道兄所料，他盜不出燈來，無臉見眾朋友，他許回家去啦。」二義士又問道：「賈姪子怎麼不見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賈七爺在後邊呢。」蠻子點數目說道：「屠祭老王八羔子來啦。」後面賈明罵街：「漢奸老子，給他個大嘴巴子！」金頭虎正在罵得高興，由後面一個大嘴巴子打來，賈明一看是歐陽德。說道：「咱是親師兄弟，你怎麼打我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你罵我父親，為什麼不打你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老少豆腐皮聚會，誰還惹得起呢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你再要罵，必要管教你。」二義士又說道：「咱弟兄東面四位，西面四位，這樣才威武，別都站在一處。」二義士一到，共合九老八十五位，奔山口走去。

離山口不遠，就聽山口內鑼鼓齊鳴，只見山口裡面嘍卒寨主，一字長蛇的陣式，出了山口，來到山外，分為二龍出水的陣地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站立東西，每人一口雙手帶，精神百倍。勝爺大眾停住腳步觀看，忽聽山口內馬踏鑾鈴響，三匹座驢撞出：頭一匹艾葉青鬃豹，馬上老寨主閔士瓊，後面兩匹座驢，左邊紅沙獸閔德潤，右邊白龍駒玉面小如來閔德俊。馬後四十餘名，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。但並沒有外人，都是閔老寨主的高徒。師徒父子五十來位，要拚命沒有退後的。閔士瓊的馬離勝爺九老切近，在馬上欠身拱手，閔老寨主師徒父子一看東西兩邊這二位漢奸，一怔：「夏天穿皮襖拿離翎扇。」閔老寨主一扶馬鞍下了座驢，二位少爺見他父親下馬，他二人也趕緊下了座驢。就見閔士瓊對勝爺說道：「在下對老明公慚愧之甚，五方飛蛇樓掛的確是真燈，吾之道友妙手真人許道成，自逞奇才，掉換假燈，我實在不知，故此道友死於樓上，滾於樓下，自取滅亡，我細心訪察，才將真珠燈找回。又二十六日請明公赴會，在下預備好酒好菜，我小徒趙仁酒內藏毒藥，殺人不用刀，傷你我二人之和氣。今朝見明公實在慚愧，但願老達官恕過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先前的事莫要重提，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？但願老寨主莫與勝英結仇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，但求老明公勿要記恨在心。」勝爺與閔士瓊說說笑笑，夠奔山裡而來，勝爺背後八十餘人，魚貫而行。進了頭道山口，二百名削刀手站立兩旁，一點響聲沒有，真是肅靜之甚。大眾這一進頭道山口，勝爺八十五位老少英雄，好比大鵬金翅鳥打落在天羅網，內有毒計千條，不知勝三爺大眾生死存亡？列位，閔士瓊與勝三爺完全是假好假厚。大家來到二道山口，二百名弓箭手紉扣搭弦，排立兩邊，三道柵欄門，撓鉤手每人提著一根鉤鏟槍。進了三道柵欄門，閔士瓊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你鏢行的朋友來齊否？」勝爺回頭一看，遂說道：「業已來齊了。」

閔士瓊回頭向徒弟說道：「查點勝老達官來了多少人？」一家寨主答道：「共來八十五位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進蕭金台易，出蕭金台難。」勝爺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既來之則安之。」進了聚義廳，勝爺一看，果然與蕭銀龍說的一點不差，天棚桿子上銅鐵網罩住，除去東西角門，插翅也難飛騰。聚義廳正北面，廊下當中擺著佛龕，這個佛龕就是五方飛蛇陣的佛龕，前文表過樣式，茲不再贅，裡邊有古佛，茶青綢子簾罩著。

佛龕前擺著香池子，長六尺餘，寬三尺餘，是青石作的，重有千餘斤。西廊下俱都是綠林道八大名山的英雄，有一百六七十位，蕭金台的英雄俱在西北。向南再有蓮花湖的萬丈翻波浪韓秀並那韓家四猛，寶刀將韓殿魁，及水八寨旱八寨的群雄。再向南一看，黑水湖的曹榮、曹子山，澎湖的寨主汪忠，巢湖的寨主李豹，林士佩在黑水湖、蓮花湖的人當中。再向南，蕭鳳台的袁龍、袁虎，再向南，蕭玉台的夏金輝、夏金標，再向後看，俱都是三山五嶽之綠林道。閔士瓊背後尚有四十餘人。再看東北角西敞廳外，有五六張桌，是台灣省的大帥石朗，三三歲曹士彪，台灣省的英雄俱都是武藝超群，內有差官數名，共合三四十位。閔士瓊道：

「勝老明公的人，請在東廊下休息。」

勝爺唯唯稱是。勝爺一看台灣省這眾英雄，心中實為感念捉秦尤之德，勝爺緊行幾步，夠奔西敞廳外，來到大帥石朗面前，控背躬身，方要行禮，石朗一看暗道：「勝老達官這一行禮，叫我難以為情。我本是閩士瓊寨主約來的，閩士瓊與王子張奇善最厚，我又奉張奇善王駕千歲之命前來的，但是我也並不幫打，我不過看看大清國的龍虎風雲會耳。」石朗思索至此，遂用大氅一遮臉，對著勝爺一搖頭，勝爺心中明白，遂躬著腰走到南廊下，抱腕當胸說道：「眾位多辛苦了。」大眾俱都還禮，齊聲說道：「老明公辛苦了。」閩士瓊遂又催促道：「勝老明公請東廊下落座吧。」東廊下靠北面有一張大桌子，預備的是首座，三面繡花圍桌；西敞廳內西北角也是一張大桌子，也是三面圍桌，上繡龍出水，鳳離窩，團花朵朵。勝爺等方才落座，閩士瓊站起身來，遂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你鏢行的人物，可以給我介紹介紹？」勝爺左右坐的是八老，再向東南是黃三太太大眾等，勝爺遂答道：「多承抬愛，朋友沒多多的，我給你介紹幾位。」勝爺叫道：「孟二俠。」勝爺用手指著閩老寨主說道：「這是南七省的總瓢把子，姓閩名士瓊。」又指著孟鏜對閩士瓊說道：「此人姓孟名鏜，人稱九頭獅子孟鏜孟二俠。」又指蕭杰對閩士瓊也介紹了，閩士瓊說道：「久仰二位俠客大名，今日得會，實為三生之幸。」蕭杰、孟鏜也客氣了幾句，遂歸了座位。然後與諸葛道爺及弼昆長老又介紹了，閩士瓊說道：「二位當家的可稱得起世外高人。」彼此各施一禮。道爺說道：「出家人按理說不能出山問世，茲因勝施主所邀，實出於不得已耳。」語畢，僧、道二人歸了座位。勝爺又叫道：「屠大哥、李四弟請過來！」又與閩士瓊也引見一回，屠彘與李四爺也有幾句謙恭話。又與歐陽氏弟兄引見，閩士瓊一看，真透著新鮮，夏天穿皮襖。勝爺與歐陽弟兄介紹完畢，陸續給眾人俱都介紹了。閩士瓊說道：「小山真是有幸，得蒙眾位義士下顧。」歐陽二爺說道：「不敢不敢，鄙人號叫賊魔。」勝爺一聽不像話，對著歐陽二爺哼了一聲道：「二弟請一旁落座。」勝爺又對閩老寨主說道：「請老寨主落座吧。」二位又謙恭了一回，遂都落了座。有幾十名嘍卒在左右兩廊下伺候茶水，東西兩廊下俱有茶桶，如同水缸相似，早將釀茶沏好，嘍卒挨位都給滿了茶。

茶罷擱盞，端上干鮮果品，俱都是上品佳果，每桌上一把廣錫酒壺。此時鏢行八十五位英雄前，俱都滿上一杯，歐陽天佐、天佑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老寨主，我勝三哥分派吾二人招待親友。」說著話，一提皮襖底襟，取出象牙小勺，隨上的酒菜，蟹子必要用象牙勺攪合攪合，試試有毒物沒有，歐陽二位義士皆因為先有藥酒一計，故此小心留神。勝爺在東廊下打量閩士瓊，年過古稀，言談話語不俗，閩士瓊在西面觀看勝爺，雖然是武夫，文雅之甚，二位彼此俱都羨慕。二位喝著酒闊談一番，淨談的是歷朝古聖先賢，哪朝代龍虎相爭；哪朝代奸臣懸秤賣官，非親不用，非財不取。二位老者俱都是口似懸河。又談論些三墳五典、五帝三皇以及五霸七雄、楚漢相爭之事，由盤古氏直談到唐宋元明，直談到大清國更年改月一統華夷。閩士瓊問，勝爺答；勝爺問，閩士瓊答，二位一問一答，對答如流。

閩士瓊贊勝爺博古通今，勝爺贊閩老寨主廣覽多讀。

時候談的甚大，杯盤早已狼藉，勝爺說道：「替古人饒舌，好比紙上談兵；酒過千杯，不過一醉。請問寨主珍珠燈之事，怎樣辦理？老寨主可能成全勝英，獻了珍珠燈，救小弟一條性命，再生不忘大德。」閩士瓊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珍珠燈是皇上家的，在下實不敢損壞。珍珠燈之事好辦，我與明公且盤桓幾時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老寨主果能將珍珠燈獻出嗎？」閩士瓊道：「好辦好辦。我再請問明公一言，五霸之時，哪位藝業精奇？」勝爺即答道：「古聖先賢，各有奇才異能。」二人談話的工夫甚大，天已黑暗，嘍卒掌起幾對紗燈，兩廊下照如白日一般。勝爺又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在其位，謀其政；乾何事，思何理。也不必替古人饒舌，珍珠燈之事，老寨主怎樣辦理？」

閩士瓊道：「頭次盜燈，吾之道友掉換假燈，教我言而無信；二十六日明公赴會，在下預備的是上等酒席，皆因趙仁誤事，品行不端，酒內暗藏毒藥，大背天理良心，我閩士瓊慚愧之甚。今日十數省高親貴友在場，咱都是好武的朋友，我閩士瓊欲與明公十陣賭輸贏，短打長拳，水旱兩面，或用兵刃，較量十陣。如果輸贏皆五陣，那算不輸不贏，再續十陣；若勝老達官贏六陣，則算你贏啦；若勝老達官贏四陣，那算你輸啦。你要贏了我們，我將珍珠燈雙手奉獻，將正犯幫犯全都獻出，我父子自背其縛，打窩主的官司。勝老達官若是輸了呢，老明公怎樣的辦理？請當面見教。」勝爺道：「閩老寨主，我要輸了，我自己到北京。自認我一人盜燈，我就說我是瘋魔，將燈盜出，已經摔毀，此時我明白啦，恐怕累及好人，故此我來投案。」閩老寨主道：「第一次我失信用，第二次我之徒弟誤事，此次你我當面言講，量雙方法不能失了信用。現有佛龕在此，內供古佛，咱倆各發洪誓，對佛燒香，如要失了信用，天誅地滅，必遭雷擊之報，雙方對古佛起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真英雄也。好好好，就此起誓。」這一燒香起誓不要緊，八十餘位老少英雄，要中五路薰香計。閩士瓊叫嘍卒取一封黃封香，打開黃封將香捻開，用火燃著，香火一尺餘高，遞給老寨主，閩士瓊接香炷在手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要燒香起誓。」說著話夠奔香池而來，雙手捧香，向東廊下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勝英你八十五人，就是鐵打銅鑄的英雄，大概也難逃五路薰香之計。我必將你等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有會金鍾罩的，搪不住寶刀。」諸公，這個薰香要是燃著了，難道他們八大名山的人就薰不倒嗎？列位，八大名山之人早聞上解藥了，台灣省的人，茶中白水中已經給下好解藥了。何為五路薰香計呢？乃是下五門的五路薰香，將薰香埋在香池底上，單等插黃封香時，故意將香火碰倒，以燃薰香。單提閩士瓊來至香池切近，方要向香爐內插香，就聽天棚上銅鐵網一響，一聲吶喊：「勝三弟留神五路薰香計！」勝三爺聞聽，趕緊取出寶馬平安散，大眾有帶著寶馬平安散的，也都向外掏瓶子，聞寶馬平安散。金頭虎喊道：「聞不著藥的可堵鼻子！」一句话说破了五路薰香計，閩士瓊氣呼呼將黃封香插於就地。大眾仰面向天棚上觀看，就見天棚當中一道閃光，立刻銅鐵網掉下一塊，人也跟著破網落於就地。眾英雄觀看：大腦袋猶如麥鬥，短頭髮寸寸多長，長頭髮挽著髻，身穿藍布棉袍，又肥又大，本色是藍的，上頭補著各色各樣的補丁，油膩多厚，腰間像定一條腰帶，是破布條繩纏在一塊的，足下是麻草鞋，沒穿襪子，腳面與地皮一般，麻梗線串著草鞋，皮挺帶係腿腕，背後草繩纏著一個紫鯊魚皮刀鞘，真金飾件，真金吞口，手中執定寶刀。台灣省的石朗站起身形問道：「三千歲，此人所帶的寶刀，不是王爺的金背劈水電光寶刀嗎？」台灣大眾觀看寶刀，劍客道：「眾位莫疑，這是我暫借一用。皆因為赴會我沒有傢伙，完了事我還回寶刀，如眾位不嫌麻煩，完了事眾位給帶回去，我借刀時可沒有言語，我偷著摘下來的。」又說道：「姓閩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必燒香，要以燒香做鬧味之事，報應得更快。我勝三弟挨肩的九老，是我九個小兄弟，你們說十陣賭輸贏，那倒很好。」列位，劍客是怎麼來的呢？乃是跟台灣的一塊兒來的，已經來到蕭金台兩天啦。劍客在蕭金台夜間竊聽，這是第二條絕戶計，如果勝英來時，先叫寨主與他談古論今，延到掌燈的時候，點五路薰香，將鏢行之人一網打盡，一個不留。劍客聽了個真而且真，故此隱在銅鐵網上，將銅鐵網的窟窿用手一分，又將天棚撕破一個四寸大的窟窿，附耳而聽。聽完了閩士瓊與勝三爺談古論今，方要向香池中插香，劍客大喊一聲：「留神五路薰香計！」將銅鐵網用寶刀削斷一塊，躍下天棚。

劍客與台灣省的人方說完話，對閩士瓊道：「十陣比輸贏，我先領教第一陣。咱就拿著這個傷天害理的香池先來一來，我將它舉起來，我舞一個花，別人能舉起來舞一個花，我舞兩個花，誰舞的花多，算誰贏。」閩士瓊說道：「夏侯老義士，咱一言為定，請老義士不要多想。」閩士瓊遂問道：「西廊下哪位舉香池？」就聽西廊下有人答應一聲：「有！」隨著聲音縱出西廊子。韓秀剛要說兄長不可，韓忠早縱出來啦，攔也來不及啦。只見韓忠甩了大氅，來到石香池切近，那石香池四五尺高，下邊的石腿三尺來高，匍匐石頭鑿的，韓忠下腰一向下蹲，伸出兩隻手，要舉石香池。東廊下蕭三俠、孟二俠、神刀將李剛向響啞仙師問道：「此人舉得起來嗎？」道爺搖頭道：「他舉不起來。這宗東西有千餘斤，他身體高，總得蹲下，使不上勁。他伸出手去是端勁，那更端不起來，他是渾人。」韓忠此時托定香池底，用十足的力量較三次勁，石香池一歪，外面兩條腿抬起二尺多高，舉之不起。韓忠道：「我不得使勁，舉之不起。」兩廊下英雄哄堂大笑。閩士瓊又問道：「哪位還能舉石香池？」大少寨主閩德潤答道：「孩兒願往。」勒了勒皮挺帶，趕奔石香池前。大少寨主身高八尺，身比韓忠還高一尺，那香池四條腿三尺多高，他是更不得用力，一下腰手心朝上，奔香池底托去。李剛說道：「道兄，他可舉起來吧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他也外行，不會使勁，也舉不起來。」只見他用了兩三

次力量，四條腿方然離地，他可站不起來，一退步將手撒出說道：「不得用力。」兩廊下群雄一陣大笑，大寨主羞慚歸於西廊下。這二位沒舉起來，西廊下的群雄可就都不敢出頭了，精明的人，雖然有力也不敢出頭。劍客說道：「勝老三，你問問東廊下的人誰舉香池？」沒等勝爺問，就聽有人答道：「三大爺我舉。」劍客一看，乃是孟金龍，劍客狠狠瞪了金龍兩眼，心中說道：「師傅擺道，徒弟走，真渾蛋。」孟金龍將杵遞與金頭虎，金鼎龍頭擡與香五，走到石香池前，孟金龍到了此時就不傻啦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師傅這是玩花招，他小個得力，我們大個不得力。」遂說道：「師傅，咱們攆起來行不行？」

劍客說道：「你別跟著攆，你要不舉退回去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身高八尺半，不得用力，我退下去吧。」口中叨叨念念：「有勁使不上。」遂退歸東廊下。此時兩廊下三百多位英雄，無人敢舉，劍客說道：「沒人舉啦，看我的。」由背後撤去刀鞘，寶刀還匣，叫道：「金龍，與我拿著寶刀！」金龍說道：「師傅將寶刀送給我吧。我搶大山賊一個金鼎龍頭擡，我自己的降魔寶杵，齊下襯寶刀，我將賊們都宰了。」劍客說道：「胡說！寶刀是人家的。」劍客解開腰帶，脫去棉袍，兩廊下眾人一看，腰間挎著一個破皮兜囊，下邊的褲子破得一條一條的，肋骨條單擺浮擱，肉皮搭拉下多長來，骨瘦如柴，皮包著骨頭，要叫大風一吹，就許倒下起不來。走在石香池前，劍客身高三尺有餘，一下腰鑽在石香池底下去了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們看看人家怎樣伸手。」眾人一看，劍客是揚胳膊托掌朝天去托底，正托香池當中。大腦袋一晃，石香池過於頂梁，舉起石香池，先向西敞廳走去，走到西敞廳前，將石香池向上一扔，扔起一尺多高；復又托住向北走去，走到北面眾英雄前，又將石香池扔起一尺來高；再托住翻身奔南走來，走了一個十字花，又繞一個圈，後又來到佛龕前，將石香池向地上橫著一摔，將香灰摔出，香池底下露出青黃赤白黑五色薰香。劍客道：「山大王沒有好良心，香灰都變五色。」語畢，向閔士瓊身走來道：「閔士瓊，你七十多歲啦，下此毒手，要將鏢行一網打盡，你看看鏢行十三四歲的小孩有多少？你真忍心哪？老猴崽子。我將你劈了！」說著話，伸手要用鷹爪力抓閔士瓊，眼看著就是一場群毆，血濺廳台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趕緊攔阻。」

勝爺一看劍客的手奔閔士瓊去啦，勝爺趕緊將劍客的手捋住，說道：「大師兄且慢，還是十陣賭輸贏。」道爺也過來相勸，將劍客勸回東廊下。

勝爺遂與閔士瓊商議比賽二陣，第二陣有蓮花湖的韓忠、韓勇、韓猛、韓孝，由西廊下出來，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咱們跟他鏢行摔跤賭輸贏如何？」韓秀點頭，遂向閔士瓊問道：「我四位兄長要與鏢行摔跤賭輸贏，老寨主以為如何？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好好好。」遂向勝爺道：「第二陣摔跤賭輸贏如何？」勝爺聞聽，雙眉緊皺，鏢行裡哪有摔跤之人？這一干老英雄俱都沒摔過跤，這便如何是好？雖然沒有會摔跤的，也不好說出不算來，問道：「你們眾位能摔跤？」話言未了，就見後面答道：「我會摔跤，在台灣沒人跟我摔，我淨跟柏樹摔。」語畢，金龍由眾人中走出來，將兵刃仍交與金頭虎賈明與楊香五，來到韓家弟兄四位面前。韓忠道：「咱是走著摔，還是摔遞招呢？」金龍將雙腿一叉，站在韓忠面前說道：「你摔吧，隨便。」韓忠一看傻英雄摔跤是外行，又著腿不能護襠，摔跤第一講究護襠。韓猛向前一進身，將孟金龍皮挺帶捋住，孟金龍並不動勁，韓忠捋著這皮帶向懷中一拉，紋絲不動，韓忠將右腿伸入金龍襠中，纏住金龍左腿，用肩頭一扛，這一招叫倒灌口袋，又叫老牛挺背，扛了三扛，背了三背，還是紋絲不動。大英雄當胸一掌，將韓忠一把抓住，用大腿一夾韓忠的腿，用平生的力氣向外一扔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出去吧！」這一扔不要緊，底下夾著的腿並沒鬆開，就聽咔嚓一聲，韓忠右腿帶傷。西廊下眾英雄俱都一怔。道爺說道：「勝三弟，你攔著金龍別動手，韓忠的腿響的聲音，不是折啦，是摘了環啦。」

此時金龍方要動手，勝爺喊道：「金龍不許動手！」勝爺過來說道：「西廊下的賓朋過來兩位，將大賽主攙起，在下給他將骨環掛上。」過來兩人將韓忠扶起，勝爺伸手給韓忠將骨環捏好掛上。列位，這宗傷雖然不要緊，用手術捏的時候，比什麼都疼。韓忠熱汗直流，二人攙著韓忠向西跨院去活動去了。金龍喊道：「誰還摔跤，快過來！」列位，誰還敢摔？金龍喊了幾聲沒人過來，金龍說道：「告訴你們，有其師，必有其徒。那大腦袋就是我師傅，誰不服，過來摔摔。」勝爺道：「金龍不要誇口。」又對閔老寨主道：「二陣也承讓了。」

閔老寨主心中難過，說不出話來，此時林士佩過來，對閔士瓊說道：「老寨主不要為難，有林士佩在此。我若贏不了鏢行之人，不算英雄。舉石香池那不叫比武，比武還有講笨力的嗎？」語畢，甩大斃，勒英雄帶，撤去背後鏢槍，掏出點穴鏢，叫道：「伯父，咱與勝老達官比武講拳腳，第三陣跟他遞拳腳，我奉陪。」閔士瓊向勝爺道：「你鏢行哪位可與林寨主遞拳腳比賽輸贏？」勝爺點頭，向東廊下問道：「鏢行賓朋，哪位可以與林寨主比賽拳腳？」眾人無有答言者，都知道林士佩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頭牛，其勇無比，勝爺連問兩次，無人答言。

林士佩微微冷笑道：「不論俠客劍客、回漢兩教，有能抬愛我林士佩的，我就能奉陪。」勝爺已經問了兩次無人答話，勝爺不得已，自己甩大斃，勝爺方將大衣脫去，只聽歐陽二爺喊道：「唔呀，三哥，殺雞不用宰牛的刀！我與林士佩鬧著玩吧。唔呀，吾兒何在？」歐陽德叫道：「父親，孩兒在此。」歐陽二爺脫了馬褂皮襖，交給了歐陽德，又摘了頭上的帽子。棉鞋可沒脫，露出裡邊的衣服，鹿皮襖，鹿皮褲，繫了緊英雄帶，躍眾當先道：「林寨主，咱倆鬧著玩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來者可是大義士嗎？」二爺答道：「我不是義士，我是雞屎。人家待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知報之以德，我還要壞心害人家，哪有這樣的義士？我的名字叫天佑，我行二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二義士不要取笑。」此時金頭虎問道：「楊香五，二爺有本事嗎？別淨會玩笑吧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有點本事不大，小子你開開眼吧。」此時二爺天佑已與林士佩插拳動手，二人遠長拳，近短打，挨幫擠靠，閃展騰挪，躡高縱遠，腰似彎弓，走似蛇行，儼然電光一般，高處一縱一丈多高，矮處一坐，好似落葉，二位的武學平平，二人俱都是大花拳。動著手，歐陽二義士改了八卦門拳，林士佩心中明白，立刻就換了招數，又按行門八卦拳敵擋；十餘回合，二義士又改為少林拳；然後又改彈腿門的拳，二人又戰了十餘合，不分勝敗；歐陽爺又改為猴拳，小架式。共合戰了一百餘合，二義士改了十二門拳腳。動著手喊道：「我不行啦！栽了筋斗，現了眼！我不行啦！」列位，武學的規矩，動手時應當提著氣，一語不發，歐陽二爺則不然，動著手直喊。嘍卒們已將香池搭走，二爺敗到古佛東邊，有一棵明柱，二爺靠住明柱，擠的歐陽二爺腳底下都踩柱腳石啦。

林士佩暗中皺眉說道：「這是勝英的左右臂，我若將他踢死，也可滅勝英之勢力。」就聽澎的一聲，一腳奔二爺下部踢去。

歐陽二爺使的是旱地拔蔥功夫，縱起六尺餘高，明柱是圓的，錚光明亮，歐陽二爺不但縱起六七尺高來，還將身形貼在明柱上啦，說了一句：「這忒見裡涼爽。」兩廊下眾英雄俱各咋舌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背後有膠吧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這是歐陽門的絕藝，不傳外姓。全憑兩胳膊的力量，這叫靠山招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能貼一天嗎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這就是一口氣的時間。」

閒言少敘，此時林士佩這一腳正踢在明柱上，要是細柱子，這一下子就可以踢倒啦。林士佩靴子也綻啦，襪子也破了，林士佩右腳疼痛，當時右腳不能著地，左腿向後倒退。歐陽二爺向前一探身，雙手一拍明柱躍下，躍下明柱夠上林士佩說道：「唔呀，我抽你兩個大嘴巴子。」林士佩野馬分鬃式，雙手一分二爺的胳膊。你道，打嘴巴子是假的，林士佩這一分二爺的手，胸脯子可就交給二爺啦，縱起一腳，正踢在林士佩胸上，林士佩一條腿使勁，焉能站立得住？一退兩退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林士佩手一按地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你這叫什麼招？武學裡還有抽嘴巴子嗎？」歐陽二爺說道：「這是外國招，倒下了沒有？」林士佩長歎了一聲，回歸西廊下，叫道：「韓賢弟，你看我輸的多冤哪！玩玩笑笑，就輸給蠻子啦。唉，天要絕緣林道嗎？」韓秀說道：「兄長不必愁煩。」遂附耳低言，說了幾句話，林士佩聞聽，立刻精神百倍，變愁容，換笑臉。

你道，韓秀說的也是一條絕戶計，蕭金台後山，有一個毒水寒泉，非童子不能下泉。韓秀低聲告訴林士佩說的是：「後山寒泉其水甚寒，刺人肌骨，人要下去，若毒氣入了毛孔必死，我與勝英較量，激他下泉，勝英必不含糊，他若中了此計，其死必矣。」林士佩故此精神百倍說道：「賢弟快用此計。若將勝英置之死地，那真是拔了我眼中之釘，目中之棘。我曾跟賢弟說過，大清國有勝英沒有林士佩，賢弟速用此計吧。」等到歐陽二爺歸東廊下，韓秀遂躍眾當先叫道：「閔老伯父，十陣咱們連敗三陣，吾請比賽

第四陣。不用馬上步下，勝老達官曾頭探蓮花湖，二打蓮花湖，水性甚高，蕭金台後山有涼亭，亭子下面有寒泉，我與勝老明公，也不動手，也不打仗，我陪勝老明公探探寒泉，這也算一陣，勝老達官可能賞臉同在下探寒泉嗎？」你道，勝爺一世是能折不彎，連忙說道：「韓寨主別說是寒泉，就是那龍潭虎穴，只要有敢下去的，勝某就要奉陪。」

這叫剛強志氣，是惹禍招災的根苗，這要是賈明，一句話就完啦：「我不去。」韓秀以言語又激勝爺，對西廊眾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真叫人佩服，咱西廊下的賓朋，請二位到那裡觀看。」

林士佩明知是計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愚兄願往。」本山的二少寨主閔德俊長歎一口氣，心中暗道：「勝老休矣。可惜風燭殘年，喪於寒泉之下。」閔德俊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韓兄長，小弟願往一觀。」林士佩、韓秀、玉面小如來，綠林道三位美英雄，要夠奔寒泉。勝爺在東廊下說道：「那位與老夫觀敵？」

話言未畢，站起二人：聾啞仙師諸葛山真、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

老二位站起身形，一個說：「貧道願往。」一個說：「貧僧願往。」閔士瓊明知勝爺必死，趕緊叫兩名嘍卒提燈引路，六位後面跟隨。勝爺在東廊下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夏侯兄長、孟二俠賢弟、蕭三俠賢弟、屠大哥、李四弟、七爺賈賢弟、眾位仁

兄賢弟，千萬壓住了，別叫他們年輕的出首比賽，有什麼事，等我回來。」閔士瓊此時鬆髻竊笑，心中暗道：「今生今世，勝英你回不來了。你探寒泉好比長江水，一去不回頭。」二人打燈籠引路，六位後面跟隨，出離聚義廳，向西北而去。來到後寨門，開開寨子門，只見有些弓箭手，二少寨主報明嘍卒頭目，大眾出了寨子門，向正北而去。上了北山坡，踏陡壁山崖，走了些羊腸鳥道，出去裡許，前面有一山峰，山峰下當中有一涼亭，三面敞著，北面有石頭作成的隔扇，東西兩面有漢白石的欄杆，亭子是座北向南，進亭子有漢白石的階腳石，兩旁有兩棵漢白玉石頭柱子，俱都猶如麥門粗細。兩個打燈籠的嘍卒將燈籠掛在漢白玉石柱子上，韓秀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換水靠吧！」韓秀打開包裹，將大衣裳脫去，打開水靠。道爺一看，就是一怔：別位的水靠都是魚皮掛裡，油綢子為面，惟獨韓秀的水靠則不然，油綢子掛裡，魚皮在外，上身下身相連，就好像連腿褲一般。道爺遂叫道：「勝三爺請亭後換水靠去。」二位到了亭子後，勝爺將包裹放在就地，撤去鴨尾巾，脫去大氅，裡面靠身的衣服不脫，穿上三叉口的水靠，上身油綢子綳帕繃頭，頭戴月牙分水蓮子箍，卡好了脖領、袖口，勒上分水套，係上分水裙，水珠不能入內。水靠水衣穿戴齊整，道爺提藍布道服，由囊中掏出一物，好似一條腰帶子，一身的魚鱗，一丈餘長。老道拿著中間一抖，「撲楞」一聲，遞給勝爺，遂叫道：「三爺，你將此物係在腰間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此物何名？」道爺答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造的，並不是古人所傳，貧道杜撰的名字，叫『雙龍門桿棒』。一頭有子午釘，專扛金鍾罩，能破鐵布衫；一頭龍口咬著一顆避水珠，成色雖不十分高，也能避得了水，將此珠放在水內，水不能浸入。」勝爺係在腰間，分水裙一蓋，並不顯露，聾啞仙師將勝爺的衣服包好，二人夠奔涼亭前。此時韓秀早已換好水衣水靠，韓秀說道：「明公，你先下泉，我先下泉？探一探深淺，絕不動手較量短長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刀山油鍋在前，我也不能落他人之後。」勝爺由柱子上摘下一個燈籠，登台階石。借燈光觀看，漢白玉石頭鋪地，寒泉如同今日鄉間的大水井一樣，用漢白玉石鑲著口，勝爺在東面上向下看，冷氣襲人，如同三九天的寒風相似，水距井口一丈三四尺深，水色紅混，直向上冒水花。列位，活魚往裡一放，一個時辰，就漂上來而死。勝爺看畢，仍將燈掛在漢白玉柱子上，勝爺此時覺著兩腿發木，抬頭一看亭子裡外，全都油漆彩畫，頂上有一根架海，是大紅油漆的，此亭子有三間房子大小，那架海上掛一尺多厚的冰霜，乃是寒泉冷氣凝結。勝爺心中暗想：此水必然涼能入骨。勝爺平生真沒見過這樣的泉水，諸公如其不信，上大西洋國去有道河，其水紅而混，多大水性的人，下去不能上來。閒言少敘，勝爺看罷，倒吸了口涼氣，呆呆發怔。韓秀在亭子外用言語激勝爺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如懼此水，可另換別位前來探寒泉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懼怕此水，難道鏢行別位就不害怕嗎？虎穴龍潭，我勝某自己闖，還能叫別位冒險嗎？」老英雄說罷此話，下腰就要下泉，林士佩心中說道：「老匹夫可要完啦。」韓秀心中思索：可惜勝英一世威名，喪於寒泉之內。本山的二少寨主心中難過：勝英可惜，替天行道之人，落得這樣下場。道爺口念無量佛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山峰西北面一聲吶喊，童子聲音：「勝三哥別下泉，小弟來也！」勝爺抬頭一看，山峰上一人，一下腰跳下。勝爺看此人，一身藍布衣服，來至勝爺切近，遂叫道：「三哥，快下亭子！」大眾觀看此人，一身小衣服，藍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手中提著藍布包裹，年方十五六歲，眉清目秀，白臉面，有句俗語：眉清目秀，性兒柔，柔而不剛。勝三爺與道爺俱都納悶，此人十五六歲，為何口稱勝三哥？勝爺問道：「壯士何如人也？」少年人笑答道：「這道長必是二師兄諸葛兄長，這位和尚必是弼昆師兄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更不明白，少年又說道：「三位師兄大概不認識小弟，我有一信，三位兄長一看便知。」說著話遂由貼身衣服內，取出一個白紙包，打開白紙包兒，裡面又有一層油紙包兒，打開了油紙包，取出書信，雙手捧著，口中說道：「勝三哥觀看。」此時已有三更天，紗燈不甚亮，勝爺看不甚真，勝爺遂走至東邊柱子底下，借燈光觀看，只見上書「勝英賢契收拆」。在一旁有行小字：「寄書之人係汝之師弟葉伯紘。」勝爺看畢，叫道：「道兄！你看看。」

道爺一手拿著書信，一手打稽首，說道：「無量佛，老師的親筆。弼昆賢弟你看看。」和尚一看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：「老師的親筆。」道爺心中暗想：「三太他們都要收徒弟啦，您還給他們收小師叔呢。老師你當閉門啦。」葉六爺遂說道：「我五哥早來了半月，我五哥叫飛天玉虎蔣伯芳，慣使一條亮銀盤龍棍，乃是萬人不敵之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為何沒見呢？」葉伯紘又說道：「老師兄您先別著急，您給我介紹介紹綠林道的朋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倒疏忽了。」遂對韓秀說道：「這是我師傅的道童，跟我恩師學了二年技藝，也算是我的師弟。二位見見，要多多親近。」又給林士佩與本山的少寨主介紹，勝爺說道：「此位是本山的二少寨主，玉面小如來閔德俊。」二人彼此一見，各施一禮，暗中都有相愛之心。葉六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探泉乃是小孩的事，我老哥這大年紀，焉有工夫兒戲呢？我替我老哥探泉，有大事再叫我老哥首。」林士佩心中說道：「這是勝英的替死鬼。」葉伯紘又說道：「三位老哥哥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您下去怎麼上來？這不像鄉間的井，兩足可以踏井磚而上，這寒泉四外都是泥土，方圓一丈有餘；不掛上挽手，怎麼上來？我先掛上挽手，然後換水衣水靠。」語畢，由兜囊中取出五鈎如意抓，三尺六寸鋼鏈子，有大拇指粗，一丈二的棉花線繩，水深夠不著，又接上一根麻繩，五鈎如意抓一抖，先將架海上冰霜抓落，然後又一抖抓，五鈎深入架海內，將繩往下一放，離水皮一尺有餘。韓秀一看，此人太精明啦，還沒下去，先打算上來。葉六爺將繩放下去，叫道：「三位兄長，此繩是我之命，若給割斷，我命休矣！」囑咐已畢，又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探泉先別向井口裡看，一向井口低頭，寒氣先將你的臟腑侵了。」語畢，一縱身來到井口，就要到寒泉。

列位，葉伯紘與蔣伯芳是怎麼來歷呢？大明末帝，有一位范老大人，官居文華殿大學士，至明朝十三帝崇禎時，有功不賞，有過不罰，只鬧得天下洶洶，刀兵四起，范老大人屢次上本，崇禎爺不納，范大人告疾還鄉，回到原籍江夏縣。老大人樂守田園，施捨濟眾，冬舍棉衣，夏舍暑湯，買鳥放生，修橋補路，窮不能娶者助資，貧不能葬者助衣裳棺柩，舍義地三頃六十畝。范老大人一日正在書齋看書，忽聽鑼鏡的聲音，遂問下人道：「是何處來的聲音？」下人答道：「有一位老道，現在外面化緣，不吃不喝，坐了三晝夜啦。」范老員外命家人送錢送食，俱都不要，只求見老員外一面。下人將此話一說，范老員外說道：「欲見一面，有何不可？」老員外遂出離府門，一看老道在門前打坐，藍布道服，楊木道冠，楊木簪子別頂，鶴髮童顏，道骨仙風，真有逸世離塵之儀容；半尺長的黑鬚，娃娃臉，范老員外未看明白，他乃是返老還童。老道遂對員外說道：「唔呀，貴人已至。」范老員外問道：「你要化什麼物件？」道者答道：「我要化老員外四口壽木。」員外問道：「出家人化壽木何用？」老道答道：「江夏縣南門外有一座廟宇，內寓難民二十餘家，一家男的死了，一家女的死了，活著的還全都染病，貧道給他們診脈，已經病人膏肓，不能挽救了，故此化您四口壽木。」范老員外答道：「果然是真，我必舍四口壽木。」遂叫老院公同道人前去察看，真是有兩家，不但死了一男一女，活著的還病在稻草之中，一家有一個小孩，一個四五歲的，一個五六歲的。老管家遂問那有病的貴姓，那病了的婦人答道：「姓葉，小孩已經四歲了。」又問那家男的病人貴姓，那男人答道：「姓蔣，小孩已經六歲了。」再問家鄉住處，可就說不出話來了，兩眼一閉，嚥了氣啦。老管家悲傷之甚，回到府中，多加了些美言，范老員外遂叫老管家買了四口棺材，四身壽衣，給他

兩對夫妻俱全合了葬，並立了石碑，一葉氏之墓，一蔣氏之墓，兩墳相隔一丈餘遠。安葬之後，就剩下蔣家的孩童六歲，葉家孩童四歲。江夏縣有一家中等的財主，是絕戶，就有人給財主家送去，那財主家聽說，小孩的大人是瘟症死的，恐怕傳染，俱都不要。老道將兩個小孩攜至松竹觀萬笏山，老道給兩個小孩一診脈，並沒有瘟病。道者就是老劍客艾蓮遲，平生傳了四個徒弟：大徒弟鎮三山夏侯商元，二徒弟鐵牌道人諸葛山真，三徒弟帶藝投師，就是勝三爺，四徒弟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且說道人將小孩帶到廟中，不到兩個月，兩個小孩身體已經強壯了，閒暇無事，教授武術，給四歲的小孩起名葉伯紘，六歲的起名蔣伯芳。伯芳愛棍，伯紘愛水，兩個小孩這一練功夫，又肥又胖，老劍客一歡喜，給葉伯紘起號承龍，伯芳起號飛天玉虎。

光陰如箭，日月如梭，蔣伯芳已十五歲，梳著兩個小抓髻，六七歲時使木棍，及至十四五歲換了鐵棍，在十五歲時，有一日五更天降大雪，伯芳用竹掃帚打掃山門外的大雪，風刮得雪堆積有七八尺高，伯芳打掃那堆雪，見雪中埋著一個死人，伯芳遂報告了老道，老道來到跟前，一摸此人尚有氣息，艾道爺說道：「此人有病，與你兩人前世有緣，你可以救他，將他搭在空室內，給他灌點薑湯。」伯芳說道：「不用搭，我一個人就將他提到屋中去了。」提到屋中，姜糖水一灌，又用棉被一蓋，工夫不大，此人甦醒過來，遂說道：「我是杭州府人氏，在東門外開雜貨鋪，我由三四歲時得了心口疼之病，都說是心疼。」列位，沒有真心疼的，那全都是胃氣疼。三國時有一位心疼的，他乃是真心疼，一句話未說完，就心疼而死。真心疼沒有法治。閒言少敘，此人姓董，雙名世興。艾道爺診脈，給開了方子，打發人照方抓了三付藥，董世興雖然甦醒過來，仍然臥床不起，蔣五爺遂給他煎藥，侍奉兩月有餘，病體痊癒，董世興遂說道：「我的姐夫做外官，給我打來信，叫我到任上另謀生意，我這是前去投親，杭州的買賣已經關閉。我到了任上，我姐夫又榮升到雲南貴州去了，我起早多趕路程，正適天降大雪，來到廟前，天氣寒涼，我打算叫開廟門暫避風雪，當時犯了老病，我將小包裹一拋，倒於塵埃。我已經人事不知，道爺救了我的命，我再生不忘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不是我救的你，乃是我的小徒蔣伯芳救的你。」此人遂說道：「如此我與令徒結為異姓兄弟，請道爺給主盟。」道爺也甚願意，遂給二人主盟，結為生死之交，董世興十六歲，長伯芳一歲為兄。世興遂欲仍返杭州，重整買賣，臨別之時說道：「兄弟救我一命，我若有寸進時，必報賢弟之恩。」又說道：「並且我回杭州，川資尚且短少。」伯芳說道：「我有三年的體己錢，現在未花，是我每天十二支點心錢。盟兄你用此錢作盤費吧。」世興也不客氣，將錢接過去，說道：「愚兄將住址給兄弟留下，乃是杭州東門外，座南同義合雜貨鋪。倘若愚兄發達之日，定不忘賢弟。」董世興拜參了神像，又謝過道爺，二人才灑淚而別。此段文字並非閒談，後來必有用場。

光陰似箭，轉瞬三年，伯芳力氣已足，艾道爺給打了一條亮銀盤龍棍，叫道：「伯芳，你已長大成人，可去江蘇十三省總鏢局找你勝三哥，你師兄弟六人，就是你勝三哥忠實，現為俠客，你在那裡跟他學行俠作義。」蔣伯芳聞聽，不忍下山。

老道說道：「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。」伯芳無法，遂叫老師開了住址，夠奔江蘇而來。葉伯紘見師兄走去，在廟內無精打采，艾道爺遂說道：「你也該出世啦，你也去十三省總鏢局吧，你勝三哥他們都受了戒啦，下山不准回廟，每年我遊方，與他們見面。你下山後仍許回廟，為你無家無業。我給你寫一封書信，到在那裡，你師兄如見我面一般。」伯紘含淚拜別恩師下山，沿路上聽說勝三爺蕭金台盜萬壽燈，英雄心中暗想：我何不到蕭金台盜出萬壽燈？我這一出世，豈不是壓倒群雄？英雄遂夠奔蕭金台，不走山口，到蕭金台的客廳，聞聽閔老寨主與四湖之人（蓮花湖、黑水湖、澎湖、巢湖）韓秀、曹榮等密議：「藥酒、薰香若失敗，叫韓秀請勝英探毒水寒泉，乃是第三條絕戶計。勝英若死，烏無頭不行，他的手下人就亂了。」葉六爺聞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遂先來到後山，自己暗中探明寒泉，單等勝三爺來探寒泉時，我再露面。是夜三更來天，勝爺方要下泉，要緊關節之時，葉六爺出首，替勝爺探泉，鎮住萬丈翻波浪韓秀。

且說葉六爺一縱身來到泉口，向下一躍，丹田一較勁，下泉用手一托水，一丈有餘；三托水到水底，四丈餘深，來到水底，開目視物，看一丈四五遠。葉六爺在泉一打轉，在西北角有門大一穴，裡邊有一水鱗，粗一尺有餘，紅顏色，吐出信子有尺餘長，穴口外，透亮白，葉六爺用手一把抓下一塊，掀開分水裙，裝入油布口袋。列位，葉六爺抓的乃是冰片。抓下之後，葉六爺用手一按水，向上而起，水鱗昂首奔葉六爺而來，葉六爺已經出水，倒繩而上，乃至上面，回頭向下一看，惡鱗腦袋出水二尺餘，鱗方打水裡出來，氣力不足，若是緩過氣來，惡鱗就可以將人吸回去。葉六爺上了泉口，一縱身形，上了亭子。三老一看葉六爺，美玉臉像似紫茄子，勝爺問道：「六弟，覺著怎麼樣？」美英雄搖頭不語。勝爺攜著六爺轉了兩個大彎，六爺緩過這口氣來，說道：「好涼的水呀！」韓秀木雕泥塑，暗中大吃一驚。葉六爺叫道：「韓寨主，此水四丈餘深，水底雪花白。」說著話，由口袋內取出冰片說道：「此物為憑。」

遞給韓秀，韓秀接過來，就覺著胳膊上冒涼氣，韓秀又遞與葉六爺，葉六爺帶在兜囊中。韓秀問道：「葉鏢頭，裡邊有何物件呢？」葉六爺說道：「任何皆無。」韓秀問道：「那塊白的從何而來呢？」葉六爺答道：「大概此泉出寶。」原來，韓秀最怕蛇，韓秀若看見尺餘長的蛇，就驚惶失措。列位，人生在世，天然的性情，各有所長，葉六爺若告訴韓秀水底有水鱗，韓秀絕不敢下泉。韓秀問葉六爺水底有何物，葉六爺說水底並無他物。韓秀將水衣水靠繫好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就借令師弟這條挽手吧，他若拿下來，我還得再掛挽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何必問呢？」韓秀叫道：「林大哥、閔二弟，這個挽手一斷，我命休矣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韓寨主你放心下泉，絕沒有動這條繩的。」韓秀來到泉口，丹田閉著氣，躍下寒泉。

韓秀跳下寒泉，用手一托水，墜下一丈多去，那水鱗正在水中尋人呢，韓秀向下走的時候，就見大鱗昂首吐信子。韓秀一看，真魂皆冒，趕緊向上起，大鱗隨著也跟上來了，韓秀方出泉水，一掙挽手，大鱗也出水了，一張口，將韓秀左腳腿子咬住，韓秀顧不得別的，仍然向上攀繩，將水鱗帶出水五尺餘，韓秀左腳一蹬，復又一抖，水鱗落於水內，韓秀的水靠及貼身的褲子俱都被鱗咬斷。韓秀上了亭子，桃花臉變成青色，不能動轉。

林士佩上亭攙韓秀，攙到亭子外，林士佩攙著韓秀轉了十幾個大彎，韓秀緩過這口氣來，長歎一聲：「嚇死人也。」韓秀遂向勝爺說道：「明公令師弟可不對，水內有一尺餘粗的一條水鱗，長有數丈。」沒等勝爺答話，葉六爺說道：「水鱗怎麼不傷我呢？」韓秀說道：「你能避五毒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韓秀寨主！有什麼事大廳裡面談吧。」此時，勝爺的水衣水靠也脫了，葉六爺的水衣水靠也脫下去了，惟有韓秀穿著水衣水靠而走，連打燈籠的嘍卒，又加上葉六爺，共合九位，奔大廳而來。韓秀跛著一條腿，跟隨眾人，進了後寨門，來到聚義廳，閔士瓊老寨主捻著花白鬚鬚，得意洋洋，淨等嘍卒前來報老勝英死於寒泉呢，然後再看東廊下八十餘人怎麼辦。老寨主正然暗中思索，就見兩個嘍卒打燈籠回來，老寨主察顏觀色，不問可知，鏢行人未受害，只見勝爺面帶喜色，又見勝爺身後有一個小孩，一身藍布的衣服，俊美異常，再看後面韓秀，通身水靠未脫，跛著一條腿，劍眉直皺，不問可知，三條絕戶計，第四陣又輸。

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，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，此人隨我恩師學了幾天技藝，也算是我師弟。」遂指葉六爺對閔士瓊道：「此人姓葉名伯紘，號叫承龍，人稱海底撈月。」葉六爺向前打躬，閔士瓊抱腕當胸，勝爺又說道：「方才我師弟代我探了寒泉。」葉六爺遂對閔士瓊說道：「探泉乃是小事，我替我師兄辦了。」語畢，從衣袋中取出冰片，遞給老寨主道：「此物為證。」閔士瓊接過冰片，就覺著半身發冷。老寨主又問道：「韓秀氣得說話都打了哆嗦啦，說道：『老寨主請看。』將腿一伸，就見腳腿子被蛇咬得都脫了皮啦。老寨主問道：『這是怎麼的？』韓秀就將探泉的情形報告一回，西廊下群雄聞聽，俱都愕然。勝爺說道：『第四陣探泉，可承讓了？』閔老寨主說道：『那是當然鏢行贏。』語畢，將冰片遞給葉六爺。閔老寨主又說道：『天已不早，請諸位用過酒飯，有什麼再說。』勝爺並不客氣，歸座吃茶。閔老寨主遂暗與八大名山的群雄商議：『如今輸了四陣，若十陣賭輸贏，必然俱都輸與鏢行無疑。』閔士瓊又說道：『咱們想法子愚弄勝英，不與他十陣賭輸贏才好。』此時，眾人俱用過了飯，休息的休息，出恭的出恭，東西兩廊外面就是廁所，可不能出蕭金台。

次日天明二十九日，漱口、淨面、吃茶，不必細表。

及至擺好酒席，大眾入座，酒過三杯，閔士瓊問道：「鏢行眾英雄因何至此？」勝英答道：「為萬壽燈而來，如不得回萬壽燈，勝英不出蕭金台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明公約的高人甚多，我們打皇宮內院竊來萬壽燈，勝老明公，你能在敝山也盜萬壽燈嗎？定一個日期。」勝爺平生不會竊取偷盜之事，勝爺未答一言。大義士天佐答道：「但不知放燈之處，有消息埋伏沒有？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並無消息。但是放燈之處非常堅固，不好出入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沒有消息，我就能偷。你我大家吃完飯，同去看放燈處所。」吃完了飯，勝爺率領鏢行三十餘位，閔士瓊也率領八大名山的出色人物三十餘位，勝爺與閔士瓊並肩出離了西角門，向西走過三道寨子，再向北有兩層院落，再向北去，有翠竹林一道，竹林中有甬路，穿過翠竹林有北房三間，東西南北圍著房有八棵天棚竿子，上邊有橫豎竿，天棚架子相似，天棚竿上掛銅鐵網，銅鐵絲有綠豆粗細，能工巧匠擰成核桃大的窟窿，四週圍刨下坑去，銅鐵網入地二尺多深，方磚鋪地。閔寨主用手一推天棚竿子，就聽四外鈴鐺響，網之四週有個響鈴，網一顛鈴鐺便響。這八個鈴鐺在網裡面，有鴨卵大小，二少寨主手拿一細白蠟竿。此時已分時候，大眾觀看真切之甚，這三間北屋門窗戶壁都是鐵的，窗櫺上不糊紙，乃是青石護窗板，都是妙手石匠所造，那青石板四週都有卡口，空氣都不通。老寨主叫德俊用白蠟竿子敲護窗板，護窗板一響，裡面有人將護窗板打開。屋中人乃是閔士瓊的徒弟，聞聽白蠟竿敲開板的聲音，遂將青石板向上一托，用鋼鉤一掛，打開了四五塊石窗板。正當中設立一座柏木台，南東西三面紅油漆欄杆，打東北角上台，台上有一個八仙桌大的鐵箱子，箱子口向外，箱子上有銅飾件，鎖頭鎖著，黏著三寸寬一尺長的封條。

閔士瓊叫道：「王強將鎖開了，與眾位觀看珍珠燈！」這守燈的是老寨主第三十七名徒弟，名叫雙錘將王強。那王強聞聽老寨主吩咐，不敢怠慢，急忙由兜囊中取出鑰匙，鐵箱旁邊有一個水瓶兒，是早預備浸封條的，將封條用水浸濕了，揭下封條，用鑰匙將鎖開了，一手掀開箱子蓋，一手提珍珠燈的金鏈，大眾隔著網向內觀看，王強將珍珠燈四面俱都朝外，給大家觀看，真是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大義士叫道：「三哥，這回珍珠燈不假。」白子玉的藕芽，壁壘的荷葉，寶珠用真金線穿著，花籃底下，一根金線穿著一顆珍珠的燈籠穗。老寨主對鏢行人問道：「眾位可曾將燈看明？」大眾說道：「已經看明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王強，將燈收起來！」王強將燈放在箱內，鎖好鐵鎖，復又黏上封條，然後王強向箱子上坐。閔士瓊對勝爺道：「盜燈時不許用薰香蒙汗藥，不准叫網上鈴鐺響，不准叫屋內的人知道，不許挖窟窿，勝老達官能盜燈嗎？」勝爺不諳偷盜之事，未敢答言。大義士說道：「三哥，我能偷，我叫賊魔，專講究偷盜。但不知多少日期？可得限長才能行呢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一個月兩個月均可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日期太長啦，我等不了，我怕受了急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十天八天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十天八天我也怕受了急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一個時辰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一個時辰，你看我進去偷去行啦？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大義士自便吧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今天是二十七日，七月初一日為限，雞鳴時偷出來。我若至期盜出，你當如何？」

閔士瓊答道：「你如盜出，我父子自備其縛，打正犯幫犯的官司，絕不食言。如果你要至時不能盜燈呢？」大義士答道：「至期盜不出燈來，官司我勝三哥打，就說我三哥自己盜的燈，已經損壞啦。到那時我在聚義廳自刎一死；如若不死，你叫我閔天佐，我就不姓歐陽啦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咱二人擊掌吧。」

大義士說道：「擊掌吧。」閔士瓊背後林士佩說道：「老寨主別跟歐陽天佐擊掌，跟勝英擊掌。」大義士舉著手，閔士瓊又不擊掌啦，惹得眾人大笑。閔士瓊對勝爺道：「我與勝老達官擊掌。」勝爺過來擊完掌，大義士說道：「你們可得管我吃喝。」

閔士瓊說道：「蕭金台廚房，隨便吃喝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德俊，今日傳知東北角更夫，定更鑼響，人不准下更樓。西北角兩點打更，西南角三點打更，東北角四點打更。梆鑼一響，俱都不准下更樓，五更止住。蠻子若是裝神鬧鬼，不必驚恐，由今天夜間起，打到七月初一五更為止。」兩造的英雄俱歸聚義廳，只留下蠻子，這一來勝爺又被賊人愚弄了，白贏了四陣，作為無效。賈七爺叫道：「三哥！十陣賭輸贏，白贏四陣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我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

兩方英雄三百來位，等到掌燈之後，歐陽爺沒露面，夜間兩廊下英雄換撥打盹。及至三十日，閔士瓊又出了計策，謀害金龍。是日吃完早飯，孟金龍在東廊下舉著金鼎龍頭槓，大聲對閔德潤喊道：「看這個是什麼？」閔德潤在老寨主身後，唉聲歎氣，老寨主問閔德潤道：「孺子為何唉聲歎氣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父親，孩兒二十八歲，沒打過敗仗，前次五方飛蛇樓盜燈，孩兒與金龍動手，孟金龍將孩兒愚弄，幾乎將孩兒撞得吐血。您當著天下英雄與勝爺說明，叫金龍將兵刃還回，孩兒與他戰上幾百個回合。」閔士瓊遂站起身軀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可能叫少鏢頭把兵刃還回嗎？叫他二人當著天下英雄再分勝負。」勝爺答道：「老寨主，這有何不可呢？當著天下英雄，我絕不駁朋友面子。」勝爺遂叫道：「金龍，將兵刃還給人家！」

傻英雄一聽要擱，將擱向地下一橫，答道：「沒拿來呀，在鏢局子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方才你還拿著呢，趕快還人家。」九頭獅子孟二俠道：「小冤家，你三大爺說話，你都不聽啦？給人家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管我的太多，沒法子，給人家吧。這幾天我在鏢局子睡覺都抱著擱，九尺多長，真好使。」金龍萬不得已，將擱向當中一扔道：「再搶過來可就不給啦。」這一扔擱，將鋪地的方磚砸碎好幾塊。大少寨主勒了勒皮挺帶，趕奔近前，拾起龍頭槓，說道：「金龍敢與大少寨主比賽二百回合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只要你們山賊管吃，戰五百回合，小子。」

閔士瓊叫道：「孺子且慢。」又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他們傢伙都重，倘若兵刃走了手，就許傷了眾賓朋。讓他們二人到山坡空曠之地比賽去。」勝爺捻鬚思索：「作賊的沒好心，會用毒計。金龍本是愚人，怕他們山坡下有埋伏。」勝爺捻鬚不語。

勝爺未及答言，銀龍走到勝爺跟前說道：「您怎麼不叫我孟大哥與大少寨主去山坡比賽呢？」勝爺仍不敢放金龍出去，怕被人家謀害。銀龍走到東廊下叫道：「孟二爺，如此如此，萬無一失。你老人家發一句話吧。」孟二俠遂站起身軀說道：「我的孩子，跟您的孩子不是一樣嗎？你老人家叫他去吧。」勝爺仍然不語，孟二俠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金龍是我的犬子，就叫他們去西山坡下比賽吧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可有一件您得擔保，二人比賽，兵刃出手，躺下算輸，不准傷害性命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遂叫道：「金龍，你與大少寨主比賽，兵刃出手，躺下，就算輸啦，不准傷害性命；如若傷害性命，我將你架火燒死！」金龍說道：「我明白，他要將我打倒下，也不許傷我性命。許我扒他衣服不許？」孟二俠說道：「那不在話下。」孟二俠不知金龍愛山賊的衣服。二人遂站起身形，大山賊說道：「走！」金龍說道：「不用橫，有你的樂子。」

二猛出離了西角門，夠奔後寨門，一開後寨門，嘍卒們俱都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大少寨主報告把門的頭目說道：「奉老寨主之命，我二人在山坡下比賽輸贏。」二人來到西山坡下，茂林深處，大少寨主道：「今天要立見輸贏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不用賣任，君子打，小人打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沒聽說過。」

跳起來就是一擱，大英雄接架相還。二人都是力大絕倫，兵刃碰在一處，叮噹亂響，大少寨主力量小點，兵刃應手，孟金龍兵刃短點，是一寸小一寸巧；二人一位是金鍾罩、鐵布衫，一位是十三太保橫練。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降魔寶杵起處風雲吼，金鼎龍頭槓砸上神鬼驚。二人正在打得難解難分，就聽密林深處一聲喊叫：「孟金龍死期至矣，尚且不知！」此人身體七尺餘高，掌中虎尾鎖鐵棍，說道：「金龍你記得蓮花湖，你踹了寨主一腳？一腳成仇恨，晝夜記心頭。」列位，此人是誰？乃是蓮花湖的水八寨主鐵棍無敵將朱甘棠。由山坡上撞下來，亮虎尾三節棍擡頭就打。大英雄降魔寶杵向上一迎，嘩啦啦一聲響，大英雄又聽背後金鼎龍頭槓砸來，金龍轉身相迎，只打得地動山搖。二人打一個，工夫不大，金龍熱汗直流。這三個人的兵刃，金鍾罩都擋不住，打上就得破了，金鍾罩、鐵布衫，猶如不管事一樣。大英雄心中思索：「短命鬼小龍，你害了我啦。老山賊叫我山坡比武，三大爺不言語，你叫我三大爺說話，三大爺不說話，你叫我父親說話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見大樹上一人，腦袋朝下，離地三尺來高，一疊腰站起，說道：「黑心賊，你們又用詭計，倆打一個。」朱甘棠一看，認識是劍客，抹頭向南就跑。列位，劍客見金龍與閔德潤要往西山坡比賽，劍客就由天棚上走了，早到西山坡等著去啦，銀龍早看得明白，故此慫恿孟二俠，叫金龍應戰。且說朱甘棠向南就跑，劍客道：「猴崽子，我要叫你跑三里地，那算你本事大，我也不撒鷹放犬。」追出五七丈遠，劍客縱起來一腳，正踹在朱甘棠腰脊

骨上，賊人身不由己，拋了虎尾三節棍，趴伏在地。劍客上前將朱甘棠按住，一掏腰，朱甘棠有飛抓，劍客將他捆上，左手提著虎尾三節棍，右手提著朱甘棠，轉身回來，將朱甘棠向地下一扔。金龍喊叫：「師傅，咱也爺倆毀他！」劍客說道：「我這大年紀，焉能倆打一個呢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咱爺們有理，我就說他們倆打一個，將我打急啦，我將我師傅喊來啦。」劍客一生一世就這麼一個徒弟，年老惜子女，人之恒情。您道，劍客為何不下樹呢？皆因為叫金龍長長見識。劍客被金龍說得活動了心啦，一抖虎尾三節棍就是一棍，大山賊金鼎龍頭擰趕緊相迎，金龍後面叫道：「山賊，桿到後腦勺子啦！」金龍說道：「師傅，你身體矮，專打他腿，我個兒高，專打腦袋。」

師徒雙雙戲耍大山賊，真是害人如害己，山賊氣力不敵，轉身奔後山而逃。劍客道：「山賊跑了，完啦。」金龍道：「不行，我愛他的衣服。」劍客也是溺愛不明，跟隨金龍就追，追到後山又遇奇事，二猛要捉拿大少寨主閔德潤。

單表金龍在前，劍客在後，追過兩道山口，樹木交雜，現出兩條道路，西北去一條道，西南去一條道，金龍說道：「師傅你上西南追，我向西北追。」劍客說道：「傻小子，你追上他，你也拿不了他；我追上他，也不好拿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要追上他，我就喊你；你要追上他，你就喊我。」語畢，爺兒倆分途追趕。金龍向西北去追，追到後山，聽見山裡咯吱咯吱亂響，聞著有一股子血腥味兒。忽然又聽得猛虎發威的聲音，大英雄留神觀看，見一隻斑斕猛虎吃一個老太太，已將腿吃得剩下一半啦。這個老太太穿著一身藍布衣服，大英雄心慈，大聲喊道：「老虎別吃人哪！」老虎見有人來，惡虎捕食，奔大英雄而來，大英雄一伸胳膊，一口咬在胳膊上，金鍾罩咬不動，一揚右手的杵，掄起來就是一杵，這一杵正砸在虎頭上，老虎腦漿崩裂，大英雄一連又是三杵，將虎砸得紋絲不動。大英雄叫道：「老太太！老太太！」豈知老婆早已死去，呼之不應。

大英雄一看，老婆六十來歲啦，大英雄心中酸痛，說道：「跟我的老娘差不了多大歲數。」孟金龍不覺淚如雨下，轉身形奔南去了，可就追把賊忘啦。大英雄忽聽有人吶喊：「再來一號！威威，再來一號！」大英雄只聞聲音不見人，急奔聲音而去，見一道旱山澗，一丈多深，看見一位未遇時的樵夫，身高七尺半，短頭髮一寸多長，長頭髮挽髻，一臉的油膩，青布大氅，破爛不堪，青皂布的靴子，腰間掖著一把大斧子，一條大繩子捆著中腰，站山澗上面向外拉那樹枝子：「威，再來一號呀！喊，再來一號呀！」金龍喊道：「窮小子，拾柴禾呢！」打柴的樵夫一抬頭，見是大漢，方要招呼大少寨主，一看不是。金龍說道：「你這兒來，你這兒來。」打柴的樵夫繞到金龍這邊，大個愛大個，誰也不怪誰，金龍說道：「咱倆比比誰高？」那樵夫走到金龍跟前，金龍說道：「你還矮著一頭呢。你拾柴禾幹什麼？」樵夫答道：「賣了柴禾養活老娘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老娘是老婆婆嗎？」那樵夫答道：「是老太太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老娘在哪住呀？」樵夫答道：「在北邊山環裡有一個石洞子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老娘死啦。」那樵夫說道：「你胡說。」

金龍說道：「不是胡說，你老娘叫老虎給吃啦，我救的時候，已經腿都剩了半節啦。」樵夫問道：「當真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看看去呀。」樵夫聞聽，仰面大號了三聲：「娘啊！娘啊！老娘啊！」當時真是欲哭無淚。人要到了真傷心的時候，沒有眼淚。樵夫大號了三聲，向東就跑，金龍在後面跟隨。

列位，戰國時有吳起者，殺妻求將，那吳起幼時讀書，曾與他老娘說過：「孩兒日後出山，若不得高官，不能回家見老娘之面。」後來吳起遊學三年，未得功名，吳起回家，仍是白人，他的老娘遂說道：「你布衣還家，忘卻昔日之言乎？你再遊學時，不得功名富貴，休見為娘之面。」吳起又遊學在外，拜孟子為師。忽然有吳起之家人，報告吳起老娘已死，吳起聞聽，仰面大號了三聲：「娘啊！娘啊！娘啊！」然後進書齋讀書如故。孟子問道：「起何不奔喪？」吳起遂將與母所說之話，對孟子說了一道。孟子不悅，遂不以吳起為徒，因吳起不孝。後來吳起殺妻求將，可見其忍也。

閒言少敘，樵夫前面走，大英雄後邊跟著，來到老婆婆近前，那樵夫一見母親，雙手一抱，大哭：「老娘！你老人家怎麼這樣了？你老人家打山東逃到此處，為何遭此慘死？」那樵夫一旁哭著，一旁念叨，孟金龍也跟著啼哭。金龍心中暗想：「此人老母已死，必然身無著落，我何不將他收在鏢局子之中，作我一個膀臂？」孟金龍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傻小子，你哭幹什麼？為什麼不與老娘報仇呢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我母已死，老虎已經被你打死啦，還報什麼仇呢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你是渾人。虎打何處來呀？你在此山打柴多少日子啦？」樵夫答道：「一年有餘啦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知道本山有一個大個嗎？」

樵夫答道：「知道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他叫什麼？」樵夫說道：「他叫天門白玉虎閔德潤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知道他因為什麼叫天門白玉虎嗎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嗎？」

金龍說道：「那是自然知道呀，他愛養老虎，才叫的那個名字。他方才在山上放虎，我說：『你別放虎，怕虎吃人。』閔德潤說道：『我們的山，我們要放虎，吃了人你管不著。』他就將虎放出來了，那虎出來就將你老娘吃啦。我去打虎救你老娘，已經晚了，將你老娘的腿都吃了一半了。」樵夫真是一個渾人，聞聽金龍這麼一說，遂問道：「你怎麼不將閔德潤捉住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他將虎放出來，他就跑啦。」樵夫說道：「好閔德潤猴崽子，我將我娘送到山洞裡去，我非找他給我老娘報仇不可！」金龍說道：「你找不著他。」樵夫說道：「此山我無一處不知道的，他跑到哪裡去，我都找得著他。」樵夫語畢，將他的老娘屍身一托，向北走去，又向東一拐，來到一個石頭洞，此洞四尺寬，六尺高，在洞外有一塊石板，四尺多寬，六尺多高。樵夫對金龍說道：「我每天打柴去，都將石板堵住洞口，今天我老娘嫌熱，不叫堵洞口，這山賊就今天放虎，吃了我的老娘。」說著話，將死屍托入洞內，出來時掌中拿著一對青銅獨角娃娃，長有二尺八寸，一條腿伸著，一條腿彎著。出了洞口，將娃娃扔在就地，一手提石板就蓋好洞口，拾起青銅娃娃說道：「我找山賊與我母親報仇。」金龍說道：「那是當然，總得報此仇。父母之仇若是不報，那還算人嗎？窮哥哥，我幫你報仇。」二人遂往西南而去。

打柴樵夫腿底下還是真快，踩陡壁山崖，穿過樹林，來到一個山峰之下，清風涼爽，樵夫叫道：「大哥你看，此處是山賊歇涼之處，誰都不知道，就是我知道。我去找他去。」原來，這個大山賊歇涼之所，有一塊臥牛青石，石匠給鑿的，可以容下一個人去，躺在上面正好乘涼。真巧，挾山太保閔德潤，被劍客與金龍戰得熱汗直流，果然逃到此處，冤家路窄，就碰見了樵夫。這樵夫由山上下來，進了樹林中，來到閔德潤面前。

閔德潤一看，認識是本山打柴的樵夫，那知道樵夫一見山賊，分外眼紅，用青銅娃娃點指，一聲怪叫：「好山賊呀！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你別喊。」樵夫說道：「我不喊，我來問你，你玩什麼不好，單玩小老虎？」大少寨主問道：「什麼小老虎？」

樵夫說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青銅娃娃舉起來就打，大少寨主一看來得太猛，翻身坐起，站起來拿起金鼎龍頭擰，二人就打起來了。樵夫是有病才好了不多的日子，與山賊戰了幾十個回合，熱汗直流。金龍在旁喊道：「山賊不通情理，放虎吃人，還跟人家動手。窮哥哥不要發慌，我幫你捉拿山賊。」二猛戰一猛，大山賊就要被獲遭擒。金龍降魔寶杵鳳凰單展翅，照山賊面門打去，樵夫用漁翁搬轎式，奔山賊砸去，一對娃娃上下翻飛。閔德潤虎口發酸，金鼎龍頭擰虛晃一招，奔西而逃。樵夫後面追趕，金龍喊道：「窮哥哥，可別叫他跑了！我幫你追，我必要全始全終。」追出有二里之遙，迎面有一個石頭，四週圍高，當中窪，山賊站在石頭之上，將擰一橫，滾下山頭，「撲咚」一聲，落水而去。

樵夫痛哭道：「殺母之仇不能報了。」金龍問道：「窮哥哥為什麼哭呀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不會水。」金龍問道：「此水通到何處？」樵夫說道：「這是一個死湖，下大雨時高處的水流下來，都存在這裡。周圍一里餘地，雨水大的時候，總有二三十丈深，雨水小的時候，也有五六丈深。我時常打這路過，在此洗手洗臉。」金龍問道：「窮哥哥，你念過書嗎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沒念過書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他好比入釜之魚。窮哥哥你看，我下水捉他。」樵夫說道：「你會水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到水裡那算到咱家啦。」金龍坐在山坡之上，將頭巾絹帕摘去，脫了靴子，褲子襪子也都脫去，將皮挺帶一卷，腰帶子解下，大皮兜子一抖，嘩啦啦一聲；將龜背駝龍抓抖出來。樵夫說道：「你會打龜背駝龍抓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那是咱拿手的戲。」樵夫長歎道：「此乃我家傳的武藝。我母子病在招商店，欠下飯錢，店主人將我母子趕出來，我攙扶著我的老娘，出店兩天沒吃飯，將龜背駝龍抓賣兩甲多

錢，我娘吃了一頓飽飯，我吃了半頓飯，只落得尋茶討飯，哭了兩場，這一對銅娃娃沒捨得賣。你將這抓送給我吧。」金龍說道：「窮人見東西就愛，你會打嗎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沒告訴你咱家傳嗎。」樵夫遂將絨繩抖開，一抖抓環子奔樹枝抓去，將抓帶回，手持鋼環子。

大英雄一看，說道：「抓的真有門，等拿住山賊咱再商量。你母已死，你也沒掛念啦，我將你帶到一個地方，每天酒肉管飽。」

金龍說著話，又將皮挺帶也解開啦，說道：「我高了興啦，爽得都脫了吧。」脫了個赤條條，滾下水去，石頭鋒紮在上一個白印，大英雄下水奔山賊而去。人在水底下得緩氣，水皮上必冒泡。金龍明白水性，奔水泡而去。大英雄一托水一丈餘，四托水到了湖底，開目視物，大英雄看一丈四五。大山賊也就是覺一二里地遠，在水底直向上漂，用手一托水，再向下落，閉著眼睛面朝南，金鼎龍頭擱在左腋夾著。大英雄看得明白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將他的龍頭擱先盜走再說。」正在此時，大山賊夾著擱太重，可巧放在旁邊了，大英雄可得手啦，將擱拿起，先放到水邊，又覺到離山賊六七尺遠，大聲一喊，山賊伸手拿擱，擱已不翼而飛，山賊托水向上就起。大英雄容山賊方才露出頭來，在水底下將山賊腿腕子捋住，向下就拉，大山賊鼻子一辣喝了兩口水，如此三四次，大少寨主喝了五六口水。分明金龍是成心灌大少寨主，山賊也明白，喝了幾口水，遂向東面上覺，冒上來一回，向東面覺點。窮樵夫在坡上看得明白，心中說道：「你湊到邊上，我就拿抓抓你。」金龍在水底向下拉山賊一回，山賊向東岸覺一丈來遠，又拉了六七次，山賊已經快覺到邊上啦，龜背駝龍抓也能夠上啦，樵夫一抖抓，照大山賊象牙冠抓去，抓住了象牙冠，就向岸上拉，拉了好幾次，拉不上來，樵夫納悶：「怎麼山賊在水裡我反拉不上來呢？」此時金龍在水底下，拉大山賊也拉不下啦，二人正在納悶，金龍心中暗說：「我放他出水看看。」金龍這一鬆手，樵夫可就將山賊用抓拉上來啦。拉到了岸上，那大山賊雖然沒死過去，也有點發暈啦。二人遂將大山賊用飛抓繩子捆好。這是大山賊腰間的飛抓。捆完了山賊，窮樵夫就拾起兵刃，奔山賊就要砸。

金龍說道：「別忙，等一等。」樵夫說道：「為什麼別忙？殺母之仇，哪有不報之理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方才我說的不明白，你聽的糊塗。山賊養的是藍眼的老虎，吃你娘的是紅眼虎，不是大山賊養的那只虎。」樵夫說道：「你怎麼說話繞彎呢？」

金龍說道：「窮哥哥你貴姓啊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娘活著的時候，不叫我說真名實姓，因為受了窮啦。我叫獨霸山東李永泰。」

金龍說道：「你是獨霸山東啊？你為什麼來到此地呢？」那樵夫說道：「一言難盡了。我來到此地找人未遇，與我母親就要了飯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找的是哪一位呢？」樵夫說道：「我找的是神刀將李剛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李剛是我叔叔，明清八義李四爺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你還真是我的哥哥，從此我就管你招呼窮哥哥了。你跟著我找你叔叔去吧，從此你挨不著餓啦。」樵夫說道：「我衣裳襤褸，如何見人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穿我的衣裳。」樵夫說道：「你穿什麼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我穿山賊這身。」樵夫遂脫下自己的衣裳，穿上金龍的衣裳。金龍遂與樵夫二人，又扒山賊的衣裳，將山賊的衣服扒下來，金龍完全穿戴齊整，然後將樵夫破衣服給山賊穿上。山賊寒鶩水捆著，也緩過來了，遂破口大罵。金龍撕了一塊破衣服，將山賊嘴給堵住。金龍將杆插於背後，提起金鼎龍頭擱，哈哈大笑，對樵夫說道：「你將山賊扛到聚義廳，就說你將他拿住的，作了你的見面禮。」金龍這叫巧支使大個。樵夫將山賊扛起，二人的零碎俱都收拾好了，遂奔聚義廳而來。金龍說道：「快走。」

他二人正在向前走，來到一片樹林前，只見一道黑影，金龍說道：「窮哥哥，前面有賊人來啦，你將山賊放山溝裡。」

此時黑影已經來到近前，大英雄先聞著一股脂粉味薰人，身臨切近，只聽燕語鶯聲說道：「哥哥你跟鏢行大個戰得怎樣？是你贏了還是輸啦？」金龍一聽直叫哥哥，金龍並不言語。姑娘說道：「我是你妹妹閔秀英，你怎麼不言語呢？」金龍仍不答言，姑娘遂著急道：「哥哥怎麼不言語？你不是天門白玉虎閔德潤嗎？」金龍一聲怪叫道：「我是猛老虎！」姑娘說道：「哟，你將我哥哥害啦，穿上我哥哥的衣服。你快獻出我哥哥，你如不獻出我哥哥，姑娘要你的命。」說著話，一伸手摘下柳葉尖刀，說道：「你獻出我哥哥沒有事。」金龍說道：「金鼎龍頭擱太重，你擔不住，這個降魔寶杵短一點，你怕降魔寶杵不怕？」姑娘一聽，不像人話，姑娘回頭就跑。金龍說道：「還是怕寶杵，金鼎龍頭擱，他看慣啦，故此直向前走。」

你道，姑娘從何而至呢？皆因閔士瓊是一家富紳出身，被闖王逼得佔山為王，帶著家眷佔山。前者二少寨主救秦尤時，回到蕭金台，秦尤並帶著珍珠燈進山，閔士瓊告訴二少寨主：「不准告訴你娘去北京之事。」二少寨主由北京回來，到後寨見了老娘，劉氏夫人遂問道：「你這些日未到後山，你上哪裡去啦？」二少寨主遂答道：「孩兒與朋友行圍打獵去啦。」老夫人聞聽問道：「你父說你有人請去了，你說你打獵去了，你們爺倆說的怎麼兩樣呢？你必須對為娘說了實話，你若不說實話，活活氣死為娘了。」二少寨主乃是孝子，不敢隱瞞，遂將救秦尤之事，並秦尤將萬壽燈獻與蕭金台說了。劉氏夫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這不是你的過處，這都是你父不明大義，縱子行兇。」遂打發人到前寨，將閔老寨主請到後山，夫妻二人對坐吃茶。

劉氏夫人問道：「養不教父之過，教子不嚴，老師之過。你不該縱子行兇，越獄帶盜獄，救出秦尤；秦尤不該夜入皇宮內院，盜出康熙老佛爺萬壽燈，罪上加罪。大清國的王法，可不饒人。」

閔士瓊說道：「你一個婦人家不懂事，秦家叔姪打，絕不叫咱們受牽連。」劉氏夫人說道：「倘若秦家叔姪打了官司，上刑拷問，焉能不將我兒招出？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你婦人家知道什麼？老夫一呼千諾，官兵來了我和他們打仗。老夫聘請八大名山的群雄，何懼之有？」劉氏夫人說道：「難道他就不怕王法嗎？你趕緊將燈獻於當官，贖咱一家之罪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你胡說，我們綠林道玩票，就講究把腦袋不要了，綠林道不坐十年大獄，不算好漢，腦袋掉了碗大的疤瘡。現如今我請了八大名山的朋友，現下太忙，沒有事時你還別往外寨叫我。」語畢，站起身形向外就走。劉氏夫人遂罵道：「老該殺的，老不守王法的，這就要家破山亡。」閔士瓊回頭唾了劉氏夫人一口道：「胡說！」劉氏夫人又說道：「不要罵我啦，眼見就要家敗人亡，骨肉分離。」閔士瓊向外走著，罵著劉氏夫人，劉氏夫人啼哭道：「老天殺的，可要到了山破家亡的時候啦。」此時姑娘已經來到屋中，勸道：「老娘不要生氣，氣壞了身體反為不美。」劉氏夫人說道：「姑娘啊，我並不是哭的我自己，我也不是哭的你父親與你大哥；我所哭者，是放心不下你與你兄弟德俊。你父親與你大哥德潤是挨刀的行為，必然要受國家王法，是邪不能侵正，眼看著這座山保不住。你娘舅來了爺兒五個，我已經囑咐了，事急時求他們將你與你兄弟救走，從今後不許管你父親與兄長的事情。你兄弟若能逃出火坑，也好接續閔氏後代香煙。」囑咐了姑娘，遂打發老家人，日日到前廳探聽消息，回後山報告。這日老嘆卒在前寨聚義廳打探一切，知道德潤與金龍比賽輸贏，遂告訴安人。姑娘一聽，放心不下，心中暗道：「前次上了鏢行大個之當，幾乎要了我兄長之命，怎麼又叫我兄長去與鏢行大個去打呢？」姑娘放心不下，到自己屋中收拾好了兵刃暗器，越過後寨子牆向西去，夠奔樹林叢中尋找，找了半天沒有人，遂又來到山口，意欲詢問嘍卒，正趕上前面一個大個，頭戴象牙冠，手拿龍頭擱，金花花的衣裳。姑娘一看，認為是自己兄長，趕緊叫道：「兄長回來啦。你跟鏢行大漢輸了贏了？」金龍一聽，心中明白，這姑娘是以我當了他的兄長啦。金龍遂捂著嘴不言語。閔秀英見金龍不語，遂說道：「哥哥怎麼不言語呢？」金龍這才說話，姑娘一聽不像人話，回頭就跑，正向前跑，又迎見一匹艾葉青鬃豹，馬上端坐老寨主閔士瓊。閔士瓊一看是自己姑娘，將馬勒住，問道：「姑娘來此何為？」姑娘就將誤認兄長之事，與老寨主說了一遍。老寨主點頭道：「無妨，你回後寨吧。」姑娘臉面一紅而去，閔士瓊遂迎了金龍而去。

來到近前，閔士瓊一看，果然是孟金龍穿著大少寨主的衣服，遂向金龍說道：「我與勝老明公說得明白，你與我兒比試，誰也不准傷誰性命。如今你將我兒衣服穿在身上，我兒哪裡去了？為何你將我兒衣服兵刃帶來？」金龍答道：「你家少寨主與我比試，我們二人都比累啦，遂坐在山坡上要錢。沒有牌，沒有寶盒，作的是良心寶，我作，他押。頭一寶我作一個三，他押了一個么孤丁，他輸啦；二寶我作了一個四，他押了一個三，他又輸啦。就這樣一寶一寶的，他將衣服兵刃，就都輸給我啦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胡說！你快將我兒獻出，如其不然，你要敢說三聲不獻出人來，老夫要你的狗命。」金龍說道：「老賊，我將你打馬上揪下來，

摔你個肉泥爛醬。不獻人！不獻人！你便如何？」閔士瓊叫道：「韓忠，韓孝，韓勇，韓猛，四位賢姪何在？」此時韓家四猛在老寨主左右，齊聲答應。韓忠先夠奔金龍，二人戰了二十來個回合，不是金龍敵手，韓勇見韓忠不是金龍敵手，也躍出來加入戰金龍，韓忠、韓勇仍不是金龍的敵手，韓孝又出來，方要加入戰金龍，金龍喊道：「窮哥哥快出來吧！倆打一個正合適，要三打一個，我可受不了。」

窮樵夫喊道：「兩打一個，我還不願意呢，三打一個，我更不乾啦！」窮樵夫遂亮出一對青銅獨角娃娃，協助金龍。韓孝與窮樵夫戰不到十餘回合，韓猛遂也加入戰樵夫，兩打一個，戰得難解難分。閔士瓊在馬上心中暗想：「孟金龍之勇猛，提起來沒有不懼怕三分的，今又加上這個打柴的樵夫，簡直如虎生翼了。」老寨主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韓家賢姪閃開！」韓孝心中明白，叫道：「韓忠、韓勇閃開金龍！」韓家二猛遂向左右一分，俱各閃開。閔士瓊問金龍道：「你若不獻出我的兒子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金龍說道：「你胡說！我將你抓下馬來，按地裡去！」老寨主專打三十六屍毒藥弩，專破金鍾罩、鐵布衫，金龍不知，仍然玩皮。此時老寨主方要打弩，心中思索：「可惜金龍這樣好漢，乃是萬人之敵，我若將他一弩廢命，真是可惜。唉，大將難免陣前亡。」一飄銀鬚，就要打弩。金龍說道：「你打冰鑽，我要躲是匹夫，你打吧？」老寨主一皺眉，弩方要出手，見西山坡上痰嗽一聲道：「閔老寨主不要下毒手，金龍不要玩皮無知，俺勝英來也。」

列位，勝爺是怎麼來的呢？皆因金龍與大少寨主比武的工夫甚大，未回聚義廳，閔士瓊打發二少寨主，勝爺打發大弟子胡景春，前去打探，來到山坡一看，見朱甘棠在那裡捆著。二少寨主解開綁繩，問道：「朱寨主這是怎麼的啦？」朱甘棠說道：「大腦袋將我捆上，他師徒雙戰大少寨主去了。」胡景春乃是久經事故的人，心中明白，叫道：「朱寨主！不要在此多說，有話請至聚義廳去說吧。」三人來到聚義廳，朱甘棠報告閔士瓊，劍客加入助戰。勝爺說道：「不問可知，朱寨主必然是在山坡助大寨主，戰吾之盟姪。」朱甘棠也知隱瞞不住，遂說了實話。閔士瓊與勝爺俱放心不下，勝爺帶著胡景春，閔士瓊帶著韓家四猛，嘍卒打燈籠引路。閔士瓊方要打弩，勝爺正然趕到，叫道：「閔老寨主勿下毒手，俺勝英來也！」

閔士瓊抬頭一看，勝爺白髮蒼蒼，銀鬚亂飄，走下山坡，叫道：「金龍後退！」金龍喊叫：「窮哥哥，別打啦！三大爺來啦。」無奈韓孝、韓猛二人，仍然圍著窮漢痛打。勝爺叫道：「閔老寨主！還不將他們攔住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韓孝、韓猛還不住手？」韓孝、韓猛這才罷戰。窮漢一見勝三爺，跪倒身形，痛哭道：「三大爺，苦死小姪男了。」勝爺心中一怔，說道：「壯士何人也？」窮漢答道：「我乃山東歷城李家崗人氏，姓李名永泰的便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原來是賢姪。你怎麼流落到此？」永泰就將老母被虎傷身而死，自己遭遇，說了一遍。

語畢，大哭不止。勝爺道：「賢姪不要悲傷，愚伯父自有辦法，叫你盡人子之道。」閔士瓊向勝爺道：「方才說得明白，我兒不准傷金龍，金龍不准傷害我兒。現在吾兒閔德潤哪裡去了？」

勝爺答道：「待我問來。」勝爺遂叫道：「金龍！你與閔大少寨主比試，閔大少寨主哪裡去了？」金龍說道：「要了飯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要取笑，在哪裡呢？快說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在那邊山溝裡呢。」嘍卒打著燈籠，跟隨金龍來到山溝，勝爺一看閔德潤一身破衣服，真跟要飯的一樣。嘍卒們也不敢樂出來，全都捂著嘴，將大少寨主綁繩解開，掏出口內的東西，閔德潤羞愧難當，一句話沒說，站起身軀，向後山逃跑去了。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，他三人兵刃的份量，砸山崩，砸地地裂，幸而俱都無恙，真是萬幸。這身衣服求老寨主勿要追求啦，金龍的衣服已經給我窮姪子穿上啦。」閔士瓊滿面通紅，無言答對。

勝爺又叫道：「閔老寨主！有什麼話咱們聚義廳再說吧。」嘍卒拉著馬，閔士瓊背後四猛，勝爺背後金龍與李永泰，來到聚義廳，李永泰叔姪見面，李四爺細問底裡，李永泰細說後山之事，說話之間，叔姪不覺淚如雨下，眾人俱都勸解。勝三爺做綿長德性之事，如春日之草，雖不見長，日有所增；賊人閔士瓊霸盜強梁，雖不即死，日有所損。五路薰香計，費盡心思，被劍客一語道破；摔跤韓猛受傷；探寒泉勝爺不但不被害，還收了左膀右臂的葉承龍，韓秀反被蟒所傷；山坡下比武，暗中埋伏，本欲害人，反弄得畫虎不成，山賊父子人前受辱。

閒言拋開，單說兩造吃茶吃飯，酒飯已畢，大眾各自休息。

劍客與胡景春黑夜才回來，吃喝已畢，也休息了。第二日早晨，六月三十日，大眾淨等盜燈之事，就聽噔噔噔腳步響，大少寨主由角門進來，站在老寨主身旁，大發雷霆。眾英雄觀看，大少寨主頭戴寶藍色六楞袖口壯帽，身披墨灰大氅，絳紫短靠，皮挺帶紮腰，足登薄底青緞子靴子。老寨主問道：「孺子，何以怒氣不息？」金龍在東廊下將龍頭擱一晃，向山賊說道：「看看兵刃，又到在咱手裡啦，象牙冠我也戴著呢。」大少寨主對閔士瓊說道：「孩兒衣服不要啦，叫他將擱還回，孩兒要鬥鬥鏢行眾人。」老寨主也是不知恥，對勝爺道：「衣服我們不要啦，仍請將擱還回。」勝爺抱腕當胸道：「謝過老寨主。」又叫道：「金龍，將擱給人家！」金龍捨不得給人家，也不答應。

孟二俠說道：「金龍，快將兵刃給人家。衣服送你啦，這就是面子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，這回我給了，再搶過來，要再托人跟我，就是我的孫子！」金龍是劍客的子弟，身大，命大，造化大；閔德潤是賊的兒子，命小，注定餐刀之命，早晚此兵刃，仍然落到金龍之手。金龍萬不得已，將擱扔在就地。大少寨主甩大氅，勒英雄帶，一聲吶喊道：「兩打一個，不算英雄。當著十四省英雄之面，講究單打獨鬥，不論哪位。」李永泰、金龍二人並肩而立，賈明說道：「兩個大個，別裝聽不見，人家那叫陣呢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你別損，他那龍頭擱尺寸長，我的杵短，一人不准贏得了他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李永泰呢？」李永泰說道：「他比我力大，不准贏了他。」此時閔德潤又說道：「不論俠劍客，單打獨鬥，我必領教。」勝爺回頭問鏢行之人：「哪位會鬥大少寨主？」

連問兩次無人答話，勝爺忙將大衣脫下，握魚鱗紫金刀，要鬥大少寨主。

此時就聽勝爺肩下第三位，一聲無量佛：「勝施主乃是鏢行之首，不可輕動。貧道給大少寨主接接招數。」語畢，甩道服，摘寶劍，遞給邱成，躍眾當先說道：「貧道奉陪。」又說道：「邱成，他的擱分量太重，貧道倘有不測，將此劍歸汝佩帶。此劍五十餘年，並未沾過血跡，不要給我錯用了。」邱成說道：「謹遵師傅之命。」聾啞仙師遂來到當中，打稽首道：「大少寨主擱下留情，貧道已到晚年，筋骨不堪用了，但願大少寨主網開一面。」閔德潤問道：「老道，你亮傢伙吧！」諸葛道爺一提腰圍子，取出一物，藍汪汪一身魚鱗，兩頭龍頭，手抓著當中一抖，撲隆一聲。閔德潤問道：「這叫什麼兵刃？」

老道答道：「在觀中間暇無事，造了一種玩藝，我自己起的名字，叫雙龍頭桿棒。」大少寨主冷笑道：「你家大少寨主刀槍不入，玩藝如何應敵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明知不行，不過給你施主墊墊擱。」大山賊遂舉兵刃夠奔老道打來，直打道冠。聾啞仙師仙風道骨，飄灑自然，雙手合著桿棒，見山賊擱臨切近，左手的桿棒一纏龍頭擱，右手的桿棒龍頭奔山賊打去。大山賊擱法精奇，諸葛道爺天賦奇才，纏就三十六棒。後文書傳授邱成，在彭公案上，邱成七棒打通天下。聾啞仙師三十六棒，上十二，下十二，中十二。上十二棒裹腦纏頭，將大山賊脖頸纏住，向外一抖桿棒，山賊有五六百斤力量，龍頭擱向地下一紮，兩腿一叫勁，恰好似三條腿，道爺抖了兩抖，桿棒由頸上捋下來啦；中十二棒玉帶圍腰，將山賊纏住，向裡手一抖桿棒，山賊一叫勁，桿棒又捋了；下十二棒將腿纏住，山賊擱桿二紮地，猶如泰山一樣，一抖桿棒，仍然捋了。山賊舞起擱來將身子蔽住，點穴法不能近身，聾啞仙師仍然是三十六棒，上下翻飛，山賊的擱掄起來風聲震耳，將道爺及桿棒俱都圍住。道爺心中暗道：「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我打算將山賊用桿棒扔一個筋斗，並不傷他的性命，出家人以慈善為本，哪知道桿棒不行，貧道一生一世沒傷過生靈性命。」老道思索至此，雙龍頭一纏擱頭，縱出圈子外，一聲無量佛：「貧道甘拜下風，施主讓了罷。」山賊說道：「衣服皮肉未受一點傷，那怎叫敗了呢？」道爺笑說道：「我氣力不敵。」山賊說道：「為何不出汗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我不愛出汗。」山賊說道：「不愛出汗，將命拿來！」隨後就追。道爺心中暗想：「貧道平生不傷性命，你是非要貧道性命不可。」此時道爺走得稍慢，山賊後面一擱壓山蓋頂打來，老道聞聽金風到腦後，一閃身軀，金鼎龍頭擱擱空，老道左手一抖桿棒，說聲：「著！」山賊見龍頭擱擱上打

來，豎著擗桿向外一擗，老道左手的桿棒一抖，奔山賊面門眉心點去，山賊此時擗桿再想回來，可就來不及啦，桿棒龍頭上的子午釘，正打在眉鬚之上。金鍾罩練不到眉鬚上，只見一股子血噴出，山賊頭昏眼花，一晃兩晃，老道跟著一抖桿棒，一纏山賊雙腿，向懷裡一帶，撲的一聲，山賊栽倒。閔士瓊此時顏色更變，心中暗想：「悔不聽老乞婆之言，只想我父子天下無敵，想不到德潤要喪於老道之手，金鍾罩見血就回，再挨一桿棒，必然喪命。」此時只見道爺打稽首說道：「閔老寨主不要驚慌，令郎決無性命之憂。貧道不開殺戒，實出於迫不得已，但能有容讓餘地，決不肯傷令郎，請老寨主派人攙扶著令郎，趕緊活動活動。」當時過去四名嘍卒，攙扶著大山賊往西跨院去活動去了。閔士瓊老寨主說道：「也不必再互相較量啦，這就是多此一舉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勝英實不願殺人流血，令郎自取耳。咱靜候盜燈之人吧，今日已然六月三十日了。」

大眾俱都談古論今，時至掌燈之後，金頭虎賈明在勝爺背後念叨：「蠻子別跑了吧？怎麼盜燈啊？」弼昆長老嘆道：「你別惑亂人心，還有兩夜一天的工夫呢。」金頭虎低頭不敢再言，兩造英雄換撥休息，一夜晚景無話。是日七月初一日，大家梳洗漱口喝茶吃飯，不必細表，天過了午時以後，大義士仍未露面，等到太陽平西，勝爺心中發慌，暗道：「大蠻子，你可以說了不算，哥哥焉能失信於天下十四省英雄之前呢？」老英雄坐立不安，如坐針氈一般，「看看三天兩夜了，你盜不出來不要緊，你倒見我一面呀。」勝爺一旁思索，面帶愁容。林士佩察顏觀色，林士佩南首是曹榮，北首是韓秀，林士佩叫道：「曹、韓二位賢弟，勝英沉不住氣了，我給勝英來一個越渴越吃鹽，越冷越打戰。我此時會鬥他三陣，叫天下英雄看看我林士佩的學業。大少寨主輸給老道太冤啦，皆因大少寨主太欠聰明，老道那兵刃是軟的，他打來的時候，若先閃開，然後再用傢伙去擗，他就是十根桿棒又何濟事哉？我會鬥他們鏢行第一著名的人物，就是輸了也不冤。」說著話站起身形，問了問背後的鏢槍，摸了摸繡花囊中點穴鏢，十字絆英雄帶緊了三扣，登了登新換的燕雲快靴，抬胳膊踢腿，沒有繃弔地方，挽袖面，整壯帽，提起狼牙鑽，實有三國呂布之勇。面向東廊下，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您看看好幾百位英雄俱都悶坐無聊，此時才太陽平西，還有一天多呢。武學的賓朋都講究短打長拿，馬上步下，在正要會一會鏢行朋友，單打獨鬥，多者我會三位。頭一位我先會一會道爺的桿棒，會鬥道爺完畢，我再戰兩陣。」原來，林士佩怕戰的工夫大了氣力不敵，故此只言會鬥三陣。且說勝爺叫道：「道兄！林寨主要會一會您的桿棒。」諸葛道爺可說不上不算來，遂答道：「我就奉陪吧。」乃將寶劍、道袍交與邱成，藍布褲褂，白襪雲履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貧道實無驚人的學業，寨主鑽下要多多留情。」林士佩答道：「道爺文韜武略，軟硬工夫，日行千里，真可稱第一的人物。又是世外高人，出家人不誑言，您怎麼說您無本事呢？」道爺答道：「林寨主豈不聞天不厭高，地不厭厚，貧道焉敢自逞其能呢？」遂一提藍布褂，由腰中拉出雙龍頭桿棒，諸葛道爺要會鬥林士佩。

林士佩一舉手中狼牙鑽，照道爺就砸。道爺閃身形抖起桿棒，上十二裹腦纏頭，來纏住林士佩；中十二玉帶圍腰，將林士佩纏住，道爺用力一抖，林士佩鑽纂一紮就地，雙足叫勁，腰一挺，桿棒掙下來了；下十二棒掃堂棒，又將林士佩纏住，林士佩又把鑽向地上一紮，猶如三條腿一樣，道爺一抖桿棒，仍然掙將下來。三十六棒過去，再翻回來，仍是三十六棒，林士佩倒將桿棒的招數完全明白了，閃展騰挪，狼牙一鑽緊似一鑽，倒將道爺的桿棒跟人俱都圍住，鋼風呼呼直響。勝爺看著驚懼，恐怕道爺有失，遂上前叫道：「道兄退後！小弟會戰林寨主。」

諸葛道爺桿棒一晃，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林寨主，貧道無能，甘拜下風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衣服皮肉並無傷損，何言落敗？」

道爺答道：「貧道年邁之人，久而久之，氣力不敵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太謙遜了。那麼我陪勝老達官。」遂對勝爺說道：「我可就戰二陣。」說著話，那狼牙鑽對勝爺砸去，勝爺魚鱗紫金刀剪林士佩的腕子帶攔腰斬，林士佩的鑽向上立著一繃勝爺的刀，勝爺的刀不敢碰林士佩的鑽，趕緊撤刀一矮身，奔林士佩下身掃去。林士佩一退身，狼牙鑽向下一砸，勝爺一抽刀，照林士佩右肋稍砍去，林士佩的鑽向右挑去，勝爺右邊的刀沒敢向裡遞，轉身形向肋左一刀砍去。林士佩學的武事真得說高，要是別人躲過一招，躲不過去二招。眼看著左肋這一刀看看砍到，狼牙鑽一道鋼風，向左繃來。勝爺的刀不敢碰鑽，撤步抽身，閃展騰挪；林士佩的鑽上繃下砸，左挑右滑，六十二斤半重的鑽，使得猶如藤桿一般。二人一合了招，林士佩的鑽按槍的招數，一點眉鑽，兩撩陰，三紮盤肘，四分心，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；勝爺的刀，閃、砍、劈、剁，上下翻飛，兩廊下眾英雄看得呆呆發怔。勝爺贏不了林士佩，林士佩也贏不了勝爺，但是勝爺心懸兩地，工夫一大，鼻窪鬢角見汗。林士佩一看勝爺見汗，又換了棍的招數，抖擻精神，潑風八打，莊家十六棍，勝爺魚鱗紫金刀，神刀出入，無論如何林士佩的鑽砸不上勝爺的刀。林士佩莊家十六棍打完，又使大槍的招，滑、拿、繃、扒、壓、劈、砸、蓋、挑、紮，勝三爺衣襟濕透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此時旁觀者看得明白，東廊下神刀將李剛叫道：「道兄！勝三哥氣力看看不敵，我將三哥替下來如何？」

道爺說道：「四弟，你我師兄弟，我是知道的，你的刀法不如你勝三哥。吉人自有天相，四弟不要臨敵。」金頭虎在弼昆長老背後叨叨念念：「我三大爺也不知是怎麼把老道得罪啦，過去三五個，把林士佩圍住群毆。」和尚回頭道：「你這孩子胡言亂語！人家多少人？咱們才八十餘人，孺子不許多言，後退！」

傻小子叨叨念念：「三大爺人緣真不好，和尚、老道都給得罪啦。」不表傻英雄自言自語，此時閔士瓊捻定花白鬚鬚，得意洋洋，心中暗道：「林士佩與勝英有不解之仇，必然下毒手。一鑽紮上勝英，由前心透後心，由左肋稍紮透右肋稍，一裹手腰斷兩節，向外一推，頭屍兩分。勝英若死在當場，東廊下八十餘人，他們就無有主張了。想要出離山口，頭道山口三層嘍卒，二道山口三層嘍卒，三道山口三層嘍卒，三道山口共合三百六十人。要想出山，勢必登天還難！向東去，有橫澗一道；向西去，水內埋伏層層；向北去，後寨猶如天羅地網。我將鏢行八十多人，一網打盡！」勝爺與林士佩戰的工夫一大，天已昏黑，嘍卒掌上燈籠火把，十四省英雄，莫不贊美林士佩與勝爺的武學，真是鴉雀無聲，一語全無，靜落落只聞鋼風響。

忽然間就聽得遠遠人聲鼎沸：「了不得啦！擋不住哇！」

聲音隱隱傳來。忽然又聽喧嘩聲音距離較近：「快跑哇！別找死呀！」緊跟著再聽，更近啦，聲音更大，大喊：「了不得啦！快跑哇！」閔士瓊聞聽，暗吃一驚，正在心中得意洋洋之際，忽聽得這種聲音，暗暗心中納悶道：「就是有人撞山口，自有報事的嘍卒來報。怎麼只聞喊聲，不見來報呢？」列位，閔士瓊錯怪了報事頭目啦，撞山口的這位是跑著打，報事的嘍卒向裡跑時，這位腿底下快，追上一棍，腦漿崩裂。二道山口報事的也給打死啦，三道山口報事的腰上挨一棍，雖然沒死也起不來啦，哪還有報事的嘍卒呢？老寨主遂叫道：「德俊看看，外面是什麼人喧嘩喊叫？」二少寨主方要出東角門，撞山之人一個箭步，已經縱進東角門，又一個箭步，進了聚義廳，手擎一條棍，青紗纏著，進了聚義廳，打開了棍上的布，並沒有多少血跡，皆因為是跑著用棍亂掃，嘍卒們一看來得凶，就亂了次序啦。大眾觀看此人，頭上戴米色六楞袖口壯帽，身上米色短靠，藍絨繩打十字絆，胸前襯蝴蝶扣，一巴掌寬的繡花的英雄帶，上繡蝴蝶鬧海，暗藏八寶，因為短衣服，前有輪羅傘蓋，後有花冠魚腸，銀灰綢子腰圍子，下穿燕雲快靴，雖然漂亮，扮妝的不匪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螞蟻腰，白素素一張臉面，五官俊美。燈光下看不甚真切，白晝若是細看，上有一道赤紅線，打左眉下直穿左眉上，年紀就在十七八歲。古時赤線穿眉的人，有一個黃巢，他是三道赤紅線，兩眉兩道，鼻中一道。

此人雖不比黃巢，也是該當大開殺戒，專收天下亡命徒。這一出世，一條棍縱橫十四省。大眾觀看，此人將棍上青紗搗開，露出一條亮銀盤龍棍，向方磚地上一立，棍齊人的眉際，兩頭銀箍，銀箍裡面兩條銀龍，故名亮銀盤龍棍。此時勝爺縱出圈子外，站東北角觀看，並不認識此人。此人也不認識勝爺，但是此人在松竹觀時，常聽老師叨念幾位師兄的長相並且勝爺用的是魚鱗紫金刀，此人一打量勝爺，就知道必是勝三哥了，遂對勝爺躬身，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我先拿住小兒林士佩，然後再拜見老師兄。」您道，鏢行眾人俱都不認識此人，惟有葉伯紘知道，葉伯紘遂與眾人報告了來由。單說林士佩觀看蔣五爺大為不悅，如何蔣五爺認識林士佩呢？皆因蔣五爺在路上聞聽有一個林士佩，與勝三爺是勁敵，蔣伯芳記在心裡，不然見了勝三爺也是先找林士佩。此時林士

佩觀看蔣五爺十七八歲的一個學生，心中說道：「那棍必是竹子的，包著鐵皮，絕不是渾鐵的。」林士佩右手將鑽立於塵埃，對蔣五爺道：「你乃一無名的娃娃，你也拿耳朵摸摸，林士佩何如人也？告訴你明白明白，南七省的綠林道……」語至此，用手指黑水湖的曹榮說道：「那是黑水湖的英雄曹榮。」又指著韓秀說道：「這位是蓮花湖的韓秀。」又指澎湖汪忠、巢湖李豹以及閩士瓊，都表白了，最後手指蕭玉台的袁龍、袁虎，也道了字號。復又說道：「鏢行之中勝三爺、九頭獅子孟二爺、神刀將李剛、屠鏢頭、蕭三俠等，都是出色的人物，沒聽說過你這個蔣伯芳。」蔣五爺一聽，只氣得美玉臉一紅，七竅生煙。正是小馬乍行嫌路窄，大鵬展翅恨天低。蔣五爺雙手合著亮銀盤龍棍，先打林士佩，後戰十四省的眾群寇。

列位，蔣五爺何以來遲呢？皆因他下山的時候，對艾爺說道：「恩師，弟子不識路程。」艾爺道：「為師這裡有路程單。」蔣五爺又道：「弟子見了師兄不認識，奈何？」艾爺道：「唉，貧道知汝必開殺戒，汝赤線穿眉，殺人無數，貧道也無法阻止。茲有寶劍一口，此劍乃是雌雄二劍，今賜汝一口佩帶，見了你勝三哥，以寶劍為憑。貧道尚有囑咐，汝必須牢牢切記，如犯戒時，貧道必取汝首級。一不許你大街賣藝，二不准你偷盜竊取，三不准你貪戀美色，四不許你妄殺好人。此劍貧道佩帶七十餘載，未嘗妄用，今汝佩帶此劍猶如師在左右，切勿妄為，切囑切囑。」伯芳含淚受命，諾諾連聲答應。參罷佛像，拜別了老師，伯芳灑淚下山，臨別時艾爺只給了兩吊錢盤費。曉行夜宿，這日伯芳來到杭州，兩吊錢早已用完，腹中饑餓難挨，無精打采，躺在廟台階上睡了一天。已經餓了一天啦，看看不支，又餓了一天，到了夜間，再想睡也睡不著了，翻覆輾轉，長夜不眠。列位，多大的英雄也擋不住餓。禮義出於富戶，良心喪於困貧，人要是真三天不吃飯，無論是多大英雄也就不英雄了。但是還有一層說法，是君子，無論怎麼挨餓，他也不能為非作歹，不怎麼當初聖人說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呢？至於那人貧志短，馬瘦毛長，又說，饑寒起盜心，那本是下流之輩，蔣五爺是什麼樣的英雄？餓了三天，走道兒就彎著腰了，躺在廟台上，心中思索：「臨下山的時候，恩師囑咐我，不叫我當街賣藝，要是許我賣藝，就憑我這一身本事，棍也有，劍也有，扔在地上，一天我也能弄幾兩銀子。若以偷盜論，像我蔣伯芳能有日行千里之技，盜取杭州的銀子易如反掌。」讀者問道，蔣五爺日行千里，杭州距萬笏山有多遠呢？

列位，蔣五爺走的是水路，僱用船隻，腰裡頭沒有什麼盤費錢，車船店腳，這宗生意在昔日時最難做不過，不是故意的欺凌旅客，就是繞彎愚弄行旅，蔣五爺又沒出過門，長到十八歲，方才下山，猶如白面書生一般，在路途之上應當花十個的，蔣五爺就得花十五個，所以到了杭州地界，盤費就沒有啦。在廟台之一夜無眠，不知所以，又不敢賣藝，又不敢偷盜，不啻釜中之魚。也是人到難處想實朋，蔣五爺忽然想起當初，在萬笏山時曾有一朋友，此人姓董名世興，在東門外高台階開設同義合雜貨店，我何不前去訪問？果有此人，或可暫濟燃眉，借些路費，好夠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。

蔣五爺一夜無眠，心中亂自打算，忽聽金雞報曉，東方發亮，晃悠悠打廟台階上走下來。走了不遠，見有一個擺攤的山東人，蔣五爺來到攤前，一看那擺攤的山東人，手中拿一個鐵片尖刀，在石頭上磨呢，見蔣五爺到了攤前，那山東人問道：「你買俺磨的這把刀嗎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不買你的刀，我賣給你一條棍。」蔣五爺手擎亮銀盤龍棍，說道：「賣給你這條棍。」山東人一接棍，沒接住，噹的一聲，掉在塵埃。山東人將眼一瞪，說道：「是鐵棍啊？不要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少賣倆錢。」山東人說道：「白給俺也不要，我沒錢僱人搭棍。我賺二百錢，還留著一家大小吃飯呢。」蔣五爺打了一個唉聲，彎著腰又向前走去。工夫不大，來到東門外一帶，一打聽董世興，有人說：「開了大銀樓緞店啦，已不在此開雜貨店了。」

蔣五爺無法，又向前走去，走到鬧市街前，見有一家古玩鋪，蔣五爺走到台階之上，進了櫃門。那站櫃的是一位山西人，看他外表，長得挺漂亮，叩其中空空如也。此人問蔣五爺道：「壯士找人嗎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不是找人，我賣給你一口傢伙。」

蔣五爺美玉臉通紅，將寶劍遞給山西人。山西人接在手中，拔不出來，山西人遂說道：「此劍都鏽住啦。」蔣五爺答道：「你豈不聞：匣中寶劍不用磨，勸君休娶二姣娥。園中有井防墜落，後戶謹記別通河。僧道尼姑休來往，堂前莫走賣花婆。諸公切記世間事，積善人家福壽多。掌櫃你不知此劍來歷。」說著話將劍接到手中，左手一按繃簧，右手一拉劍把，一道閃電，霞光奪人二目。老西說道：「啊，你真有耐心煩，磨得真亮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我路過此地，沒有盤費啦，我故此賣心愛的寶劍。」老西問道：「你要多少錢？」蔣五爺答道：「我要五十兩銀子。」老西說道：「五十兩銀子，打口銀劍，包口金劍。你搶古玩鋪就完啦，何必賣劍呢？」此時就見櫃房內茶青單簾一起，出來一位老者，青透地紗馬褂，茶青兩節大褂，手拿團扇，口中叫道：「李掌櫃你又跟誰吵嘴？一天淨是你和買主打吵子。」李老西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你看看這口劍，他要五十兩銀子，窮瘋啦。」老掌櫃接過寶劍，用手指一彈劍柄，就聽噹啷一聲響亮。老掌櫃的打量蔣五爺，四楞抽口青布壯帽，青布褲褂，白襪雲鞋，臉上看，眉如彎月，目若朗星，兩耳垂輪，一位美貌的少年，好似方出門的大學生。老掌櫃的問道：「少壯士，此劍是一口是兩口？」蔣五爺答道：「就是一口。」

掌櫃的說道：「惜哉惜哉。此劍乃是一對，雌雄陰陽分兩口，此劍剩了一口，陰陽不合，雌雄兩分，若是兩口，二百銀子可賣。少壯士，我給你三十兩銀子。我也不按鋼的買，若是按鋼的買，可就不值那些錢啦。少壯士如其不賣，你拿到別家再賣，若有三十兩價錢的，回頭我給你五十兩銀子。」蔣五爺聞聽老頭將劍的來歷說得明明白白，有心不賣，肚子裡餓，大英雄長歎一口氣道：「掌櫃的，你將劍放在一旁，遲十天半月我再來取劍。」掌櫃的擺手說道：「少壯士不懂買賣規矩，我們收下貨物，號上條子，放在架子上，明天就許有主願出重價買去，三十兩買的，我們就許號八十兩、一百兩。若買了貨不上架子，被同業的知道了，一倍罰百倍，還得請同業吃酒賠不是。我們這裡比不了當舖，係上號頭，你可以憑票贖回。」五爺聞聽，不由得心中難過：此劍再無回歸之理。心中說道：「恩師，我要餓死，此劍也得落於別人之手，弟子實出於無法了。」英雄思索至此，長歎一聲，一跺腳，地下方磚踏碎。李老西叫道：「我的親娘祖奶奶，你要拆我們的古玩鋪呀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李掌櫃不要大呼小叫，這位壯士是好武之人，碎了一塊磚不要緊的。」就聽有人說道：「喝，真有力氣，一跺腳方磚碎了。」

掌櫃的說道：「壯士如不欲賣，請到別家走走。」說著話，掌櫃的回頭上櫃房裡面去了。蔣五爺此時站在櫃台外面發怔，掌櫃的又打屋裡出來說道：「少壯士真走時氣，我們這裡有一位串門子的綢緞銀樓的東家，聽說少壯士困住，周濟你三十兩銀子盤費，可沒有我們萬聚號之事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將大德的君子請出來，我當面致謝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人家不在謝與不謝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大禮不能越過。」掌櫃的一看蔣五爺是個志誠君子，遂叫道：「董老爺，你出來吧！這位少年要當面致謝。」就見茶青色單簾一起，一股異味清香。列位，男子哪有脂粉味？原來是沉香十八子的氣味兒。五爺一看，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年，遂控躬躬身說道：「仁德君子周濟我落難之人，敢問君子貴姓高名？請道其詳，我倘有寸進，必當答報大恩大德。」董世興道：「壯士，須些小事，何足掛齒？我當初也打難處經過。」蔣五爺道：「仁君子，如不說出名姓，我寧可窮困死，我不能要你銀子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董爺，壯士乃是志誠君子，我告訴這位壯士吧。姓董名世興，這位董爺是綢緞店銀樓的東家。」蔣五爺一聽，上下打量道：「原來是兄長。」

還認識小弟嗎？」董世興說道：「我看看眼熟，不敢相認。」

蔣五爺道：「你可發財啦。小弟乃武昌府江夏縣，萬笏山松竹觀的蔣伯芳。」董爺說道：「五弟，算我不是。掌櫃的別秤銀子啦！我弟兄當年曾開談過，肩膀齊了為弟兄，要有窮的便不是朋友了。今日五弟故意打扮的窮樣，前來和我取笑。這是我的東家，五弟快去家走吧。」

董爺在先，蔣五爺在後，出了古玩鋪，蔣五爺餓得彎著腰，慢慢而行。董爺叫道：「賢弟，我也給你娶了嫂子啦，三處生意，上下二百來位同事的。五弟之恩，哥哥豈敢忘記？皆因我打算秋後買賣稍閒，我再去武昌府接你。咱哥倆雖是沒打一個娘腸子爬出來，猶如親弟兄一樣，我敝親給我銀子作的買賣，我的敝親無兒無女，這個生意就如同咱兄弟二人的一樣，比如說買賣要值五十萬整，咱哥倆每人二十五萬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家中離此多遠？」董世興說道：「在蘭竹巷。」走了有三四里地，來到一個巷口，清水脊的房子，門外栽幾種小門槐。

北京的俗語，樹小新房畫不古。您要看清水脊的新房，門前小樹不高，屋中必是掛新畫。老財主則不然，門前樹大蔭涼大，房子也是舊的，書房畫也是舊的。閒言少敘，董爺用團扇打門環，叫道：「劉媽媽開門來！」就聽裡面有人說話：「大爺回來啦？」董爺答道：「回來啦。」雙門開放，劉媽問道：「這位是誰呀？」董爺說道：「這是我盟弟。」弟兄二人進了門，蔣五爺一看，四合房子，上房五間，高垂細竹簾，天棚下養魚缸，奇花異草，很是雅觀。董爺喊道：「娘子出來，與盟弟會見！」就聽上房屋中答道：「哪位盟弟？」董爺說道：「我常跟你提念的盟弟蔣伯芳。」蔣五爺一看，出來一位十七八歲的少婦，姿容秀美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紅粉佳人真可瞧，粉面桃腮楊柳腰。身穿衣裳是錦繡，窄窄金蓮裙下飄。董爺叫道：「娘子，這是五弟。」又叫道：「五弟，這是你嫂嫂。」娘子道了個萬福，遂問道：「你好。」蔣五爺控背躬身叫道：「嫂嫂，可好？」弟兄遂向堂屋走進，婆子掀起簾子，弟兄前邊走，娘子後面跟隨。蔣五爺一看屋中陳設雅致，花梨紫檀的家具，非常講究。董世興與蔣五爺分賓主落座。娘子在東面幾凳落座，董爺說道：「娘子不要謙遜，這如同我親兄弟一樣，不必拘束。」

董爺的岳父家姓王，王氏娘子遂叫道：「劉媽，給五爺沏一壺好茶來！」工夫不大，將茶獻上，蔣五爺喝著茶，直皺劍眉，肚子裡三天沒吃東西了，茶倒好喝，肚子難受，釀茶衝得蔣五爺肚子裡咕嚕咕嚕的直響。王氏杏子眼一轉，叫道：「五叔，大概沒吃飯吧？」這一句話問得五爺美玉臉通紅。按說到了高親貴友家，沒吃飯也得說吃啦，蔣五爺餓了三天啦，大丈夫饑餓難挨，遂答道：「還沒有吃呢。」王氏娘子遂叫道：「劉媽！五叔不是外人，若是外人就到外面飯莊子去吃去。既不是外人，就在家中隨便用點酒也就行啦。你給溜個腰花，炒個肚絲，配倆涼碟，燙兩壺乾酒。」劉媽手是真快，工夫不大，將桌子擺好，菜也端上來了。王氏娘子遂手提酒壺說道：「我敬五兄弟一杯酒。」五爺說道：「嫂嫂，我不會吃酒。」王氏娘子說道：「不要客氣，你還拿嫂子當外人嗎？你弟兄如親手足一般。」

蔣五爺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廟中不叫喝酒。」董世興也想起廟中不叫飲酒了，遂說道：「五弟是不喝酒，你我二人喝酒，五兄弟吃吧。」劉媽遂端來四碟蒸食，五爺一看，四碟蒸食，還不夠半頓呢。王氏娘子杏子眼一轉，看得明白，蔣五爺不是買主，是吃主。遂又叫道：「劉媽，將那四碟蒸食也端來！」劉媽又將四碟蒸食擺在桌上。蔣五爺狼吞虎嚥，吃了八碟蒸食。

王氏娘子又要叫劉媽端蒸食，蔣五爺說道：「小弟飽了。」劉媽端上漱口水，都吃完了飯，說會子閒話，董世興遂說道：「五弟好清靜，後院收拾乾淨，就叫五弟在後院休息吧。」弟兄二人遂夠奔後院，有東房兩間，屋中潔淨雅致，床帳鮮明，董爺說道：「賢弟，咱弟兄身材不差多少，我看看你的鞋多大尺碼？」

劉媽給沏過茶來，蔣爺喝著茶，董世興說道：「五弟風塵勞苦已極，就自己喝茶休息吧，劉媽沒事別到後院。」董世興到鋪內，帶領著學生意的到了新衣莊，買那粉蓮色吉祥白的幾件大氅。在那個年月，好武的甚多，董爺知道好武之人穿衣的樣式，董世興又將小衣服買了幾身，十字綵英雄帶，絲線帶子，到帽鋪中又買幾頂壯帽，大鞋鋪買了幾雙蒸雲快靴、福字履、緞鑲緞的鞋、白綾子襪子。一切置備齊整，打發學徒的先給送至家中，叫蔣五爺沐浴潔身，更換衣巾已畢，又同董世興來到緞店，後領了掌櫃的及同事的，都叫到了蔣五爺面前。董爺對大眾說道：「咱的財東就是這位蔣五爺，所有血本都是他老人家的，我們哥倆是拜兄弟。」董世興將櫃上同人等，都給蔣五爺介紹完了，又打發年輕學徒的叫了裁縫，連夜給五爺先做兩箱子大小衣服。兩個緞店一個銀樓，五爺用什麼都隨便，又叫同事的到萬聚號取幾樣成色好的刀槍。不到五七天，又給蔣五爺收拾兩間書房，文武書齋。董世興對待蔣五爺無微不至，每日共桌而食。

這日二人正在吃飯之時，董爺叫道：「五弟，要有大戶人家的姑娘，品貌俊美的，叫你嫂嫂相看，給你定下親事，辦完事之後，愛與哥哥同居，就在此院內；不欲住在一個院內，就在花園內另蓋房屋，樣式由兄弟你自己出。」五爺聞聽暗道：「哥哥雖然好心，你哪裡知道，我正練金鍾童子功，焉能夠娶媳婦呢？」五爺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兄長，我們練武的人，非過廿歲不能娶妻。並且我還不能在兄長家內久住，我本是尋找師兄，路過此處。」董爺問道：「五弟，但不知令師兄何人？」

五爺答道：「現在江蘇開設十三省總鏢局，姓勝名英字子川，號稱神鏢將。」董爺道：「此人不是一位老者嗎？怎麼是你師兄呢？廟中那位黑鬚的不是你師傅嗎？怎麼徒弟倒比老師還大呢？」五爺道：「勝三爺還是我的三師兄呢，我大師兄都八十餘歲啦，二師兄七十餘歲，乃是道者，四師兄弼昆長老與我勝三哥歲數不差上下。我老師艾道爺乃是返老還童，鬚鬚頭髮由白而變黑，現在成了劍客，一百餘歲之人了。我老師派我出廟找我勝三哥，做些替天行道、剪惡安良、行俠仗義之事。」董爺道：「賢弟，我盼你如天神似的，將你兄弟盼來，好容易見了面，你又要走，是萬不能的。現在有一宗綢子，非我親身去辦不可，我現在就要起身，還得賢弟你給我照看生意呢。候愚兄辦貨回來，也不能就叫你走，我跟賢弟提過，這三號買賣就是咱們兩人的，雖不能同生，但願久住一處。明天我撥兌銀子，後天我就要起身，咱哥倆如同親弟兄，該喝茶叫你嫂嫂或叫婆子沏茶，該吃飯叫她們給預備飯。」董爺又叫道：「娘子！我與五弟雖非一母所生，如同親手足一樣，我走後千萬不許慢待了。」囑咐再三，是日董世興遂辦貨去了。

一早起身，王氏娘子見丈夫走後，叫道：「五爺！今天早飯得喝點酒吧？」五爺道：「小弟一滴也不能喝。嫂嫂我今天也不能在家中吃飯，三號買賣，俱都吃喝隨便。」王氏娘子含笑說道：「五兄弟，你哥哥在家你就在家吃飯，你哥哥不在家，五兄弟你就往外去吃飯。你哥哥回來，必要問我，你看他文質彬彬的，他脾氣很大。你還看不出來？你要一到外面吃飯，嫂子我就擔了不是啦。」蔣五爺怕辜負嫂嫂美意，遂在家中用飯，王氏娘子告訴婆子預備了兩份杯箸，放在一張桌上。蔣五爺叫道：「嫂嫂！你在炕桌上吃，我在八仙桌上吃。」王氏娘子笑嘻嘻地答道：「家無常禮，何必兩桌吃飯呢？」王氏讓之再再，蔣五爺年輕，心中甚為不安。酒菜擺齊，王氏娘子指使劉媽向外邊買東西，劉媽走後，王氏娘子說道：「五弟，今天嫂嫂給你滿一杯。」美英雄站起身軀說道：「小弟滴酒不能下嚥，請嫂嫂自飲吧。」王氏娘子說道：「五弟，一人不喝酒，二人不要錢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小弟實在不能飲酒。」蔣五爺說了幾句閒話，王氏自己飲酒。你道，蔣五爺頭一次與王氏見面時，王氏就有愛惜之心，後來蔣五爺又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王氏看著更俊美啦，腹內早懷邪念，恨不得其便，今乘董爺辦貨出外，婆子又是王氏的心腹，早已不言而喻。王氏借著酒興，眉目傳情，蔣五爺正顏厲色，佯作未知。王氏又問道：「五弟今年多大歲數了？」蔣五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小弟今年十八歲了。」王氏聞聽，笑道：「咱倆同庚啊，你哥哥比咱們大一歲，他十九歲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二人結拜時他十六歲，我十五歲。」王氏又問道：「五弟，人過青春沒有少年，大兄弟你辦了喜事沒有？」蔣五爺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嫂嫂，我是廟裡的道童，身入玄門，不許娶妻。」王氏說道：「怎麼諸葛亮還招親呢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不懂得。」王氏又說道：「和尚老道還有外家呢。」蔣五爺答道：「我更不懂。」王氏又說道：「我許配銀樓掌櫃的為妻，他不明白世故，你看看我押帖的這副鐲子，都老的掉了牙啦，五弟你看看。」說著話，一挽桃紅袖口，露出赤金鐲子，叫道：「五弟！你看呀。」玉腕雪白粉嫩，好似打了皮的藕棒兒一般。蔣五爺搖頭道：「我更不明白這個。」王氏一下腰又將玫瑰紫的裙，掀起來道：「五弟，你看看嫂嫂的鞋，是我自己做的，巧不巧？」五爺道：「這我更不曉得。」王氏說道：「五弟，你都不曉得，你給我打一副鐲子行不行？」美英雄答道：「等我哥哥辦貨回來，你點出樣來，叫我哥哥給你打去。」王氏說道：「這宗事別叫你哥哥知道，咱二人暗含著就辦啦。」五爺說道：「我手中沒有錢。」列位，婦人不可嗜酒，都說賭博為淫盜之媒，美酒更為誨淫之物。董世興十九歲，文質彬彬，怎麼婦人還能有邪念呢？列位，人要是走正道，對於色上就差啦，董世興是三號的買賣東家掌櫃的，本來沒有這些閒心。若是才子，必用心文章詩賦，對於愛情不大親近；若是貪賭之人，晝夜豪賭，對於色上也是很輕的。婦人好貪風流，因此看見蔣五爺太陽穴凸著，胸脯翻著，細腰窄背，她可不知道蔣五爺是一位人中豪傑，不但堅壯，並且能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牛回。婦人百般調笑蔣五爺，蔣五爺佯作不知，王氏遂上前奔五爺而來。蔣五爺一看神氣不好，站起身形，一拍桌面，桌上的陳設幾乎都碎了，蔣五爺並沒用力，要是用力桌子就碎了。蔣五爺一轉身形，說道：「嫂嫂喝醉了，從今後不與嫂嫂共桌吃飯。」蔣五爺走後，王氏坐在太師椅上，雙手捋定膝蓋，心中暗道：「蔣五爺莫非是呆子？憑我這樣的姿色，就打不動他的心腸？」不表王氏胡思亂想，單說美英雄走出去，來到書房，稍微坐了一會，心中異常煩悶，遂出離了董宅，夠奔西湖。路過斷橋亭，五爺懶觀西湖之景，心中思索：「董兄是大仁大義，知恩報德。像

我兄長文質彬彬一個書生，娶了這樣不賢之婦，恐怕被婦人所算。唉，我是幫腔的上不了台，管他那些呢。此時我也不能走啦，我游完西湖，或去緞店吃飯，或到小館吃飯，單等兄長歸來，我早離他家，是為上策。」五爺一邊走著，一邊思索避免嫌疑之計，游完了西湖，到櫃上吃飯，叫學生意的給買了一個鎖。五爺從此每日掌燈之後回歸董宅，每日清晨起來，王氏還未起床時，五爺遂起來，將後宅門一鎖，歸綢店吃飯，日日如此，才引出來一段姦夫淫婦的笑話，五爺代兄化嫂出了人命，鬧得杭州天翻地覆。

這日晚間，天交二更之後，五爺在書齋觀看聖經賢傳，美英雄心驚肉顫，放下書本，紮綁停當，佩帶寶刀，來到院中舞了一回八仙劍。驟然間看盟嫂房中燈光異常明亮，美英雄收住了招數，忽然又聽房中有人咳嗽，五爺心中思索：「莫非兄長回家了？怎麼不來見我呢？」想罷，將寶刀還匣，來到後窗戶外。五爺思索：「若濕破窗紙，就失了自己的身份，暑熱天氣，盟嫂就許未穿上身的衣服。」於是蔣五爺側耳細聽，一層窗紙之隔，就聽婦人說道：「少爺，你怎麼不言不語？你要願意與我作長久夫妻，可以從我之計；你要不願作長久夫妻，打這兒一刀兩斷，從今後你就不必來啦。」就聽男子答道：「娘子，你我自從見面之日，如膠似漆，我一時見不著你，就茶飯難咽，為何說這斷情絕義之話呢？」又聽婦人說道：「我們那口子現在出外辦綢緞，一二日就要回來啦，他要是回來時，你在哪裡擺呀？你要願意作長久夫妻，明天早晨我給你幾十兩銀子，你多買點砒霜毒藥，我丈夫現在又招來一個無知的朋友，不知道餓了幾天啦，餓得彎著腰來的，此人姓蔣名伯芳，在我們家吃了飽飯啦，飽暖生淫欲，前者他還調戲我，我抽了他兩個嘴巴子，天天也不敢見我，掌燈回來歸後院書房睡覺，早晨起來就走。多買點毒藥，我給他沏茶送去，我給他一個好看，給他將茶滿上，他必然不疑，喝下去一死，花幾兩銀子僱幾個窮漢，弄一口薄皮棺材裝好，搭到城西空地一埋。我那丈夫是外來的，此處也沒有近門當戶，他回來時，我先將他灌醉，然後酒裡也給他下上毒藥，他要死了，我就假裝披麻帶孝痛哭，有人問時，我就說他辦貨回來，他中了陰寒啦。將他發送了，這三個買賣連住宅，都歸大少爺你。」那男子說道：「人命關天啊。」婦人說道：「你要怕人命關天，咱們就一刀兩斷。」男子又說道：「我豈能辜負娘子的美意呢？明天多拿倆錢，砒霜是很貴的東西。」蔣五爺聞聽，不由得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，就要拔劍。蔣五爺又一想：姦夫淫婦謀害本夫，於我何干？方然思索到這兒，自己又暗暗叫道：「蔣伯芳！你若這樣想就錯了。董世興待我蔣伯芳是何等的恩高義重，豈能視同旁人？」小豪傑二次按劍把，寶劍離匣半尺有餘，要躡過房去，進屋殺那姦夫淫婦。美英雄方要下手，又想起了老師之戒，凡事必要三思而後行，如果我盟兄回來時，家中出了人命，官面要檢驗，我兄長乃是體面之人，必然羞臊難當，難以生活，如此豈不是害了吾之盟兄？我必須想個萬全之策，叫我兄長不能現丑，給我盟嫂打斷了姦夫。英雄遂壓下心頭之火，轉身形夠奔書房，自己坐在書房之中，思想多時，主意拿定。打一盹睡，天交四更時分，出了書齋，縱上盟嫂臥房，單等姦夫走時，跟下去辦事。

就聽盟嫂房中隔扇一響，看見男女二人，拉拉扯扯，一陣涼風將婦人披著的斗篷吹開，內現銀灰色的衣服。行俠作義之人最忌看婦人的小打扮，蔣五爺遂扭頭不看。姦夫淫婦走到大門道，有不忍割捨的景況，婦人說道：「大少爺留神懷中的銀子，我怎麼心驚肉跳？這七八天的工夫，許是累的。」男子說道：「我也覺著坐臥不安呢，是何緣故？銀子倒不要緊。」說著話，男子出了大門，王氏將門上好，回歸自己屋中休息去。

小豪傑在房上看得明白，姦夫不走大街，直奔小巷，蔣五爺躡房越脊跟下來了。原來，此姦夫乃是杭州落魄的財主，他將家當花盡，學了這麼一宗能為，他要看見水性楊花的婦人，他必然有手段達到目的。單說穆大少爺走著道兒，心中暗想：每夜婦人必給我幾兩銀子，他箱子裡的衣服隨我使穿，我這才叫豔福不淺呢。心中胡思亂想，已經走到西北城角牆根底下，就見樹林中縱出一人，手拿寶刀，霞光閃閃，冷氣森森，一聲喝喊：「站住！」穆大少爺正在心滿意足，一見此人，不啻半空打了一個雷似的，遂說道：「城內你敢斷道劫人嗎？」蔣五爺聞聽，唾了穆大少爺一口道：「天氣尚早，你來此何為？」

穆大少爺說道：「我跟我親戚一塊喝了幾杯酒，故此這般早便回家了，因為是酒興，要不然我就住在親戚家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與董世興之妻有染，要謀害本夫及外來的朋友，我都聽見了。告訴你吧，他那朋友就是我。」穆大少爺聞聽，嚇得急忙跪在就地連連叩頭，如同小雞兒啄米一般。蔣五爺說道：「你與王氏是誰給介紹的？由何日有染？你要說了實話，萬事皆休，饒你狗命。」穆大少爺說道：「大太爺，皆因為那一日我遊玩街市，見一婦人在門前買花，婦人與賣花之人取笑，我在旁邊觀看，婦人看了我幾眼，含笑而去。婆子出來送錢，我一看那婆子原來認識，我遂問劉媽，此家是幹什麼的？劉媽告訴我是綢緞銀樓東家娘子。我遂托劉媽給我成全，並給劉媽一錠銀子，劉媽應許給我成全好事。也是事逢恰巧，因婦人的丈夫出外辦貨，晚間我跟劉媽入了那院子，我藏在一間空屋子內，劉媽用語一勾引婦人，劉媽又將我暗暗帶到娘子屋中，因此我二人有染，今天才七八夜。」蔣五爺聞聽，哈哈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姦淫人家婦人，又要謀害本夫，還要謀害人家的朋友，你是可殺不可留！」蔣五爺一個殺字未曾出口，寶劍一裹手，穆大少爺頭屍兩分，蔣五爺向外一縱，抬腿擦劍，然後將寶刀還匣。

穆大少爺死後，蔣五爺走到死屍跟前，用手指沾血，寫在穆大少爺衣服之上，寫得是：「此小輩姦淫良家婦女，俠客憤怒，仗劍而誅之。」蔣五爺寫罷，轉身形要走，又想起姦夫囊中尚有銀兩，五爺將銀子取出，從原道回歸董宅後院。

進了書房，蔣五爺寫了一封書信，封好了，又將自己衣箱打開，連做的衣服帶買的衣服，將心愛的粉蓮色、銀灰吉祥白的挑選了四身，英雄帶十字鞋絨襪等物取了兩套，打成卷，用油綢子一包，盤龍棍用青紗纏好，書信帶在囊中，又取了三二十兩散碎銀子，不開後門，越牆而出。天光已然微亮，來到緞店門口一看，還未開門，蔣五爺來回的走了幾個彎，緞店這才開門。蔣五爺進了屋中，大眾一看問道：「五爺今天怎這般的早？」五爺說道：「心中煩悶。」說著話走到櫃房。掌櫃的問道：「五爺有什麼急事嗎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茲因十三省鏢局子現在給我帶來一信，因有要事趕奔十三省鏢局，東家回來時，就說伯芳臨行倉卒，不及面辭，我這裡有書一封，請交東家。」

掌櫃的說道：「你要多少盤費錢呢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三二十兩散碎銀子足矣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你必須多帶點盤費錢，東家回來，也好放心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太多了份量重，我也嫌累贅。」

蔣五爺走後，董世興回到櫃上，掌櫃的將信交與董世興，董世興拆書一看，上寫道：「世興盟兄大人台覽：小弟有要事去江蘇，臨行倉卒，不及面辭，殊為歉意。嗣後兄不可遠離家鄉，劉媽萬不可用。客言不敘，後會有期，此請大安。」董世興看完書信，痛哭不止。

單說穆大少爺被殺之次日，地方早報告了官面，官面驗屍，本城人都認識，乃是穆大少爺被人殺死。穆大少爺的老娘聽得凶耗，跑到屍場，撫屍痛哭，死過去三次。眾人並且傳說，穆大少爺衣服上有字，上寫：「此小輩姦淫良家婦女，俠客憤怒，仗劍而誅之。」王氏娘子在家聞聽，暗中痛恨叫道：「老五你可太狠啦，但是這件事，我還不能聲張。」王氏又一轉想道：「蔣老五你還算有點情面，不然，你將我殺了也是白殺。」王氏想至此處，自己叫自己：「王氏，王氏，你娘家也是書香門第，丈夫是買賣之家，董世興儀表不俗，有何辱沒於你？你偏作此下賤之舉。」由此王氏痛改前非，與董世興安心度日。且說董世興看完書信，回到家中先將劉婆辭去，大鬧王氏一場，王氏自己知事情做錯，俯首不敢辯論，痛哭哀求丈夫。三年後王氏娘子產生一個男孩。蔣伯芳一出世便將淫亂的盟嫂感化成了正人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蔣五爺懷中盤費充足，自己在路上恍然大悟，心中暗道：「拙哉蔣伯芳，州城府縣，都有鏢局子，前者之挨餓，我為何不投鏢局子呢？我真乃愚人也。」蔣五爺走到天色將晚，來至熱鬧城市，見有鏢局子，蔣五爺遂道了辛苦，口中說道：「眾位鏢頭，在下因趕路甚晚，我要在貴鏢局借住一夜。」鏢頭問道：「你是那一門之人呢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別提門戶，十三省總鏢局的鏢頭勝英是我三哥。」這位鏢頭聞聽，上下打量蔣伯芳，遂說道：「你別找我的便宜吧，勝三爺是我師爺。」蔣伯芳說道：「一點不假。」鏢頭說道：「咱倆遞遞手吧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好好。」二人一遞手，這位鏢頭就開了一個仰面朝天，蔣五爺趕緊攙起道：「鏢頭滑倒下了。」這位鏢頭聞聽，臊得面紅過耳，就將蔣五爺讓到裡面。蔣五爺問道：「此鏢局哪位是總鏢頭？」這位鏢頭答道：「你怎麼明知故問啊？有名的人物都被勝三爺請了赴會去了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何事赴會？」這個鏢頭答道：「只為蕭金台的

賊人盜皇家的萬壽燈，將勝三爺告啦，賊人在蕭金台邀勝三爺赴會。」蔣五爺聞聽道：「好一個大膽的賊人，欺壓鏢行，藐視王法。賊人之中哪一個是我勝三爺的硬敵呢？」這個鏢頭答道：「有一個蓮花峪的林士佩，專與勝三爺為仇作對。自蓮花峪被勝三爺掃平之後，此人打了一個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鑽，專克這群老英雄的兵刃，三隻點穴鏢，十二顆鏢槍，可稱百發百中。」蔣五爺聽完了，俱都記在心頭。住了一夜，第二日起身，天晚時遇鏢局住鏢局，無鏢局住店，在路途之上，所聽說的俱是林士佩與勝三爺為仇作對之事。沿途之上，非止一日，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我若見我諸師兄時，我非找林士佩小兒不可。」

蔣五爺這日來到十三省總鏢局，問道：「辛苦眾位，這是十三省總鏢局嗎？」趙子手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。你找哪一位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找勝三爺、諸葛道爺、弼昆長老。」

趙子手道：「鏢行主要之人，俱往蕭金台赴會去了。」說著話，把五爺讓到裡面，預備了飯。蔣五爺喝茶吃飯完畢，遂問了問蕭金台的去路，趙子手指明白路徑，蔣五爺把小包裏一提，奔蕭金台而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到蕭金台頭道山口，雙手合著盤龍棍，一下腰進了山口，一條棍掄起，打得三道山口的嘍卒們紛紛逃命，越過前寨，奔聚義廳，要棍掃群雄。

且說林士佩目中無人，藐視蔣五爺。蔣五爺的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掄起亮銀盤龍棍，照定林士佩就砸。林士佩見棍來至切近，將身形一閃，閃過了棍，用狼牙鑽向上一繃，就聽噹啾啾一聲，火星冒起多高，林士佩倒退了兩步。列位，林士佩是文武奇才，他一見蔣伯芳時，他以為那條棍是竹子的包銀皮呢，及至動上了手，他先將身形閃開，然後向上繃棍，這就是學問的地方，若不將身形閃開，繃不出棍去，必有性命之憂。五爺裏手又是一棍，林士佩立著鑽向外一挑，又橫行了兩步。蔣五爺鳳凰單展翅又奔林士佩打去，林士佩仍然用鑽擋棍，三棍過去，林士佩膀臂發麻，心中暗暗吃驚：「十七八歲小兒，有這麼大力氣，可稱神童也。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！」列位，林士佩因為戰了道爺百餘回合，又戰勝爺百十餘合，故此三棍膀臂發麻，若是頭一陣與蔣五爺戰，三棍絕不至於發麻。

蔣五爺施展八八六十四棍，你道哪六十四棍？亮銀神棍達摩傳八棍、出手棍火燒天八棍、前八棍風雷震動、後八棍斗轉星移、盤龍棍珍珠佔地八棍、抱月棍老君坐禪八棍、護身八棍隨身亂轉、得勝八棍妙法無邊。八八六十四棍沒贏了林士佩，蔣五爺一怒，一縱身撒手拋棍，一丈有餘，繞體彪軀一縱，將棍抄回，改為行者棒。三百八十四棍進手招，銀蛇亂躡，玉蟒翻身，金龍出水，擺尾搖頭。劍客站在桌上站著觀看，叫道：「諸葛二弟，弼昆四弟，你看老人都偏著年幼的，我的行者棒沒有學全，你看五弟將行者棍學得精妙絕倫。」諸葛道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，你偌大的年紀還咬牙咬嘴，五弟這是棍使一招熟，老哥哥的絕藝，誰人能比？」劍客不語。此時勝三爺看得真而且真，叫道：「五弟！但得容人且容人。林寨主是南七省出眾的人物，棍是點到而已，不可下毒手。」蔣五爺行者棒打了六十餘棍，林士佩衣巾濕透，熱汗直流。林士佩向南，蔣五爺向北，二人一錯身，蔣五爺用一招葉裡藏花甩手棍，蔣五爺有心照定林士佩後心打去，因為勝爺說點到而已，蔣五爺遂照膀背打去。林士佩要用蘇秦背劍擋棍，林士佩也是累乏啦，鑽沒背過去，耳輪中就聽叭的一聲，一棍打在肩頭下，一道紫崗子一寸多高，林士佩向前一栽，狼牙鑽出手，臥伏在地。人要是砸豆粒大一包，就得疼的亂轉，還得用針挑開出血來。林士佩背後起一寸高一個大肉崗子，直疼得咬牙，汗如雨下。蔣五爺趕奔近前，要兜後腦海一棍，手起棍落，將林士佩砸個腦髓崩流。勝爺一看蔣五爺棍要落下，勝三爺一縱身軀，伸左手托蔣五爺的腕子，右手托棍叫道：「五弟不可！林士佩是當世的英雄，五弟後退！」

蔣五爺不敢違背，遂退將下去。勝三爺將林士佩攙起來道：「我五弟年輕，誤傷貴體。」林士佩只疼得混身立抖，不能答言。

早有人攙到西廊下，萬丈翻波浪韓秀用匕首刀將林士佩英雄帶挑開，又挑破了衣服，又用匕首刀挑開紫肉崗子，老道七星真人端過一個茶杯，接了多半杯黑血湯子。

神鏢將勝三爺回到東廊下，蔣伯芳這才拜見眾師兄。葉伯廷遂挨著次序，給五爺引見眾俠客義士，黃三太太眾又拜見五師叔，金頭虎捧鼻腳說道：「這是我的五師叔，不是你們的五師叔，棍打林小子，可給我報了仇啦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五弟何以來遲呢？老兄弟都到了好幾日了，你怎麼今天才來到呢？」

五爺聞聽，就將路過杭州與盟兄相遇，蒙董世興款留，情不可卻，故此在杭州遊覽幾日，故此來遲。並不提及盟嫂下賤之事，背地不言友。「我到鏢局時，知道你赴蕭金台之會，但不知珍珠燈盜出來沒有？」勝爺叫道：「五弟，先是十陣賭輸贏，咱們贏了四陣，又作為罷論了，又要三天三夜盜燈。我有一個盟弟，叫歐陽天佐，應允代兄盜燈，三天三夜之期看看已到，現如今三天兩夜，這又到了二更天啦，等到東方發曉時，就算過了期啦。愚兄就得投案打官司，你歐陽兄這時還不照面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西廊下是綠林道的人，東廊下是鏢行之人。但不知西廊下有多少位綠林中的魁首？」勝三爺答道：「不過三百餘人。」五爺說道：「小弟憑一條亮銀盤龍棍，要將群寇一網打盡，何愁萬壽燈不能到手？」五爺將此言說出不大要緊，西廊下眾群雄中，先惱怒了台灣省的三千歲曹士彪。那曹士彪不亞如猛張飛，大聲說道：「請來的也要拿住？」叫王官遞過擂鼓點金錘，蓮花湖有八大錘四猛，黑水湖大英雄曹榮曹子山，澎湖的王忠抄起一對紫金鞭，巢湖李豹亮出護手紫金鈎，蕭玉台的袁龍、袁虎亮出四隻青銅錘。東廊下孟金龍叫道：「窮哥哥！賊東西要群毆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勝三爺，非你壓不住，你還不說話？」勝爺越眾當先，來在聚義廳當中一站，叫道：「蔣伯芳，金龍，永泰，不許造次，全都後退！真正不知自愛。」語畢，又對西廊下抱拳說道：「眾位高親貴友，我五弟不知始末根由，冒言一句，無心中得罪高親貴友。他說的是盜燈之人，將話說連啦。眾位高親貴友，看在勝英的面上，我給眾位高親貴友賠禮。」勝爺一賠不是，台灣省的二千歲石朗說道：「三弟你可聽見？人家師弟將話說錯，師兄給賠不是，也就行了。咱本是被人請來的，原是客情，為什麼咱們這方面肇事呢？綠林道做的事，不是俱都合乎情理。三弟請息怒吧。」

曹士彪諾諾連聲落座。綠林道大眾一看台灣的人不較量短長，大眾也就都落座了。

勝爺又回頭叫道：「五弟！你才十七八歲，剛才出世，就這樣目中無人。你豈不知寧在人前說不會，不在人前顯奇能？滿招損，謙受益。逞能的人哪有真學問的？強中自有強中手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久後不許藐視一切。」蔣五爺答道：「小弟知過必改，再不敢如此。」列位，五爺怎麼這樣尊敬勝三爺呢？皆因在松竹觀中，艾道爺告訴過蔣伯芳，嗣後見了你勝三哥，他若教訓你，如同師傅教訓你一樣，汝必遵命。西廊下一看勝爺教訓師弟，莫不從中敬服，眾英雄所以俱各無言。惟有蓮花湖的韓秀說道：「林大哥，你怎麼輸的，你知道嗎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愚兄不知。」韓秀說道：「你太輕敵啦，你連氣戰了兩位武藝出眾之人，你又與蔣戰，一個人能有多大氣力？」

林士佩打了一個唉聲道：「天喪我也！兄弟你尚有何策可雪此恥呢？」韓秀說道：「趁他萌芽出土，刈之尚易，若待長成，綠林道無類矣。你在蓮花湖看見過，孟金龍之勇，被我四位兄長車輪戰得熱汗直流，今天咱們還學蓮花湖的故事，叫我四位兄長也車輪戰蔣伯芳。」林士佩點頭稱善。韓秀遂與勝爺說道：「我四位兄長要會會令師弟的盤龍棍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思索：東廊下的群雄都不怎樣啦，惟韓秀必要報復。勝三爺無法，遂叫道：「五弟！蓮花湖的四猛，要會會賢弟的亮銀盤龍棍。」

列位，真是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難移。蔣五爺說道：「他們四個人一齊上來，小弟又何懼戰？」勝爺嘆道：「又來了。」蔣五爺低頭不語。勝爺又說道：「韓家弟兄誰又不知，那個不曉？豈能四個打一個？你這樣卑視人家，正是卑視自己。以後你遇事必是四個打一個。」列位，誰是人物？還是勝三爺是人物，這明明是怕韓氏弟兄一擁齊上，故此用話抬舉韓家弟兄。蔣五爺雙手合著盤龍棍由東向西，金錘無敵將韓忠由西向東，二人夠上步位，錘打怒身式，蔣五爺一橫盤龍棍，鐵門網的架式。

韓忠向後倒退兩步，蔣五爺就勢向前進身，仍用行者棒，接著打林士佩的招數向下使，打到八十餘棍，韓忠氣力不敵，喘吁吁，汗淫淫。勝三爺叫道：「五弟！韓家弟兄也是英雄。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。」蔣五爺與韓忠動著手，二人一錯身，亮銀盤龍棍先點韓忠的小腹，韓忠雙錘向外一繃，蔣五爺裏手一棍，正打在臂膀之上，韓忠雙錘點地，蔣五爺將棍向韓忠後腦海一橫，說道：「毛賊逃命去吧！」韓忠滿面通紅，敗歸西廊下。

二爺韓孝亮八楞亮銀錘越眾當先，說道：「蔣五義士，在下是蓮花湖銀錘無敵將韓孝，奉陪五義士走幾個回合。」蔣五爺舉目

觀看，此人身高六尺半，細腰窄背，頭戴銀灰色壯帽，正當中襯白蓮花一朵，面似銀瓶，方面大耳，銀灰色短靠，白絨繩打十字絆，橫打蝴蝶扣，白雲緞的英雄帶，銀灰的褲子，燕雲快靴，掌中合著八楞亮銀錘，二尺六寸長的亮銀柄，白絲線燈籠穗。二寨主韓孝如若是頂盔貫甲，罩袍束帶，不亞如鍾靈四平山的裴元慶。韓孝向上一進步，雙錘一併，直奔蔣五爺面門。蔣五爺一橫盤龍棍，向外一推，韓孝倒退兩步。蔣五爺向前一進身，蔣五爺行者棒的棍法，接續八十餘招向下使，二英雄戰夠四十餘合，行者棒用到一百二十餘招，蔣五爺用棍一點韓孝右並肩穴，二人一錯身，右手一棍，正打在韓孝的太陽穴，二寨主縮項藏頭法未曾躲開，蔣五爺暗中留情，一抬棍將白雲緞壯帽掃落，韓孝髮髻蓬鬆。五爺說道：「二寨主承讓了。」韓孝臉一發紅，說道：「蔣五義士棍下留情，我韓孝甘拜下風。」

此時又聽西廊下一聲怪叫：「蔣伯芳連敗我兩位兄長，三寨主韓勇前來拿你！」五爺觀看韓勇，古銅色的壯帽，正當頂古銅色蓮花壓頂，青虛虛的臉面，古銅色一巴掌寬的英雄帶，古銅色底衣，青緞子靴子，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。韓勇夠上步位，雙錘悠起，奔蔣五爺左肩頭挾肩帶背砸來。蔣五爺將棍一立，丹鳳朝陽向外一推，噹啷一聲響，韓勇連晃了兩晃。蔣五爺棍重，手活招巧，又接續一百二十餘招往下使，打到一百六十餘棍，韓勇熱汗直流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喘得猶如牛吼一般，雙錘上繃下砸，裡挑外滑。蔣五爺暗中發笑，說道：「蠢賊，我比你力量大，我還怕你繃砸嗎？」蔣五爺一低手腕，棍點韓勇的腎囊，韓勇用雙錘來拿蔣五爺的盤龍棍，八楞錘將棍拿住，韓勇心中說道：「將棍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再一進身，必然得佔上風。」哪知道韓勇推了三次，亮銀盤龍棍紋絲兒不動。蔣五爺一較勁，向韓勇左腿腋下點去，韓勇一退兩退，撲咚一聲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蔣五爺將亮銀盤龍棍，向韓勇頭上一橫說道：「無名的小輩，也在眾人跟前逞能。蔣五爺這是棍下留情，小輩逃命去吧！」韓勇臊得滿面通紅，連頭都沒抬，奔西廊下去了。

此時就聽西廊下又有人怪叫：「小兒蔣伯芳！你敢將我的三位哥哥戰敗，四寨主將你砸成肉泥！小毛孩能有多大的本領？」原來是四寨主韓猛，一邊喊著，自己將雙錘先磕了三磕。

當當當，火星子冒出多高。萬丈翻波浪韓秀叫道：「四哥！你有氣力跟敵人使，先跟自己過不去這是幹什麼？你自己這三錘就如同與敵人戰二三十個回合之力。」韓猛手掌八楞鑲鐵錘越眾當先，蔣五爺一看，此賊頭戴六楞抽口青緞色壯帽，正當頂一朵墨色蓮花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的臉面，頂樑上有一個白圈，練油錘頂頂的，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，弟兄四人，惟他有橫練工夫，刀剝斧砍不懼，身量高大魁梧，半截黑塔相似，不亞如三國時猛張飛，恰似唐朝的尉遲公敬德，猶如梁山泊的李逵。來到蔣五爺跟前，奔右肩頭挾肩帶背打去。五爺合著盤龍棍，用朝天一炷香的架式，向外一繃，噹啷一聲響，火星子冒了三四尺高。五爺一晃身形，韓猛也一晃身形，二人力量不差往來。皆因蔣五爺棍打林士佩，又戰韓忠、韓孝、韓勇三人，再戰韓猛，有點氣力不逮。賊人攔腰又是兩錘。蔣五爺閃身形，用棍一砸雙錘，韓猛縱身形，雙插花照定蔣五爺頂上又是兩錘，蔣五爺用鐵門網的架式，將錘推出去。韓猛是渾人，十二錘換高三棍，未曾跟人家動手時，自己先碰了三錘，見了面右肩挾肩帶背兩錘、攔腰兩錘、雙插花兩錘、自己碰了三錘，共合十二錘。蔣五爺共擋了三棍。毛賊此時震得兩手發麻，心中思索：「小白臉怎麼這麼大的力量呢？」蔣五爺思索：「黑賊真是力大絕倫。」合著盤龍棍，虎口發酸，則可用純熟的招數，不與他碰了。二英雄麻桿打狼，兩頭害怕，就應了錘棍之間不可以力敵啦，彼此都用純熟的招兒。韓猛愈殺愈猛，蔣五爺抖擻精神。蔣五爺是臉白衣服白，兵器更白；韓猛是臉黑衣服黑，八楞鑲鐵錘更黑。蔣五爺白如雪霜，韓猛黑得猶如烏鐵。

二英雄這一場大戰，不亞如玉虎帥巧遇黑煞神。盤龍棍裏住鑲鐵錘，鑲鐵錘裏住盤龍棍，正在棋逢對手之時，蔣五爺一咬金牙，劍眉一豎，心中暗道：「勝三哥直說，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

以武會友，並無仇恨，他弟兄四人，惟有人口出不遜，我不要他的命，我將他廢了，此人力大絕倫，我給鏢行除去一害。」思索至此，蔣五爺遂用上中下絕命進手招三棍，頭一棍子午指南針，正點心口窩，韓猛雙錘向外一推，蔣五爺是真假虛實，玄中妙的招兒，棍略抽慢一點，叫錘碰上棍，隨後丹田氣一提，向上一縱身，棍奔頂梁向下一打。賊人雙錘一併向上用海底撈明月的招，蔣五爺將棍向回一抽，猛賊撈空啦，身形向上一擡，蔣五爺向後一仰身，巧打臥牛式，裏手一棍，打踝骨。這一棒要打上，橫練也蔽不住，准後踝骨斷折。賊人身高，雙錘再下來，可就來不及啦。猛賊真是武學純熟，別看他會打人，挨打也真會挨，使了一個倒擰蘿蔔，一轉身軀，這一棍打在腿肚子之上。要是打硬骨頭上就折啦，大黑腿肚子有半尺餘粗，一棍打上，雖然腿沒折，雙腿肚子凸起了一寸高的肉崗子。賊人疼痛難挨，向前一栽，跌倒在地，用雙錘一點方磚地。五爺將棍在韓猛頭上一橫道：「小兒韓猛，你快逃命去罷！若不是勝三爺慈悲，再再囑咐我棍下留情，不然叫你腦髓崩流！」韓猛站起身軀，哇呀呀的怪叫道：「敗了！」這就是蔣五爺棍掃八大錘。

閱書諸君，著書的一枝筆，難說兩家話，古今未曾見過這樣戰場，八大名山及鏢行的人看著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。此時已經天交五更，五爺戰林士佩時就是二更餘天，又戰韓忠就三更天了，戰韓孝、韓勇時就到了四更，戰韓猛工夫甚大，五更天已過。閔士瓊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不要戰啦！天已五更，珍珠燈未曾盜出。勝老達官聽見五更打過去沒有？眼見耳聞，當有天下英雄，五更天一過，勝老者打盜燈的官司，姓歐陽的自刎在聚義廳前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老寨主自許別位失信，勝英不能言而無信。言定雞鳴東方發曉時為期，現在東方還未發曉呢。」

正在談著話，就聽西北、正西、西南、東南，一片雞叫犬吠的聲音，有老雞叫喚，有小雞叫喚，有大犬吠，有小犬吠的聲音。閔老寨王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金雞已然報曉。」勝爺道：「東方發曉時，在下去北京打官司，珍珠燈盜出來都不要啦。」雞叫後工夫不大，閔士瓊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還等出太陽走嗎？您還不將眾賓朋遣散了？你還叫眾朋友跟你上北京打官司嗎？」勝老者聞聽，心似刀攪，暗暗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！你這壺酒曬的真熱。」勝爺正在為難之際，閔士瓊正在得意洋洋，就聽天棚上銅鐵網一響，說道：「唔呀，老賊不要得理不讓人，三哥不要著急，珍珠燈盜出來啦。」天下群雄仰面向上觀看，就見皮襖馬褂踢踏踏。列位，銅鐵網上有一圓孔，歐陽爺腦袋朝下，手提珍珠燈的龍盒包裹，離地五六尺，來個雲裡翻身，頭向上，腳踏地道：「珍珠燈來也！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不用打盒，過了期啦，金雞叫兩次啦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哎呀，你們是賊使巧計，我叫賊魔，比你們得高一招。你們作賊的有時用調虎離山計，拋磚上吊，我比你們強，不然怎麼叫賊魔呢？咱們先看燈，後聽雞叫。」歐陽爺叫：「勝三哥、和尚、老道、孟二俠等，你們過來圍著萬壽燈，別叫賊給砸了。」將珍珠燈放在當中，四位把守，歐陽爺打開盒子，將珍珠燈放在龍盒之上。黃雲緞、紅雲緞蒙著珍珠燈，歐陽爺將蒙燈的緞子掀開，十四省之人觀看，只見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。蠻子用手指點說道：「看看這個燈，要有一顆假珠子，挖我的眼。起寶光，放異彩，世間罕有。」大眾看完，將珍珠燈放在盒內，仍然是蠻子等看守寶燈。

蠻子說道：「唔呀，看看時候，莊家老沒有鐘錶，還會看七星呢，你們有高明人看看時光？倒是到了什麼時候？」列位，石朗乃是上知天文，下達地理，文武奇才，觀天下在掌握之中，這回可就用著啦。石朗出離西敵廳，來到西跨院，仰面觀天，望五斗，看三參，觀七星，視北斗，紫微星明亮。石朗看罷，歎曰：「紫微星明亮，主於國家祥瑞。我與張奇善治台灣，張奇善言過其實，必被大清國所吞無疑。」石朗看罷七星北斗，進了聚義廳道：「老寨主你輸啦，現在三更半已過，不到四更天，要差了時候，石某願以人頭為賭。」一句話提醒了眾英雄，韓秀、林士佩、曹榮、閔德俊等出西敵廳仰面觀天，大眾由西跨院回來叫道：「老寨主！是不到四更天，三更半天已過。」老寨主聞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叫道：「德俊！你同他們幾位看看王強，怎麼看的燈？他若失去萬壽燈，他輸給老父人頭！」

玉面小如來率領十幾位精明強幹之人，手提細白蠟桿，來到翠竹院。一看銅鐵網四面並無損壞，拿細白蠟桿由網窟窿伸進去一點護窗板，青石板一響，裡邊無人答言。閔德俊叫道：「師兄醒來！」裡邊之人答道：「剛打一盹睡，沒睡著。」玉面小如來說道：「你沒睡著，珍珠燈沒啦。」王強說道：「一點動靜無有，焉能失了東西？」說著話，打開三塊護窗板，一看封條、鎖頭、窗

門、戶壁，俱都未動。玉面小如來說道：「師兄，你說你沒睡覺，為什麼半尺來長的蠟花兒？」王強說道：「我沒打蠟花，實在沒睡，丟不了東西，就完啦。」復又說道：「蠶子鬧鬼呢？我沒動地方，他怎麼盜去燈呢？鑰匙還在我腰中呢。」韓秀叫打開箱子觀看，王強將封皮揭下，開開鑰匙，掀開銅飾件，打開箱蓋，伸手一摸龍盒，珍珠燈蹤影皆無。王強神色改變，渾身立抖，王強說道：「老寨主叫我看看珍珠燈，我與老寨主說了大話，如三日夜之內丟了珍珠燈，我的人頭見老寨主。」王強又叫道：「韓寨主，閔二弟，你們是高明之人，你們替我看看網的四週，一點沒有損壞，箱子封條沒動，鎖頭未開，他怎麼會盜出去了？你們眾位總得替我分辯。都說南蠻子會別寶，他們這是別去的，不算。」韓秀說道：「王寨主，你先将護窗板放下，咱們先到聚義廳。」韓秀一推銅鐵網，八個金鈴鐺不響了，韓秀心中就有點明白是盜去的，但是韓秀可沒言語。他們來至聚義廳，韓秀對閔士瓊說道：「銅鐵網未動，門窗戶壁俱都如故，他們不是盜去的燈，南方蠻子會別寶，他是將燈別去的。」沒等閔士瓊答言，蠻子在東廊下站起身說道：「臭豆腐王八羔子！我會別寶，我還成了神仙呢！我要有那麼大本領，我將這群奸盜邪淫的人頭都給別下來。我是油彩漆畫糊、泥水瓦更夫、五行八做，我是無一不會。我打天棚上面，由房頂天鵝下蛋進的屋子，你們沒聽銅鐵網的四方鈴鐺還響嗎？你們沒用手摸，難道你們還沒推一推銅鐵網嗎？你們這群臭豆腐王八羔子，專會反覆無常，以小人度君子，我與閔士瓊當面講盜燈的時候，閔士瓊要與我姓歐陽的擊掌，然後又不與我擊掌啦，怕我說了不算。你們打聽打聽，大義士說了不算過嗎？臭豆腐。」

列位，究竟歐陽爺是怎麼將燈盜出來的呢？皆因為老寨主當時答應他，許他各廚房吃飯，由二十九日歐陽大義士在廚房吃完了飯，自己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休息一會，然後來到放珍珠燈的三間房子前邊，圍著三間房子打轉，口中說道：「唔呀，珍珠燈盜出來了！」看珍珠燈的王強在房中一怔。又待了會見，歐陽爺又喊道：「何必用三天三夜，珍珠燈盜出來了！」王強在屋中就看封條鎖頭。如此兩日兩夜，王強在屋中非要打盹，外面歐陽爺就喊，反正王強不用打算睡一會，方一打盹，外面就喊珍珠燈盜出來啦，直喊到三十日晚晌。本來，西廊下群雄都在東西跨院出恭，蕭銀龍在西跨院圍著房子轉，找歐陽大義士，只見大義士點首叫銀龍：「小王八羔子，倒是個有心之人，快上這邊來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伯父，珍珠燈怎樣了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我熬大鷹呢。今天明天都不能動手，將鷹熬乏了，七月初一晚上，我才能動手呢。小王八羔子，你可能幫忙嗎？」

蕭銀龍答道：「叔父，小姪男萬死不辭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明天是七月初一日，你暗將賈姪子秋風落葉掃給我借來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決不有誤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還有一件難事，四角的更樓是八個更夫，老賊有言，不叫他們下更樓，由東北角定更，更鑼一響，無論誰都不准到那三間房子近前，定更以後，西南打二更，也是如此，不許下樓。二更過去，東南打三更，如此換班。初一定更時候，你將楊香五喚來，他有雞鳴五鼓返魂香，把四個更樓的更夫薰倒，薰倒之後，你們二人接著打定更，一更、二更、三更，由二更天時提前打三更、打四更，打至五更天，你二人回東廊下，把張氏三杰給我請來，叫他三人在此一帶學雞鳴犬吠，大雞叫喚、小雞叫喚、巴狗吠、大犬吠、老犬吠，叫至金雞三唱，叫他們也迴廊下，我的活就作完了。你們二人的更千萬可別打漏了，如果打漏了，時候不開，大事可就壞了。」

列位，看守珍珠燈的王強，在屋中自己坐了三天兩夜，屋中又黑又熱，自己無精打采，他在屋中本來顯著黑的早，天還沒黑，他那屋中就黑了，他在屋中這二天三夜，不出屋子，簡直覺不出黑夜白晝了。到了七月初一日，他就覺著噁心，有人給他用竹筒送的涼茶，他拿起涼茶來，照定房頂一噴，自己仰面接著涼茶，上眼皮直沾下眼皮。賊人在鐵箱子上躺，忽聽外面打了五更啦，賊人就如同吃了一服涼藥似的，躺在鐵箱上就睡著啦，睡得猶如死人一般。歐陽爺此時在房後頭脫了大衣服，將秋風落葉掃背在背後，零碎東西帶好，遂上銅鐵網。列位，大義士上銅鐵網就得二十年的苦工夫。你道，大義士怎樣上網呢？他是順著桿子用二手指摳網窟窿，身體不能沾網，若是一沾網鈴鐺就響。到在上面一看，鈴鐺在網裡頭，自己坐在網的上面，提著一口氣，伸手由背後撒秋風落葉掃，秋風落時掃是蕭銀龍送來的，歐陽爺用秋風落葉掃，將銅鐵網刺了一個窟窿，是月牙樣式。鈴鐺向下，大義士用手慢慢的將鈴鐺提起來，用手抓住鈴鐺，口朝上，由腰中百寶囊內掏出三黃焊藥。

三黃焊藥乃是黃蠟、松香、黃油這三宗東西配成，見火就軟，見風就硬，以火烤也成，用熱手燙也成，都能夠流油，一見風就脆了。大義士遂將鈴鐺鬆手，由東北角用蠍子倒爬的功夫，順著天棚桿子爬到西北角上。四面的鈴鐺俱都是用此法，將鈴鐺焊住，工夫不大，將活做完。列位，大凡手巧的人，幹什麼都是快的，還乾淨，女子作活刺繡，越快越乾淨，刺出來的東西越漂亮；要是做成折開了，三個來回，不用穿，不用掛，自然就舊了。

閒文少敘，書接上文。列位，歐陽爺看珍珠燈時，放燈的那三間屋，沒有借山板，沒有借山牆，放燈的鐵箱靠後房簷，放鐵箱子的柏木台占一間半屋子的量。歐陽爺在網上頭，來在放燈的三間房的東面，拿秋風落葉掃，在東、西、北三面刺了二尺多長一個窟窿，留著一面不刺。歐陽爺一看房上的瓦是灌漿活，異常堅固，心中甚為歡悅。你道，灌漿的房頂異常堅固，歐陽爺怎麼歡悅呢？皆因為著不是灌漿活，若用搖山動向下刨，一回只可刨下一塊，灌漿活若是用搖山動刨，一回就可以刨下一大塊，況且歐陽爺百寶囊中小傢伙俱全。搖山動取出來，由瓦壘遞進去，一晃搖山動取下五塊瓦來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白粉子畫上記號，將瓦放在網上，再搖下五塊瓦來，仍然畫上記號，放在網上。歐陽爺遂由百寶囊中取出吸土傘，這種東西能將土吸在傘內，用土的時候，還可倒出來。將土吸在傘內，輕輕放在網上，土下露出來藤子皮席，用秋風落葉掃刺下一塊藤子席，下面又露柏木板，又用秋風落葉掃紮進去，先試探柏木板多厚，一看柏木板六分厚，大義士只將寶劍紮進去六分，將柏木板慢慢割下，又將木頭磕用寶刀掃了掃。再向裡看，露出大紅漆的椽子，椽子有三寸見方，大義士由百寶囊中取出鋼絲鋸，斜插柳將椽子鋸斷，為的是臨出來好將椽子仍然放好，不能叫椽子向下掉，用鋼絲鋸將椽子先鋸一頭，不能鋸斷了，留一點碴兒，然後再鋸那頭，將那一頭完全鋸斷，這一頭留的那一點碴，恐怕鋸那頭時倘若失了手，椽子落下去，將山賊驚醒了，故此留一點碴兒，然後將留的碴兒，又找補鋸下來，把椽子輕輕放在房頂上面。要按大義士的工夫，乃是縮小綿軟巧，無一不能，椽子四寸寬的當子，鋸下一根來，大義士足可下去，因為恐怕珍珠燈燈匣拿不出來，鋸完了這一根椽子，又照樣放在房頂之上。此時已經露天啦，無有一點障礙了，大義士將寶劍插在背後，將鋼絲鋸仍然放在腰間百寶囊中，就勢取出飛抓，抖開絨繩，係在椽子頭上，倒雙絨繩而下，一看大山賊在箱子上，呼聲震耳。你道，作山賊的人沒有打呼聲的，怎麼王強會打了呼聲呢？皆因為王強二天兩夜熬夜熬得上了火啦，實在乏啦，所以打了呼聲了，睡得猶如死人一般，真要是打箱子上將他搬下來，他都不准醒得了。

大義士躡足潛蹤，走到箱子近前，一看封條仍是原樣封著，蠟花兒好幾寸長。大義士遂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藥水來，將封條浸濕，然後用大拇指肚兒，照定鎖頭門一按，印下鎖頭門的印來一看，由百寶囊中取出鋼絲鋼鉗子，照樣兒擰了一個鑰匙，向鎖頭裡一遞，如同原鑰匙一般不二。歐陽爺將鎖開開，慢慢的放在一旁，此時藥水的力量，已經行發開了，將封條揭起一個犄角來，向下一搗，就將封條揭下，用吐沫貼在東南板牆之上。此時王強正睡得甜蜜之時，大義士一看賊人此時翻了一個身，向箱子邊上滾點，大義士心中暗道：你多滾點，滾到柏木台上可省我的事啦。這也是我勝三哥的福氣，這小子偏偏此時就向這邊上滾點兒。山賊翻過來這個身，直吧嗒嘴，就好似吃什麼東西一般。山賊是實在累乏啦，將胳膊當枕頭一枕，睡的真香甜。大義士看了看山賊睡熟，遂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一個小紙包兒來，打開了紙包，原來裡面是硬豬鬃。大義士檢了五七根有勁的，用手指捏著豬鬃的梢，用豬鬃的根向山賊嘴巴子就紮，大山賊正在睡夢中，以為是蚊子咬他呢。原來蕭金台樹木叢雜，山上多牲畜，又距離蓮花湖很近，每到夏天，蚊子最多，大蚊子都有五六分長，可以將人咬得冒血跡，人被蚊子咬慣了，睡著了蚊子咬，用手就拍，拍完了還照樣的睡，習以為常。大義士這棵豬鬃一紮山賊，真如同蚊子咬的一樣，別說是累乏了，就不是累乏了，也覺不出是人的把戲，紮他一下子，他向外面滾點，大義士連紮了山賊四五次，山賊向外滾了四五次，「撲咚」一聲，滾在柏木台下。大柏木台平坦光滑，山賊也伸得開腿啦，睡得更舒服了。大義士從心中歡悅，暗說道：「好小子，你三天兩夜沒有睡啦，這可該著你舒服舒服啦，我可要辦我的事啦。」讀者問道，那麼大一個活人，怎麼睡得會怎麼死呢？人家拿豬鬃紮他，他還醒，又打鐵箱子上掉在柏木台上面，還接續著睡，豈不太懸虛點嗎？列位，無論多大精神的人，要三天三夜不睡，除非別叫他睡著了，若是叫他睡著了，你就是將他扛起來就

走，他都不能醒。俗語說睡覺如小死，困急了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樣。才子念文章，讀書不倦，也有學習賭錢的，坐上三天兩夜，那是賭的魔力。若是一個人，在一間黑屋子之中，一點事情也沒有，直著脖熬三天三夜，較比賭錢讀書尤其難，所以山賊睡得比死人過多一口氣兒。

大義士慢慢的將銅飾件開開，左手掀鐵箱子蓋，一點一點的上掀，恐怕箱子蓋中間有什麼毛病，或者有響動。將箱蓋慢慢托起來之後，向箱子中留神觀看，黃包裹裡，繡五色圍籠，包著珍珠燈的盒子。大義士伸右手微微一提黃包裹，裡面無有消息埋伏，一掂分量，不大的一個盒子，較比平常的東西加十倍的重量，大義士暗道：「這回可得著真的啦。」提出鐵箱子將燈盒放在一旁，將箱子蓋仍然悄悄放下，銅飾件扣在箱子鼻上，取過來鎖頭，將鋼絲的鑰匙拔將下來，裝在百寶囊中，又將絲線的絹帕疊了四層，將鎖頭身子纏好，慢慢一按，就聽鏘鏘咯吧一聲。由板牆揭下來封皮，用蠟火烤開了三黃焊藥，向原封條印上一擦，用火折又一烤鐵箱子，三黃焊藥化，仍將封條照舊黏上。將一切零碎物件都裝在腰間百寶囊之中，用絹帕將鋸椽子落下的鋸末，都打掃在一堆，由腰間百寶囊中，伸手取出一塊硬紙，將鋸末打掃在硬紙之上，包好了裝在百寶囊中，看了看沒有什麼形跡，連一個腳印兒都沒有，遂提起了黃龍包裹，對大山賊低聲說道：「小王八羔子，你睡吧，我要走啦。」

大義士遂用手一提黃包裹，仍然倒繩而上，到在房頂上面，一手援繩，一手將龍盒由窟窿送出去，放在房頂上面，一疊腿，腿朝上，先出了窟窿，將飛抓取下，取過來一棵椽子，對好了用鋸鋸的斜碴，將椽子穩好，取出三黃焊藥，打開了火折子，照定一分厚的鋸口上一烤三黃焊藥，焊藥流在鋸口上，將椽子焊住，又將那一棵椽子取將過來，也是照樣焊好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紅顏色藥瓶，將鋸口塗上紅色，與本來的顏色相差不多，不留神細看，真看不出來鋸口。又將柏木板由銅鐵網上取下來，放在椽子上，由腰間百寶囊中，取出二寸寬的一圍紙條兒，用三黃焊藥當漿糊使，將紙黏在刺的劍口上，藤子席取過放在柏木板上，然後又取過吸土傘，一按機關，三合土由傘中完全噴出，一點也不少，填滿了窟窿，仍然取過五塊瓦來，對好了畫的粉筆記，一塊塊的將十五塊瓦穩上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石灰漿糊，將縫兒一塗，也如灌漿一樣。人先打銅鐵網的窟窿鑽出來，然後將龍盒提出。網的四方鈴鏞已經失了效力啦，此時大義士在網上走，可就沒有禁忌啦，如走平地一樣。來到後簷，仍然打上來的那兒，用飛抓抓住銅鐵網，用手提著黃包裹，仍然援繩而下。穿好了皮襖馬褂，穿上破靴鞋，此時天氣也就在四更來天的時候。但此時，蕭銀龍與楊香五二人早打過去五更啦。

歐陽爺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別看熬了三天三夜，用盡了精神，使碎了心機，此時不但不倦怠，反覺著精神百倍，渾身爽快，如同忘了熬夜一般。取下飛抓纏好了，裝在百寶囊之中，提定萬壽燈，躡房越脊，夠奔聚義廳而來。

上了銅鐵網，俯首向聚義廳當中觀看。此時，楊香五與蕭銀龍、張氏三杰等辦完了事，各歸本位，早就看見勝三爺愁眉不展，坐立不安，但是三人雖然照歐陽爺計劃辦完，可不知道歐陽爺究竟盜出萬壽燈沒有，可不敢將所作之事告訴勝三爺，恐怕被賊人看出破綻，因為盜燈請的是蠻子一個人，不許有別人幫助，蕭銀龍跟賈七爺借寶劍都是暗暗的藏在衣服裡，假裝出恭帶到外面，暗暗交給歐陽大義士的。然後又將楊香五使眼神叫到外面，用雞鳴五鼓返魂香將四更樓更夫薰倒，竊取梆子，由定更之後，打二更、三更、四更、五更，五更之後，將梆子放在原處，暗將屠大爺的令徒張氏三杰招呼出來，先圍繞聚義廳，有學公雞叫的，有學犬吠的，有小巴狗叫的。列位，人要是真會學雞鳴犬吠，學得與真的一般無二，都可以將真雞真狗引得鳴叫。張氏三杰這一學雞鳴犬吠，就將蕭金台的雞引得也一齊鳴叫。張氏三杰這也是天生的偏材，前文書已表過，屠大爺與勝三爺一見面時，就對勝爺說過，這三人是能學雞鳴犬吠的奇材。閒文少敘，您道，鏢行及八大名山、台灣、蕭金台的人，不下五六百位，難道說就都被張氏三杰濛混下去嗎？雖然是張氏三杰學犬吠雞鳴，究竟蔣五爺的功勞實在不小，皆因為蔣五爺戰韓氏四猛時，一條亮銀盤龍棍當行者棒使用，打得韓家四猛熱汗直流。那韓家四猛在南七省乃是出色的人物，八大名山提起來真得首屈一指，今與蔣五爺車輪戰，八大錘對棍，誰看著不精神百倍？所以大家看他四個人陸續戰蔣五爺，只看得如醉如癡，又兼著這三天兩夜的工夫，就是有睡覺的，不過打一個盹睡而已，鏢行這邊吃喝眠睡，除去金頭虎賈明、孟金龍、李永泰之輩，全是提心吊膽，坐臥不安。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不知道何時就是一場群毆。定的三晝夜盜燈，就是許進去取去，都不容易取出來。勝三爺真是提心吊膽，唉聲歎氣，暗中叫道：「蠻子你凡事談諧，這宗事也是鬧著玩的嗎？」正在愁思百結之際，忽聽雞鳴犬吠，五更已過，勝三爺心中不啻刀攪一般，叫道：「蠻子三天三夜盜不出燈來，你也見哥哥一面啊！你怎麼連面都不與哥哥見呢？」楊香五、蕭銀龍、張氏三杰看得明白，可就是不敢言語。雞鳴犬吠時，慢說是蕭金台及鏢行人都不知是假，就是上曉天文，下達地理，觀天下在掌握之中的台灣大師石朗，因為看熱鬧看的都被瞞過去啦。

正在此時，閔士瓊見韓家四猛俱都落敗，聽見五更已過，雞鳴三唱，遂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也不必較量武術啦，較量武術是無濟於事，五更已過，看看天明，請勝老達官就此立給蕭金台字據，起身投案打官司吧！您鏢行的親朋也該遣散啦，難道您還將送殯的埋在墳裡嗎？歐陽義士盜不出來萬壽燈，他也就不到聚義廳見眾賓朋啦，難道他還真到聚義廳自刎嗎？最大的問題是打萬壽燈的官司，歐陽自刎與不自刎不成問題。」

勝三爺聞閔士瓊這一席話，真好似涼水澆頭，五內如焚，無精打采。仰面觀看天色，勝爺觀罷天色，對閔士瓊道：「我勝英當著天下英雄，絕不能食言。死或輕於鴻毛，死或重於泰山，我勝英雖打盜萬壽燈的官司，身首異處，不知情者固不足論；知情者談起我勝某時，雖然捨生，不能當著天下英雄失了信義。」

茶餘酒後談論起來，勝英雖死猶榮。閔老寨主不懷疑，勝某必踐前言。但是天氣尚早，若至東方閃爍時，我必然給老寨主立下字據，就此往北京投案，打這場盜燈的官司。我歐陽兄弟就是盜不出燈來，也必得見我一面，絕不能匿而不見。」勝三爺語至此，就聽金頭虎說道：「十陣賭輸贏，我們贏了四陣，賊們打退堂鼓，這回賊可得著理啦。大蠻子盜不出燈來，從此他還見鏢行的人？他非背地跑了不可。玩笑有他，辦真事他還辦的了？勝三大爺不定跟他有多大的仇呢？他這是借刀殺人，報仇呢。什麼叫三天三夜盜燈賭輸贏，盜不出來打官司？沒那麼打過官司的。乾脆咱們血肉紛紛亂一陣吧。」道爺說道：「賈明不要胡說，你三大爺為人言而有信，別說是打官司，就是此時刀放在脖子上，也不能食言。孺子無知，胡言亂道，再要饒舌，必受重責。」賈明一翻母狗眼，低聲說道：「勝三大爺跟老道也不知有什麼深仇哇？不教咱言語，等到天亮時看看，有話你們說，反正我不打算出蕭金台。真教我三大爺立字，得先將我宰了再說別的。」不表金頭虎嘴裡嘟囔，此時黃三太臥伏在桌子上，淚如雨下，心中暗說：「歐陽叔父，你怎麼這樣荒唐？沒有金鋼鑽，你別攪歪活。你真就將我恩師送在北京，打盜燈的官司？我之恩師向來事無大小，言出如山，沒有失過信。你盜不出燈來，你倒是見上大眾一面啊。」其餘鏢行之人，個個愁眉不展，唉聲歎氣，東廊下好似愁雲漠漠，淒涼景況充滿了庭院。台灣的大帥石朗都暗中替勝三爺為難：這大年歲，行俠作義，落得這樣下場。西廊下群賊是喜形於色，除了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綠林道中拔去眼中之釘，肉中之刺，從此綠林道中少了一個勁敵。人心向背，憂喜出於自然。

不表兩造眾英雄悲悲喜喜，再說閔士瓊第三次站起身形，又教勝三爺立字據打官司。勝三爺未及答言，忽聽天棚銅鐵網上有入叫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來也！唔呀，閔老寨主不要得理不容人，三哥不要著急，珍珠燈盜出來啦！」兩方的群雄仰面向上觀看，就見皮襖馬褂，踢啦踢啦。閔士瓊說道：「現在已經天明瞭，盜出來沒有用啦。」歐陽大義士一句話，提醒了台灣的石朗，觀看星斗，果然尚且不到四更天。韓秀等也都來到外面觀看，閔德俊對老寨主閔士瓊說道：「父親，孩兒與韓秀大哥觀看星斗，果然是四更不到，三更半天將過。」閔士瓊聞聽，不啻揚子江心翻船，萬丈高樓失腳，目瞪口呆，不能作一語，天下眾英雄莫不覺著毛骨悚然，暗中稱奇，歐陽大義士這一盜出萬壽燈來，鎮住天下群雄。閔士瓊在座上如木雕泥塑的一般。勝三爺道：「閔老寨主，這一次量不能失信了？沒有別的，請你打衙主的官司吧。」列位，大凡人要是真正理短情屈了，被人家若是問住，真正的張口結舌，無言以對。閔士瓊這樣的反覆，到了此時也是水盡山窮，實在沒有反覆之餘地了，講的是五鼓雞鳴，犬吠為止，人家三更半天將燈盜出，當著十四省英雄，要是再說出不算來，那還夠人格嗎？

閔士瓊正在無言以對之時，勝三爺逼閔士瓊打窩主的官司，就聽後院有腳步聲音，噔噔噔，腳往前院跑，大聲喊道：「就這樣的打官司，我家老寨主倒願意去，我有點不願意。咱們得見個輸贏勝負！」眾人舉目觀看，正是恬不知恥的賊子閔德潤，手持金鼎龍頭擗，耀武揚威，自己不知自己有多大本領。勝爺一看，是無恥不知自愛的閔德潤，遂說道：「孺子看看項上加刀，尚且不知，滅門九族之罪，你父子豈能打得這樣罪大彌天之官司？反覆無常的賊子，你有幾個腦袋？屢次饒你不死，你不知勝某以恩德待人，真是無恥之徒。」閔德潤說道：「勝英你不要大言欺人，今天勝得了我閔大寨主金鼎龍頭擗，大少寨主便替父替友打這一場盜燈的官司，殺剛存留，不能連累好朋友。大少寨主並非反覆無常，我們父子也是為朋友，你無故與綠林道作對，開鏢局子是買賣，你破二郎山，火焚蓮花峪，綠林道與你誓不兩立。蕭金台就算打這兒冰消瓦解，只要綠林道不絕跡，就與你姓勝的對付。哪一個不服，過來，與大少寨主較量較量。」勝爺回頭向東廊下叫道：「哪一位辛苦辛苦，將窩主捉住？」勝三爺話言未了，早有一人越眾當先，大聲答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尚無寸功，我願拿此賊，權當見面之禮。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？」勝爺一看，原來是蔣伯芳。勝爺微笑含笑道：「此賊乃是要犯，藏匿匪人，窩存贓物，較比盜燈的正犯還要緊呢，拿住活的還得解往京都，千萬不可傷了他的性命。拿住之後，經官廳訊出口供，那才算咱交了差，完了咱們的責任呢。五弟多要小心。」蔣伯芳道：「小弟明白了，捉拿此無名小輩，猶如探囊取物耳，何勞囑咐？」語畢，雙手合著亮銀盤龍棍，龍行虎步，來到聚義廳當中，真是威風凜凜，精神百倍，八大名山之人聞名喪膽，蕭金台神鬼皆驚。蔣五爺叫道：「閔德潤小輩，休要猖狂，還不過來受死！」閔德潤一見蔣五爺，分外眼紅，叫道：「小兒蔣伯芳不必誇口，看擗！」

人到擗到，直奔五爺頂樑上，壓山蓋頂砸來。蔣五爺不慌不忙，閃開大山賊的龍頭擗，仍按行者棒，接續著打韓家四猛的招數向下使。大山賊力大絕倫，金鼎龍頭擗上中下、前後左右，圍著蔣五爺身形。蔣五爺因為方才戰了四猛，不肯與大山賊碰傢伙，專使純熟的招數，一條亮銀盤龍棍，舞得如同銀蛇亂躡，只見棍不見人，風雨不透，大山賊的龍頭擗，無論如何也遞不進去。大山賊以為蔣五爺不敢碰他傢伙，越打越向蔣五爺棍上找。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小冤家，我這一棍要砸上你的擗，我叫你一輩子忘不了姓蔣的。」二人戰得正在興高采烈之際，龍頭擗一砸亮銀盤龍棍，蔣五爺用盡平生之力向外一棍，棍與擗纏在一處，恰似半空中打了一個霹靂相似，山谷應聲，火星子冒起五七尺高。天下群雄，不約而同俱都打了一個冷戰，只見大山賊連晃了三晃身軀，腳步站立不穩，雖然沒將擗出手，幾乎虎口震裂，蔣五爺倒退了兩步，棍法仍然不亂，大山賊此時可就有點勉強招架了。勝三爺在旁叫道：「五弟，要活的，棍下留情！」蔣五爺抖擻精神，棍法變招，奔山賊胸前一點，山賊咬著牙，用擗向外一碰棍，蔣五爺未等大山賊找上棍，急忙將棍抽回，大山賊的擗沒纏上棍，身形就有點不穩，蔣五爺趁勢裏手一棍，奔賊腰間打去，山賊欲待躲閃，可就不及啦，這一棍正打在腰下腎骨之上。五爺使了三成勁，要使十分勁，就沒有山賊的命啦。山賊金鍾罩的工夫已然破啦，氣力受了硬傷，究竟沒有以前臂力大了，要不然與蔣五爺對棍的時候，就是蔣五爺力大，山賊也不至如此不中用。

聞文少敘，一棍將大山賊打倒，兵刃出手，閔德潤臥伏就地，並將龍頭擗拋出去五七尺遠。金頭虎賈買賣精神，一聲喊叫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還不過去捆！」楊香五一晃馬尾透風巾，趕奔近前，金頭虎一攏大山賊的胳膊，被大山賊一撥拉，金頭虎幾乎鬧了一個筋斗。楊香五向前一按，大山賊雙手扶地，向上一擡，楊香五鬧了一個趑趄。金頭虎喊叫：「我的姥姥！人家躺下啦，我都辦不了。大小子，快過來吧！」孟金龍、李永泰二人過去，這才將山賊四馬倒攢蹄捆住，提到東廊下，真是油皮都沒有傷損。此時閔士瓊在聚義廳金交椅上看得真而且真，花白鬚鬚亂抖，心中猶如刀攪的一般。閔士瓊心內暗想：「只想我父子天下無敵，德潤力大絕倫，不想今竟被獲遭擒！悔不聽劉氏夫人之言，前幾日他說我父子十天之內，必然山破人亡，到了此時，果然應了夫人之言。」閔士瓊思索至此，打下牙來往肚子裡咽，後悔不及。天下群雄一語全無，聚義廳上靜悄悄，愁雲慘慘。少許工夫，只見東西兩廊下交頭接耳，紛紛議論。

不關心的，道短論長，關心的人替閔家父子擔驚害怕，燈被鏢行盜出，大少寨主被獲遭擒，眼睜睜一座百年事業的蕭金台，就要冰消瓦解。此時勝三爺面對閔士瓊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在下勝英幾次進忠告，老寨主你不知嘉納，按說在下與老寨主談不到進忠告二字，老寨主身為綠林，在下做保鏢的生意，本來冰炭不能相同。但是勝英因素知老寨主出身清白，為亂世所迫，棲身綠林，雖然異路殊途，久有互相仰慕之誠，是以不忍坐視老寨主你的成敗，故爾累次饒舌。今者勝英尚有不得已於言者，不敢言忠告，也不敢望老寨主必聽餘言，惟有望老寨主你莫悔不聽餘言而已。盜燈之賊，並不是有氣節的兒男，這宗賊專恃血氣之勇，不懂大義，以勝某之忠誠待人，尚且不能化此頑梗，他與閣下不過聞名之交，並非通家之好，他今見令郎被擒，珍珠燈已失，他的初志，所為設計陷害人，計不得逞，必然遁去，倘他逃走，沒有盜燈的正犯，你一家老少萬死不足以償。」閔士瓊理短情屈，不能答一語。勝三爺這一提盜燈之人，天下群雄莫不以秦尤為目標，老寨主閔士瓊舉目向西廊下三層人後觀看秦尤，手捻花白鬚鬚，面沉似水，大丈夫說不出後悔的話，人亡山破，多半世英名喪於秦尤之手，真是有口難訴。

此時西廊下忽有一人越眾當先，大聲叫道：「老兒勝英！不必動唇齒之才，自言仁義，以買人心，老虎帶念珠，假充善人。想當初吾兄與汝歃血為盟，明清八義，誓成義舉，你中途反目，鏢打拜弟，誰人不知？今尚敢在眾人面前大言欺人，口是心非！你要想見盜燈之人，勢比登天還難！」勝三爺舉目觀看，此人紫緞色壯帽，長臉膛，燕尾鬚鬚，背後背十二顆鏢槍，襯烈火苗，身穿品藍色短靠，青綢子底衣，青緞子薄底快靴，背後斜插柳背定一口樸刀，握刀夠奔聚義廳當中而來，精神百倍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年在半百以外。勝爺觀罷，心中明白，叫道：「秦老二！你是有始無終，賢愚不分，有眼無珠的小人！你聘請本山二少寨主，去北京盜獄救秦尤，成全他寡母孤兒，你是他叔父，分所當然。但是你的用意，未必是只救秦尤，你乃奸亂成性，助秦尤為非，暗害好人。你救出秦尤，你就當同他回家，叫他寡母孤兒可以安善度日，教訓秦尤改邪歸正，成為明理的好人，你才夠長輩的資格。你計不出此，救出秦尤之後，你從惠秦尤小兒，二次夜入皇宮內院，盜康熙聖上、太后老佛爺的萬壽燈，你與二少寨主題詩巡風，你助紂為虐，使秦尤罪上加罪。秦老二！你是救秦尤，你是害秦尤呢？可惜你身為長輩，不能教化子姪，反陷汝姪於大逆。太后老佛爺的懿旨，康熙聖上的聖旨，十三省一體嚴拿，務獲解究。秦老二，你憑血氣之勇，做下大罪彌天之事，你難道不曉得大清國的律例嗎？秦老二，你與我秦八弟是當族弟兄，你又有救秦尤一點熱心，不然，我勝某絕不能對牛操琴。這場官司，你有三顆首級都不夠打的：第一件越獄，第二件盜燈，第三件聚眾行兇。你要識時務，你別在人前逞能，你還不快快逃命去麼？」秦義龍聽罷，默然良久，心中暗道：「此禍由一人所起，現在大少寨主被擒，萬壽燈也被鏢行之人盜走，眼見蕭金台大勢將去，我秦義龍若此時一走，我叫什麼朋友？人家閔家父子為朋友，還能犧牲一切呢，我若真個一走，豈不被天下群雄笑罵我有始無終？老勝英明著是用良言勸我，暗含著是要我拚命，他言說我是有始無終之輩。」秦義龍思索至此，大聲叫道：「勝英！你是胡言亂道，你是人中敗類，真稱得言行相反。你鏢打盟弟，中途變心，你還敢在眾人叢中搖唇鼓舌？你就是能將死人說得復生，我也知道你的來歷。我秦氏門中與老兒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正是我秦某報仇雪恨之日！若不將老兒碎屍萬段，不足以消吾恨。」勝三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秦老二，你是活膩啦！」秦義龍手擎樸刀，夠奔勝三爺，夠上步位，將刀一橫，攔腰便刺。

勝三爺並不握刀，見刀來至切近，腳尖滑地，橫著縱出五七尺遠。秦義龍第二刀紮胸前掛二肋，勝爺一閃身形躲開。一連三刀，俱被勝三爺躲過，勝三爺又厲聲說道：「老賊你逃命去吧！倘若動起手來，收招不住，你難免認母投胎，你不是勝某的敵手。」飛賊秦義龍三刀沒刺著勝爺，氣得七竅生煙，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肉，哪裡能聽勝爺良語相勸？並不答話，一刀緊跟著一刀。西廊下綠林道中有沒見過勝爺的，一看勝爺真有容人之量，個個心中起敬，有那宗無知小輩，他還說勝爺怯陣，不是秦義龍的敵手呢。聞文少敘，勝爺一看老賊秦義龍真是不知進退，就是一夜不與他還手，他也不能知止而罷，勝三爺遂亮出魚鱗紫金刀，接架相還。勝爺向來是，愈當著有名的人物動手，愈長精神，這就是好貨不賤賣，貨實識家。按老賊秦義龍，也是三十年的苦功，這一跟勝爺對上刀，可就顯出不行啦，真是好貨就怕樣子比。勝三爺手眼身法步，腕肘膝間，一招一式，刀遞出去七面見清，刀尖、刀背、刀刃、刀柄、燈籠穗，看著清清楚楚，藍汪汪的藍魚，紫微微的魚鱗，尖長背厚羽翼薄，真可以上畫譜。天下群雄莫不

暗贊老英雄的刀法絕倫，無怪乎一把魚鱗紫金刀，縱橫南七北六十三省。勝三爺愈殺愈勇，老賊秦義龍是愈殺愈鬆懈，戰不到五六十個回合，老賊的刀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勝三爺抖擻精神，當著天下群雄，為的是戲耍老賊，老賊欲落敗，都跳不出圈去，只累得老賊熱汗直流，喘得猶如牛吼，兩廊未有不匿笑者。勝三爺故意的刀法一懈勁，老賊趁勢劈頭探腦一刀砍來，使了個十足勁，勝三爺並不躲閃，反向裡進步，看看與秦義龍挨身，一反腕子，連刀柄帶老賊的腕子一併捋住，叫道：「老兒，這邊來！」勝三爺一叫勁，秦老二隨著手過去。勝三爺左手持著老賊的刀柄與腕子，右手的刀，此時是愛紮就紮，愛剝就剝。勝三爺的刀臨到老賊的面門，未肯下絕情，偏著刀向老賊面門上一按，口中說道：「我本當將你殺了，看在我那故去的秦八弟之面，秦老二你逃命去吧！」刀在老賊面門又一晃，老賊一閉眼，勝三爺底下一腳，正踢在老賊胸下，上邊的手一鬆，秦義龍開了一個仰面朝天。金頭虎跑將過去，抖開了飛抓就要捆人，勝三爺擺手說道：「明兒，不許造次！他是你秦八叔之弟，不許無禮。他有救秦尤一點熱心。」賈明不敢違背，諾諾而退。

老賊秦義龍由就地爬起來，滿面通紅，又羞又惱，厲聲說道：「勝英！在下不是你敵手，你的刀法絕倫，人所共曉。我雖然不是你的敵手，我輸給你啦，我心中尚不甘服。你有個外號叫神鏢將，當著天下英雄，咱倆過過鏢，你先打我也成，我先打你也成，你要用鏢再贏了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與你為仇作對。你要是一鏢將我打死，那算你成全我秦義龍啦，皆因為閔家父子為我叔姪之事，家破山崩，在所不惜，我姓秦的若是臨陣而逃，叫天下英雄笑我畏刀避劍。你的鏢只管照我致命處打，你一鏢打死我，我死而無怨；你要說給我留情不傷我，那是你藝業不高，自詡其能。」勝三爺聞聽，微微點頭笑道：「秦義龍，你不必咬言咋字，你要明白大義，你還不至於教秦尤作下大逆不赦之事呢。今者你既不含糊，我也別埋沒你的技藝，我也知道，你鏢槍打的好，三十年的苦功，今當天下英雄，叫你獻一獻絕藝。可是有話說在頭裡，恐怕沒有你的便宜。」

秦義龍道：「勝英，你要贏得了姓秦的鏢槍，我便心服口服。」

勝三爺道：「如此還是你先打我，你的鏢槍要將姓勝的衣服皮肉傷損一點，我將珍珠燈雙手奉獻，我替你叔姪與閔家父子，打盜燈及窩主的官司。勝英言而有信，你就獻絕藝吧。」秦義龍方要取背後的鏢槍，勝三爺道：「且慢，你的鏢槍能打多遠見准？」秦義龍道：「我的鏢槍能在三丈之外見准。」勝三爺道：「咱倆人站好了，你在北面我在南面，北面上有人，南面上沒有人，防備打不著我，打著看熱鬧的。咱倆相距三丈遠，你的鏢槍自然達得到，你不要慌，沉住了氣，露臉成名就在此一舉了。」語畢，勝三爺繞到南邊，秦義龍轉到北面，相距三丈來遠，勝三爺道：「你打吧。」秦義龍伸右手背後取鏢槍。鏢槍較鏢長，在背後筒內插著，用的時候伸手撕鏢槍的旗子，抽出來就打出去啦，較比用鏢還便利，用鏢總得打兜裏裡向外登，這宗東西一摸旗子就算打出去啦。老賊右手摸鏢槍旗，一隻鏢槍奔勝三爺胸前而去，勝三爺見鏢槍來到胸前，約有半尺遠，勝三爺一閃身軀，鏢槍落地；第二隻左手的鏢槍，又奔勝三爺當中而來，鏢槍切近，勝三爺向上一縱，縱起五尺高，鏢槍落空；第三隻右手的鏢槍又照左井肩穴打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秦義龍左右手撕鏢槍，「嗖嗖」，直奔勝三爺打去，好似雪花兒一般，鴨尾巾上的鏢槍方過去，胸中的又打來。只見勝三爺銀鬚亂飄，方閃開又縱起來，方低頭又撤步，在鏢槍如狂風驟雨時，勝三爺用雙腳踢鏢槍。一霎時十二隻鏢槍打完。勝三爺身形站穩，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：「秦老二多受累了！」說著話，雙手一抱：「我接了你兩隻鏢槍！」列位，天下群雄在秦義龍打鏢槍時，俱都微聲喝采，只聽東西兩廊下，只喝：「打的好哇！躲的好哇！」

誰也沒看著勝三爺在什麼時間接住老賊的鏢槍，就連秦義龍自己都不知道勝三爺在什麼時候接住他的鏢槍。天下群雄無不納悶，有說勝三爺真神藝也，無怪乎人稱神鏢將呢。

秦義龍看著發愣。勝三爺道：「秦老二，我曾打鏢，眾人抬愛我，稱我為神鏢將，我接你的鏢槍，還不算什麼奇事，我再打你，不能使我自己的金鏢，仍然使你的鏢槍，還是就用接住你的這兩隻，要用三隻鏢打著你，那算我經師不到，學藝不高。如果這兩隻鏢槍，俱都打不著你，我將珍珠燈送給你，還是我打盜燈的官司。」列位，勝三爺這一句話說出來不要緊，東廊下鏢行之人，第一位諸葛道爺先大吃一驚，心中暗道：「勝三弟，這不是自找其禍嗎？人家十二隻鏢槍打不著你，你用兩隻鏢槍就要打著人家？倘若打不著人家，也不要緊，你為何還用珍珠燈賭賽呢？」不表大眾全擔驚駭怕，單說秦義龍聞聽勝三爺用兩隻鏢槍要將自己打著，心中暗道：「我三十年工夫，不但我會打鏢，我還會躲鏢，別說你兩隻鏢槍，就是三隻金鏢，也不能讓你打著我。你要打不著我，再要反悔，我可就有了理啦。莫非說大話人栽筋斗，都栽在絕藝之下？我還以為我用不了三鏢槍，就要將他打倒呢，誰想十二隻都無濟於事。」老賊思索至此，面帶悅色，說道：「一言出口。」勝三爺道：「駟馬難追！你也站在南面，我上北面打你。」秦義龍到了南面，勝三爺站在北面，伸出左手的鏢槍，說道：「勝三打暗器向來不暗算，打的時候必有一個著字，敵人只要有本事就躲得開。我左手這只鏢可打不著你，咱先說頭裡，第一隻右手的鏢要打你上中下、中上下、下中上，反正這三個部位不定哪兒，可沒有准。打上是點到而已，不過取個笑兒，也許衣服紮破，也許傷點肉皮，要是見了血，那就是走了手啦。」秦義龍道：「不必費唇舌啦，你就打吧。」勝三爺左手的鏢槍對準老賊說道：「著！」老賊一看，鏢槍出來，特別另樣，真是貨真識家，老賊心中暗含著佩服，外行可看不出來，外行看著很不出奇，就好像不會打鏢一樣。皆因為勝三爺說的明白，這只鏢可不能打著，所以這只出去的非常之慢，槍尖子四平，鏢旗筆直。內行人看著可就有了工夫啦，秦義龍的鏢槍出去，槍尖子雖然不擺，不能頭尾四平，多遠出去，都一條直線一般，要不然絕不能指哪打哪。這只鏢來到老賊胸前半尺來遠，老賊一閃身出去三四尺遠。秦義龍本來是能打鏢能躲鏢，要外行躲鏢，離著老遠的他就躲閃，未等閃開這一隻，那一隻又到啦，准得打上。秦義龍倒是行家，鏢至胸前才躲閃，閃過去一看，這只鏢槍，不偏不倚，正插在方磚地的十字花上，筆桿條直。就這一手工夫，就可以壓倒群雄，慢說是打出去插在方磚地上，就用手直插去，都不准插的那樣准，要不然老英雄就敢開口說下大話，打不上奉還珍珠燈，真得說是神鏢。讀者問道，你說的太懸虛啦，打的准固然可以，怎麼平著打出去，還能紮在地上呢？

列位，古人有一位養由基，人稱養一箭，載於《史記》。

養由基在楚共王駕下為臣，又有一個大將潘黨，也在楚共王駕前為臣。有一天楚晉交兵，兩國俱都出兵，安營下寨已畢，還沒有交戰時候，將士們閒暇無事，叫大將潘黨射鵠，潘黨於百步外，一箭正中紅光，潘黨面有得色，大小將士俱各誇贊潘黨，不絕於口。適養由基亦到，身背弓，腰挎箭袋。大眾說道：「養叔來啦，也叫他射一回看看。」養由基遂走到大眾眼前，說道：「射紅鵠不足為奇，我能連發三矢，俱中一處，由紅光上一個窟窿射過。」拾箭的小校將箭拾回說道：「三矢俱由一個窟窿穿過。」潘黨說道：「巧勁耳。」養由基說道：「射鵠是巧勁，我能於百步之外，箭射楊樹葉。」潘黨道：「滿樹樹葉，誰不能之？」養由基道：「命人將楊樹葉畫上記號，我到樹下看完了，然後我百步之外射之。」潘黨遂打發人到樹上，將樹葉用筆畫好黑記，養由基到樹下看準，退到百步之外，一箭射去，不見箭落，潘黨道：「箭被樹枝架住，不能下落，謊言穿楊樹葉呢？」養由基道：「此箭穿過楊樹葉，兩頭被樹枝搭著，可叫小卒上樹去取。」打發兵士上樹取箭，果然如言。

潘黨仍然說是巧啦。養由基道：「可命小卒記三個樹葉，畫上一二三，我拿出三支雕翎，也都畫上一二三，我這三支箭，不許射錯了。」於是打發兵卒上樹，如法記好，三支箭發出去，果然都中上，與頭一次那箭無異。潘黨無言，大眾俱都喝采。

潘黨又說道：「我能射透七層甲。」命軍士將七層鎖甲放在鵠前，潘黨也在百步外，彎弓搭箭，嗖的一聲射去，果透七層甲，箭簇看看紮在紅鵠之上，大眾喝采，潘黨面有得色。大眾道：「看養叔的射法吧。」命小卒取箭，箭透七層甲，小卒取之不下，養由基道：「我有送箭之法，不用射鎧甲，我能一箭射去，將潘將軍之箭頂出去。」大家道：「好。」養由基遂一箭射去，果然不偏不倚，正將潘黨之箭送出去，那箭簇也紮在紅鵠之上。大眾俱都說道：「養由基是神箭手。」事為楚王得知，潘黨、養由基二人俱都被楚王喚至面前，楚王將養由基申斥一頓，並將養由基雕翎收回。第二日楚晉交兵，楚王親督士卒，兩軍對圓，晉軍有一個綠袍虬髯的大將，一箭射中楚王左目，軍心一亂，大軍敗了下去。楚王遂將養叔召至面前說道：「晉軍中綠袍虬髯者射了寡人左目，賢卿與寡人報仇。」養叔道：「大王將臣之箭收回，臣如何射之！」楚王遂由宮中取兩隻雕翎，授與養叔。養叔到了陣前，正

遇綠袍虬髯者追趕楚王，養叔道：「匹夫敢射吾主？看箭！」綠袍虬髯人一仰首，一箭恰中咽喉，墮車而死。大軍仍然追趕楚將。養由基把弓弦拽圓喊道：「看箭！」弓弦一響，嚇退晉軍。養由基對楚王說道：「仗大王之威，一箭射死大王仇人，空拽弓弦嚇退晉軍。」楚王大悅，乃授雕翎百枝，稱養由基為「養一箭」。楚王有一次圍獵，樹上有一通臂猿猴，楚王命軍士射之，亂箭齊發，猿猴伸手接箭，並不逃走。有人喊道：「養由基來也！」猿猴泣下，被養由基一箭射死。此事載於《史記》，可見藝業要是高了，真是神出鬼沒。勝三爺的鏢，夜間能打香火，能打蠟花，第一隻鏢將蠟花打歪，第二隻鏢將蠟花打落，第三隻鏢將蠟打起來，炮打三盞燈。水旁地下刨一個坑，勝爺藏在裡邊，大雁飛過來，到水邊上就飛得矮了，能用金鏢打雁。種種的驚人鏢法，一時難以說盡。

聞文少敘，勝三爺右手的鏢槍照定秦義龍一晃，說道：「著！」秦義龍方要閃躲，並沒有打出來，勝爺又說道：「著！」

秦義龍認為還是假的，並未躲閃，唻的一聲，正中左腿肚子，鮮血淋漓。天下群雄同聲喝采。飛賊秦義龍面上一紅，對大眾說道：「回頭再見！」後來直隸莫州廟，飛賊秦義龍行刺，勝奎完婚大鬧洞房，勝三爺二次出世，這是後文書的一大關節，暫且不表。

勝三爺見秦義龍逃走，遂對閔士瓊復又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盜燈的正犯怎麼還不露面？」閔士瓊未及答覆，只見西廊下三層人後，出來一人，大聲喊道：「大太爺來也！」眾人舉目觀看，正是二人皇宮內院，盜萬壽燈的正犯飛天鼠秦尤，越眾當先，握七首刀。柳玉春見秦尤出頭，明知必敗，以結拜關係，不好袖手旁觀，也隨在秦尤背後，握刀而立。崔通不忍坐視，也縱出西敞廳。勝爺一見秦尤，悲從中來，老英雄想起秦八爺只此一個後人，八弟婦苦守冰霜二十餘載，故此見了秦尤不忍動手。秦尤耀武揚威，自稱大太爺，滿不含糊，他哪知道老英雄的苦心？勝爺不得已，遂回頭叫道：「東廊下眾賓朋，哪位辛苦一回，捉拿盜燈的正犯？」語言未了，一人越眾當先道：「小弟願效微勞。」勝爺一看，仍是蔣五爺。勝爺說道：「五弟要慎重。」五爺道：「這三個小輩，乃是貓狗一流，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？」勝爺道：「這是盜燈的正犯秦尤，務必活捉，不可損傷。」蔣五爺答應一聲，一隻手拿著盤龍棍，直奔聚義廳當中而來。夠上步位，飛天鼠秦尤大聲喊道：「小兒蔣伯芳，看刀吧！」向上一跟步，照定蔣五爺面門刺來，柳玉春亮截把鬼頭刀，同時照定蔣五爺右肩頭劈去；崔通同時一刀奔蔣五爺左肩頭刺去。三把刀同時刺去，蔣五爺是雙手拿著棍，見刀至切近，將棍向上一迎，棍當中正迎秦尤的刀，兩頭迎崔通、柳玉春的刀，這就是蔣伯芳一棍邀三刀。三鼠一見蔣五爺的亮銀盤龍棍迎將上來，三個小輩趕緊向回撒刀，若是被棍迎到刀上，刀准得飛了。三人將刀撤回，三弔角圍住蔣五爺，三把刀上下翻飛，蔣五爺仍用行者棒的招數，亮銀盤龍棍，銀蛇亂躡，玉蟒翻身，先是三鼠圍蔣五爺，後是蔣五爺一條棍將三鼠圍住。

秦尤是心黑手急，恨不得一刀將蔣五爺剁死，貪功心勝，偶不留神，被棍將刀磕出去五七丈遠，正打金頭虎頂門上飛過去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小耗子使飛刀呢？單打我腦門子上過去。再矮點戳我的眼上，我就得鬧個獨眼龍。」秦尤刀被磕飛，翻身要跑，哪能能夠？蔣五爺向上一進步，用棍一按他的左肋，將秦尤按倒，賈明、楊香五人過去，掏出秦尤腰間的飛爪，將秦尤捆好，提到東廊下。崔通、柳玉春的刀，也都被五爺磕飛，被獲遭擒，仍然是賈明、香五過來捆綁，提到東廊下。三鼠俱都被獲遭擒，賈明晃悠天杵小辯道：「大小子，李永泰，你們兩人可看好了，這可是窩主與盜燈的正犯，你們兩個小子可別打盹，老鼠會齧，他若將繩子齧斷了，盜燈的官司可得你們倆替小子打去。」又問道：「天門白玉虎，三個小老鼠，你們就在一塊作伴吧？」閔德潤閉目不語，秦尤破口大罵，賈明不敢再詬諧，怕勝爺嗔怪，哈吧著羅圈腿走向一旁去了。此時勝爺對閔士瓊說道：「閔老寨主，三鼠與令郎俱都被獲遭擒，老寨主你還不自備其縛？難道說還等著動手嗎？」

閔士瓊未及答言，就聽由後面踢啦踢啦，過來一人，口中不住「唔呀！王八羔子！」來到勝三爺跟前說道：「他們作賊的真有點義氣，三哥你看看這個東西。」手中托著一本冊子，遞給勝三爺。勝三爺伸手接過，揭開書皮，定睛觀看，原來是八大名山的盟單。第一位盟主閔士瓊，第二位寶刀將韓殿魁，第三位蓮花湖總轄寨主韓秀，第四位黑水湖的曹榮曹子山，第五位澎湖的王忠，第六位巢湖的李豹，第七位蕭金台的袁龍，第八位蕭鳳台的夏金輝。各個盟主共帶幾家寨主、嘍卒若干，注得詳詳細細。勝爺正在觀看之際，歐陽天佐說道：「將這本盟單交到官府，就沒有咱們的事啦，叫他們按著名字拿去。」

八大名山之人一聽，俱大吃一驚！那盟單上將八大名山之寨主嘍卒，全都注得明明白白，倘若被官家得去，八大名山縱然不能即破，也無寧日矣。勝爺看了一個大概，對八大名山之人大聲說道：「這是八大名山的盟單，今被我歐陽兄弟得來。我勝英交朋友還怕交不到呢，焉能再得罪朋友？諸公不必驚慌，現在因為珍珠燈，就單提珍珠燈，別的事情法談不到，鏢行也不能干預的。盜燈的正犯、幫犯、窩主，俱都被獲，與別位毫無關係。」語畢，由腰間百寶囊掏出火折，迎風一晃，搖著火折，將盟單當著群雄之面焚為飛灰。八大名山之人一看勝爺此舉，莫不暗暗歎服勝爺大仁大義。列位，勝爺這宗地方，又是大仁大義，又是無形中收羅人心。倘若真按二蠻子的計劃，將盟單送到當官，八大名山之人豈能容呢？當時就許一場群毆，不知道出多少條人命。這一來，不但不出禍，而且暗中還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不然怎麼勝爺到處逢凶化吉，山窮水盡時，必有救應？

這就是勝爺不做絕事，所以自己遭不上絕事。勝爺焚完了盟單，叫道：「歐陽二弟，你多辛苦了！」歐陽天佐道：「便宜這群王八羔子了。」勝爺又對閔士瓊說道：「英雄做了英雄當。你是打仗，還是自縛打官司？」閔士瓊仍然無言以對。此時東廊下賈七爺賈斌久、蕭三俠蕭杰、孟鎧、李剛、屠榮、歐陽大義士等，各亮兵刃說道：「勝三哥閃開，拿他吧，哪有那些良言跟他說？累次害人，黑心賊！」眾人一亮兵刃，驚動了玉面小如來，英雄甩大斃，握劈水刀。勝三爺對群雄擺手說道：「大家且慢，我自另有辦法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西跨院有腳步聲音，噤噤，向前跑來。此人進了聚義廳，群雄舉目觀看，此人頭戴青布隨風倒，身穿青布大斃，青布底衣，足下青布布靴子，面上皺紋堆累，蒼白鬍鬚，年在六七十歲。進了聚義廳，直奔二少寨主玉面小如來而去，一把捋住二少寨主的十字絆，聲音悽慘，眼含痛淚道：「我奉夫人之命前來，叫二少爺到內寨見上主母一面，有要言相告。老太太現在哭得死去活來，二少爺不論如何，請至後寨，見上主母一面。老奴我這裡跪下。」說著話，將二少寨主之刀還入刀鞘之內，死也不放，淚如雨下。玉面小如來此時心如刀攪，一奶同胞的兄長，被人拿住捆綁在東廊下，天倫被人逼迫非打官司不可，人生最難過的事，最傷心的是生離死別，小英雄眼裡含著淚，可沒哭出來，對老管家道：「閔福，你看大少寨主被獲遭擒，老寨主尚不知吉凶禍福，我豈能獨自偷生，被群雄笑罵，怕死貪生？約來的朋友還不能抖手就走呢，閔福你不必攔阻，叫我落一個不孝之名。」閔福說道：「主母之命，少爺不聽，也是不孝。你到後面見上主母一面，然後你再拚命，與老奴無乾。此時若非動手不可，除非先將老奴結果性命。」

家人閔福又對老寨主哀求道：「老寨主您還不發一言，叫我家二少爺見上主母一面？」閔士瓊歎道：「此時我若發言叫德俊走，恐怕鏢行不容，我若一發言，鏢行的人必然攔阻，豈不是白栽筋斗嗎？」閔士瓊並不作一語，老家人閔福哭得異常悽慘，勝三爺看著也覺難過，老英雄不由的動了惻隱之心，想道：閔德俊對於勝爺與蕭爺龍向來情情理理，勝爺頭次探蕭金台時，閔德俊背地裡說話，就很仰慕勝三爺之為人，他又有去北京越獄盜救秦尤的好處，勝三爺心中思索：此子我見過兩次，對於人情上沒有不週到的，莫若我放了此子，給他閔氏門中留下一條後代根苗。勝三爺思索至此，遂對閔士瓊說道：「老寨主何不發言，叫令郎見上尊夫人一面？」閔士瓊本來心中願意德俊逃走，不敢發言，一聽勝爺許可，閔士瓊叫道：「德俊！勝老明公許可，你何不到後寨見你母親一面？」說話時用袍袖遮著手，對閔德俊擺手：「快去快來。」閔士瓊以為勝爺是愚人呢？用袍袖遮手，叫德俊別回來，口中可說快來，其實勝爺心中明白，勝爺是從心中願放他走。

玉面小如來對他父親一點頭，隨著閔福向外便走，走到西角門時回頭，向東廊看了看胞兄德潤，又看看天倫，英雄眼含痛淚，方一出西角門，放聲大哭。眼睜睜一家骨肉分離，銅牆鐵壁的蕭金台，一旦化為烏有，如何不傷心？只哭得眼中流血。

閔福仍然抓著英雄帶，二人向後寨走去，穿過五七道寨子，來到後寨，玉面小如來問閔福道：「怎麼後寨這樣的冷冷清清？」

環婆子一個不見，都哪裡去了？」老家人閔福說道：「二少爺，你還不知呢，主母將丫環婆子下人等，招集在一室，命眾人各奔他鄉去了。」原來，後寨劉氏夫人將下人們招在一塊兒，所有長支短欠一概不要，每人另外贈五十兩銀子，首飾衣物叫大眾隨便取。共合三十七名下人，一霎時走了三十四人，只有閔福與劉夫人及小姐的兩個婆子不走，願共患難。夫人將眾人打發走了之後，才遣閔福去叫二少爺。玉面小如來聞聽老家人之言，哭得更慘。說著話走到劉夫人住房，少寨主說道：「閔福你撒開我吧，已經來到我母親的房啦，選用你抓著我嗎？」

閔福鬆了二少寨主，玉面小如來伸手一推外屋門，雙門緊閉，二少寨主用刀將外屋門撬開，一推裡屋門，也是關閉。小英雄濕破隔扇紙，向屋中一看，不看則可，這一看，只嚇得小英雄魂飛千里！急忙叫道：「閔……閔……閔福，可了不得啦，我那親愛的母親懸樑自盡了！」小英雄踢開屋門，進了屋中，可憐一位賢德的劉氏夫人，已經自縊多時，吊在中梁之上。劉氏夫人懸吊在中梁之上，腳底下有一張八仙桌，八仙桌上又放著一個凳子。小英雄縱上八仙桌，一抱老娘大腿，喊道：「姐姐哪裡去了！」老太太未上吊之時，先將伊兄劉士曲及劉士英四位少爺，全都叫到跟前，囑咐劉家父子：「若大勢已去，此山不保，你千萬將你二外甥救走。」又叫三姪、四姪在後山套車，等候接姑娘秀英與德俊，又叫道：「秀英！你將你心愛之物，速速收拾好了，等候汝表兄接汝逃難。」又將家人、丫環、婆子，俱都招至跟前，加以安慰，給資打發走了。老家人閔福與姑娘的丫環、老太太的婆子等不願逃走，願與主人一共禍福，老太太叫閔福去到前寨叫少爺。劉氏太太開發走了眾人，這才上好了門，賢德的夫人懸樑自盡。你道，劉氏夫人臨上吊時，還題了一首骨肉分離之詩。等到玉面小如來踹開門喊叫姐姐，閔秀英與丫環這才跑到上房，姑娘亮柳葉刀，由八仙桌向上一縱，割斷繩子，玉面小如來在底下緊抱老太太的腿，將劉氏夫人卸下。二少寨主十七歲，姑娘秀英十九歲，年輕之人哪見過這樣事？只知叫喚，還不放倒。閔福說道：「姑娘與少爺，不必叫喚老太太啦，老太太眼角已見血跡，不能復生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閔福，我娘不能活啦？」閔福說道：「主母的舌頭都伸出來啦。若是剛吊上，手腳亂動時，還可挽救。快將老太太放下吧，別叫老太太受罪啦。」姑娘兩眼發直，當時倒沒有眼淚啦，玉面小如來一看姐姐兩眼發直，遂叫道：「姐姐，你可別過臉去！」說著話，向東牆上一看那首詩，寫的是：「汝父太無義，為娘命運乖。良言難相勸，骨肉兩分開。」閔德俊看罷詩文，不由一陣傷心，兩眼一發黑，昏厥過去。閔秀英見此光景，這才大哭道：「父親無故惹下大禍，逼死母親，拋下你我無依無靠的姐弟，哪裡是我們的親人哪？」下腰將二少爺攙起。姑娘心中一發迷，香軀栽倒。正在此時，婆子丫環來啦，口中叫道：「老太太，東西收拾好了嗎？」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婆子低頭一看：「喲，這是怎麼的啦？」閔福道：「主母已不能救了，快救姑娘、少爺。」老家人將少爺扶起，擦胳膊彎腿，婆子、丫環將姑娘攙起，在屋中一暈，方才把姑娘緩醒來，老家人閔福一人扶住二少寨主，甚不得力，遂叫道：「媽媽還不幫助拯救二少寨主？」婆子說道：「主母在時，內寨男女不准共一語，此時扶抱少爺，如何使得？」老義僕淚如雨下，說道：「媽媽年過半百之人，少爺只十七歲，有什麼猜忌呢？好心救主，自有天知。」婆子媽媽無法，這才幫著閔福將少爺扶好，捶胸砸背。少許工夫，二少爺甦醒過來，吐了一口稠痰，大聲哭道：「苦命的媽媽，你狠心拋下我姐弟二人，就不管我們了？我父親無故惹禍，真是一家骨肉分離。」姑娘的嗓子變了聲音，少爺哭得死去活來，丫環婆子俱都落淚，老家人閔福也哭得好似淚人一般。老義僕說道：「你們哭三天三夜，無濟於事，趕緊出後山逃命去吧。」姐弟齊聲哭道：「老管家，我娘死屍在地，我們豈有一走之理？不如同我母親死在一處。」老義僕說道：「此言錯了，老夫人盡節，為的是救走了你們姐弟二人。那一來，豈不叫老夫人枉費了心機嗎？你倆快走，咱們將老太太放在床上，自有人成殮。」姑娘仍是不肯走。老義僕說道：「若再不快走，可就負了老太太的心了。」正在此時，劉福祥、劉祿祥二人也跑來啦，一看姑母已死，方要放聲大哭，老主管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不必哭啦，遵遺言將我家少東與姑娘救走，那才是真疼你的姑母呢。」福祥、祿祥二人這才推推扯扯將少爺姑娘推出屋來，奔後山而去。

後寨母子離別，且放下不言，單表聚義廳之事。勝爺叫道：「閔老寨主，你還等候二令即回來嗎？我是明放令郎，他不回來啦。在下勝英不做絕事，給你留下一條根接續香煙，你還不開發邀來的眾賓朋嗎？你這大年紀，不明白世故嗎？」閔士瓊向西廊下對眾英雄說道：「眾位賓友，請散吧。」勝爺也向西廊下抱拳說道：「眾位各回本山，珍珠燈之事完畢，我必當登山拜謝。」閔士瓊又再三催促眾人散席，二老者將話說完，台灣省的石朗對三千歲曹士彪道：「咱回台灣吧，他們自有他們的事在。」台灣省的起身，蓮花湖的人也起了身啦，八大名山的英雄，三山五嶽寨主，哄然一聲，魚貫而行，俱都走了。閔士瓊一看，西廊下只有六人未走，都是大少寨主的朋友。閔士瓊說道：「你們六位不走，還等待挨捆嗎？不必義氣，這不是那個事。」這六個人聞聽，遂也散了。

此時西廊下連閔士瓊就剩一個人。勝爺叫道：「老寨主，你是自縛，還是武力對待？單打獨鬥，絕不雙上。」閔士瓊低頭不語，蔣五爺亮盤龍棍，賈七爺一擺秋風落葉掃，蕭、孟二俠亮刀叫道：「三哥閃開，還不捉他？」勝爺道：「何必逼迫這樣緊呢？後退！」正在此時，又聽西角門外放聲痛哭，老義僕裸體赤足，進聚義廳哭道：「老寨主爺，夫人已死，少爺、小姐投井，老奴找不著蹤跡，前來報告。」閔士瓊聞聽，猶如刀刺肺腑，滾油煎心，萬種淒涼，萬種痛恨。列位，人生在世上，萬不可無事生非，閔士瓊這不是無事生非嗎？一家俱盡。

閔士瓊說道：「閔福，念主僕之情，快成殮你主母死屍去吧。」

閔士瓊面向東廊下觀看，心中暗暗說道：「勝英，我家盡絕，我豈肯叫你安生？」心中思索，並未說出唇外，「豁出我長子德潤，將你鏢行八十餘人打成肉泥！」閔士瓊此時混身立抖，顏色更變，暗道：「一計不成又一計，計計不成，我還有一計。」

閔士瓊思索至此，自己的眼淚向肚子裡咽。閔士瓊一下腰鑽在桌子底下。前文書表過，桌子五尺見方，三面圍桌簾。勝爺一看，又可憐，又可笑，遂說道：「老朋友，你鑽桌子底下何用？」過去要掀桌簾向外拉閔士瓊。賈七爺叫道：「三哥且慢！他是要拚命，你伸手一拉他，他給你一暗器。」賈七爺向蔣五爺作手語，叫蔣五爺打翻桌子，五爺點頭，一棍打翻桌子，一看閔士瓊蹤影皆無。大眾一看桌下的方磚，並無痕跡。豐啞仙師叫道：「賈七爺！你看看他打哪兒走的？桌底下俱都是方磚。」

賈七爺用劍一撬方磚地，原來是四塊假方磚，倒下十三層階卵石。閔士瓊最後的計劃，孤注一擲，下地道點地雷，八十餘位保鏢的，都得成了肉泥。蔣五爺順地道要追，豐啞仙師道：「五弟別追，他方才向東廊下看，神色不正，察言觀色，他不是毒計，便是要跑。我暗派了二位在前山口，歐陽天佐乃日行千里，柔軟工夫，黑夜白天均看一般遠，已經把住山口要路，他又有閉穴法。後寨有我大師兄夏侯兄長，把住後寨，伸手不見掌他還能寫楷字，還能跑得了閔士瓊嗎？」道爺叫道：「賈七施主，閔士瓊走時，直向燃燈古佛看了幾眼，不知是何意思？」賈七爺贊成道：「道兄果有先見之明，叫三太、香五將佛龕抬開。」

前文書表過，這就是五方飛蛇樓的佛龕，楠木雕刻，油漆彩畫，堆花過梗，東西兩面俱有立柱。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四人搭之不動。黃三太等正在壯年，各都有三百來斤的力量，無論如何用力，佛龕紋絲兒不動。賈七爺叫金龍、李永泰動手，這才搭起。向東面搭出有兩丈遠，香五向龕底一看：下有十字花石頭兩塊，在龕底上繃著呢。賈七爺用秋風落葉掃劍把一點方磚地，四塊方磚當當直響，木頭聲音。賈七爺用劍向木磚內一刺，四塊木磚相連，賈七爺遂叫小弟兄過來，用力撬方磚縫兒。

將假磚撬起，用刀將三合土掃開，露白磚木板；四外的方磚又撬開，撇開淨土，現露出一個白磚箱子，此箱有現在八仙桌大小，蓋兒用釘子管著。撬開箱子蓋，北面上有一個圓孔，通著一鐵筒，有飯碗粗細，鐵筒口露著五七根雞卵粗的藥線，藥線挨著硫磺礮。箱內南面，有好似小鍋兩口，一仰一合扣著。賈七爺說道：「這是地雷。」老年地雷最笨，用火點不著，非用礮礮點不可，地雷一響，聚義廳炸為齏粉。賈七爺叫眾人將箱子搬出來，人多好做活，不大工夫，刨出鐵筒子，直達聚義廳內，賈七爺亮劍斬斷鐵筒三尺有餘，搗出五七根藥線，用方磚立著，由斬斷的鐵筒當中，眾英雄一看，全都驚魂失色。

有人說道：「老賊逃走奈何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他走不了。絕不能發生效力，也不必驚懼。」

就在此時，忽聽地道內有人喊道：「勝三弟！我將老賊捉來啦。」大眾向地道口觀看，就聽撲咚一聲，由地道里扔出閔士瓊。眾英雄一看，寒鴨晃水捆著，蒼白頭髮蓬鬆，狼狽之極。

劍客隨後由地道縱出。勝三爺問道：「大師兄怎樣擒拿此賊？」

劍客說道：「我在後花園裡溜達，見後花園內有一座涼亭，涼亭之中有一人，鬼頭鬼腦，在亭子裡面一會蹲下，一會站起來，我遂將那人擒住，問他為何站起蹲下，先前他不說，後來我在他腦門子上一磨刀，他遂說了實話，我才知那亭子乃是地道之戶。我將他綁捆起來。」劍客一見那人時，先用閉穴法將那人閉住，然後捆上他，又解了閉穴法，遂問那人：「在此處何為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師傅最後的一計，順著聚義廳八仙桌地道下來。鈴鐺響一聲，是我師傅下地道；響兩聲，我們便預備火種；三聲響點著地雷，將鏢行之人一網打盡，我師徒父子等，由此逃走。」劍客遂問道：「他由哪道兒下去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亭子角上有一個鋼環子，一提鋼環子，掀起假方磚，便可下去。」劍客遂掀假方磚一看，倒下十三層階石，劍客看明白，復又上來說道：「我有心殺你，我實在不忍。你叫什麼名字？你說實話，我就放你。」那人遂答道：「我叫飛雲燕子李樹林。」劍客說道：「先屈尊點吧，你張開口，我將你嘴堵上。」此賊聞聽，不敢不張口，遂張開嘴，劍客撕他一塊衣裳，將嘴給他堵好，捆在亭子明柱之上。劍客遂進了地道，一看地道三尺寬，夏侯老劍客遂由北向南走去，走了有半里之遙，忽聽鐘音，一連響了兩聲，原來地道中有五尺來高一箇大鐘，閔士瓊拿起大木槌頭，當當敲了兩聲。劍客趕奔近前，叫道：「閔士瓊，老猴崽子！你又鬧鬼呢？」閔士瓊一看，乃是劍客，隨手把大槌頭向劍客拋來。六尺高的地道，橫限三尺寬，閔士瓊的毒藥弩百發百中，要是在寬闊的地方，不用說是六隻毒藥弩，就是有六十隻毒藥弩，也打不著老劍客，皆因地道太窄，六隻毒藥弩一連氣嗖嗖奔劍客打來。閔士瓊乃是久經大敵之人，知道劍客有金鍾罩、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，這毒藥弩完全奔致命處打的，雙睛、肚臍、襠中、心口窩。老劍客無法，只好躲那致命處的弩，六隻毒藥弩打完了，老劍客身上中了三隻，可是皮粗肉厚之處。閔士瓊毒藥弩也打完啦，老劍客也縱到他跟前，摀住蒼白鬚鬚，將閔士瓊按倒，用閔士瓊的飛抓捆好，順地道奔聚義廳而來。上至八九層台階，一看上面地道口有亮，遂將閔士瓊拋將出來。劍客說道：「眾位快跑！恐怕還有毒計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已經破啦，您看地雷在那裡放著呢。」劍客聞聽，直奔佛龕前面而去，一看這個地雷，好似兩口小鐵鍋陰陽合著，令人看著真是不寒而慄！

老劍客看罷，對閔士瓊唾了一口道：「老猴崽子，你好狠的心腸啊！東廊下現有你的兒子並三鼠，你都毫不顧惜，這個地雷若是一響，鏢行八十餘位一網打盡，連老朽也逃不了，你們作賊的真是黑心！」老劍客愈說愈有氣，聾啞仙師察言觀色，見事不妙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！你看大師兄面帶煞氣，必要閔士瓊老猴崽子的命。你趕緊上前去勸，閔士瓊是窩主正犯，與其這時要他的命，何如與他打官司好呢？」勝爺唯唯，直奔劍客身旁而來。此時就見劍客向閔士瓊身前進大步，要用鷹爪力，一把將閔士瓊抓死。劍客方一下腰，勝三爺一伸手將劍客拉住，叫道：「大師兄！暫息雷霆之怒，小弟有一言，他是正犯窩主，咱將他交到官面，自有他的罪名。不知大師兄你老人家以為如何？」和尚老道齊聲叫道：「大師兄，不可！他是要犯，交勝施主辦理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何在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來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將他也放在東廊下吧。」賈明伸手將老閔提起，也放在三鼠一塊，金頭虎說道：「跟你兒子挨著，父子情長。」此時聚義廳上，除去五個要犯，俱都是鏢行之人。

金頭虎財迷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！咱倆發點財吧，到後寨收拾收拾去。這座蕭金台這樣的闊，後寨必然有的是金銀，咱們飽載而歸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早就這個心思，等他們後寨的賊都走淨了。你別大聲小叫，要被恩師聽見，不但發不了財，准得挨處分。」二人待了許久的工夫，賈明對楊香五一擠母狗眼，沖天杵晃了兩晃，邁步往外就走，楊香五後跟著也走下去啦。他們二人這一走，就有人出來的啦，張茂龍、紅旗李煜跟著也往外走，一時間站起來有三四十個年輕的，都向外跑。勝爺一看大伙向外一走，心中可就明白啦，勝爺問道：「你們大伙這是幹什麼去？賈明回來！」賈明方走出西角門，被勝爺一招呼，賈明對楊香五說道：「乾啦，三大爺看出來啦，要問咱倆幹什麼去，你低低的聲音跟三大爺說，就說出恭去，看李煜他們小子說什麼？」勝爺一問賈明，傻小子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是出恭去。你問他們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人家人犯王法，物件可不犯法，你們誰也不許動人家一草一木，你們誰要動蕭金台的東西，盜燈的官司誰跟著打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要解手去，他們都跟著我，您問他們都幹什麼去吧。」勝爺知道金頭虎賈明滿嘴不說實話，勝爺也不答理他，眾人都都回來啦，勝爺就不追問了。勝爺又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將地雷的箱子蓋好了，仍將佛龕搭回原處。」三太與香五、茂龍、李煜等，即將佛龕搭過來，放在原處。勝爺又說道：「此時也只是五更天，哪一位將珍珠燈掛在燃燈古佛龕之上？」此時，劍客捉回閔士瓊，道爺早打發人將歐陽義士請回來了。歐陽大義士聞聽勝爺之言，遂答道：「我願辦理。」大義士遂順著佛龕的柱子先爬上去，在佛龕橫樑上拴好了繩子，然後將萬壽燈用繩子拴好，走到上面，將萬壽燈掛在佛龕之上，大眾觀看，霞光瑞彩，炫人二目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山口外人聲鼎沸，聽著好似有幾千人馬的聲音。道爺說道：「大概是群賊去而復返，要前來搶差犯，咱們趕緊先將五個犯人藏在一邊。」勝三爺點頭稱善。大眾一看，東廊北面有一間屋子，窗戶在東敞廳後簷牆上，勝爺說道：「就將五個盜犯放在那間屋中，眾位以為如何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快快辦理。」孟金龍、李永泰二人，每人提起兩個賊人，金頭虎賈明扛著一個，來到屋門口，一推門，並未關閉，屋中放著許多零碎東西，將屋中的東西搬運到外面，五個賊人俱都放在屋中，口中塞著東西，孟金龍、李永泰二人把守門口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倆人千萬小心，如要丟了差事，官司可你們打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你放心吧，誰要到我跟前，來，我就給他一杵。」大義士將燈取下來，看守萬壽燈的是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、歐陽氏弟兄，他們四個人，負看燈之責，蕭、孟二俠和賈七爺、屠大爺、勝三爺等準備廝殺，無論出多少條人命，不許自亂。正在打算抵敵之策，外面李四爺笑嘻嘻的進了聚義廳。勝爺問道：「四爺打探得山口外，可是群寇復回嗎？」李四爺答道：「山口外乃是官兵來到，在頭道山口二道山口中間，與八大名山之賊走了一個碰頭，您快看熱鬧去吧。」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李施主說話太不知深淺，還有工夫看熱鬧？雙方若是交上手，亂殺亂剝，得多少條人命啊？勝三爺，此事非你不可，你趕緊到二道山口去給瞭解此事，可別鬧擴大了。」

官兵與群寇若是打仗，咱們就不能看著，必得幫著官家打仗，那麼一來，鏢局子可就關了門啦，這一干小弟兄們都是學而未成，武技十分勉強，必有性命之憂。你到前面先穩住了群寇，別叫他們妄動，然後見帶兵的官長，要是熟人那就更好啦，若不是熟人，還得多費唇舌。三弟你唇齒也能行，不用貧道多囉。」

勝爺諾諾連聲，帶領著一干小弟兄們，出離了聚義廳，趕過前寨，勝爺來到二道山口外，站在高阜處，舉目觀看。此時業已天光大亮，就見一道山口外，旌旗滿目，號帶飄揚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眾官軍一個個俱準備著廝殺的樣兒。官軍的人數千餘名，再看二道山口內，八大名山的群賊，俱都在山口內扎住隊伍，雖然不撞山口，也是與官軍兩方對峙的意思，官軍若是再向前進，可就得動手。官軍也不向裡開啦，群賊也不向外撞，眾賊談笑自若，可並不把官軍放在心上，八大名山的寨主嘍卒合計在一處，約有三四千名，要是打仗，官軍絕不能取勝，別說還有那些嘍卒，就是蓮花湖的四猛八大錘要是撞山口，官兵就攔擋不住。曹榮那條皂蓋槍，更不用說啦，十個守備、千總一齊上，也不是對手。那麼為何群賊就不向山外撞呢？皆因為蓮花湖的韓秀在前面阻攔著，是邪不侵正，韓秀是文武全才，雖然佔山為王，他胸中有大清的律例，知道要是傷了官軍，事情就鬧大啦。且說勝爺觀看明白，原來帶兵的二位武官與勝爺彼此都見過面，這二位帶兵官，一位是院衙差官王福盛，一位守備李廷仁。勝爺對群寇說道：「眾位賓朋稍安勿躁，在下勝英懇求官兵，給眾朋讓出一條道路。」勝爺在高阜處看時，群賊中有那膽小的嘍卒早就看見勝爺啦，同聲哀求道：「勝老達官爺快救命吧，官兵把山圍啦。」所以勝爺先安慰嘍卒，然後下了山坡，眾小弟兄在後跟隨，勝爺緊行幾步，直奔王千總、李守備而來。走到馬前，勝爺先給二位差官請安道辛苦。二位差官一看，原來是勝三爺，急忙將兵刀掛在得勝鉤上，用鐙離鞍下了座驢，齊聲說道：「原來是勝老達官，不敢不敢。」勝爺遂問道：「官家怎曉得鏢行之人現在蕭金台？」李守備說道：「我們並不知道老達官蕭金台赴會，皆因為老達官由鏢局子起身之後，第二日鏢行就打發人給院衙門送信去啦，言說老達官二十八日赴蕭

金台之會，尋找珍珠燈，來了一日一夜啦，並無有一人回鏢局子。卑職不敢隱瞞，遂將此事回稟了欽差大人，欽差大人念老達官為國家效勞，赴湯投火，無所顧及，很贊成老達官的忠誠，恐怕老達官在蕭金台有了危險。但是各衙門的兵額不多，頭一天鏢行去人送信，欽差不便下諭招集軍隊，各衙門湊集了兩天，人齊馬不齊，這才湊了千餘名兵士聽用。第二日鏢行又去人送信，言說仍然無有消息，欽差大人遂遣卑職與王大人，帶隊前來協助勝老達官。勝明公附耳過來，現在城守營與各衙門集合在一處，率領八九百名兵卒，前來接應老達官來啦。」勝爺施禮說道：「我有幾位朋友，捨死忘生，協力相助，拿住盜燈的正凶幫兇，珍珠燈盜回。並不是我勝英一人之力，求二位大老爺網開一面，放他們一條生路，二位大老爺一輩居官，輩輩居官，恩威並行，叫他們有自新之路。」李守備道：「他們聚眾成群，不法已極，我們奉堂諭，要各個拿獲，以正典刑。看在勝老達官之面……。」語至此，叫官兵退出一條道路，說道：「再要不法，必要嚴拿懲辦！」語畢，官兵閃開一條道路，八大名山之徒，猶如風捲殘雲一般，逃出頭道山口。勝爺控背躬身叫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您派幾名官人，請到裡面將拿住的正犯提出來。」守備、千總挑選了三十名健壯兵卒，夠奔蕭金台聚義廳，進二道山口，又到第三道柵欄門，進了聚義廳。二位差官舉目觀看，燃燈古佛前面掛著萬壽燈，守備、千總向珍珠燈行了大禮，馬步隊將座位搬來，二位差官坐在東西，當中正位讓勝爺落座。勝爺說道：「小民不敢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您派兵封山內看看有牲口，套幾輛大車，將犯人拉走。」兵士到西跨院一看，馬棚裡俱是瘦弱之馬，套了三輛敞車，夠奔聚義廳回稟，套好車輛，將珍珠燈取下，裝在籠盒之中。勝爺說道：「將五個犯人提出來吧。」金頭虎黃乖喊道：「我提差事。」金龍在門口橫著棚，見二位差官到來，說道：「誰要前進，我將他砸死！」賈明說道：「這是差官老爺前來提差，你裝什麼精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沒有我的事啦，我要走啦。」黃三太在先，進了屋中，黃三太一進門，就聽「唉呀」一聲，嗓音都轉啦，隨後勝爺、蔣五爺、老道等也進了屋中，一看五個犯人蹤跡不見。勝三爺渾身立抖，叫道：「賈七爺！你看犯人打哪裡走的？」賈七爺摘了一個燈籠一照，見牆犄角有假磚蓋著地道口，賈七爺掀假磚一看，倒下階腳石十三層，五個差事由地道逃走。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著急，五個差事逃的工夫不大，賈七爺與蔣五爺下地道追趕，他們跑不了多遠。就是跑了也好拿，官面拿賊，海捕公文，並不認識賊人，還能拿著呢；這幾個賊人，咱們鏢行都認識。」說著話，蔣五爺、賈七爺二人下了地道，追趕賊人。工夫不大，蔣五爺、賈七爺回來說道：「追出有五七里遠，外面有一座敞廳，出了敞廳，奔東去，有一山澗，搭的跳板是活的，賊人過了山澗，撤去跳板，大概已經遠遁了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先將珍珠燈交給二位大老爺帶回院衙，咱們安慰安慰忠良爺的心。咱們大家分途追賊，不難將賊拿住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道兄、李四弟，你們二位辛苦一趟，將燈送到院衙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他二人不敢見官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二位大老爺，什麼都能辦，不用我們的人見官。」王千總、李守備無可奈何，押著珍珠燈夠奔院衙，聾啞仙師、李剛押著車，勝爺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見了忠良大人，替小民懇求，就說小民勝英追趕賊人去了。若拿不著賊人，交不了差事，小民勝英誓不回去見忠良。」官人走後，勝爺對大眾說道：「你們眾位赴群英會來的，都不是外人，沒有別的，請你們大家成全到底，幫我勝英捉拿賊人，若拿不著賊人，勝英今生今世不回鏢局子。」大眾齊聲答道：「願與老達官同甘共苦，誓死不二。」勝爺對大眾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好好好，就此分手吧。」大眾遂三五五，七個八個一伙，分途捉拿漏網之賊，夏侯商元與勝爺是獨行追趕。

勝爺出了蕭金台，無精打采，走到一座樹林中，休息了一會，打了一個盹。正在朦朧之際，聽樹林北面有人互語，就聽說道：「頭，您回家呀，還是別投門路呢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別叫頭啦，咱們不乾這個啦。勝爺真是大仁大義，除去五個要犯之外，俱都不追。」又聽這個說道：「您還不知道呢，五個要犯都潛逃啦。」那人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鏢行八十餘位，豈能跑了差事？」這個說道：「教大少寨主娘舅給救走的。」那人驚訝問道：「是杭州的寨主嗎？」這人答道：「不錯不錯。人家這個山寨不搶不奪，水旱田種地。那位寨主每年到蕭金台一次，可不知在杭州何處？就聽說是杭州，要知道地方，咱們就可投奔。」勝爺聽得明白，站起身軀，夠奔聲音而來，來到這幾個人跟前，勝爺控背躬身說道：「方才你們說的話，我都聽見啦，你們可知道此山在杭州何處嗎？」眾人答道：「我們實在不知道，您沒聽我們方才說嗎？就聽說是在杭州地界，實在不知他那山的名字及什麼所在。勝老達官，你老人家以德待人，我們要是知道實確，決不能不告訴你老人家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他那內弟本人，你們眾位可曾見過？怎樣的長相？眾位知道嗎？」眾人齊說道：「聽說每年到蕭金台看一回姐姐，蕭金台內寨的人都見過，我們前寨的人沒有見過。你老人家要到杭州打聽去，大概容易。」勝爺一聽這幾個人俱都不知，也不便再向下問，勝爺遂又對這幾個人說道：「眾位都是二十多歲的人，正在年力富強的時候，從此改邪歸正，回歸故里，骨肉團聚，家庭幸福甚多，萬不可再入歧途，遭父母以盼子之憂。當山大王從古來到如今，哪有得其善終的？愚下勝英言直性憨，諸位幸納餘言，萬不可為非作歹。我這裡尚有幾十兩散碎銀子，奉送大家做為回家之路費。些須小意思，眾位幸勿見卻。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說罷此話，由兜囊中掏出銀子。眾人齊聲說道：「勝老達官之言，我等必當遵命，這是教我等成為好人。盤費一層，我們大家俱都富餘，請老達官不必費心了。」勝爺一看，眾人說話很摯誠，勝爺也不客氣，仍然將銀子收起，遂與眾人抱拳而別，夠奔杭州大路而來。

勝三爺曉行夜宿，沿路之上，每逢津關渡口，必要仔細訪察，俱都無有閩家父子及太倉三鼠的蹤跡。七月初十左右來到了杭州錢塘門，勝爺心中打算：先找一個店住下，休息休息，然後再打探賊人的下落。一邊走著，一邊思索，抬頭一看，正是一座老店，有心進去住，天氣尚早，遂又夠奔西湖而來。過了斷橋亭，勝三爺無心觀看西湖的景致，仍回錢塘門住店，在路上一陣困倦，四肢無力，眼前一片樹林，清風習習，倒覺怡情悅目，勝爺心中打算歇會兒再走，遂走進了樹林，坐在小包裏之上。老英雄真困乏急啦，方才坐下即昏昏睡去。正在睡夢之間，耳旁忽聽得有馬踏鑾鈴響的聲音，傾耳細聽，聲音愈近。

勝爺遂向外觀看，見一匹白龍駒其快如飛而來，馬上端坐一位少年，頭上戴馬連坡草帽，身穿粉蓮色大擎，足下燕雲快靴，扣住亮銀鐙，腰繫英雄帶，面白如玉，五官像貌不俗，精神凜凜，氣宇軒昂，馬鞍鞴得勝鉤上掛著一把穀式的鋼刀，正在其行如飛之時，忽然將馬繮住，只見這少年在馬上忽然雙眉緊皺，自己與自己生氣的樣子。勝爺觀看此人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勝三爺心中暗道：「走好好的道，這是跟誰呢？怎麼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呢？」勝爺正在心中納悶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聽後面有小串鈴的聲音，來在切近，原是驢馱十餘個，馱著白磁箱子，後邊有一輛大車，車上坐著乃是客人，勝爺心中這才明白，此少年原來是一位保鏢的達官，可車上沒插著鏢旗子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這本是黑鏢，不用說是綠林道看見不叫走，就是洗手的綠林，多年不做買賣的，若是看見也不能放他走呀。」不表勝爺心中納悶，單說趙子手走到少年的跟前，叫道：「王師傅，你怎麼自己跟自己賭氣呢？每次到錢塘門外都不喊鏢，就平安過去，這一回也不用喊鏢，你不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。」就聽那少年答道：「為什麼不喊鏢呢？到錢塘門外，你只管喊鏢，有什麼事都有我姓王的呢，沒有你的事，我為什麼拿著官鹽當私鹽賣呢？」勝爺在樹林中看那少年的神氣，似乎對於錢塘門這個地方有什麼過節似的，就見那小孩說完話，告訴趙子手一句：「我前邊等候你去。」說罷此話，揚鞭打馬而去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反正我也是往錢塘關去，我為何不在後頭跟隨著他？到底看看究竟如何。要是跟著他的馬我也跟得上，早到了也是沒用，我就在車後頭跟著。」勝爺思索至此，遂站起身形，提起小包裏，讓後頭的車過去，勝爺走出了樹林子，跟著溜達下來啦。

走了工夫不大，來到了錢塘門外，勝爺遠遠的就望見那個小孩在那裡將馬繮住，趕到驢馱子到了小孩馬前，就聽小孩嗔道：「你們怎麼還不喊鏢呢？」就聽那趙子手道：「得啦，王師傅，咱們的鏢，一年不知道打這兒過多少次，無論何時也沒有喊過鏢，這回你要一喊鏢，恐怕倒惹出許多麻煩啦。你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馬上的少年說：「你只管喊鏢，不用絮叨。我今天是非喊不可，出多大的事，姓王的也不能含糊，不用你小心謹慎。」趙子手無法，只得喊鏢，喊出一聽，原來是南路的鏢。此時太陽已落，正是住店的時候，喊完了鏢也沒有什麼問題，趕著驢馱子向前走。進了錢塘門，勝爺一看大小商店林立，招商客店櫛比皆是，但是這伙鏢趕著馱子向前走，那些個招商店並沒有家招呼住店的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怎麼招商店不留旅客呢？買賣以和氣生財，店小二在門口站著，看見這伙計，連問都不問。出去幾十里地接客人還怕接不來呢。路過多少大小客店，沒有一個留住的。」正走中間，勝三爺抬頭觀看，面前有一家客店，門前有一塊橫匾，上寫「英雄客店」。馬上的少年繮住了馬，叫一聲：「伙計們，咱們就住這座英雄店吧！你們看這座店裡，倒很乾淨。」伙計答應一聲，將驢馱子奔英雄店大門趕去。此時英雄店門口

站立著四個伙計，年紀俱都在二十上下，精神百倍，小打扮，蜷著腰，仰著臉，簡直的那宗情形，不是打算作買賣的樣子。趙子手方將驢馱子趕到店門口，就見店伙計怒目橫眉的向趙子手問道：「幹什麼的？」趙子手聞聽也怔啦，心中暗道：「開店的問客人是幹什麼的，真是新鮮。」趙子手只好答道：「住店的。」

那幾個伙計說道：「我們店裡今天不留客人啦，別處住去吧。」

列位，一樣的話，好幾樣的說法，店裡這幾個伙計說話，簡直不像生意買賣人的話，橫眉立目，異常野蠻。趙子手無法，遂走到了馬前，說道：「王師傅，你看見沒有？我看今天要有是非，咱們住店都沒有留咱們的。這座大店，就不叫咱們住，這不是成心嘔氣嗎？王師傅你小心點，可不是我膽小，咱們別找麻煩。」馬上少年說道：「開店的攬客人還攬不著呢，莫非他這座店都住滿了客人了嗎？」趙子手說道：「四十多間房子都空著呢。」那少年又說道：「你們不留客人，你們將門關上啊。」

就聽店伙計說道：「都留住，就是不留你這只鏢。你出來保鏢，你們家大人也沒教訓教訓你嗎？」勝爺一聽，這是個硝兒。保鏢的說道：「該著什麼花什麼錢，為什麼不叫住？」伙計說道：「不但不叫你住店，你的鏢還走不開啦，出不了杭州地界。」

保鏢人大怒：「你們這是賊店！不用到杭州野外，你們要將王老爺一腳踢個筋頭，十二馱子歸你們啦，不用劫。」店伙計大怒：「搗下了！眾人。」保鏢的聞聽縱下馬來，勝爺要息事寧人，惹下殺身大禍。他由人群外向裡一擠，店裡伙計已經跟少年動上手啦，頭一個伙計照著少年掏心一拳，被少年一掙腕子，底下一伸腿，伙計鬧了一個臥虎；第二個伙計上來就是一個雙鋒貫耳，那少年使了一招野馬分鬃，底下一腳又踢倒下一個；第三、第四兩個一齊上來，俱被少年打倒。勝三爺心中暗想：「這個小孩真快，四個伙計全都被他打了。」那被打的伙計向裡就跑，工夫不大，由裡面出來一老者，黑面鋼鬚，勝爺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原來此人與勝爺是結拜的弟兄，姓鐵名叫天勝。

鐵天勝直奔小孩跟前，說道：「是摔一個趑趄就將十二驢馱子留下嗎？」小孩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語畢，鐵天勝忙把大衣脫下，與保鏢的少年揮拳動手，二位短打長拳，挨幫擠靠，躡高縱矮，二人戰了三十餘個回合，不見勝敗。忽然鐵天勝更門改路。勝爺心中道：「小孩要栽筋斗。」就見鐵天勝二指奔少年面門而來，底下一個鉤接連環腿，鐵天勝的腳面鉤住少年的腳後跟，向前一帶，那少年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看熱鬧的一喊好，保鏢臉上一紅，奔白龍駒伸手摘下殼式鋼刀。鐵天勝說道：「你還要亮傢伙嗎？」回頭叫道：「孩子們給我將兵刃抬來！」伙計們將虎尾三節棍抬來，店主人伸手一接虎尾三節棍，合著中節，一抖三節棍，店主人由北向南，保鏢的少年由南向北，勝爺一看，鋼刀起處血濺紅，虎尾棍砸上骨肉紛飛，這兩造要出人命。勝三爺思索至此，遂趕向前去，大喊一聲：「鐵天勝！真不知自愛。」鐵天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勝爺答道：「你看看吧。」鐵天勝一看，啞啞連聲而退。列位，鐵天勝天不怕地不怕，怎麼他見勝爺這樣規矩聽命呢？皆因叫勝爺給感化得言聽計從。鐵天勝退下去，勝爺對那少年說道：「少達官，住店，合適便住，不合適便不住。要是有劫鏢的，當然拚命，為住店何必呢？」少年也要瞪眼睛，一看勝爺的長相，沒敢瞪眼，口中說道：「您別管，他們這是賊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他若是賊店，在人煙稠密的地方，能容他嗎？」勝爺又說道：「看熱鬧的人很多，也不必細談。我且問你，令師是哪一位？」少年說道：「我師傅鎮九江屠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是屠粲屠大爺嗎？你是三十六門人中第幾位？」保鏢的答道：「不錯，是屠大爺。我是三十一名。」勝爺又道：「有一位勝英，你可認識？」保鏢的答道：「那是我勝三叔。我自從拜了師傅，我淨在家中練功夫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保鏢的答道：「我叫神拳無敵小太保王九齡。我由七八歲上唸書學藝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我乃神鏢將勝英是也。」少年聞聽，爬在地下就行大禮道：「咱們爺們栽了筋斗啦，你給我找找面子吧。」勝爺聞聽一樂，說道：「找什麼面子？那是你鐵叔父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鐵賢弟過來，這是屠大爺的高徒。」鐵爺說道：「為什麼不早說呢？早說將店燒了也不要緊哪。」勝爺又對看熱鬧的眾人說道：「眾位鄉親請散了吧，我們這一家人鬧著玩哪。」